武俠世界



$2.00

777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十八羅漢　馬雲·著

據說十八羅漢是佛祖得道的弟子，原本只有十六人，但宋朝時候有人在十六羅漢像中加繪二人，於是湊成十八羅漢。本故事所述既非古畫，亦非古董，而是我們生活中的現實故事，一如過去各位所喜愛的鐵拐俠盜故事一樣，充滿了緊張刺激，驚險而又富有人情味。是期刊出，敬請購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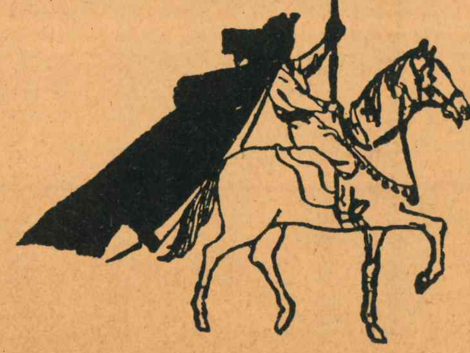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7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金屬斗室 脂粉陷阱

迷你女賊林愛莉忽然去了加拿大。她的父母是加國移民，死了之後的遺產問題，至今還未辦妥。這可能是許多政府的共同毛病，納稅人不能欠政府一分一毫，過期一日也要罰欵坐牢。

相反，如果政府欠納稅人的，他們却可以一拖再拖。你催他們嗎？他們可以有千多個藉口，甚至無動於中。

舉個例，銀行破產，政府依例爲他們淸盤，拍賣物業，以淸還所欠存戶的欵項。本來市民依賴銀行，只不過信賴政府的銀行管理法例，但現在銀行不幸倒閉了，身爲客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這一淸盤竟然一拖又是十多年。

十年人事幾翻新，有些人死了，有些新生命已是十多歲的大孩子，但政府交還銀行客戶的金錢，却是十多年前的百份之幾。升斗小市民眞的是欲哭無淚！

不過這只是政府與市民之間金錢往來的一個例子而已，其他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例，簡直多至不勝枚舉。

林愛莉當然還以爲她的出生地的官僚政府如此，想不到天下烏鴉一樣黑，竟然在她雙親死後數年後的今日，才接到有關遺產的消息。

林愛莉是接到加國親友的急電，才啓程飛往溫哥華市的。

本來呂偉良這個時候亦可以同行，但他却沒有興趣再去遊埠，這令到較爲接近他的人都難免會感到驚奇。因爲較早時他確實有過渡假計劃的，爲甚麼這時候却賴着不走呢？

甚至他的愛徒阿生也問：「師父，爲甚麼你不跟愛莉姐一齊到加拿大去？反正你也想到外地走走，就當作旅行好了！」

呂偉良反問道：「你不是本來也有個渡假計劃的嗎？爲甚麼現在又取銷了？」

「我不同你，我有任務在身。」阿生忽然又嘆氣道，「師父，不怕對你說吧，我本來打算辭職的！」

「甚麼？辭職？」呂偉良睜大了雙眼，令到阿生不敢抬起頭來！

「我不是厭倦工作，只是不喜歡刻板式的生活。」

「我知道你想幹甚麼，想像我過去一樣，刼富濟貧，喜歡怎樣便怎樣，是不？」呂偉良嘆了一口氣！「阿生，時代不同了，這個政府雖然有太多令我們看不過眼的地方，但是廣大市民仍然須要他們加以照顧。正因爲他們太過低能，所以我們不應該與他們爲難，相反還要站在他們這一邊，與罪惡份子宣戰。特警的工作太有意義了，無論如何，這個時候你不能辭職！」

「是的，我也知道對你說起你必然反對。不過你放心吧，我目前還未獲得處長的批准，甚至連原來的假期也一併取銷了！」

「是不是有特別任務？」

「是……」阿生欲語還休地，說不下去！

呂偉良了解到阿生的職位與工作，有許多高度保密的事情，阿生是不應該對外人提及的，即使是較低級的下屬，亦往往在出發行動之後才知道該次行動的目標。何況呂偉良還是個外人呢！

雖然任如重處長極之相信呂偉良的爲人，但是，上司如果眞的要阿生保密，呂偉良也希望阿生絕對服從他的上司！

時間已是晚上十時半。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一齊離開了「飛鏢俱樂部」，出到停車場，他們分別登上了自己的汽車，開進市區裏去。

本來師徒二人就是分別駕駛着自己的汽車而來的，他們約好在俱樂部裏共進晚餐。在那裏聊天，練靶，直至現在！

車子開入市區後，師徒二人又分道揚鑣！

呂偉良不知道阿生是否返回特警總部去，但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不會在這個時候返回家中去！

特警組織是國際性的，因此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總部裏辦公！阿生就算在這個時候回到他的辦事處去，也絕不出奇！

呂偉良獨自駕車開入紅燈區！

紅燈區是聲色犬馬的地方，尤其是由晚上開始，直至凌晨的一段時間，實在熱鬧非常。

呂偉良停好車之後，剛拄杖下車，還未鎖好車門，就有人上來兜搭：「先生，要不要找個姑娘談心？」

呂偉良瞥了那傢伙一眼，只見他面青唇白，年紀才不過三十左右，已是寒背彎腰狀，不問可知，又是個毒品的受害者！

呂偉良笑道：「這個時候，我才不會冒這種險！」

「先生，你放心好了，沒有人敢到這裏來搗蛋的，一切保證安全！」

「你拿甚麼保證？」呂偉良故意的說，「誰不知道這一陣子反貪污運動雷厲風行？相信你們老板也省回一大筆保護費。」

「先生，你也知道這裏數十年來如一日，把戲人人會變，只不過我們的政府特別擅長而已。即使這裏有人被抓到警局去，也決不會是我和你，最多上頭迫得緊時，找幾名替死鬼回去，那你放心吧！」

呂偉良指指前面一間酒吧，說道：「我在那裏等你，把姑娘帶來過過目，可以嗎？」

那名道友立即顯得有點不耐煩地，打量了呂偉良一遍。心裏好像在說：「你這跛子想不到也這麼揀飲擇食，有姑娘肯陪你也只不過看錢份上而已！」

但是，他却沒有說出口。

呂偉良看得出他的神態，拍拍那道友的肩膊道：「算了，剛才我也只不過跟你開玩笑而已。我不是來尋開心的，只想找個人，能幫我忙嗎？」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十八羅漢

馬雲·文
霍令·圖

「找個人？」道友呆了一呆！

呂偉良掏出一張百元面額的鈔票和一張二吋的半身照片。

道友見錢眼開，目不轉睛地瞪住張大鈔！

呂偉良却把照片遞到他的視綫內，路燈照耀下可以看見那是一名二十歲不到靑年人。

呂偉良問道：「見過這個人嗎？」

道友迷惑地怔了一怔：「你想找他嗎？」

「是的，找到他，報酬是一百元！」呂偉良又取出一支原子筆來，在鈔票上面寫了一個電話號碼！

道友接過照片再三端詳，說道：「我也許可以替你找他！」

說完，這傢伙伸手過來想把鈔票取去！豈料呂偉良把手一揚！「嘶」的一聲，鈔票立即分爲兩半，道友又是一呆！

呂偉良輕輕一笑：「拿去吧！上面有我的電話號碼，有確實消息時，你自然可以取得另外這半張鈔票，反正我這半張也沒有甚麼用的呢！」

道友拿着那半張百元鈔票，瞪住呂偉良的背影，直至他拄杖走進一家酒吧裏去爲止！

一名大漢不知從那裏閃了出來，走到道友身邊問道：「甚麼事？」

道友如夢初覺地急忙把手中的東西收藏起來，但是給大漢一手握住了他的手腕！

道友極力掙扎，但他無論如何也無法及得上那大漢的氣力！

大漢一手把鈔票和照片奪了過來，瞥了一眼，驚奇地問：「他是警探嗎？」

「我不知道！」道友吶吶地說。「但是，我從未聽過警方會用一個跛足的人做警探。」

「他跟你說了一些甚麼？」大漢又問。

道友說：「想我代找照片中的人。」

「跟我走！」大漢命令着說！

道友問：「到那兒去？」

「見大哥去！」

道友無可奈何，只好跟那大漢一齊走！

在酒吧裏，呂偉良正與一吧娘舉杯對飲。吧娘徐娘半老，脂粉搽得又紅又白，倒有點像日本玩具。

她咬着香烟，笑口盈盈，雖然沒有人曉得她們內心是苦是甜，呂偉良對她却有一份尊重，他不是那種輕佻的男人，同時亦了解到這個社會每一種行業的存在必有它的因素。

這吧娘叫徐芝，可能也是藝名而已。呂偉良今晚是第二次會見她，第一次是前兩晚。這是指最近以來！

呂偉良呷了一口酒之後問道：「有他的消息嗎？」

「還沒有。」徐芝說。

呂偉良道：「你似乎沒有切實幫過我。」

徐芝苦笑道：「他到底是誰？」

「朋友的兒子。」呂偉良說，「有人在這一區見過他。你也在這一區混了不少日子，相信一定認識不少人，問題只是有沒有誠心幫幫我。」

「你似乎在迫我提前報恩！」徐芝呷了一口酒。

「我自問對你沒有甚麼恩惠。」

「不！你幫我還過高利貸，對付過大耳窿的威嚇，也爲我女兒找到了學校……」

「那算不了甚麼，只是朋友的幫忙。」

徐芝瞪住呂偉良說：「你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我敬仰你。但是，這件事恐怕我幫不了你。這一區的人太複雜了，我整天躲在這裏，很少出到門口以外，凌晨時份才返家休息。你可以想像得到，我能知道多少？」

「有人見過他嗎？」

「你給我的照片，我也交給一名常常來喝

酒的黑道中人看過。」

「他怎麼說？」

徐芝又呷了一口酒：「他叫我最好少管閒事，否則可能惹來麻煩。他是這兒的熟客，而且上了年紀。他自承未見過照片中的小史，但是，我覺得他有幾句話很忠於朋友道義。」

「他對你怎麼說？」

「他說現在時代不同了，散兵遊勇太多，萬一惹麻煩上身，以他在黑道中混了大半輩子，恐怕亦無能爲力來爲我消災解難。」

「這種情形我也了解，他口中所說的散兵遊勇，大概是指目前的黑社會阿飛沒有組織。」呂偉良苦笑一下，「不過無論如何，我也當你已幫了我！算了！喝酒！」

二人又把話題扯歪，繼續碰杯共飲！

呂偉良很少喝下這麼多的酒，徐芝也很少這麼開懷暢談。

當呂偉良離開酒吧，正是午夜時份。

呂偉良剛想掏出車匙之際，突然有人走過來，呂偉良定神一看，又是那個道友！

道友笑得很勉強，他對呂偉良說：「你要找的人我總算替你找到了。」

「他在那裏？」呂偉良問道。

道友指指那邊：「跟我走吧！」

那道友說完就想走，但給呂偉良一手搭穩了他的肩膊，沉聲說道：「你知道他在甚麼地方？」

「一個架步裏。」道友吶吶地說。

「你爲甚麼渾身發抖？」呂偉良直覺地感到不妙。

「沒有，沒有啊……」

「那是甚麼架步？」

「色情架步！」道友力持鎮定地說，「我化了好大工夫才爲你找到他！」

呂偉良向馬路那邊望過去，只見霓虹光管招牌五光十色的，令人目不暇給。

呂偉良問：「是那一間？」

「就是那邊那間甜心酒帘。」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說道：「好！我跟你去！」

於是道友先行一步呂偉良拄杖尾隨其後！

走了一段行人道，橫過馬路時，仰頭已可以望到「甜心酒帘」的招牌。

酒帘設在二樓，道友走到梯間就停步對呂偉良說：「你自己上去吧，他就在二樓那間酒帘中做領班——女孩子的領班！」

「不！你也要陪我一齊上去！」呂偉良抓住道友那脆弱的手臂！

「何必一定要我去？我會給你害死的。」道友苦苦哀求道。

「老實說，我懷疑你在對我說謊！」呂偉良盯實那道友說。

道友在發抖，呂偉良抓住他的手臂，可以直接地感覺得到。

道友無可奈何，只有陪着呂偉良登上二樓，推開那扇漆上「甜心酒帘」的玻璃門，一陣陣刺耳的音樂在昏暗的環境下傳播開來！低價香水的氣味，夾雜在香烟的烟霧裏，加上空氣不流通，使人置身其間，就有一種窒息感覺！

一名大班持着手電筒過來：「兩位嗎？先生，請！請過來這邊坐！」

呂偉良抓住那道友的手臂，對那帘女領班說道：「我們是來找人的，不是尋開心的！」

「找人？」大班呆了一呆！

道友立即說道：「是的，找小史——史泰啊！」

大班「哦」然一聲，又亮着手電筒引路：

「請過來這裏坐坐，讓我替你把他找來！」

呂偉良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與道友併肩走過去！

道友低聲對呂偉良說：「我沒有騙你吧？大概可以讓我走了！」

「不！」呂偉良仍然抓住了他的手臂！「你何必這麼焦急？難道忘了那半張百元鈔票了麼？」

說話間，大班已用電筒指示：「二位，請進去坐一會，我立刻替你把小史找來！」

呂偉良在電筒光圈籠罩下，只見那間小房只有方寸之地，一張訂製的沙發椅，大概不足三英尺濶，僅可坐兩個人。此外便是由牆上伸出的一角木板，上面放了一個烟灰缸。

呂偉良抓住那道友一齊進去！他有一個感覺，就是這傢伙似乎越來越感到不安！此中很明顯地，蘊藏着一項陰謀在內！

不過，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出生入死，犯艱冒險已不知凡幾，對眼前的一切自然也處之泰然！

呂偉良剛在那沙發上坐下來，道友就想走！但呂偉良的動作比他更快！一手又把他抓住，拉了回來！讓他坐在身旁。

就在這一刹那間，「卡察」一聲，有些物件在移動，呂偉良機警地伸出鐵枴杖探向門簾那邊！

這間小房本來只有一度布簾掩遮着門口，但這時却不知從何而來多了一度門，因此當呂偉良人還未站起之前，急忙以鐵枴杖往前一探時，便撞到了一種金屬似的聲浪，發出了「轟隆」一聲，令到處於斗室中的人，爲之震耳欲聾，那盞小紅燈也隨即熄滅！

呂偉良匆匆站起來，仰頭往上望，但見一片黑暗，甚麼也看不見！

呂偉良順手把鐵枴杖朝頭頂一伸，又是一種金屬的反响！

他心裏爲之大吃一驚！原來他們已處於一個金屬製成的牢籠中！

地板輕輕震盪了一下，一種機械的音响好像由頭頂上面傳來！這種感覺是許多人都有過的，就像電梯正在上升中！

呂偉良心裏才明白，這裏原來是一座活動的機關！

他一手又把那道友揪住，沉聲喝問：「你到底在玩甚麼把戲？」

道友抖聲說：「不關我事，是他們叫我把你引到這裏來的。」

「他們？」呂偉良問道：「他們是誰？」

「就是大難才他們，他看見我手中的照片——就是你給我的一張。」道友說，「他們要我用剛才的方法引你到這兒來！」

「你知道他們是甚麼人嗎？」

「我不知道，總之是惡人，我們也要時常考敬他們。」道友說。

呂偉良還想問下去，但是，「卡察」一聲，那陣輕微的馬達聲停頓了，就像升降機完全停止下來一樣！

四周仍然是黑暗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呂偉良再用鐵枴杖四下裏探索了一番，只可以證明這是一具金屬製品，十足一座小型的升降機，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沒有燈光，按掣以及通風系統！

道友嗆咳不已，呂偉良也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突然間有光綫透入來，一幅鋼牆之上洞開了一個丁方一尺左右的小窗，中間有鐵枝隔着。呂偉良和那道友現在更加像處身於牢籠中！

一種有如水銀燈的燈光透射入來，令到呂偉良不但看不見外間事物，甚至睜不開雙眼！

「你是甚麼人？」一個聲如洪鐘的人在外面發出了第一句問話！

「你該知道的！」呂偉良說。

外面的人道：「如果我知道，我就不會把你帶到這裏來了！」

「你又是甚麼來頭？」呂偉良反問道！

「你少說廢話！」那人生氣地說，「現在是我問你，你先答我吧！」

「我姓呂。」呂偉良又問：「你們到底把史泰收藏在甚麼地方？」

「史泰是你甚麼人？」

「朋友的兒子。」呂偉良道：「有甚麼不妥嗎？」

「你的朋友叫甚麼名字？」

「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就憑這個——」那人說着，他手按向一個機掣！

一陣馬達聲响起，那斗室突然翻轉，好像從中加上了一條軸心一樣，團團而轉！呂偉良和那道友也好像皮球一樣，在裏面七顛八倒的，跌作一團！

道友尖叫着！

呂偉良雙臂伸開，本來可以撐住兩幅鋼牆鐵壁，憑他的臂力足以使身體不致在裏面打轉。但是，問題却是那個道友，在這方寸之斗室內擠迫着兩個人，簡直就好像把他們放進了一個洗衣機的巨大滾筒內一樣。任呂偉良有多大的氣力，也無法令到那道友安定下來！

當斗室停止翻動時，那道友已在喘息中昏倒過去！

呂偉良担心那道友就此死去，高聲叫了出去！

外面那男子的聲音又得意洋洋地說：「怎麼？肯合作了吧？」

呂偉良道：「你先把這道友放了出去再說，他已經暈到！我担心你們會鬧出人命！」

那人果然呆了一呆：「怎麼？道友安暈倒了？」

「何止昏倒，我看你們也該爲他準備一下身後事。」呂偉良乘機說道。

外面果然亮起了燈光！

同時亦傳來議論紛紛。有人說：「快打開門把道友弄出來！」

但又有人反對說：「不！他死不了的，打開門會讓那跛子也溜掉！」

「放心吧！他跛了一條腿！又不是三頭六臂！」

另一個又說：「是的，轉了那麼久，他也會頭昏眼花的。」

於是有人過來把鐵門開了！從動作中分析，呂偉良可以想像到，外面加了一些鐵門之類的東西！難怪這斗室就像個鐵桶一樣！

呂偉良已無暇理會到其他方面去，他揀着鐵門被人拉開的一刹那間，急忙出其不意地把鐵杖往前一探，左撩右撥，連發幾招！

二名首當其衝的大漢分別應聲倒地，但其他人却分持武器，在吆喝聲中衝上！

呂偉良是個苦練過武功的人，身手固然敏捷，體格也十分強壯，否則，那斗室中的轉動，早已經令他吃不消了。但現在他却有如出柙猛虎，勇不可當！四五名大漢把他團團圍住，却無法迫得近身！

鐵枴杖舞得虎虎生風，忽兒行雷閃電，忽兒龍飛鳳舞，三支鐵尺兩把三角銼完全失去了作用，莫說未能傷及呂偉良肌膚，甚至找不到空罅進攻！

即使如此，呂偉良也了解到目前的處境，他知道拖下去，吃虧的一定是他自己，因此，他一邊反抗，一邊思量闖出重圍之計。

燈光照耀下，這裏顯然是一層樓宇，大約有過千呎地方！

門口那邊關上了鐵門，走廊可能是通往後座去的，只有一列深色窗簾遮掩下的窗口可供突圍之用。但是，窗口是否有鐵枝阻攔？由於窗簾的掩飾，根本無法可以知道實際情形。

憑剛才在街上未進屋時的觀感，以及升降機似的金屋斗室上升時的情形去推測，窗口應該有鐵製的窗花，而且也一定不會有可能讓他由那兒躍下街中。同時酒帘既是二樓，升降機似的金屋斗室既然上升，那麼，這裏起碼也是三樓才對！

由三樓躍下街中，即使有更好的身手，也不敢保證安全。何況窗口的設備如何，呂偉良根本就不得而知，所以他不敢冒險！

既然無路可逃，又不能拖得太久，呂偉良就只有速戰速決！

呂偉良不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他本身是個傷殘人士，當然也不會以傷殘別人身體爲樂事，但是，眼前他面對的是一班來歷不明的歹徒，好容易肯定他們是不懷好意的，所以他在被迫的情形底下，只有施展高招絕式，務求儘快把戰鬥結束！

在連串「錚錚」的鐵器交碰聲中，又有二名大漢受傷，跌得東歪西倒的！鐵枴杖依舊舞得有如雪花飛舞，五名大漢竟然一籌莫展！

突然之間，有人喝了一聲：「住手！」聲音來自走廊那邊，刺耳非常，五名大漢都呆住了，呂偉良也只好停手！

各人的視綫都集中到走廊那邊，只見一個中年單眼男子，在四名彪形大漢的護衛下，正由裏面走過來！

單眼男子態度冷靜，咬着一支用象牙烟咀套住的香烟，打量着呂偉良，說：「果然好身手！」

呂偉良冷冷地說：「過獎了！」

單眼男子又含怒地責罵那五名打手：「飯桶，五個人十隻手竟然敵不過一個殘廢的人，還不快些給我滾？」

五名大漢正想由走廊退回去，又給單眼男子一聲喝住：「道友安呢？難道就這樣讓他死在這裏麼？」

五名打手這才過去把金屬斗室中的道友抬了進去——

呂偉良看見四名護衛着那單眼男子的保鏢，其中有一人把手插進衣袋之內，看情形他可能有一支手槍，而且正扳住機掣在戒備中！

呂偉良不敢輕舉妄動，只好靜觀其變！

單眼男子的臉上開始掛上一絲陰森的微笑！他瞪住呂偉良問道：「你可是私家偵探？」

「不！我不是私家偵探。」呂偉良說。

「那麼，爲甚麼你也在找小史？」單眼男子把一張照片拿了出來！

「他是我朋友的兒子，這有甚麼不對？」

「可能你是對的！」單眼男子翻過照片後面，讀出上面寫上的字跡：「史泰，十八歲，身高五呎四吋，鬈髮，皮膚黝黑！」他又仰頭問呂偉良：「這些資料是你朋友供給的？」

「是的。」呂偉良又問：「你把他收藏在甚麼地方？」

「你以爲我會嗎？」

「當然否則你何必用這種手段對付我？」

單眼男子笑了笑：「你完全猜錯了，我們何必要把他收藏起來！可能是我的手下們魯莽，也可能是你不够合作吧！」

呂偉良故意問：「我應該與你們合作？」

「是的，因爲我們也要找尋這個人！」

呂偉良這一回眞的是呆住了！

「爲甚麼你們也要找他？」呂偉良不禁怔怔地問！

「你想知道嗎？」單眼男子問。他的態度好整以暇，吸了一口烟之後又說：「假如剛才你的態度合作，大家都可以省回一口氣！」

呂偉良仍然充滿了疑惑，無法了解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不但我們要找史泰，還有人要找這傢伙！」單眼男子又說：「湊巧大難才看見你和道友安談及這照片中的人，所以你就引起了我的興趣！現在該輪到你告訴我，關於小史的背景了。」

「你還沒有告訴我，關於你和其他人何故也要找小史呢？」呂偉良說。

「你似乎有點不分賓主。」

「這是甚麼意思？」

「可不是嗎，在這裏，你是賓，我是主，你應該先答覆我的問題。」

呂偉良苦笑道：「如果我是你的人客，你也太過不尊重我了。其實史泰也沒有甚麼特殊背景，他父親是我的朋友。」

「你憑甚麼闖進這裏找他？」

「有人在紅燈區見過他！」

「你的情報倒也準確。」單眼男子若有所思地說：「史泰確實闖進我的地盆裏來，但是，你可知道他在這裏做了一些甚麼事？」

「我怎麼知道？」呂偉良順口說：「希望不是打刼就好了！」

「就是打刼！」單眼男子僅有的一隻眼睛睜得大大的。

呂偉良又是一呆！他完全想不到這就是答案，剛才他只不過懷着半開玩笑的心情搭訕地說，想不到那傢伙一隻怪眼差點兒噴出了火！

「那狗娘養的，一定是吃了豹子胆！」單眼男子咬牙切齒地說，「小史是被我手下認出的數名青年小子之一。他們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否則，怎麼會跑到這裏來動我們腦筋？」

呂偉良在極度驚呆中問道：「就是打刼這家酒帘？」

單眼男子怪眼一翻：「他媽的！這裏有甚麼給他刼的？我們損失的數目在十萬元以上，你想想甚麼地方有那麼多錢？」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雖然早已退出了湖海，但對三教九流中的社會，相當了解。因此他說：「大概是閣下主持的地下賭場被刼吧？」

「對了！」單眼男子瞥了呂偉良一眼，「你也知道我們撈偏門的有個規矩，就是到我們地下賭場博彩的人，一切損失均由我們負責。所以，這次損失在十萬元以上，絕不誇大！」

呂偉良笑笑說：「想不到像你們這樣惡，居然也有人敢胆在太歲頭上動土！」

單眼男子咀角一揚，不可一世地說：「不怕老實告訴你，如果小史那班小鬼讓我們抓着，他們可能變得比你更慘！」

「斬了他們一條腿？」呂偉良問。

「不！不是用刀斬，只是用銀針把他四肢的筋挑了出來，再用剪刀剪斷。那時候，你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將會變成怎麼樣嗎？」

「終身殘廢！」呂偉良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

「對了，終身殘廢！」單眼男子冷然一笑道，「所以我說，他們可能比你更慘了！」

呂偉良久歷江湖，自然明白江湖中的人有他們的規矩，尤其是黑道中人，手段更為殘酷！這單眼男子所講的自是眞話。

因此，呂偉良也更替史泰担心！

史泰爲甚麼會淪爲刼匪，而且還刼到地下賭場去？呂偉良一時之間還想不出道理來。

最直覺的解釋可能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史泰和他的一班朋友根本不曉得甚麼江湖忌諱，所以才會犯到黑勢力包庇的地下賭場來！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肯定刼地下賭場的人就是他嗎？」

「說起來應該感謝你的帮忙，雖然不是你存心帮我們，但歸根究底還是你的照片帮了我們認人。」單眼男子說，「首先是昨天徐芝帶了你交給他的照片到處去查問，於是我們賭場裏一個巡場認出照片中人正是刼匪之一，然後今晚大難才又看見你交到道友安手中的照片，同樣又是一個人。因此這件事更加引起了我們的興趣，請你到這裏來，查問個明白！」

「請我到這裏來，眞動聽啊！」呂偉良苦笑了一下，「道友安受了你們的擺佈，把我帶到酒帘中來，等我以爲出現在眼前的盡是千嬌百媚的小姐，想不到却原來都是惡氣十足的打手！」

「今晚的事，是我手下們做得魯莽，回頭我會責罰他們！」單眼男子又說：「你老兄身手不凡，今晚算我有眼不識泰山。下次有機會請到酒帘來玩玩，我會吩咐他們免費供給你所喜歡的小姐！」

呂偉良道：「還有下次麼？這一次我差點連命也掉了！」

呂偉良回頭一看，那個金屬製的斗室仍然在着！他忍不住說：「很巧妙的設計，樓下那間酒帘，也算得是最香艷的脂粉陷阱啊！」

「釣魚當然要魚餌和魚鈎的，對嗎？」單眼男子笑了笑，「像那輩年青刼匪，分了賍欵之後，大概遲早也會到酒帘這種地方來尋消遣，所以我們不得不有所準備。但是，那班渾蛋剛才不應該用來對付老兄你！」

單眼男子說到這裏，又重新打量着呂偉良，伸出手來跟呂偉良握手：「老兄尊姓大名？讓我們交個朋友好嗎？」

但是呂偉良却沒有伸出手去，冷冷地說：「在下小姓呂，暫時還沒有與你交朋友的打算，也沒有這種資格！」

單眼男子顯然想不到呂偉良有這種反應！他的面色登時變得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一名保鏢搶前一步，就要有所行動，但是呂偉良的冷靜態度，大有泰山崩於前也面不改容的氣概，根本就沒有把那傢伙看在眼內！

單眼男子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急忙喝道：「不准動手！站住！」

那保鏢「哼」一聲說：「此人太無禮，爲甚麼不讓我教訓教訓他？」

單眼男子道：「無禮的是你！還不快些開門讓呂老兄離去？」

呂偉良又是另一次感到意外。事前他想不到這個顯然大有來頭的黑頭子會這樣對待他。

那保鏢不敢違抗命令，乖乖的把鐵門打開，外面還有一重鐵閘，呂偉良就由那兒走了出去！

單眼男子也走到了門前，說了一聲：「再見！」

呂偉良回頭瞥了他一眼：「後會有期！」

× ×

任如重，阿生，夏維探長以及警方反毒組的高級警官們，正集中在特警組的秘密總部之內，候命出發！

這次的任務是絕對保密的，眞正知道任務內容以及目的地的，只有四個人，他們就是特警處長任如重，行動隊長阿生，當地警方的夏維探長，以及反毒組組長陳警官。其他人等則在等候着「最後指示」！

照以往一般習慣，這是表示這次任務不但十分重要，最高當局也担心消息外洩，走漏了風聲！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被召到特警秘密總部集合的探員們，每個人的心中難免都會感到奇怪！雖然有些探員過去也試過執行一些機密任務時，同樣是出發前才知道任務內容和目的地的，但在記憶中從未與特警組採聯合行動，也未試過在這裏集合。

爲數超過三十人，集中在特警秘密總部的會議室之內。

夏維探長是當地警方這一邊的最高負責人，他一再提醒在座的探員，該去洗手間的便快些去，否則，當宣佈了這次任務內容之後，任何人也不能再離開這裏獨自行動！

有經驗的探員自然曉得，這是防止有人做「內奸」，把消息外洩！

但是在另一方面，身爲這裏主人的任如重和阿生二人，以及其餘八名國際特警，他們却了解到這裏的安全性十分可靠！絕不可能讓他們有機會與外間互通消息。

時間是深夜十一時半。

一名特警開始將會議室的大門關上！

夏維探長開始報告此次任務的內容，涉及一宗國際性的販毒勾當，這是來自國際特警的消息。據說有人準備於今晚午夜把大批毒品由泰國運來，約好在公海交貨。

反毒組陳警官對屬下探員表示，他們不但要緝毒，還要找出幕後主持人是誰，否則反毒工作永遠收不到實際效果！

陳警官是新近才調到這部門任主管的，據說這是警方進行大革新的一部份。

這次警方似乎眞的有意整頓風紀，當地報界稱之爲「大地震」！唯一不受影响的，大概是總部的夏維探長，至於其他分區探長，已有不少在不久之前宣告「提前退休」！

「家醜不外揚」，警方有許多視爲「內部整頓」的事本來不想給外人知道的，但是，向來愛管閒事的記者們，偏偏要替他們作「免費宣傳」！大概市民們也都希望他們眞眞正正的演一幕好戲吧！

現在各人明白了此行任務之後，便進行分組，每組八個人，分別由任如重，阿生，夏維和陳警官等四個人率領。

特警八人，除了任如重和阿生之外，每一組都有二名特警在內。

武器是最新式的，包括了手提機槍和手榴彈，還有M一六自動步槍。此外每人都配備了手電筒，手槍和無綫電話機等等。

訊號彈和照明彈也帶了不少，一切儀器俱由特警組供應！

離開了會議室之後便分批出發！

阿生所率領的一組人，乘坐僞裝成漁船的快艇向住公海出發！到達目的地時，已是凌晨時份了。

任如重領導的一組，則乘快艇直駛燈塔。快艇是燈塔人員上班常用的，目的自然是避人耳目。

陳警官的一組乘汽車直駛郊區碼頭，那兒準備好船隻。

夏維探長帶領着八個人，分乘二架輕型直升機，飛往一處小島，那小島可以監視公海上的一切。

阿生的行動最直接，他不時用無綫電與其他三組人員連絡。

公海上散佈了不少作業的漁船，探員們分別用紅外綫望遠鏡悄悄監視海面上一切活動。

情報指出公海上的交易時間是凌晨五點之前，現在已是四點過後！

公海上風平浪也靜，附近並沒有海上巡邏隊出現，照理確是作奸犯科的人最理想的好地點。海面上的視綫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黑漆一片，實際上只是深灰色的，當然不會看得清楚，但也不是一無所見。在紅外綫望遠鏡的帮助下，却能目睹一切。

任如重由燈塔方面通知阿生，一艘可疑船隻開始駛向附近海域！

陳警官也通知阿生，一艘機動帆船正以高速開出公海，可能就是他們要跟踪的接應船隻！阿生示意各人小心戒備。

不久之後，一艘貨輪果然停在附近海面，若有所待。

那一邊，一艘機動帆船正以高速開出公海，可能就是他們要跟踪的船隻！

阿生示意各人小心戒備。

不久之後，一艘貨輪果然停在附近海面，若有所待。那一邊，一艘機動帆船正朝住那方駛去！兩者之間以燈號連絡。阿生令人將燈號翻譯下來，那是表示：「一切順利」！

阿生仍然按兵不動，只是以無綫電與其他三組人連絡好。

夏維探長領導的二架輕型直升機，這時也開始向那處海域上空飛去——

阿生看見機動帆船開始靠近神秘小貨輪。貨輪上的人正以非常迅速的動作將數大袋物件扔下機動帆船之上。這一切情形盡在監視中。

任如重在無綫電通話機中問：「看見甚麼動靜嗎？阿生。」

阿生說：「他們正在把毒品搬運，但是，這是公海，我們應該怎辦？」

「忍耐一下，待他們駛入本市水域之後才動手吧！」任如重命令着！

夏維探長在直升機之上也接到了消息，知道雙方的交收經已完成！

陳警官一組人在當地水域之上佈防，以防另外還有船隻接應！

阿生在紅外綫望遠鏡中看得一淸二楚，機動帆船上的甲板上，有人影幢幢，他們正把數袋物件搬入船艙中，那些一袋袋的東西不問可知，必是毒品。阿生告誡各探員，切不可輕擧妄動，沒有他的命令不准開槍！

機動帆船開始回航了！

那艘神秘小貨輪也開動了，它的航綫似乎是開往鄰埠去的！

阿生隱約看見天空上面有直升機出現，他用無綫電通話機與夏維探長連絡！

夏維探長指揮直升機凌空監視，同時通知陳警官他們戒備！

阿生等人所乘的僞裝漁船開始跟踪那艘機動帆船。機動帆船的速度極高，阿生他們的僞裝漁船幾乎也無法追得上！

阿生在與直升機上的夏維探長連絡中，知道現在已開始進入當地水域，換句話說，這兒已經不再是公海，當地警方隨時有權採取行動，而不致會發生任何麻煩。

阿生他們雖然是國際特警，但是在公海上執行任務到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正因爲如此，所以任如重才會對阿生作出了指示。

夏維探長知會陳警官，叫他們打出燈號，示意那艘機動帆船停航！

任如重率領一批探員乘快艇由燈塔趕來包圍！阿生下令全速航行，希望能及時追得上那艘機動帆船！

陳警官令探員打出航海燈號，示意疾駛中的機動帆船停止開行，接受警方檢查，但是，機動帆船沒有理會他們，繼續往前衝！

陳警官立即通知夏維探長，夏維下令開槍示警！

一名探員向天開了幾槍，但是，機動帆船仍然全速開行，根本沒有理會他們！

夏維探長立即下令投下訊號彈和照明彈，令到機動帆船無所遁形。

海上分三路包抄，照理對方是無法可以逃得掉的！

照明彈把附近一帶海域照耀得如同白晝！機動帆船上面的人眼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已開始將速度減慢了！

天空上兩架直升機越飛越低，海面上三艘船艇越迫越近！

機動帆船上突然有人穿上了救生衣躍入海中，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之內，「轟隆」一聲，機動帆船不知怎的，竟然發生爆炸！

海面上一片通紅！

直升機機師担心受牽連，急忙把直升機高飛，避過了火燄！

任如軍在無綫電通話機中問阿生：「是不是有人開槍向他們射擊？」

阿生說：「我們這邊沒有人開槍，相信陳警官他們也沒有！似乎聽不到槍聲。」

機動帆船上好像只有一個人及時躍入海中，但是由於爆炸來得頗突然，那人是否也同時受傷或死亡，暫時還不知道！

陳警官等人本來已作好了準備，如果機動帆船不聽命令，繼續前進的話，便向他們開火射擊！豈料還未開槍，機動帆船便發生爆炸！

任如軍他們的快艇與阿生和陳警官等人的船隻會合了。

那艘機動帆船仍然在燃燒，海面上火光熊熊！

波光閃動中，隱隱約約可以看見一個人正在海水中載浮載沉！

阿生令人把那人救了起來，他雖然穿上了救生衣，但却傷痕處處——果然是他採取行動——躍入海中去，遲了一步，所以船上的爆炸令他受了傷！當時他大概只離帆船不及一丈遠，以爆炸的威力如此猛烈，受傷是難免的。

阿生一邊叫人為他展開裏傷止血，一邊向這男子問口供！

陳警官的船隻在公海中四處巡邏，看看有沒有其他傷者。

夏維探長再度指揮直升機低飛，同時通知總部派人來善後！

任如軍則從旁監視一切，他担心還有其他接應船隻出現！

阿生問那傷者：「你叫甚麼名字」

「火勝——劉火勝！」那傷者氣喘喘說。

「水上人家嗎？」阿生又問。

「是的，水上人家。」

「爲甚麼你要跳海？」

「我無意中看見船上艙底有點不妥。」

「有甚麼不妥？」

「我！……嗯……我不知道，總之，我覺得它可能發生爆炸，所以，先跳海逃生，想不到……」

阿生道：「你們剛才從貨輪上接過的，到底是軍火還是毒品？」

「你應該知道的，否則你們又怎麼會來這裏？」

「是毒品嗎？」

劉大勝點點頭！

「爲甚麼會爆炸？是不是毒品中還藏了軍火？」

「不可能的。」劉火勝道，「不怕對你說吧，可能有人在船上放了計時炸彈。」

「甚麼？計時炸彈？」阿生呆了一呆！

劉火勝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剛才我所講，艙底有點不妥，就是可能有計時炸彈！」

「爲甚麼你不通知船上的人？」

「我怕來不及了！」

「你可以把計時炸彈扔入海中。」

「當我發覺的時候，根本拆不掉！時間上已經到了，我只好自己逃命！」

阿生道：「你很幸運，但現在你必須和我們合作，把一切實情說了出來！」

劉火勝嘆氣說：「沒有甚麼好說的，我只是船家，其他一概不得而知！」

夏維探長由直升機的繩梯爬下來，落在甲板上，他顯然也急於要知道唯一生還者的情形如何！

× ×

西區一條極富地方色彩的古老街道上，有一幢十分寬大的大宅！

這是一間古老大屋，有花園陽台，到處充滿了古色古香的陳設。

屋內大廳之上，當眼處懸掛了一幅巨大的老虎皮，虎頭還是張牙舞爪的！

坐在一張仙枝椅上的，是個五十不到的高大男子，他正滿面怒容！

大廳上還站了好一些人，都是男人，但沒有一個人敢坐下來！

坐在仙枝椅上的人就是猛虎堂幫主趙大虎——西區黑色世界裏的風雲人物！

站得較近趙大虎的，是他的胞弟趙二虎！

趙大虎是剛剛接到了一個不愉快的消息之後，發了一輪脾氣，空氣才變得如此沉悶的！

「大哥！」趙二虎終於把塲面改變過來，「我看這件事有些古怪！」

趙大虎瞪他一眼：「甚麼古怪？」

「一直以來，我們都非常之順利，這次不但失手，還損失了五個弟兄，會不會有內奸？」趙二虎說。

「損失一批貨不成問題，就是事情太古怪了！」趙大虎生氣地說，「爲甚麼警方會知道得這麼清楚？爲甚麼船會爆炸？」

「爆炸的原因很多，船的馬達太舊，速度開得太快時不堪負荷，也有可能發生爆炸的——」趙大虎說。「聽說，警方在現塲救起了一個人，是唯一的生還者，相信他一定最清楚了。」

「他有沒有電話來？」趙大虎忽然問他弟弟。

「還沒有。」趙二虎忽然又說：「會不會是他出賣我們？」

趙大虎沉吟道：「不！不可能吧，他不知道我們這次的交易！」

電話響了起來！

趙二虎聽了之後，囘來對趙大虎說：「是他打來的，生還者是劉火勝！」

「現在甚麼地方？」趙大虎問。

「他說，已經送往醫院急救！」趙二虎道，「他又說，劉火勝被救起時，穿上了救生衣的！」

「這是表示甚麼？」

「表示他們可能知道船上有事，可能發生爆炸，否則又何必穿上救生衣？」

「嗯，是的，二弟你說得對了！」趙大虎又問：「他還有甚麼話對你說？」

「警方要澈查這件事，這當然是難免的。」趙二虎道，「這次行動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嚴密，所以他無法事前通知我們，他因此而感到非常抱歉！」

「他有份參加是次行動嗎？」

「沒有！」趙二虎說，「所有消息都是他從同事處打聽囘來的！」

「想辦法通知他來見我！」

「大哥，這一陣子，風聲很緊，別冒險了，除非我們準備犧牲他！」

趙大虎霍然站了起來，右手握拳擊在左掌之上，苦苦沉思着！

情形很明顯，猛虎幫兼營販毒生意，特警組與當地警方昨夜破獲的「交易」，就是屬於他們的。同時從趙二虎口中，也可以聽得出他們在警局內有個奸細，剛才用電話通知他們的那個「他」，就是他們的人！

趙大虎在默默沉思中轉進後堂去！

趙二虎吩咐一些人去進行日常的工作之後，也到了後面去！

在後面一個房間裏，趙大虎正在瞪住牆上一塊擲飛鏢用的圓靶！

這是趙大虎的「書房」，但看上去實在不大相襯了。這一邊放了一張書桌，後面是書架，那一邊却在牆上掛了一些刀劍，以及那個圓靶！

牆角放着一對鐵啞鈴，一架運動用的單車。這種情形看上去，的確有點不倫不類——但也表示出主人的文武兼備！

趙大虎突然把手一揚，一支飛鏢脫手飛出，揷在圓靶中央！

趙二虎最了解他兄長的個性，每次遇上不開心的事，他就會這樣。

他走過去說：「大哥，我想過了，關於那批貨的消息，除了我和你之外，就只有被炸死的五個弟兄知，但是，他們也是在出發之前才知道一切的。因此，他們出賣我們的可能性不大！」

「除了他們五個人之外，還有劉火勝和他的弟弟二人。他們也是猛虎堂的人。」趙大虎說。

「但是，劉氏兄弟也在開船之後，才知道任務的內容。」趙二虎道，「他們不可能在事前與警方連絡的吧？而且，他們也曾宣誓加入我們！」

「宣誓又有什麼用？現在這個社會的人，一切在利害關係上着眼，你以爲還有人像過去那樣講義氣嗎？」趙大虎哼一聲說。

「不過據我所知，劉氏兄弟一向相依爲命，現在這次事件中，劉大勝的弟弟也被炸死，在情理上，他不可能是與警方合作的人。」

「嗯……！」趙大虎想了一會，終於又說：「我們是不是要在二天後，付錢給石廣？」

「是的。」

「你去安排一下，我們不但要提前付月薪給他，還要加薪給他，但我一定要在今晚見見石廣！」

「大哥，你一定要冒險？」

「是的，我一定要弄明白這件事。」趙大虎說：「只要你安排得好，照計不會有什麼危險！」

「好吧！既然你一定要，就讓我想想辦法！」趙二虎又說：「不過，我忽然又有另外一個想法，會不會我們組織上有問題？」

「你眞糊塗！」趙大虎瞪住他弟弟說：「這件事還有誰知道？除了我你二人之外，其他的都死了！」

「是的，但是最近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吸收不少新人入伙，會不會就因此而出毛病？」

「不可能吧？」趙大虎怔了一怔！「新人怎會知道我們的秘密？」

「希望只是我的直覺，獨眼龍在東區開設的地下賭塲最近就曾經被刧！」趙二虎說，「地下賭塲被刧不奇，奇在他們那幫年青匪徒竟然知道什麼時候賭客最多，以及賭塲銀庫之所在！」

「你的意思是：狂龍幫裏面，也可能有內鬼麼？」趙大虎疑惑地問。

趙二虎說：「是的，獨眼龍一個手下對我這樣說過。所以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們的組織內，是否可能也有內奸？」

「嗯……」趙大虎束着雙眉沉思着，最後又抬起頭來說：「你先去安排一下今晚我和石廣見面談談的事，其他的事容後再談！」

趙二虎於是離開了那間古老大屋！

× ×

夏維探長和阿生等人正在錄取劉火勝的口供，他被認爲是最重要證人之一。

特別病房外面突然有人發生口角，夏維探長叫助手辛尼出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辛尼剛走出病房門口就認出警探石廣，而警探正與一名守衞在門外的特警議論！

石廣是探目身份，他當然認得辛尼，他向辛尼投訴說：「豈有此理，我是來這裏當班的，這傢伙到底是什麼人？」

辛尼解釋道：「石探目，算了，這是探長的意思，這裏暫時由特警組負責，你可做另外一些工作。」

石廣怔了一怔：「我本來放假的，但高探目有病要求我代替他到此當班，想不到……」

「好了，別再嚕囌，走吧！」辛尼不耐煩地說，「你可以下班了！」

石廣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醫院！

他剛出到醫院門口，就有一輛街車駛近他身邊，把他接走！

街車是僞裝的，司機並非別人，就是趙二虎。

石廣當然認得他是誰，否則他也不會如此有默契地坐上這架車來！

趙二虎說：「大哥想見你！」

「我知道他想知醫院裏面的消息，所以我設法代替一位同事到那兒去當班。」石廣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醫院裏全由特警負責把守！」

「特警？」

「是的，就是國際特警組，他們是這次和警方合作緝毒的成員。」石廣又問：「老大找我有什麼事？」

「加薪給你。」

「加薪？」

「是的，難道你不高興嗎？」

石廣輕輕嘆了一口氣，苦笑道：「我有些担心！」

「你担心什麼？」

「可不是嗎？我按月領了你們的高薪，但是，我的貢獻實在有限！」

「只要你盡了能力，忠心爲我們服務，你又何必慚愧？」趙二虎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你也知道，我們警方內部剛整頓過，我只是僥倖而已！」

趙二虎笑了笑：「不是我們誇口，你跟我們合作，比任何人更安全可靠，因爲我們對許多事情，均能保持機密。例如你老兄在我們這裏受薪，在我們組織裏，根本沒有第三個人知道。」

「你意思是：只有你們兄弟二人知道？」

「是的。」趙二虎道：「所以你無須担心你的上司會知道。」

「嗯……」石廣心理作用地往後張望。

趙二虎開玩笑地道：「怎麼？你担心有人跟踪我們嗎？」

「是的，好像有人跟踪似的。」

「別生人不生胆吧！根本就沒有人知道我這輛街車是僞裝的。」趙二虎囘頭又問石廣：「你打算到那兒去？我可以像普通街車一樣，送你一程——」

「我可以下班了！」石廣道，「你先送我返警局一次，我交代一下就可以走！」

「那麼我等你吧！」

趙二虎把車子開到警局門口，讓石廣下了車。石廣像一般街車乘客一樣，示意他等候！然後急步進入警局中去！

趙二虎拿起無綫電通話機，與他大哥趙大虎取得連絡！

趙大虎在無綫電對講機中吩咐趙二虎：「把他儎到北郊去，我立即乘我的汽車來會他！你只要把街車朝住露天茶座方面駛去就行！」

趙二虎答了話。

不久，石廣果然又由警局中出來，他重新登車之後，街車便朝北郊開去。

趙二虎說：「警局裏有些什麼消息？」

「我也不大淸楚！」石廣嘆氣說：「現在許多事情都進行保密！除非直接參加工作，而且還要是高級負責人之一，否則，很難再像以前一樣知道消息！」

「所以目前形勢來說，你更加要跟我們合作！」

「這是什麼意思？」

「你現在已升爲探目，下一步是什麼？」

「高級探目。」

「再下一步呢？」

「分區探長！」

「你想成爲分區探長嗎？」

「當然想！」石廣說，「誰不想升官發財？但是，今時不同往日啊！」

「你的意思可是：往日可以用『銀彈政策』，對嗎？」趙二虎笑道。

「是的，但現在整頓過之後，一切要憑眞本領去爭取機會！」

「也就是說：要有所表現，對了吧？」趙二虎笑了笑，「石廣，你幹了不少日子了，難道還不知道演戲這一回事嗎？」

「你的意思是叫我做案？」

「不，不必做案。只要你等一會兒對大哥說出你的心願，我們總有辦法，助你升官兼發財！」

「我怕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容易呢！」

「事在人爲而已！石廣。」

街車朝北面開到郊區去！

馬路上有許多車輛來來往往，儘管全世界都在鬧汽油荒，但這都市汽車還是多得要命！

石廣不知道是否他自己心理作祟，他一直覺得有人在後面跟踪他。其實街道上車多人擠，有些汽車同一欵式，同一顏色，現在跟在後面的一輛，未必就是一直跟住他們的。

到了郊區公路，還是那麼多車。

趙二虎看見一輛熟悉的車子停在一處路邊，那就是他大哥的座駕車，想不到他的行動如此迅速，竟然比他們更早到達郊區！

趙二虎一邊把車子停下來，一邊說：「你下車吧，到大哥的汽車裏去！」

石廣只好推開車門，下了車！

趙大虎的汽車裏一共有三個人，除了他本人之外，有一名保鏢坐在他身邊，另一名是司機！

趙大虎親自推開後面的車門，讓石廣坐到他的身邊去，然後才吩咐司機開車。

車子依舊朝北面駛去。

北郊公路越是北行，分岔路便越多，因此有些小路上，根本就沒有車行走，這正好是趙大虎所要求的談話環境！

石廣則剛好相反，越是人少的地方，他越感到有點心驚胆戰。

趙大虎說：「劉火勝的傷勢怎麼樣了？」

「我不知道。」石廣說：「我正設法去查，可能傷得很重。」

「這次我們損失很大！有什麼特別的消息嗎？」

「沒有。」

趙大虎把一叠鈔票遞過去：「這是你的，把它收下吧。」

石廣一邊把鈔票納入口袋中，一邊回頭張望，赫然發現一輛汽車跟在後面。

這是分岔小路，很少有車輛駛入來！石廣還以爲是趙二虎的街車，但看淸楚之後，那是一輛黑色房車，却不是街車。

石廣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趙大虎也發覺了，他令司機把車子開得較慢，而且盡量向路旁靠邊走，意思是讓對方爬頭。但是，那黑色房車也慢下來。

趙大虎索性叫司機停車，但是，後面的神秘房車却停得更遠！石廣心感不妙，他對趙大虎道：「看來我們上當了！」

趙大虎道：「不要作賊心虛！這些事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做警探難道沒有朋友嗎？只要你冷靜點，一切將成過去！」

「老實說，我懷疑是我的上司派來的。」

「上司派來又怎麼樣？」

「萬一是反貪汚部的人……」

「有什麼證據？」趙大虎說：「只要你把鈔票暫時交還我，我相信他們也沒奈你何！」

石廣無可奈何，惟有把那叠花花綠綠的鈔票交給趙大虎。

趙大虎又說：「你是在職警探，你有權調查任何可疑人物的。現在我們把車子開回去，看看他們又怎麼樣吧！」

汽車掉了頭，由分岔路上拐兩個彎便可以回到北郊大道。趙大虎於是對石廣道：「看來是你顯顯威風的時候了！」

石廣並非眞的爲了顯威風，只爲解開這個謎底，明白對方的來頭。於是他在趙大虎叫人停車的時候，他果然下車去。

就在車門打開的一刹那間，那輛黑色神秘房車的車窗突然出現了一些黑得發光的東西。當石廣發覺那是一些槍桿時，已經來不及拔出他自己的手槍。

「格格格……」一陣手提機槍的怒吼，令到石廣和趙大虎等人完全來不及防備。

轉眼之間，四個人就此倒斃在血泊中。

黑色世界　地搖天動

在醫院的特別病房之內，劉火勝已渡過了危險時期，他正接受夏維探長和阿生等人的盤問。

劉火勝獲得了夏維的保證，所以他表現得十分合作。

根據劉火勝的口供說：他和他的弟弟同是「猛虎堂」的帮衆！因此，他們的船隻常常受到黑勢力的保護，但也時時受到利用。

當晚，就是奉命到公海去，接儎一批價值過百萬元的毒品。

劉火勝又說：當時他發覺艙底有時鐘「的答」的聲音，於是揭開一塊艙板查看，赫然看見裏面有一枚計時炸彈。

但是，炸彈無法移動，好像用螺絲固定在艙底上一樣。

再細看時間，竟然與他的手表差不了一分鐘！

當時劉火勝大吃一驚，本來想找着他的弟弟以及通知其他人，但是，時間太急促了！

一分鐘，一分鐘試問能做一些什麼？

一分鐘只能讓他急忙地穿上一件救生衣。

一分鐘的最後一秒，便是他開始躍離甲板時的一刹那間。

他的身體幾乎仍然停留在海面上的空間的時候，已聽到了一聲「隆」然巨响。

他悲痛欲絕，當時並未昏迷過去，因此他知道全船只有他一個人倖免於難。

他同時也明白：炸彈不可能是警探放進去的。警探是合理的執法者，何必用到這種殘酷手段？現在他們就爲了證據問題而傷透了腦筋！試問又怎麼會把大好證據毀滅？

劉火勝的思想弄淸楚了之後，便覺得只有跟警方合作，才可以保全生命，以備將來有機會爲他的弟弟報殺身之仇。

夏維探長既然知道了來龍去脈，於是一邊派人去找猛虎堂帮主趙大虎，一邊加强保安措施。因爲劉火勝允許作警方證人，所以警方必須保證他的安全。也正因爲這樣，夏維探長才會要求任如重派出大批特警到醫院中來。

夏維並非不相信他的下屬，只是覺得特警更可靠。再加上警方頻頻鬧人手不足，所以請求特警協助，道理就更充份了。

可是，當夏維探長和阿生剛剛離開特別病

房的時候，突然有個高級探目由那邊走過來。

「探長，剛接到總部報告，據說北郊一條公路上發生了一宗槍擊事件。」高級探目道。

「我們的人追捕刧匪呢，還是捉偷車賊？」夏維問道。

阿生在旁也以爲是常見的警探或警員開槍捉賊事件。

但是那高級探目道：「不！不是我們的人開槍，據巡邏車的初步報告，是手提機槍，而且，死者多至四個人！」

這一來，當堂把夏維等人都嚇呆了。

他們自然明白，當地警方人員，甚至特警也一樣，要不是像公海緝毒一類的大規模行動，是不會出動手提機槍的。一般警員或者便衣警探，只不過配帶一支手槍而已。

但是，如果是大陣大仗的行動，他們二人一定獲得通知的。因爲夏維是總部探長，阿生則是國際特警當地的行動隊長。

因此，夏維和阿生均感迷惑不已。

他們立即駕車馳往現場查究。

沿途上，夏維還急不及待地，用無綫電話向總部的連絡中心查詢。

阿生，就坐在夏維身旁，當然聽得一淸二楚。

一位當值警官對夏維說：「公路巡邏車不知有沒有攪錯，據說四名死者之中，有一名是我們的人！」

「你說什麼？」夏維差點兒以爲聽錯了。

「他們報告說，四名被機槍射死的人之中，有三個倒斃在一輛汽車之內，一個倒斃在車門外的，是一名便衣警探！」

夏維知道自己並未聽錯，因此整個人呆了下來！

司機拉响了警號，加速開往郊區。

阿生也覺得一切事情來得既突然，又奇怪，何故有警探被殺？

到了現場之後，他們才發覺數輛公路巡邏車已封鎖了現場，大批警方人員正在現場上展開例行的偵查工作。

一輛半新不舊的汽車，車身一旁彈痕纍纍，簡直有如蜂巢一樣。

車內，躺了三條屍體，血漬多到流出車外，令人有點毛骨悚然。

車外倒斃在近車門外的，就是石廣——一名在職的高級探目。

夏維探長的助手認出他，不久之前還到過醫院，準備接班的，後來辛尼告訴他，醫院中的警衛工作由特警去負責，他才離去。

夏維沉吟道：「既然不是當值，大概不會是正在執行任務吧？」

阿生却問：「車子是誰的？車內三個死者的身份查到了嗎？」

一位高級警官答：「車內三個死者是西區猛虎堂人馬，其中一人還是帮主，車子也是屬於趙大虎的，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堂口之爭！」

阿生又問：「石廣的行爲如何？」

另一位分區探長搭訕道：「他是一名在職的高級探目，正在接受我們的調查！」

「紀律調查嗎？」阿生說。

分區探長點頭道：「是的，你也許知道，我們警方正進行整頓紀律，我們一些同事已被解上法庭。」

夏維觀察着現場的情形說：「他可能正在執行任務，慘遭池魚之殃！」

「你的意思可是：他正向趙大虎調查一些什麼，於是被人伏擊嗎？」阿生問夏維。

夏維探長道：「除此之外，試問還有什麼解釋？」

「但是，他的車子呢？」阿生問。

分區探長說：「有人目擊一輛街車與另一輛黑色房車開入這條分岔路來，目前我們正將輪胎的痕跡錄印。石廣探目可能是乘街車來的，也可能乘私家車來的，但事後車子給人開走了。」

「希望事情眞的如此。」阿生說，「但是他既然正在接受紀律調查，又無須上班，而車內的死者又是猛虎堂人馬，這件事看來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公海上的大毒品案，不是與他們這帮人有關嗎？」

「是的。」夏維說，「看來我們這位同事可能知道更多。」

分區探長道：「據我估計，石廣可能知道有些事情與趙大虎有關係，於是約好來這裏談判，不料給猛虎堂的仇家跟踪，因而同時遭人毒手！」

一位警官道：「這是最通常的想法，但是，本市黑勢力中，似乎還未擁有手提機槍。」

他又指指那些彈孔道：「這些全是手提機槍的子彈，假如這眞的是堂口之爭，我們這個都市亦行將變成芝加哥了。」

芝加哥是美國充滿罪惡的城市，黑社會之猖狂，世界聞名。

夏維忽然又喃喃自語地說：「會不會與毒品有關？」

阿生道：「你是指公海上的交易？」

「劉火勝不是說，那是猛虎堂的生意嗎？」夏維說，「同時我們也正在找趙大虎，想不到他竟然被殺了。」

「猛虎堂據說在西區很有勢力，帮主被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啊！」阿生又說：「如果劉火勝沒有說謊，這可能是殺人滅口。」

「你的意思可是另外還有一帮人與他們合作？」夏維道。

「大有可能。」阿生說，「黑道中的明爭暗鬥，並非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

夏維回頭又問分區探長和警官：「石探目佩槍沒有失去吧？」

「還好沒有失去！」分區探長說，「趙大虎的口袋中也懷有近萬元現鈔，可見此事並非刧殺，目的也不是爲了奪槍！」

夏維探長沉默下來，他感到無限迷惑。如果劉火勝肯早些說出趙大虎或猛虎堂的名字，警方也許能早點把趙大虎找到，今天的事就不會發生。

但現在一切看來都似乎太遲了。

將近黃昏時，警探才在西區找到趙二虎。

趙二虎好像還不知道他的兄長出了事，因此，當警探找到他的時候，他還若有所恃地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你沒有犯罪。」警探說，「起碼眼前沒有證據可以控告你。」

「那你找我幹嗎？」

「找你到殮房去認屍啊！」

「認屍？」趙二虎面上的表情立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他的內心已感到不妙，果然又聽到警探說：「有人在郊區公路上被人亂槍掃死，死者之中有一個可能是你的兄弟！」

趙二虎整個兒呆住了。

他的腦袋彷彿被人㩒了一下，呆在那裏好像頓然之間失去了知覺。

他知道眼前這位警探不會說謊，因爲很少人知道他大哥在郊區公路上。

警探又對他說：「現在你應該告訴我，到底你大哥約了什麼人？」

趙二虎木然地說：「我不知道！」

警探也無可奈何，事實上他並未犯上任何罪名，只有帶他到殮房去。

趙二虎在警探的汽車裏，怔怔地問：「我

大哥怎樣出事的？」

警探一邊開車，一邊說：「你看見就會明白！」

趙二虎更加感到迷惑。

警探又說：「你與我們不合作，我們也只好循例通知你。其實你一定知道你大哥的行踪，這點我很容易就看得出！」

趙二虎以爲這是某種暗示，苦笑道：「兄弟，我不會難爲你的，只要你把眞相告訴我，你一定會得到不少好處的。」

「我不想落井下石，否則你可能被控行賄！」警探說：「我只想查出趙大虎生前約了什麼人，並非想賺你的骯髒錢！」

趙二虎又是一呆。

他很少看見這種情形，他以爲此時此地有錢就任何事情都有商量，想不到却碰得一鼻子灰。

趙二虎到了殮房之後，果然發覺他的大哥和二名手下死得極之可怖。

他悲憤交集，泣不成聲。

警探向夏維探長交代了一遍。

夏維走到趙二虎身邊說：「除非你不想我們爲你大哥報仇，否則，你一定相信跟警方合作是最上算的事。」

趙二虎吶吶地說：「這個時候我什麼都不想說，事實上我也想知道此事眞相！」

「案發時你在什麼地方？」夏維問道。

「在家中。」趙二虎說。

「有證人嗎？」夏維瞪住他。

趙二虎搖了搖頭，說道：「我獨個兒在看書！」

夏維幾乎忍不住破口大駡！他說：「誰會相信你這種人會躲在家中看書？簡直見鬼！」

「信不信由你！」趙二虎說完想走！

辛尼在旁把手一攔：「趙二虎，你不說出實情，你可能後悔！」

「我什麼都不知道，如果你們再留難我，我只好通知我律師。」趙二虎不屈不撓地說！

夏維與辛尼交換了一個眼色，無可奈何地瞪住他離開殮房！

阿生由那邊走過來！夏維喃喃自語地說：「堂口之爭，還是猛虎幫內鬨？」

阿生道：「趙氏兄弟是老派黑社會，保守的黑人物甚講義氣，照理不可能是兄弟鬩牆！我倒担心外地派人到本市殺人滅口。」

「外地派人來？」夏維呆了一呆！

「國際性的毒品買賣，自然涉及外地的毒販。」阿生又說，「既然警方抓到一名嫌疑人物，對方會想到事情可能有麻煩。萬一再加上過去雙方在合作上有過利益上的衝突，於是一切不幸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夏維回頭吩咐辛尼：「派人暗中監視趙二虎！」

辛尼於是跑到外面去！

阿生道：「除非劉火勝說謊，否則，趙二虎是唯一的綫索！」

「是的，我們絕對不能放過他！」夏維探長說，「我有一個預感，一幕驚天動地的黑幫惡鬥，可能就此揭開了序幕！」

×　×

呂偉良正在一名商人史可畏的家中。

史可畏是他在「飛鏢俱樂部」中認識的朋友，史泰就是這人的獨生子。

自從史泰失踪了之後，他曾經報警，但警方要做的工作似乎太多，那裏有空爲他找兒子？於是他才找着呂偉良。

呂偉良不是神仙，但他向來樂於助人，只要他喜歡這個人，無論任何困難的事，他都會一口答允下來，然後盡力而爲！

不過，經過紅燈區一役之後，呂偉良心裏感到不妙，所以他不得不跑到這位小商人的家中來。

他問史可畏：「令郎是否常常外宿？」

「不！他很少去到天亮才返家，最夜也不過一兩點，所以我才着慌，心裏感到可能有事發生！」史可畏想想又說：「即使夜歸，他也會打個電話回來，叫我們別担心。但這一次，竟然連電話也沒有一個。」

呂偉良又問：「你以爲他會不會跟朋友做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的事？」

「你的意思是……」史可畏的目光中，充滿了恐懼，「你到底發現了一些什麼？」

「有人見到他連羣結黨去打刧，」呂偉良說，「你覺得有可能嗎？」

「絕對不可能！」史可畏毫不考慮地說，「他受過高等教育，也有個崇高理想，怎麼會幹出這種下流的勾當？」

「你認爲打刧是下流的勾當？」呂偉良笑了笑！

史可畏這時才想起呂偉良是一位俠盜。這雖然是過去的事，但也可能會開罪了朋友。因此他說：「除非像閣下過去一樣刧富濟貧，否則打刧善良人家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呂偉良說：「我不知道他是否刧富濟貧，但是，他並非刧正當人家，而是與朋友們去刧地下賭場！」

「刧地下賭場？」史可畏吃驚地睜大了雙眼，「就是被市民稱爲『大檔』的地方？」

「是的。」呂偉良說道，「我可能害了令郎。」

「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因爲你給我的半身照片，給地下賭場的打手見到了，他們認得刧匪之中，其中有令郎在着！」呂偉良又說：「本來這也無關重要，令郎他們既然不化裝、不幪面，大概也不會担心人家認出他們的眞面目。問題却是：他們因此查出了令郎的背景。坦白說，我現在並不担心令郎的安全，反而担心閣下夫婦二人的安全問題。」

「你担心黑社會的人，會找上門來？」

「有可能的。據說，他們的損失欵項在十萬元以上。」

史可畏道：「然則，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

「最好先報警！」呂偉良說，「我今天就是爲了這件事而來。」

「我現在已是六神無主，你認爲應該怎樣做就怎樣做好了。」

「如果你不反對，我想先打個電話。」

呂偉良說着，站了起來，拄杖走到了電話機旁！

但是，他剛拿起聽筒，心裏就感到不妙！

他是個老江湖，遭遇過各式各樣的人物，也目睹不少可怕的事情發生，剛才他聽得出聽筒中根本毫無聲響，電話綫顯然被人割斷了。

住慣這裏的人自然都認得聽筒中的幾種不同音響，例如有人搭錯綫，對方電話正在使用中等等，但呂偉良剛才根本未撥號碼！

最正常的音響是一種電流的聲浪，但現在呂偉良完全聽不到一點兒聲音！

呂偉良剛轉過身來，便發覺史可畏呆若木鷄！

史可畏的視綫望向門際，他的妻子史太太站在那裏，背後有個男人手持利刀要脅她！

呂偉良一時之間實在也想不到他應該怎樣做！

後面有另外二名男子入來，迅速把門掩上了！史太太顯然是被他們要脅着，用自備門匙開了街門入來的。

那大漢的利刀就架在史太太的咽喉之間，

這就是令到呂偉良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之一。

「進去搜搜看！刀疤五！」持刀威脅着史太太的人命令着！

一個臉上有刀疤的大漢進入後面去！

另一名手持利刀的大漢過來搜呂偉良的身，看看是否有武器！

呂偉良本來可以一舉擊倒他，但是，他却不能把史太太置諸不顧。

他啞忍着，看着那大漢去搜查史可畏！從他們三個人的默契行動可以看得出，這次入屋的行動是相當有計劃的。

史可畏一家人住在一個不足八百呎的住宅單位內，後面只有二間睡房。

那刀疤男子很快就由走廊出來，對持刀要脅着史太太的男子說道：「我在裏面找不到其他人！」

「那小子呢？」

「不見！」

「嘿！會不會躲了起來？」

刀疤五道：「洗手間，衣柜等處都搜過了，鬼影也沒有一個。」

「有沒有後門？」

「這是新樓，沒有後門。」

呂偉良故意問道：「你們是不是要找尋史泰？」

「是的。」似是首領的大漢反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呂偉良笑道：「你告訴我的。」

「我幾時告訴過你？」大漢道。

「你不是說，要找那個小子嗎？這裏最小就是史泰啊！」呂偉良說。

史太太抖聲說道：「到底我兒子做錯了什麼事？」

「你先說出史泰所在，我回頭再把實情對你說。」要脅着她的人說：「這件事非同小可，如你們不合作，就不要怪我們手段毒辣！」

史可畏不歛望向呂偉良，他不敢多講說話，一切似乎都要看呂偉良的，這也難怪，許多人在這種場面中也會感到張惶失措！

呂偉良當然了解史可畏的心情，可惜現在他也想不出一個脫身之計。主要還是因爲史太太的安全受到了威脅！

呂偉良試探地說：「你一定很久不見史泰了，否則，你當然知道他的近况吧！」

「這是什麼意思？」持刀要脅史太太的人說。

呂偉良道：「史泰好幾天已沒有回家！」

三個大漢半信半疑地，互相交換着眼色！

呂偉良乘機又說：「我們已經報了警，絕對不會騙你！」

「你們可是他朋友？」史太太抖聲問道。

「我們才沒有這種朋友。」她背後的大漢生氣地說：「我們要宰了他！」

史太太渾身一凜，不由自主地問：「他有什麼開罪了你們？」

「你想知道嗎？」後面那持刀的大漢說：「跟我們走吧！」

呂偉良暗吃一驚！忙說道：「你們可是狂龍幫的弟兄？」

三名大漢六目交投，持刀的詫異地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見過你們首領獨眼龍，我答應過替他找到史泰的。」呂偉良又說：「你們也許等得不耐煩，其實我一直馬不停蹄地到處找他！」

「你認識獨眼龍？」

「是的，我們在甜心酒帘樓上見過面。你不信可以回去問問他！」

三個人又在交換眼色，呂偉良不明白他們的意思。

持刀男子說：「史泰爲什麼會失踪，你們可知道嗎？」

「如果我們知道，相信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呂偉良說。

持刀男子冷然一笑：「你們知道的，只是佯作不知罷了！」

「不怕對你坦白說，獨眼龍可能認錯人。」呂偉良故意這樣說道。

「我不知道他是否認錯，但我們就自信不會認錯了人。」大漢說。

「你們不是獨眼龍的人？」呂偉良驚奇地問。

大漢道：「不！我們不是狂龍幫的。」

「那麼，閣下是那一方面的朋友？」呂偉良又問。

大漢笑了笑：「如果你想知道，就跟我走吧！」

呂偉良感到事情不妙！

二名大漢向他和史可畏迫近！

持刀大漢作勢說：「你們乖乖的跟我走一次，否則這女人先見血！」

史太太急得淚水直淌！

史可畏道：「要去就讓我們夫婦二人跟你去好了，呂偉良先生是我朋友，你切不可難爲他！」

持刀大漢道：「我們不會難爲任何人，只要你們別作怪！」

二名大漢開始示意呂偉良和史可畏二人跟他們一起走！

史可畏又哀求道：「此事與我朋友無關，請你們放過他吧！」

持刀大漢說：「你們不是要知道我們何故找小史嗎？跟我們回去一次，不會化費太多時間的。只要你們別反抗，一定不會有事。」

呂偉良對史氏夫婦說：「我們就跟他們去一次，你們不必担心，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們不會有事的，放心吧！」

三名大漢於是押着三個人離開了史家！

持刀大漢十分機警，似乎看透了呂偉良的心理，因此只對史太太嚴密監視，他把手穿進史太太的臂彎裏，刀子藏在衣服之內。

他警告着呂偉良和史可畏：「如果你們兩個之中，有任何一人輕舉妄動的話，這位太太將會死得不明不白。因此，即使等會兒到街上遇見警察，也不要作出任何暗示！」

呂偉良說道：「你放心好了，我們不會反抗的，我只希望你們冷靜一點，不會有事發生，我們只求和平解决，以及知道此事的眞相而已！」

六個人落到街上一輛大房車就停在路旁！

三名大漢示意呂偉良等人登車，然後迅速開車離去！

呂偉良以爲在途中可能被綁上雙眼，但那三名大漢並沒有用這種手段對待他們！

史太太在流淚，呂偉良和她的丈夫史可畏都在安慰着她！

持刀大漢一直在旁監視，用刀指住她的腰間，也正因爲如此，呂偉良才乖乖的聽他們的指揮，否則他早已經發作了！

持刀大漢看見史太太哭得如此傷心，也忍不住說道：「你哭也沒有用，誰叫你平日不好好管教你的寶貝兒子？」

史太太抖聲哽咽道：「阿泰一直很乖很聽話，他到底有什麼開罪了你們？」

「何止開罪！他簡直跟我們搗蛋！」持刀大漢生氣地說。

呂偉良從獨眼龍口中已知道史泰與其他人械刧地下賭場，想不到又有另外一幫人要找他。到底史泰在外面結識了一些什麼人？他爲什麼又會變成這樣？呂偉良眞想不通！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但這些日子以來，他

已很少跟江湖上的人來往。尤其是近年以來，一則因爲他不時幫助好朋友夏維探長屢破奇案，二則因爲阿生加入了國際特警組織，江湖上的人更加不敢過份接近他！因此，湖海中的變化，呂偉良也知得較少。

不過，由於呂偉良畢竟是個江湖好漢，過去也曾幫過不少人，所以許多人對他仍然敬畏三分。

自從那晚在紅燈區被「金屬斗室」囚禁過之後，他脫險後曾向江湖上的人查明那個單眼男子的來頭，所以他知道那地區現在是「猛龍幫」的勢力範圍。而那晚他會過的單眼男子，就是幫主獨眼龍！

呂偉良現在坐在汽車裏，雖然如坐針毡，卻又想不到什麼脫身之計。

他想：史泰是否加入了另一個犯罪組織？他眞的是太不懂世途險惡，怎麼可以開罪黑道中人？現在獨眼龍四下裏派人找他，眼前這一班人也要找他。到底他和他的朋友在幹什麼？

思想間，汽車已經停下來了！

這是一幢有車房的洋房，外表一派豪華。

呂偉良故意像大鄉里出城一樣，四下裏張望。他眞不敢相信，像這種認爲「高尚住宅區」的地方，竟然住着這麼惡氣十足的人！

到底這住宅的主人是誰？不但呂偉良心裏感到迷惑，就是史氏夫婦也在忖測着：他們的兒子到底怎會開罪了這班人？

從對方毫無避忌這一點看，相信這花園洋房的主人可能是個正當人家吧？——呂偉良心裏在想。

他們三個人被押進屋內。

屋內陳設豪華，簡直是個千萬富豪格局！

一名大漢由走廊轉進去，二名留在客廳中監視住呂偉良等人！

呂偉良打趣地問：「你們老闆一定是個十分有來頭的人。是不?」

那大漢瞥了他一眼：「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何必多問?」

片刻，數名彪形大漢陪着一個中年男子由裏面走出來。中年男人咬烟斗，穿睡袍，顯然是這裏的主人！

他打量三人一遍，回頭非常留意呂偉良。

呂偉良無法猜測他那種目光，只好含笑點頭。

「坐吧！」中年人擺擺手，「三位不要客氣，隨便請坐好了！」

史氏夫婦感到有點意外，不敢坐！

但是站在他們身旁的大漢卻說：「老闆叫你們坐，爲什麼不坐?」

史氏夫婦誠惶誠恐地，坐了下來！

呂偉良是最先坐下來的一個。他久歷江湖，這種場面一生也見過了不少。有些人喜怒無常，有些人一分鐘之前禮貌周周，笑口盈盈，但一分鐘後可能揮刀殺人！這種事絕不出奇！

呂偉良留心着分站在中年人身旁的大漢們，憑他的眼光，發覺其中一些人可能有槍！

他無法猜測這班人的身份。

中年人噴了一口烟，說道：「三位是史泰的親人麼?」

曾經持刀要脅史太太的大漢說：「不！那跛子只是他們的朋友，這兩個是史泰父母！」

中年人分別打量了他們一遍，道：「你們一定很想知道我爲什麼這樣急要找史泰吧?」

史太太忍不住問道：「是不是我兒子開罪了你?」

中年人冷冷地笑了笑：「他有胆有色，但是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不把你們帶走？其實今天的後果，他是想像得到的。」

史可畏道：「他是不是又做什麼壞事?」

中年人苦笑道：「是否壞事，要看看站在什麼立場。例如在座這位呂老兄，他過去也做過不少刼富濟貧的事，官方就認爲是壞事，貧民以爲是好處啊！」

呂偉良心裏又是一凜！他們並未通姓名，他怎會知道自己姓呂？而且還知道他過去的事跡，相信一定又是江湖中的人。

近年來呂偉良雖然已經收了山，但是他的大名曾經威震江湖，因此有人認識他，他却不出奇！

「閣下貴姓?」呂偉良很有禮貌地問。

「小姓楊。」中年人也答得很斯文，「我沒有猜錯吧，閣下是呂偉良先生，鼎鼎大名的鐵枴俠盜就是你！」

「你過獎了！」呂偉良只好硬住頭皮答。

他不知道是否做錯，但形勢迫住他不得不承認的。他當然希望對方另眼相看，但是有時有許多事情根本無法預料。

中年人說：「史泰幾時淪爲刼匪的?」

「楊先生，你是說，阿泰又刼到這裏來了?」史可畏道。

中年人說：「不是這裏，是我名下的珠寶公司。你們要不要看看菲林底片?」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想起了一件關於近日發生的刼案新聞。

他急問道：「閣下可是山羊珠寶公司的老闆?」

「是的，我就是楊雄。」中年人道，「我在朋友處聽過閣下過去的事跡，希望史泰不是你是弟子就好了。」

呂偉良苦笑道：「我那裏有這種福氣?」

史可畏問道：「你拍下了我兒子打刼的過程?」

楊雄冷冷地說：「是的，否則，我怎會查出他叫史泰?」

「報了警麼?」呂偉良故意問道。

「報了警又怎麼樣?」楊雄嘿嘿地說，「就算讓他們找到了史泰等人，相信我損失的珠寶也不會全部尋回！」

「你似乎太不相信警方！」呂偉良含蓄地笑了笑，說道：「我好像在報紙上看過，警方正在加緊調查此案！」

「每宗案發生之後，他們都裝成非常重視的樣子。」楊雄做了一個不屑的表情，「其實不是我存心小睹他們，只怕他們有心無力！」

呂偉良問：「底片有沒有交給警方?」

「沒有。」

「爲什麼?」

「我不相信他們有辦法把刼匪抓住！菲林底片是秘密拍攝的，他們就算要我交出，我也得自己保留一份。」楊雄又說：「我要自己把刼匪逐一找到，嘿！看看他們，是否吃了豹子胆！」

呂偉良看得出他在生氣！他說：「報紙說你們損失三十萬元的珠寶，是不?」

「不！是三百萬！」楊雄瞪了呂偉良一眼：「三十萬是保險公司負責的。」

呂偉良睜大了雙眼：「三百萬？你不是開玩笑吧？楊先生。」

楊雄冷冷地說：「誰跟你開玩笑？如果只損失三十萬，傷腦筋是保險公司，不是我！」

「警方知道嗎?」

「我不管他們是否知道，但我要用我的辦法把他們抓回來！」

史氏夫婦忐忑不安。他們可以看得出，眼前這姓楊的，並非一個正當商人，萬一史泰落入他們的手中，差不多可以肯定，不會交給警方，大概是由他自己處理。

呂偉良似乎明白了，這楊雄表面是一位珠寶商，大概是走私的！否則，爲什麼報紙說「山羊珠寶公司」只損失三十萬，而他現在親口

承認的數目，竟然會大了十倍？

史可畏只是一個小商人，他誇大當然不可能是爲了向他要求賠償！

呂偉良故意說：「三百萬這數目可不小，爲什麼你不投保?」

「生意上的秘密，有時你們外人很難明白的。」楊雄說，「我已懸紅十萬元，把史泰這班人找回來，你有興趣嗎?」

「可能有的。」呂偉良說，「找到之後，你打算如何處置他們?」

「先看看珠寶是否全都找回。」

「正如你剛才所說，即使讓警方把他們找回，亦無必可以把全部失物找回的。」

楊雄冷冷地說：「嘿！那就難說。如果失物損失太大，我勸你們爲他準備好後事吧！」

「你的意思：你要用私刑對付他?」

「是的。不怕對你說，珠寶不是我一個人的，江湖上許多朋友相信我，才和我合夥，現在出了事，叫我如何交代?」

「不報警，又有人合夥。那麼……」

楊雄不等呂偉良說完，就說道：「老兄過去也是江湖中人，難道還不明白江湖上的規矩麼?」

呂偉良同情地點點頭：「是的，我非常了解閣下的處境！」

史可畏耳聞目睹，也了解到個中情形。他說：「我只是個小商人，要我賠償閣下的損失，當無可能，但是，父母愛子之心，相信像你這把年紀的人，一定了解。你可否給個時間我，讓我們設法把他找回來，然後帶來見你?」

楊雄笑道：「你們想離開這裏麼?」

呂偉良暗吃了一驚！

楊雄又說：「假如你們能離開這裏半步，相信不出半小時之內，警方就會來這兒找我問話。」

史可畏道：「放心吧！我們不會報警。」

史太太也飲泣着說：「是的，我們一定守諾言，呂先生可以作證！」

「他是你們的朋友，當然幫着你們。」楊雄道，「所以，即使難爲你們，也要委屈一下了。」

「不！請你……」史太太在哭聲中被人自沙發椅上揪起！

史可畏也被另外二名大漢拉了起來！

呂偉良立刻就要有所行動，但是，他身旁一名大漢突然拔出了一支手槍來，冷冰冰的槍管指住了他的腦門，令他不敢妄動！

楊雄沉聲對呂偉良說：「呂老兄，千萬別迫我手下動手！」

呂偉良說：「這件事本來就與我無關，但是，同樣亦與史先生和史太太無關，你們何必如此?」

楊雄說道：「你應該明白我的心情，我不想開罪你，但我必須向相信我的友人們交代！假如老兄是我，相信也會這樣做！」

「不！一人做事一人當，史先生和史太太根本不知道這件事。除非你認爲他們是接贓人！」呂偉良理直氣壯地說。

「他們是不是接贓人，我一時還不知道。」楊雄說，「不過，把他們二人留下來，却可以達到二項目的，第一，可以保證他們不報警，第二，可以促使你爲朋友盡點力！」

呂偉良怔怔地問：「這是甚麼意思?」

「我的用意很明白：你老兄可以自由離去，但不能報警，否則，後果由你負責！」

「我不是輕易求警方帮助的人，你大可以放心！」

楊雄說道：「那好極了，你現在不必再爲史先生和史太太的安全担心，我覺得他們留在這裏，比任何地方更安全得多！」

「但是，我不妨提醒你，你這樣做，反而更易引起警方的注意。」呂偉良說，「這並非由於我，而是由於史家的親友會感到無限驚奇，報警總是難免的事！」

楊雄笑道：「不會的，我做事很周到。當你們離開史家時，我已經派人安排好一切，祇要你老兄守諾言，保證明天以後，人們祇以爲史氏夫婦去了旅遊！決不會有人報警。」

呂偉良心裏一凜，原來一早他已有了計劃，怪不得他如此鎮定！

不過，無論如何，能够讓他獲得自由，總好過三個人一齊被囚在這裏。

於是呂偉良說：「爲了證明我決不報警，你須不須要派個人跟蹤我?」

楊雄一陣格格大笑！

他終於說道：「如果你報警，就失了鐵枴俠盜的風格！我相信你，所以，看來我亦無須派人監視你！」

「你眞大方！」呂偉良笑了笑！

「過獎了！」楊雄把手一攤，做了一個姿勢，「你可以隨便離去，但是，不要忘記史先生和史太太，警察和金錢的力量，再加上閣下的友情，都不可以把他們解救，除非把史泰交給我！」

呂偉良道：「我會盡力而爲的，你等我消息好了。」

「史先生和史太太在我這裏，保證吃好住好，但是，現在百物飛漲，希望你不要叫我虧本太大就好了！」楊雄幽默地一笑！

呂偉良道：「我也怕他們不好意思住下去，我會儘快把史泰找來的，放心吧！」

楊雄示意他的手下把呂偉良送出去！

史氏夫婦則被數名大漢帶走！呂偉良投鼠忌器，一點辦法都沒有！

× ×

晚上八時左右。

在紅燈區一間桌球室內，數名青年人正在玩得非常開心！

突然間有四名不速之客闖了進來！他們的年紀都在十八至二十二之間。

一個穿黑色樽領羊毛衫的，好像是四名青年阿飛的首領！

他走到櫃枱前，向一個女職員道：「還有枱嗎?」

「先生，對不起，都滿了！」女職員說：「除非你肯遷就一下，等一會兒吧！」

「好的，我們就等一會兒！」穿黑衣的青年回頭向他的同行者打個眼色。

其他三個人很有默契地，跟着他走向球桌那邊去。

球桌祇有幾張，但都租出去了，所以，實際上他們祇能一邊等一邊欣賞別人的球技！

不過，有些人是極不歡迎外人在旁觀戰的，就像有人玩蔴將牌時不喜歡別人站在身後或身旁一樣。何況這四個飛型青年還是口舌招尤之流！他們不但批評別人的打法，還對那些記分小姐評頭品足的，說這個胖又說那個瘦！

這一桌正有三名年紀與他們差不多的青年人正在打桌球，他們固然看不過眼，也聽得耳根發癢。於是三個打個眼色，手持桌球棒，一齊衝了上去——大喝一聲，就朝着那四名阿飛迎頭痛擊！

但是，四名飛型青年反應快得出奇，要不是他們受過極高深的武功訓練，就是有備而來。祇見他們不約而同地一齊躍過一旁，三枝桌球棒同時都撲了空！

三名青年本來就是狂龍帮的殺手，身手本來不弱，起碼在這個地頭裏，他們不知痛毆過多少生事的人。但是現在竟然爲之遜色不少！

三名黑色青年剛回轉身來，突然幾團白光

如電閃至！

四名阿飛不知甚麼時候奪得幾個桌球，迎頭擲來，登時令到三名黑色青年頭破眼腫！為之雪雪呼痛不已！

那一邊有數名大漢吆喝一聲，他們正是這間桌球室的保鏢，也是三名黑色青年的同黨——狂龍幫的幫衆！

吆喝聲中，有人掄刀，有人揮棒，齊齊殺上！桌球室雖然是黑社會開設的，但顧客未必個個是黑色世界中的人，有不少到此消遣的青年人都是正當人家的子弟，看見有人打架，於是紛紛走避！

櫃面女職員也急忙拿起電話，但她不是報警，祇是通知狂龍幫總部！

四名阿飛眼看無法脫身，甚至冷眼旁觀者也認為他們不知死活！但是，祇見他們四人八拳，竟然打得虎虎生風！

他們都沒有武器帶來，但是，狂龍幫的打手們有着各式武器在手，反而沒有他們辦法！

四個阿飛八條腿，左躍右踢，簡直有如生龍活虎一樣。要不是親自目睹，要不是由頭看起，還會以為他們正在拍打鬥影片。

他們雖然沒有武器帶來，但是，他們卻懂得就地取材，因此桌球，球棒俱是最佳武器。由於四個阿飛打得有組織、有默契，簡直像排練過一樣，所以狂龍幫的打手們被他們打得七顛八倒！

突然之間，有人吹響了一聲口哨！門外有十多名大漢一湧而入！他們是狂龍幫的援兵。但吹口哨的卻是四名阿飛青年中的一個，目的似乎在通知其他三名同黨採取戒備行動！

蜂湧而入的十多名大漢，個個手持利刀或三角銼，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令人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富有經驗的黑社會打手！他們進來後先將出路封閉！

四名阿飛眼看這一回衆寡懸殊，勢必死於亂刀之下。但是他們態度冷靜，動作依然又快又勁，難得是時間計算準確！

大批打手包圍過來，四名阿飛用力將一張球桌推倒，令到對方十多個人無法前進，有些倒退，有些則被壓在球桌之下！

四個阿飛分成兩批，每二人一組，躍向窗緣之上，翻身打着筋斗，躍下街中。

這是二樓，離地有十多二十呎，但是他們卻身輕似燕，先後跳落一輛貨車之上。

貨車是老早準備好接應的，因此當四個人紛紛躍下之後，貨車立即開動。

狂龍幫的打手們撲向窗前，俯視之下，祇有目送敵人離去！

桌球室之內，一片混亂，傷的傷倒的倒，領隊前來增援，但一無所獲的皇牌打手大難才，為之生氣不已。他是獨眼龍的得意門生，這回回去可不知如何向獨眼龍交代才好！

電話響了！

女職員把大難才招到櫃面去聽電話，大難才還以為是獨眼龍打來查問「戰況」的，為之忐忑不安！但是，聽筒中卻傳來一陣格格笑聲！弄得大難才為之莫明其妙！

「你是誰？」大難才問道。

「我當然不可能是你們狂龍幫的人！」對方是個男人的聲音，「告訴你！紅燈區的利益，我們要瓜分！」

「你說什麼？」

「你回去告訴獨眼龍，今晚桌球室的事祇是小試牛刀。如果他不答允把紅燈區的保護費分一半給我們，明天以後，將會有更好看的戲在後面上演！」

大難才正想追問對方是誰，但對方已經掛綫了！

大難才呆了一陣！當他在櫃枱前轉過身來的時候，看見數名年青打手，也獃在一旁瞪住他！他本來就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洩，現在是罵人的好機會了！於是大難才破口大罵：「你們這班飯桶！一些用處也沒有！還獃在這裏幹甚麼？快些把一切東西收拾收拾！」

在狂龍幫裏，大難才的地位頗高，許多打手都要尊敬他！因此各人不敢再呆在一旁，紛紛動手，把東歪西倒的物件收拾好。

一個個的桌球，一支支的球棒，撒得遍地都是。吃了敗仗的打手已經滿肚子氣，現在還要挨罵，更覺無處發洩，於是有人一怒之下，把一些從地上拾起的桌球用力投回球桌的網袋內！

網袋之內本來就有着幾個不同顏色的桌球，當那打手用力將一個白色桌球滾入去時，突然「隆」的一聲，發生爆炸！

一時之間，室內濃烟密佈，聲震遐邇！

烟霧瀰漫中，有人慘叫，顯然是有人受傷了。

剛才的一場打鬥雖然劇烈，但是並未驚動到街上的人！即使四名阿飛身形輕巧，所以仍然不會引起街上的人的注意！

可是現在這一聲爆炸之後，立即把附近的人嚇得紛紛走避！

除了屋內的人之外，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但是屋內的人也祇知道發生一次爆炸，到底為甚麼？也沒有人知道。祇有當時靠近球桌，目睹那名打手把桌球用力滾進網袋的幾個人較為明白，可惜一聲爆炸之後，這幾個人非死即傷！

街上有人急忙報警！

獨眼龍亦已聞訊趕到現場觀察。祇看見一些打手滿身鮮血，蹣跚地由裏面一步一拐的走出來！

趁着警方人員還未到達現場，大難才匆匆離開了桌球室！

獨眼龍看見了他，一手把他拉過一旁問明底蘊。但是，無奈大難才也答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大難才祇能照實說出四名阿飛青年身手不凡，以及後來那個男人打到桌球室的電話。他甚至連爆炸的原因也說不出！

獨眼龍非常生氣地說：「他媽的！難道你連對方的來頭也查不出嗎？」

「我帶領一班弟兄來到時，他們正在大打出手，根本沒有說過半句話。」大難才又說，「他們很年青，很新潮，飛頭飛腦的，我看可能是我們的人開罪了他們，也可能是另一幫的人馬。」

「那個電話既然叫我們讓一半利益給他們，又怎會不說明來歷的？」

「他實在沒有說啊，大哥！」

「趁警方的人未到，快叫受傷的弟兄們躲一陣。」獨眼龍最後命令着說！

大難才因為站得較遠，所傷不重！

但是桌球室之內，卻起碼有超過十個人受傷，其中三個傷重垂危！

第一輛配備有無綫電通訊系統的警車，十分鐘之後才開到現場，所以獨眼龍的手下們，都有充份的時間離開桌球室。

消防車也來了，警方接到的報告以為是一宗火警，其實爆炸並未引起大火！

有經驗的警探在現場展開偵查，他們心裏都明白，這桌球室的主人是獨眼龍，雖然他不出名，祇是後台老板。但是，這個時候警探們卻無法把獨眼龍找到。

獨眼龍並非躲避警方，祇是帶了大難才等人坐在一輛大卡車之內。

大卡車有無綫電通訊設備，可以坐數十人之多。獨眼龍並非為了遊車河，祇是帶領手下

們離開紅燈區，一則避免嫌疑，二則要向手下查問一下今晚的事情到底怎樣發生的。

狂龍幫雄霸紅燈區已不是今時今日才開始的，被其他幫會的搗蛋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向來未見過像今晚那四個青年人一樣，出手狠毒之處，並未說明來歷。難怪獨眼龍如此生氣。

紅燈區充滿了酒色娛樂，所以狂龍幫的收入也十分好，自然會引起其他幫會的黑人物嫉妒。但是，在黑色世界裏，是憑實力決定一切的。獨眼龍有數百手下都是受過武功訓練的亡命之徒，狂龍幫幫衆卻多達數千人！

獨眼龍不但武功高强，也有點頭腦，在江湖上有點名氣！

今晚發生在桌球室的事，他想不出原因來。與他在車內的打手們，都先後發言，目的是檢討近日來發生過的一些事情，希望藉此可以發現一些綫索，查出那四名飛型青年的來龍去脈！

凡是加入黑社會組絨的青年人，都有一種衝動感和優越感。甲幫的人決不會在乙幫的人面前認第二，所以往往就因此而發生衝突！

其實黑社會的前身是洪門，本來是個地下革命組織。但發展到今時今日，不但失去了原來的意義，還時時為了彼此的利害關係，而打到你死我活，殺得難解難分。

至於昔日黑道中人所講的義氣，更是蕩然無存！

半新不舊的黑色組織，還講究一下入會儀式，斬鷄頭燒黃紙之外，還要發誓。但新潮的一派，已不斤斤計較這些傳統。總之三五成羣，打打殺殺，掛上一個堂口的名銜到處惹是生非。這就是今時今日黑道中的情形，也難怪天下大亂了！

最常見的黑社會衝突，往往起源於爭奪賣笑女郎。狂龍幫在紅燈區有這麼多色情場所，關於這一類「爭女」事件是勢所難免的事。

最近就試過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有兩個如花似玉的酒帘女郎，突然離開紅燈區，投入野鹿幫所控制的北區。但是這二名女郎曾借下酒帘的錢，狂龍幫的打手因此去找野鹿幫的人「講數」！

黑社會中的「講數」，也就是談判的意思！但是這一類談判往往是由「口講」而發展到「拳鬥」或「械鬥」的。

該次狂龍幫與野鹿幫的談判也沒有結果，最後還是訴諸於拳頭！

狂龍幫人多勢衆，把野鹿幫的人殺得大敗。結果二名女郎便是狂龍幫的戰利品。

大難才想起那次的事件之後，怔怔地說：「會不會是野鹿幫心有不忿，派人到本區來搗亂？」

車內的狂龍幫衆們一致認為大有可能。

幫主獨眼龍却沉吟道：「你們認得那四個傢伙的樣子嗎？」

「當然認得！」車內有幾個人異口同聲地答。

獨眼龍於是吩咐開車的司機，把車子開往北區去！

× ×

北區賭檔林立，屬於野鹿幫的範圍！

當然，除了賭檔之外還有其他不法事業，例如色情架步、小電影、酒帘等等，但仍以地下賭場最多。豪華的設在住宅區，一些高價樓宇上面，有女侍和烟酒，一切設備都是第一流的。

野鹿幫幫主陸用，出身是個大撈家，對賭博事業最有興趣。

事實上賭檔最上算，即使找個數理博士來問，他也會告訴你，世界上任何形式的賭博，都是莊家最化算的。否則，人家又怎麼會納千多萬元專利稅欵一年，投標開賭場？

不過陸用轄下的地下賭場是不合法的，他的「稅欵」並非交給當地政府，而是政府機構裏有權拉賭冚賭的那種人！

儘管人們明知十賭九騙，儘管人們明知進入地下賭場博彩是非法的，奇怪的是：每天仍然有那麼多人去賭。到底是甚麼理由？除了一個「貪」字之外，便祇能說是人類的好勝心理作怪！

說北區的賭檔林立絕非誇張，不但許多大厦裏明目張胆地開賭，就是一些後巷也出現有賭檔！

每到入黑之後，一條近住車站的後巷便燈光火着，人來人往！

警車有時一晚之內經過數次該處，但警察永遠不會理會這種事。也許他們眞的不知道這後巷原來有人開賭，但是，誰會相信？

不管怎樣，賭已經算是四大害中為害最淺的一種了。可不是嗎？沒有錢時，問你怎樣賭？有錢嗎？你可以不賭的。何況地下賭場暫時還未登廣告招人去賭，你祇要不去第一次，以後就可能永遠不會去，甚至永遠不知道它的存在！

現在將近晚上十點了！

這該是各地下賭場最熱鬧的時份。這種情形往往可以維持至凌晨時候！

突然之間，一處後巷賭檔發生火警！

後巷，顧名思義，堆滿一些雜物是難免的——一旦發生火警，狼狽情形亦可想而知。

奇怪的是：這邊有人叫火警，那邊已可以聽到消防車和警車的聲音！

久居於此的小市民都有這樣的經驗，求神拜佛不一定要望菩薩庇佑你中馬票頭獎。第一，你祇求一家大小身體平安，第二，你要求府上切勿火燭，第三才是不要被賊大哥光顧。

因為生活在這個都市，祇要你肯用心用力去做，餓死的機會很微，故此無須一定中馬票。對嗎？但是，萬一有病，那就麻煩了！

有錢的話，閣下當然可以看私家醫生，但是診金藥費有時會高到令你吃不消，而且還要隨時受到時間上的限制。因為你常常信任的醫生，一日祇診症數小時，年中起碼去遊埠三兩次。

沒有錢又怎辦？看政府醫生吧！但一定附帶要看看護士小姐的面色，當然，這一切都是免費的。萬一有急症要召十字車又如何？

據說：費用全免。但是要提醒一點，就是打了電話之後可能半小時之內無影無蹤。假如閣下是個老實而又吝嗇的人，那麼到達醫院時，病人可能就此永遠告別這個世界！

那麼，你又為甚麼要懇求菩薩庇佑府上切勿火燭？

有一部電影曾經描寫過一羣「火燭鬼」的故事，內容是這樣的：——

說有班「火燭鬼」，每當有某處地方火警的時候，他們就會出現，但是，他們來了之後第一件事不是趕緊開水喉救火，而是找事主談判！

且從那部諷刺電影放映了之後，「有水放水，無水散水」竟然變成一首童謠，唱到街知巷聞，其醜亦可想而知！

看到這裏，相信閣下總可明白，何故閣下的府上要求菩薩庇佑切不可有火燭發生了！

回頭再說後巷賭檔失火之後，火勢蔓延得十分迅速！

凡是這種地方，無論發生了天大的事情，主事人也不希望驚動警方的，所以可以肯定說一句，這裏根本未有人致電報警。

但是，巷口那邊，消防車和警車已經雲集於此！

於是有人不禁要問：這一次警方的行動何故如此神速？

有人遇刼，致電緊急報警之後，三十分鐘未有警察來到！

也有人投訴，火警發生之後，消防車久久未來。即使來到了，也遲遲不開喉灌救！

但是這一次何故未有人報警，警車和消防車竟會不約而同地趕來？

後來查問之下，才知道早在數分鐘之前，警方和消防當局已經分別接獲報告，說這裏一幢樓宇發生大火！

但是計算一下時間，數分鐘之前，這裏根本沒有任何事發生！

有經驗的人立刻明白過來，後巷賭檔是遭人暗算的，有人一邊在賭檔內放火，一邊在數分鐘之前悄悄報了警！

事情既然發生了，警方當然要採取行動。

後巷既然不屬於任何大廠家、大商號，一向「奮不顧身、英勇無比」的消防員們，當然也祗好大開水喉去救火了。

新聞記者們最敏感的，凡是有事發生的地方，似乎總少不了他們！

正因爲如此，所以他們也最令到一些人感到尷尬。因爲有了他們的眼睛、攝影機和原子筆，警車上的警察更加落力「冚賭」，何況除了記者之外，還有無數的街坊羣衆呢！

於是在這種情形底下，記者們大概祗能這樣寫道：在一場火警中，警方無意中破獲一處地下賭檔………

但是熟悉內情的市民，一定會閱後抿咀而笑！

大火終於被撲滅了。

後巷的雜物中發現一些碎片，由於火警之前有人聽到爆炸聲，警方初步懷疑那是一種燃燒彈。

賭檔失火不是新聞，但何故有人暗置燃燒彈？

消息立即傳到陸用的耳中。

陸用是野鹿帮帮主，當時他正在一個賭檔之內巡視「業務」！

這賭檔是最豪華的，設於一幢高價樓宇之上，佔地數千英尺！

賭客之中有不少是豪門濶婦，更有外來遊客和本地富商！

這裏沒有一元、五元或十元的籌碼，起碼也是一百元一枚的，大至一萬元的也有，由此亦可以想像得到注碼之大！

陸用看見這地下賭場「業務繁盛」，正爲之高興不已之際，卻想不到傳來這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

令到陸用震驚的原因，並非由於後巷賭檔被冚！即使在往常的日子裏，他爲了讓警方有所「交代」，亦往往安排了一些「替身」讓警方去拉去鎖！

至於火警，也不足以令陸用震驚，因爲後巷賭檔設備簡陋，任它燒也燒不了多少錢，何必爲此而不安？

令陸用感到無限震驚的，就是警方的初步調查結果：有人放燃燒彈！

「誰幹的？」陸用的第一個反應如此，第一句問話也如此！

他的手下說：「暫時未查出，但看佈局，分明有人存心搗蛋！」

「我們有一些仇家？」陸用怔怔地問他身旁的一位師爺。

師爺統管帮內大小事務，有時確實比較帮主更爲清楚得多！

師爺當時答道：「最近我們的人曾爲了爭奪二名帘女，與東區的狂龍帮發生過爭執，但是，結果我們忍讓了，照計不可能得寸進尺的吧？」

「嗯……」陸用想了想，又問師爺：「還有甚麼人有嫌疑的？」

師爺眉頭一皺，說道：「有個不爭氣的，在中區扒了人家的銀包，失主是山羊帮的人，那個不長進的帮衆當時承認了是我們這裏的人。但是，銀包當堂尋回了，照計不可能尋仇到本區來吧！」

陸用順口罵道：「他媽的！眞丟臉！」

忽然有人走過來，附耳跟陸用說了幾句，只見陸用匆匆走進一間辦公室去！

陸用拿起辦公桌上的電話聽筒，面色一直在變——由紅變靑，由靑變白！

他的手下們站在一旁，看見他的手在發抖，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當他放下電話聽筒時，手下們也沒有人敢開口問他什麼事！

他雙眼在冒火，他的牙齒在咬得格格地作響。

他視綫集中在地板上，他顯然在沉思着。

突然間，他把手用力一拍！登時把室內的人都嚇得呆住了！

他隨即也站起來，走向門旁。

但是，他忽然又折返辦公桌旁，因爲桌上一個電話響了！

「喂！」他拿起了聽筒。

對方是一個男子，但陸用認得不是他的手下。

那人說道：「姓陸的，小心聽着，你們野鹿帮也惡得太久了！」

「你是誰？」

「猜猜看！」

陸用生氣地說：「老子沒有這份閒情！」

「你就快有了，因爲在牢中簡直沒有事情可做，除非法官判你入苦工監！」

「他媽的！你……你這算是什麼？」

「算是教訓你又怎麼樣？」那人說道：「你的賭檔每年賺了不少錢，怎麼可以獨吃？獨吃難長久，所以你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

「你想怎麼樣？」

「坐地分肥！」

陸用咬咬牙關，道：「好的，有種的便來拿吧！」

「有日子的，等着瞧好了！」那人又慢條斯理道，「但我們不是一次的拿，也不强迫你，要你乖乖的自己拿出來！」

「嘿！你的本事眞大！」

「也許是的，人家沒有本事，你不是每晚付出一大筆錢嗎？」

「你說什麼？」

「地下賭場不合法是人盡皆知的事，你付錢給穿制服的人，也是人盡皆知的事，那班傢伙除了收規之外還有什麼本領？」

「豈有此理！你……」

「哈哈……」那人突然一陣格格大笑，他就在笑聲中掛了綫！

陸用把聽筒擲回原位，又是用力一拍，辦公桌那塊玻璃差點碎了！

他又叫出了一句「豈有此理」，便衝出辦公室去。

他的保鏢們不知發生何事，只好跟出去。

外面還是客似雲來。

陸用跟這裏的總管不知說了一些什麼，便匆匆離開了賭場。

數名手下尾隨着陸用，他們都以爲他登上汽車之後有所行動。但是，他只對司機說：「隨便兜幾個圈！」

衆手下都感到莫明其妙。

車子在行進中。

陸用沉思着，他可能受到困擾，但他一直未對手下交代。

照過去的習慣，他有什麼事首先會跟師爺商量，但今晚還沒有。

師爺不敢問，因爲他知道老闆的脾氣，這個時候擾亂他的思潮，可能會被他臭罵一頓！

陸用終於說話了。

他對師爺道：「最近有沒有人在各賭檔鬧事？」

「沒有。」師爺乘機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媽的，各賭場不約而同，都有些怪事發生，分明有人搗蛋！」陸用道。

「後巷賭檔火警之外，還有那裏出事？」

「地牢賭檔發現計時炸彈，還好及時發覺，但現在已被迫停業，因爲警察正在附近辦案，好容易會順手牽羊的。」

師爺和其他手下現在才較爲明白，原來第一個電話就是向陸用報告地牢賭檔出事的。那麼，第二個電話又是誰打來的？

後來那個電話顯然極不友善。

師爺道：「是不是又有人踢盤？」

陸用沉思道：「是，有人要坐地分肥！」

「誰這麼大胆？」

「沒有說明白，但是，很明顯的，後巷賭檔和地牢賭場，都是他們的傑作！」

「什麼來頭？」

「暫時未知！」陸用又說：「我担心總部也有人混了入去，所以暫時離開一陣，叫他們小心搜查一下，是否也置了炸彈！」

現在各人才明白，原來陸用與總管耳語一番，就是吩咐他應付一切。

陸用又對司機說：「到海傍去！」

司機把車子開往海傍，他應該知道陸用的意思，因爲海面上的一艘船隻，也開設了一個賭檔，一般認爲最安全的。

到海上賭場去必須有一些小艇接駁，但是，萬一警方冚賭，岸邊的哨站就會用無綫電話通知海上賭場的人，一切證據會先沉入大海。所以，賭徒們並不嫌麻煩，許多人都喜歡乘小艇去賭。司機把車子停在海傍，一個出租電船的小亭便是他們的僞裝！

陸用下了車，衆人也隨後而來。

陸用正走向哨站問一個手下：「這裏沒有事吧？」

「沒有。」

就在這時，一艘接駁小艇剛好靠岸，一些人客垂頭喪氣地棄舟登陸，不問可知，這批鳥倦知還的賭徒又是洗袋而回。

一名巡場走進哨站小亭，看見帮主陸用顯得有些意外地怔了一怔。

巡場說：「帮主，怎麼你會知道的？」

「什麼事？」陸用已經意味到有事發生了，「是不是……」

「船上發現計時炸彈！」巡場說：「我本來想上岸向你報告的，想不到你來了！」

陸用呆了一陣。

又是計時炸彈，到底是何方神聖的所爲？

陸用怔怔地問：「現在怎麼樣了？」

「已將它投入海底去！」巡場道，「總管認爲這是較安全的……」

豈料話猶未完，海面下突然「轟隆」一聲，一條水柱冲向半天，足有數丈。

哨站中的人無不吃了一驚。

海面上的船隻當然更加吃驚不小，還好附近未見有船艇出事！

陸用喃喃自語道：「好大的威力！」

巡場也抹了一把汗：「還好那個電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什麼電話？」陸用回頭問道。

「有人通風報訊，否則我們不會查出船上放了計時炸彈。」

「是電話通知你們的？」

「是的，但他沒有說出姓名。」

「奇怪！誰呢？」陸用又是呆了一陣。

龍騰虎躍　湖海翻波

陸用剛率領衆手下準備登車離去之際，另一輛汽車卻停在附近。

那是一輛卡車，不似是警車，但野鹿帮的人已加以戒備。車上跳下幾個人，其中一個是狂龍帮主獨眼龍，他正朝住陸用走過來。

兩帮帮主是互相認識的。

陸用若有所思地說：「希望不是湊巧就好了，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裏？」

獨眼龍笑了笑：「希望老兄不介意，我的車子一直在跟踪你！」

陸用呆了一呆：「你跟踪我？」

「是的，由閣下的總部開始。」

「這是什麼意思？」

「小弟的檔口被人踢盤，可能是貴帮的人做的手脚，但沒有證據。」獨眼龍道。

「你怎會想到我們這邊來？」

「前幾天，貴帮一些人企圖拉走我們兩個女孩子，這事你大概也知道了。」

陸用哼地一聲說：「當然，你的人還毆傷了我二名帮衆！」

「那是他們先惹事，老兄難道不明白江湖上的規矩麼？」

「我當然明白，不過你太過欺人太甚！」

「不見得吧！」獨眼龍冷然一笑，「其實我們之間的界限已分得十分淸楚。」

「是的，這是上屆大會決定的，我們向來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今晚的事又如何解釋？」

「今晚什麼事？」

「我的桌球室被四個飛型青年搗毀了！他們可能是貴帮的人。」

陸用面色一沉：「有證據嗎？」

「找到那四個臭飛時，自會明白。」

「那麼，你先找到他們再說吧！」

陸用說完就想登車而去。

但是，獨眼龍一聲喝住：「慢着。」

這是相當沒有禮貌的，尤其是對方是帮主地位，在衆目睽睽以下，怎可以被人這麼喝令站住？因此，氣氛立時緊張起來。

陸用回頭瞪了獨眼龍一眼：「獨眼龍！你這算是怎樣的？」

「我提醒你，回去好好的教訓那四個小賤種，同時別讓他們露面。否則，給我找到他們時，你可能沒有話說啊！」獨眼龍狠狠地說。

陸用爲了今晚各處賭檔紛紛出事，已經一肚子牢騷，那裏還嚥得下這口氣？

只見他突然「克吐」一聲，朝地上吐了一把涎沫，隨口叫了一聲：「他媽的獨眼龍你實在欺人太甚了！獨眼龍，老子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領！」

兩帮人馬早已劍拔弩張，現在看見情勢發展至此，明知惡鬥難免，於是海傍之上，二帮黑色人物，展開了一場混戰。

海傍哨站用無綫電話向賭船求援，賭船上的打手紛紛乘快艇趕來登岸助陣。

獨眼龍的武功在江湖上是有名的，他的手下有不少是他授以武功的，所以狂龍帮的人數雖少，卻是有備而來，打得生龍活虎，一點也不見得吃虧。

正當雙方殺得難分難解之際，那邊卻傳來陣陣警車聲。

黑帮人物有個不成文的默契，就是每於大混戰之際，不論誰勝誰負，總要不落入警方手

中。現在既然傳出陣陣「嗚嗚」的警車聲，他們雙方便自動罷手，紛紛逃回原來汽車裏去。

轉眼之間，兩幫人已走得一清二光。

其實警方並非接到任何報告是涉及集體毆鬥的，只是不久之前海面上的神秘爆炸發生之後，曾有船家登岸報警。

警方當初也不理會，但另外一些船家也登岸要求警方調查，到了這時候他們才派人來！

但是這時候的海面上，卻是一片黑暗，剛才一聲爆炸之後雖然一度波濤洶湧，不過轉眼之間已歸於平靜，現在更是什麼也看不出。

警方固然不知道海上突然發生爆炸是由於一顆計時炸彈投入海底而引致，就是那些船家也不知道內情，難怪一向迷信的水上人家紛紛報警求查。

無論如何，警方已經在無意中阻止了一場黑社會生死惡鬥。

雖然是暫時性的，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否則，二虎相爭，必有一傷！惡鬥下去的結果會怎麼樣？沒有人知道。

×　　×

陸用悻悻然回到野鹿幫的一處秘密巢穴。

他非常生氣，一連串的意外已經令他忐忑不安，想不到獨眼龍會在這個時候來找他算賬。其實搗毀桌球室的未必就是野鹿幫的人。

陸用打了一個電話。

他要找猛虎堂的趙二虎，他與趙氏兄弟是好友，但大虎已經被人亂槍射殺！

陸用在電話中對二虎說：「大哥的喪事辦妥了嗎？」

「警方還不准領回屍體！」二虎喪氣地說。「看來他們還要查明白這件事！」

「二虎，算了！」陸用安慰他說，「人死不能復生，這些事以後慢慢再去想吧！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幫你！」

「陸先生，謝謝你，你已盡朋友責任！」

「我們是兄弟，我跟大虎是二三十年朋友，我看着你長大！」

「是的。」二虎吶吶地說。

「我們出來宵夜好嗎？」

「宵夜？」二虎忽然又問道：「有什麼事嗎？」

「沒有，只是閒聊，我怕你一個人悶在家裏想得太多了！」

「不！我不想見人！」二虎嘆了一口氣，他不知道陸用是別有用心的，只以為他真的只是為了吃吃宵夜，所以他又說：「我還是不出去了！」

「那麼，我來陪陪你，這個時候，你一定睡不着的，可不是嗎？」

「好吧！」二虎終於感到盛情難卻，「請過來喝杯酒！」

陸用掛上了電話。

師爺是唯一最了解陸用心意的人，他不難想像得到：在這個時候，陸用那裏會有閒心去找人聊天？尤其是像他這種人，更不會好心地去陪一個喪了兄長的黑道行家。

然則，剛才那個電話的目的何在？

師爺於是說道：「老闆想連絡猛虎堂來對付狂龍幫嗎？」

「是的！」陸用直認不諱。

師爺沉吟着！

陸用又說：「獨眼龍實在欺人太甚！」

師爺道：「我担心這樣做不大好！」

「為什麼？」

「一則違反了大會宣言！二則，猛虎堂剛剛死了幫主。」

「他媽的！到了這個時候，還守什麼諾言？難道讓獨眼龍剃眼眉毛嗎？」陸用氣憤憤地說，「老實說吧，我正懷疑各處架步的炸彈，是狂龍幫的人做的！」

「既然如此，我以為應該通知韋伯！」

「召開大會？」

「是的，召開緊急大會。」師爺說，「如果放炸彈在我們賭檔的人是狂龍幫的人，那麼，各幫人馬會幫着我們主持公道的！」

「無論如何，讓我先去見見二虎再說。」

師爺拗不過陸用，於是一行人等，又離開了那個巢穴。

他們出到街上，正擬登車之際，突然之間有一輛汽車風馳電掣地駛過來。

陸用的保鏢非常機警，急忙在警告聲中將他們主人推倒地上，躲在路旁一輛汽車後面。

「砰砰砰！」一連三槍，子彈由頭頂上飛過，射在已經停止營業的一家店鋪的飾櫃上，於是又發出了一連串的玻璃破碎聲。

神秘汽車一陣風似的開走了。

一名保鏢抬頭想看看車牌號碼，可惜來不及了！

陸用等人急忙登車。

「快些追！」陸用急得呱呱叫。

司機明知不可能讓他們達到目的，還是追了過去。因為對方開得太快，而他們的車子還要由路旁慢慢開出來。

路旁的汽車停得密密麻麻的，很難一下子就開走。退後開前已化了不少時間，那裏還可以追得及正在疾馳中的神秘汽車？

追了兩條街，各人耳畔已隱約聽到了警車聲，大概是有人報了警。

陸用想起剛才出門時的情景，猶有餘悸！要不是他的保鏢手急眼快，這時他已是槍下之鬼。那時他乘的不是自己汽車，而是運屍車。

「還用問嗎？當然是他！」陸用憤然說。

「你是指獨眼龍？」師爺道，「難道他真的不顧一切？」

「所以我才說他欺人太甚！」陸用回頭又問一名手下：「看到車牌嗎？」

「看不見！」手下說，「開得太快了。不過，認得那是一輛黑色的舊平治汽車。」

「這也有用，我們就查查狂龍幫是否也有這種牌子的黑色房車吧！」陸用對他的手下說，「如果是他們幹的，嘿！老子就非跟他拚過不可！」

師爺頭腦十分冷靜，他對陸用說：「老闆，我以為你還是聽我勸！」

「你要我怎麼樣？」

「不要去找二虎！」

「你是說……」

「去找韋伯吧！」師爺又說：「這次緊急大會一定要開的！」

陸用沉思着。

他向來對師爺言聽計從，在過去的一段日子裏，師爺事實也為他策劃不少大計，包括了各賭場的營業方針等等。

陸用此刻雖然也較為冷靜下來，但是他仍然堅持着說：「還是先去找找二虎，我說過的事怎可以推翻？回頭再去找韋伯好了。」

韋伯是江湖上的老前輩，目前當地的黑幫能相安無事，韋伯也曾出過不少力。

當地黑幫有過一次大衝突，後來全仗韋伯這位黑道老前輩出面調解，此後才把區份劃分清楚，各有所屬，互不侵犯。

在那次黑幫大會中，各幫各堂的首領均親自列席。任臨時主席的，正是韋伯！

此後韋伯無形中便是黑幫大會的秘書長，各幫各派如果有什麼事，就會先去找那韋伯。

韋伯已經將近七十歲了，但仍然精神奕奕，看上去也不過六十左右。

韋伯有許多門徒，在當地黑社會中，地位崇高，幾乎可以說一句：沒有人不尊敬他的。

一個人如此得人尊敬，當然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起碼就要有他的條件。而韋伯不止徒衆多，過去也顯赫一時。

原來當地有過一個時期，幾乎完全由黑社會統治，當時警方力量薄弱得很，任何難題，若非黑道中人助他們一臂之力，他們就會一籌莫展。

當時韋伯是黑社會中頭目的頭目，警方固然要尊重他，黑道中人更加尊重他。

韋伯為人很重義氣，這正是黑道中的傳統美德。所以任何人有困難，首先會去找韋伯！加上他為人面面俱圓，不容易開罪別人，凡事以別人的利益為大前題，所以朋友們對他更是肅然起敬！

韋伯的朋友之中，有些是軍政界裏面的要員，更有不少大商家。所以講到人面，是十分夠的。

有了這種種原因，再加上了他在黑社會中的地位，以當時警方的力量如此薄弱，試問又有什麼辦法不敬畏他？

近年來韋伯退出了江湖，本來不想過問黑道中的事。但是，他卻不想看見流血的場面，因此不得不負起排除各幫糾紛之責。

還好目前各幫幫主都相當敬重他，有些是他的門生，有些是他看着他們長大的，所以各幫主對這位老人家不能以常理去猜想。

若以常理去猜想，黑社會中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目中無人的。但是韋伯的超然地位，簡直令人為之驚奇不已。

陸用終於帶了他的手下們到了西區——這是猛虎堂的勢力範圍！

趙二虎早已知道陸用會來，所以吩咐出去。因此，當野鹿幫的人進入西區時，他們既不阻難，也不會感到奇怪。

趙二虎心情不佳是必然的事，他大哥——趙大虎被人用手提機槍掃死，陪葬的除了二名幫衆之外，還有一名探目石廣。

連日來他簡直是寢食不安，要不是陸用是另一幫的幫主，他也懶得應酬他。

陸用見了趙二虎之後，照例安慰了幾句。然後問道：「警方有兇手的消息嗎？」

趙二虎也是個粗人，一句「他媽的」，把眼睛一睜：「警方如果有這種本領，天下就太平了！他們只懂得天天纏住我和我的手下左問右問，卻不去找出殺大哥他們的兇手！」

「不會有麻煩吧！二虎。」

「有什麼麻煩？我又沒有犯法，難道他們敢抓我進去麼？」

陸用又問：「你有沒有派人去查查誰這麼兇狠？」

「當然有！」趙二虎咬牙切齒地說：「老子如果查出他是誰，老子一定跟他拚了！」

「會不會是行家？」陸用別有用心，他是故意這麼說的。

「行家？」二虎回過頭來，瞪住陸用問：「難道你有什麼消息？」

「不！我那裏有消息！」陸用苦笑聳肩，「其實說起來我也有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這是什麼意思？」

「今晚我的架步紛紛出事。」

「什麼事？」

「一個被燃燒彈炸毀，另兩個發現計時炸彈。」陸用說。

「誰幹的？」

「天曉得！」

趙二虎呆了半晌。

他忽然又回過頭來問陸用：「難道你以為與我們有關？」

「不！不！你千萬別誤會！」陸用忙說道，「我担心警方可能正在到處找我，所以我一則來看看你，二則避避風頭。」他說到這裏，又深深地嘆了口氣：「較早時，我還兩次遭到別人的偷襲，有命來見你，已經是奇跡！」

「誰？誰要對付你？」趙二虎關心地問。

陸用道：「第一次在海傍，帶人向我挑戰的，是獨眼龍！」

「東區的人？」

「是的，狂龍幫恃住人多勢衆，我差點栽在他的手裏！」陸用又說：「第二次是同樣發生在今晚，就在我來你這裏之前，剛離開架步門口開車疾馳而過，向我開了三槍！還是我的手下機警，及時將我推倒地上避過了，否則，現在恐怕已經不能與你坐在這裏談天了。總之，我已走到絕路了！」

趙二虎道：「別說得那麼灰心，一切事情自有解決辦法！」

「除非老弟答允助我一臂之力，否則，以我這個人平時以和為貴，向來以和氣生財為大前提，實在沒有可能對抗狂龍幫！」

「你說得對了，和氣生財，我們都是同道中人，何必殘殺？」趙二虎苦笑一下，說道：「目前我也被人欺到面門來了，那有資格助你一臂之力。看來我們該分開兩件事處理，你有你去找韋伯談談，希望與狂龍幫和平解決。現在我急於要做的事，就是找出殺死我大哥的兇手！」

陸用其實對趙氏兄弟並不同情，也不關心，他祇不過企圖連絡各幫會，令到狂龍幫孤立而已。現在聽了趙二虎這麼說，心裏難免感到失望！

趙二虎忽然又問：「你說有人企圖向你開槍，記得是那一類槍械？」

「你的意思是指……」

「手槍呢，還是手提機關槍？」

「是手槍！」陸用這時才有點恍然大悟，「你以為是殺你大哥的那一幫嗎？」

「是的，我正要找那班人算賬，如果你有他們的消息，請告訴我！」

「那當然，我也希望你找到他們。」

趙二虎正要說話，電話響了！

出乎意料之外，是黑社會中的元老韋伯打來的！

韋伯說有人要求召開緊急大會，他要趙二虎在凌晨四點到虎鎮去！

趙二虎呆了一呆：「為甚麼這樣着急？」

韋伯道：「有許多事情必須及時解決，否則一場大屠殺即將開始！」

趙二虎也像其他黑道中人一樣，對韋伯非常尊重，但是聽了剛才這番說話之後，他不禁問道：「韋伯，是不是因為獨眼龍與野鹿幫的誤會？」

「那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韋伯在電話中說，「最近以來許多堂口紛紛出事，這一次會議必須趕快召開，否則後果很難想像！」

「好吧！我一定依時到！」

「凌晨四點，舍下。記得嗎？」

「記得了，韋伯。」趙二虎又說：「陸大哥也在這裏，你要找他嗎？」

「當然要通知他，叫他聽電話吧！」韋伯說。

「請你等一等！」趙二虎放下聽筒，把陸用叫來聽電話。

陸用對韋伯說：「本來我正想找你談談，就是為了開會的事。」

「我知道，你不必多說了。」韋伯道，「準時四點，在虎鎮我的家中，讓大家見面談談吧！」

「好的，我一定到！」

電話掛斷了！

陸用想不通，到底是否獨眼龍先發制人，要求召開這緊急集會？

無論如何，祗要韋伯通知一聲，各幫會沒有那一個會拒絕出席的。

陸用剛要告別趙二虎，電話又再響起來！

趙二虎過去接聽，他一邊聽一邊支吾着，面色有點古怪！但是他沒有對陸用提及是誰打來的。

陸用走了！

趙二虎看看腕表，回頭對他的手下說：「小心準備傢伙！我們立即就要去會一個人。」

他的手下不知道他要會的是甚麼人，總之，要準備武器同往，大概總不會是一件簡單的事。

三輛汽車，儎了將近二十個人，浩浩蕩蕩地開往南區去！

途中，趙二虎把形勢告知他的手下：「等一會兒我們可能中了人家的詭計，也可能是眞的有一個人將情報向我提供！」

原來那個電話是一個警方綫人打給趙二虎的。趙二虎自他兄長死後，現在已是一幫之主，自然對這一類特殊人物十分了解。

凡是警方綫人往往都會引起各方面的懷疑，這一類俗稱爲「鬼頭仔」的，由於不時把有關罪惡的情報向警方提供，以博取一份金錢的報酬！所以黑社會中人對他們首先在心理上就有點憎恨！

但是，無可否認的，他們的消息最多！故此趙二虎才會相信了那個電話。

不過，趙二虎的兄長既然被人暗算，他不得不提高警覺，這也是難免的事。

現在趙二虎首先令兩車先行，安排他的手下到目的地佈防，以防不測，然後他才帶了四名心腹手下到一處地盤去！

那處建築地盤位於南區一條僻靜的街道！

趙二虎的手下扮成各式人等，首先在附近一帶埋伏！

趙二虎和他的手下們到了那地盤時，却是靜悄悄的，鬼影也不見一個！

地盤是暫時停了工的！

這是一個投機世界，當股票蓬勃時，建築公司大量拆舊建新。但是年來股票陷入低潮，不少地盤就這樣空置着！

趙二虎的先頭部隊向他報告說：「我們查看過了，附近並沒有人埋伏，這裏甚至連看更人也沒有。大概他還未到吧！」

趙二虎看看腕表，喃喃自語般道：「如果他敢騙我，我要剝了他的皮！」

準備提供情報的人，當然是趙二虎以前認識，否則他才不會這麼輕易就相信下來。那個充警方綫人的人叫陳立康，綽號「鬼頭立」。

鬼頭立在電話中對趙二虎說，他有一份十分珍貴的情報，正準備向警探提供。但是由於他知道趙二虎四下裏懸出暗紅收購這一類消息，所以他才會打電話給趙二虎。

趙二虎懸出的暗紅是五萬大元，收購一切有關殺他大哥趙大虎的消息！

五萬元的確是一個吸引的數字，難怪鬼頭立會「優先」向趙二虎提供！但是，約好的時間已經過了十分鐘，還不見鬼頭立到這兒來！

鬼頭立在電話中一再強調必須準時，而且要現鈔五萬大元，更強調消息絕對準確，否則日後可以「原銀奉還」！

正因爲他說得如此眞實，趙二虎才會更加相信，更加重視！

將近十二時了，比約好的時間已經過了三十分鐘。

趙二虎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示意各人撤退！

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有個人影匆匆忙忙地在街口那邊衝了過來！

趙二虎吃了一驚！因爲他已經認得出，那是他的一名手下小柯！

小柯匆匆跑過來向趙二虎說：「不好了！他……他被人刺傷，倒在那邊路旁！」

雖然所有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到是鬼頭立，但趙二虎仍然問道：「你說誰被人刺傷？」

「阿立——鬼頭立。」小柯說話時氣急敗壞，顯得非常緊張。

趙二虎幾乎不等他說完，便攢進汽車裏去！他急得忙叫司機開車到街口那邊去！

乘車當然比行路快，趙二虎轉眼已到了街口那邊！

趙二虎佈置在此的手下除了小柯之外，還有其他二名打手！這時他們看見趙二虎來了，知道一定是接到小柯的通知，於是指指那邊！

趙二虎帶住手下衝到路傍，祗見一個人倒在血泊中，正奄奄一息！

一名手下在旁向趙二虎交代說：「我們由那邊巡過來，本來是担心有人埋伏在這一帶，想不到却發現了他，用電筒一照，才知道是阿立這傢伙！」

趙二虎蹲了下去，隱約可以聽到鬼頭立在喃喃自語地說話。

趙二虎用電筒照射了他一遍，祗見他遍體鱗傷，看情形已是命不久矣！因此他把握時間問道：「阿立，是我，我是趙二虎，你認得我嗎？我在地盤等了你很久，想不到你在這裏遇襲，快些告訴我，你有甚麼消息？說吧！讓我爲你報仇！」

鬼頭立氣若游絲，低聲一字一字的吐了出來：「十……八……羅……漢……」

「十八羅漢？」趙二虎怔了一怔，「這是甚麼意思？阿立，你再說一次吧！」

「他……他們……殺了……你大哥……和我……」鬼頭立掙了最後一口氣，但終於再無法再支持下去！他死了！

趙二虎呆在一旁！

小柯等人也來了。趙二虎問小柯：「附近有甚麼可疑人物嗎？」

「沒有。」小柯說，「看來他已經受傷了很長的時間，你瞧！地上的血，流到了坑渠去了！二哥，依我看，我們還是快些走吧！否則，萬一有警方人員經過，他們一定以爲我們是殺人兇手！」

趙二虎覺得也是道理，於是率領手下急急忙忙離開了現場！

× ×

凌晨四點！

虎鎮外面停了數十輛大大小小的汽車，分別屬於黑社會中各幫會的。

有名貴的勞斯萊斯，也有坐數十人的大旅遊巴士。

每一個幫會的人，都帶了多名打手而來，好像担心有人暗算他們的首領一樣！

但是，進入一幢古老大屋的，祗有十個人，他們分別屬於當地五大幫會——東區的狂龍幫、西區的猛虎堂、南區的天王幫、北區的野鹿幫以及中區的山羊幫等。

當地黑社會每一次開這種「高峯會議」，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例，就是每幫幫主之外，祗帶一名心腹保鏢進入會場。

以往每一次開會，各幫首領祗帶數名心腹前來，除了一名跟入會場之外，其他人均須留在外面，不會全數進入內面。

但是，今晚顯得有些例外，而且場面似乎也顯得相當緊張。

有些帶了過百名打手前來，簡直像是參加集體毆鬥一樣！

會場的地點，也就是黑社會元老派的韋伯的住所。這班人過去已不祗一次地在這裏聚會過，主持會議的都是韋伯！

最重要的一次黑色世界會議，是把全市劃分成五大區。由於要劃地區界綫，足足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才能獲得各幫會的同意！

他們毋須簽字，也沒有甚麼所謂「宣言」，所謂「條約」！

總之他們都本着洪門的精神——守諾言、重信義！說過的事，一定認賬，決不反悔！惟一可以見得到的，祗有一幅市區地圖。

這地圖是最後決定界綫的，劃分得一清二楚，五幫幫主同意將它保存在韋伯手中。然後每幫人將自己的界限記起來！

那一次富有紀念性的會議，令到紛爭頻頻的黑社會世界開始安定了一個時期。想不到若干年後的今日，似乎又故態復萌！

最近以來，各幫會之間，爾虞我詐，屬下的青年人常常爲小事而生爭執，彼此間似乎有了積怨一樣，動輒就開片——集體毆鬥！

最混亂的時期，也就是警方最忙碌的時期，幾乎一天之內要出動數次之多。也正因爲警方覺得黑社會爲患太大，於是決心把這輩趕盡殺絕！

但是，這是一個法治社會，甚麼都講法律，別說無賍無證，即使有事實存在，祗要有法律罅可走，警方也徒呼荷荷！

不過正所謂官字兩個口，警方既然有此存心，自然令到黑色世界裏陣脚大亂。當時的黑社會中人爲了讓警方知道他們的潛力厲害，每一個月做一件大案，令到警探們不能不請教他們！

所謂大案，當然不是一般犯罪案件，而是令人驚奇而又轟動的，例如領事館中有大批名貴珠寶失竊，這會引起外交問題，警方想讓它永遠變成懸案也不可能！於是唯有找綫人！

無奈所有綫人都是三教九流中的人，他們早已受到告誡，不得向警方提供消息，否則會死無葬身之地。因此，警方的破案率，登時又陷於低潮！

有經驗的警探都了解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因此唯有默認黑社會的存在，祗要他們不攪事，實行「隻眼開，隻眼閉」政策！

試過持續了一年，每一個月必有一宗大案，而且十分有秩序地，輪流在各區份之內發生。有些案件還涉及人命，令到警方爲之疲於奔命！

後來還是由黑社會元老韋伯出面，與當時警方一名高級官員晤談，提出一連串似是而非的問題：例如韋伯對警官說，如果趕絕黑社會，他們將被迫出外刼據，因爲他們這輩本來就是不學無術之流，有些更有案底，一般僱主都不請有案底的人工作。

警方高層負責人當時也考慮過，覺得韋伯言之成理，一個人總要生活的，當被趕到走投無路時，就祗有冒險爲非作歹！



鬼頭立斷續地告訴趙二虎殺死趙大虎的是十八羅漢。

以其明搶明刼，不如就隻眼開隻眼閉，讓他們分開地區悄悄覓食！只要他們不出來擾亂治安，他們開賭、包娼，甚至販毒，只要不太過份猖獗，警方也決定容忍！

如此一來，果然之間，市面安靜了一個時期。

另一方面，韋伯就着手召集各幫各派的堂口，到他家中商談分區管轄制度，希望他們能約束屬下幫衆，與警方和平共處！

那一次會談，也就是當地黑社會中的歷史性會議！此後他們幾乎每一個月都集中在韋伯家中，見面一次。而韋伯的地位也相等於秘書之流。同時各幫幫主又同意，凡有意外事件發生，只要有一幫幫主提出要求，便由韋伯召集緊急會議！

現在五大幫的幫主都到齊了，局勢顯得內弛外張！因爲外面的幫衆都在戒備中，這可能是他們幫主的主意，否則又何必帶來了這許多人？

但是，五大幫主在韋伯面前，却顯得頗爲輕鬆，甚至五個保鏢也在開會前，有講有笑！

韋伯終於把五位幫主請到會議桌來，宣佈開會理由了！

原來要求召集會議的，竟然不是狂龍幫的獨眼龍——陸用會懷疑他先發制人，實行「惡人先告狀」！但是，要求韋伯召開緊急會議的，竟會是南區天王幫幫主藍天霸！

顧名思義，天王幫是實力相當，自視甚高的一個大幫會。藍天霸也是五個幫主之中最精明能幹的一個，他不但武功高強，爲人也十分機靈！

天王幫最強盛時期，幫衆多達六七萬人，可見勢力雄厚！

藍天霸所統轄的南區，也是五個區份之中

，最廣濶的一區。

由於藍天霸武功一流，所以他的門人大部份是他的徒衆，即使不是直接，也是間接的，例如徒弟所教出來的徒弟！

藍天霸的父親就是「天王拳」的始創人，天王幫之取名，也自然與此有關。

也許就是因爲尙武精神的關係，南區的武館也多如牛毛！

不過，藍天霸對於徒衆的管教也很嚴，不許他們出去鬧事！

天王幫既是黑社會一個組織，他們的收入當然也是不合法的。同時亦正如其他幫會一樣，依靠包娼、開賭、販毒等等非法勾當，作爲主要入息。單是南區的字花廠，便超過十間！

由於入息豐厚，人多勢衆，所以一般人都羨慕天王幫，認爲他們是最安定的一個幫會。事實上歷年以來，最少出事的，也是天王幫！

但是，想不到今天晚上的會議竟然會是藍天霸提出要召開的！難怪其他四個幫主都感到有些意外的驚奇了！

藍天霸首先十分圓滑地，說出了他此次要召集緊急會議的理由。

他是個十分機靈的人，說話自然也非常之有分寸。他告訴大家，最近南區發生了許多莫名其妙的事，例如音樂廳神秘失火，刼殺案層出不窮，以及字花廠被爆炸等等，無一不是令到他們震驚，警方頭痛的大案！

但是，奇就奇在一切案件都做得十分乾凈，不但警方找不到綫索，就是天王幫幫衆這麼多，竟然也在事後無法查出端倪！

一直等到今晚，一件奇事發生了！

據說：有個青年人到南區一間音樂廳光顧，召了一位小姐陪坐談心。

音樂廳是昔日小舞廳的變相色情場所，裏面是一間一間的小房間，又黑又細，只播放一些殘舊唱片，藉以掩蓋了那些板間房內傳出的男女嬉笑聲！

那靑年人在黑暗中固然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是那個女郎也看不清楚他的樣貌。這也難怪，房間內的小紅燈已經够暗，有些客人也往往把它關掉，然後在黑暗中摸索！

在這種音樂廳做的女郎，絕大部份受到黑社會的控制，她們早已把自己當作機器一樣，那裏還會有精神留意到客人的一切？

等到那人走了，她才發覺客人遺下一個鷄皮紙製成的大信封，裏面儎着一些東西！她追出去，想還給人客，但那靑年人說，那不是他的！

女郎沒有辦法，只好將那包東西交到櫃面去！

領班的以爲只是一些普通物件，拆開一看，却嚇了一跳！

原來信封之內儎着的，是一盒錄音聲帶。本來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爲他們音樂廳也常常用這種東西播出音樂。

令到他們大吃一驚的，就是盒子上的一些字跡：——

「小心！爆炸！」

下面用較小的字體寫上：「送給天王幫幫主藍天霸，閒人切勿亂開，否則死而無怨！」

音樂廳的人這時當然不敢亂動，因爲他們不是軍火專家。

主管的只好打電話向藍天霸報告！

藍天霸聞訊立即派人到音樂廳將那盒聲帶携回他總部研究！結果發覺那些字跡只是一種恫嚇，根本沒有炸藥或者爆炸裝置在內！

那麼，這是甚麼意思？作用何在？任何人也會在這種情形底下想到，一定是聲帶中的錄音可能就是關鍵之所在！

藍天霸用錄音機將聲帶播放了一次之後，果然不出所料，裏面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他直呼藍天霸的名字，同時提出了一連串的警告！

那人指責天王幫爲非作歹，同時又直認連日以來發生在南區的事，都是他們做的，目的是要向天王幫施下馬威！

那人的口氣很大，聽得藍天霸爲之生氣不已。但是，回想一下連日來所發生的怪事，却又極之脗合，因此不得不相信此人大有來頭，絕非志在恫嚇而已！而是有計劃的行動！

藍天霸現在就在各幫幫主和韋伯面前，將聲帶再放一次！

那口氣大得有如吃了洋葱頭一樣的男子說道：「藍天霸，你小心點聽着！天王幫在南區作惡多端，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是，由現在起，南區要易主了，爲了避免正面衝突，我們先讓你們知道一些事實，那就是我們的力量。已出現的事實包括了：爆炸字花廠、焚燒音樂廳以及讓你們的外圍狗馬公司，往往在賽事當日電話突然全部失靈，讓你們的外圍公司無生意可做……等等，都是我們做的，相信吃過了苦頭的你們，大概不會再懷疑這是假的吧？」

聲帶播到這裏，室內鴉雀無聲，四個幫主七目交投——因爲狂龍幫主的幫獨眼龍只有一隻眼睛，所以四個人只有七隻眼！

藍天霸目的只想各人先了解一點來龍去脈。而韋伯則在較早時聽過了這聲帶，否則他也不會認爲事態嚴重，召開了這一次緊急會議！所以他們二人反而不會表露出驚異之色！

聲帶中的聲音又說道：「現在說話要轉入正題了，你們一定會問：到底是何方神聖如此斗胆？讓我代表我們的弟兄在此說個明白，我們是個新組織，主要成員總共十八個人，所以我們又稱十八羅漢……」

「十八羅漢？」趙二虎心裏怦然吃了一驚，因爲鬼頭立死前曾提及這名堂！

聲帶中的男子又說：「不過我們的人多到你們難以置信，所以我誠懇地忠告你們，切勿存輕敵之心，否則你們會大大吃虧。現在我勸你們快快離開此地，否則你們的人必然會死得不明不白！說話講完了，三日之內，如果你們還留在南區爲非作歹，別怪我們手段殘酷，勿謂言之不先！」

以後就是一陣陣「沙沙」作响的餘音，沒有錄進甚麼。也就是說，聲帶只有這麼多的話！但即使如此，也足以令到在座的人爲之震驚不已！

五大幫會是當地最有勢力的黑色組織，雖然當地三山五嶽人馬之多，達到令人難以置信境地，堂口的名稱也多到令人無法記憶。但是，無論用的是甚麼名堂，歸根究底也是屬於這五大幫會統轄的！

因此，在座的「五巨頭」，也就是代表了當地全體黑勢力。他們連結在一起的力量自然也可以想像得到，想不到現在竟然會有人敢在老虎頭上捫虱！難怪他們都呆了一陣！

韋伯開始說話了。

他對五位幫主說：「最近我接到不少投訴，都是懷疑別幫越界覓食的，但現在大家聽了這卷聲帶，相信總也可以明白了吧？」

五位幫主默默無言。事實上在未到虎鎭之前，他們每個人的內心的確充滿了疑慮，否則也不會每個人都帶了這許多打手來！

不過這也難怪的，最近以來，各區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多得很，每一宗都好像是另一個區份的同道中人幹的！不過既無證據，自然不能大興問罪之師！

這一次緊急會議總算是開得合時，最低限度可以讓五大幫會的首領面對面的坐下來談談！否則這樣子發展下去，只怕大家都在心裏猜測是對方存心搗蛋，到頭來可能引發一場大混

戰亦未可料。

韋伯又說：「我們現在既然知道有新的組織興起，過去的一切誤會自應冰釋，我想問問各位，有誰聽過十八羅漢這名堂嗎？」

趙二虎道：「我聽過！」

在座的人呆了一呆，視綫紛紛集中到他的身上來。

趙二虎一直未有對各人說出數小時前的情形，難怪大家都爲了這一句話而大感驚奇！

他對在座的人說：「有個警方的綫人對我說，有一些關於我大哥被殺的消息，但是當我找到他時，他已被人殺死了。」

韋伯問道：「這與十八羅漢，又有什麼關係？」

「因爲他死前曾說，他和我大哥同是被十八羅漢殺害的！」趙二虎說道：「我一直不知道十八羅漢何所指，但聽了剛才那卷聲帶之後，更笨我也明白他們是一幫人。」

山羊幫幫主楊雄一直想說話，但他沒有機會，因爲總是別人先說了。

狂龍幫幫主獨眼龍插咀道：「有人見過這什麼十八羅漢嗎？」

「我可能見過！」楊雄終於說了：「不過不是親眼見，是影片中見過！」

在座的人不約而同地問：「他是明星？」

「不！不是明星主演的影片，是在下偷攝的記錄影片。」楊雄說。

最關心這件事的，當然是趙二虎，因爲他急於要爲他大哥找出被殺的眞兇和答案，因此他爭先問道：「到底是什麼影片？」

「我珠寶行被刼，我隱藏起來的自動攝影機偷拍了當時的過程，其中一個年靑人的身份給我查出了，他叫史泰……」

豈料楊雄話未講得完，獨眼龍却急不及待地說：「是不是一個十八歲的新潮靑年？」

「是的，你怎麼知？」楊雄回過頭來問。

「別問我，先瞧瞧他的照片再說吧！」獨眼龍果然從口袋裏摸出一張照片來！

楊雄接過照片，只瞥了一眼，立即就說：「對了，就是他啊！」

在座的人無不驚奇！

韋伯首先問道：「阿龍，你怎會有他的照片？」

「我一間賭檔被刼，這小子有份參加。」獨眼龍又說：「前些日子有個跛子拿了這照片到紅燈區找人，據說史泰是他朋友的兒子，他失踪幾天了，一直未見返家。賭檔的人肯定就是他！」

楊雄說道：「你所講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就是那個跛子了！」

「呂偉良？」韋伯怔了一怔！「他怎麼會捲入這漩渦呢？」

楊雄道：「我剛才說過了，史泰是他朋友的兒子，目前我已把史氏夫婦收藏起來，作爲人質，要脅呂偉良代我把史泰找回來！」

「他刼了多少珠寶？」座上有人問。

楊雄道：「三百萬，但只有十份之一買了保險，所以無論如何，我也不會放過他！」

「又是私貨嗎？」獨眼龍笑了笑！「我沒有那麼大的損失，只損失了十多萬元鈔票，我覺得給人剃了眼眉，而且照這情形推測，桌球室發生的事情，也是那班傢伙做的。然則，我要向陸老兄道歉了！」

野鹿幫幫主陸用眞想不到獨眼龍肯在衆人面前表現得這麼大方！

陸用道：「事實上我屬下的賭場也紛紛出事，被人爆炸和放計時炸彈，我正要查明白這件事！」

「看來他們是爆炸專家。」獨眼龍說，「桌球室的爆炸，事後經警方軍火專家證明，是有人將一些充滿烈性炸藥的僞裝桌球混在其中，只要用力一碰，就會發生爆炸！」

「我們一處後巷賭檔是給燃燒彈破壞的！」陸用說道，「此外幾處賭檔不約而同，都發現了計時炸彈，這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這麼看來，他們倒大有來頭！」趙二虎道，「既有手提機槍，又有炸藥炸彈，嘿！」

在座的人都知道，趙大虎是給手提機槍射殺的。因此韋伯說道，「你把一連串不幸的事件，都歸咎於十八羅漢嗎？」

「這不是憑空想像，而是大有可能！」趙二虎說，「可惜鬼頭立死了，否則，我們可能知得更多！」

「老二言之有此！」楊雄說道：「如果史泰與十八羅漢有關，這些事情倒還有點綫索可尋，否則，以後的情形很難想像！」

「你把史泰的父母收藏在什麼地方？」趙二虎問。

「在一個秘密地方！」楊雄說：「如果各位認爲須要我可把他交出來！但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趙二虎問。

「不能把他們虐待或者殺死，即使證明史泰就是十八羅漢之一。」楊雄道，「因爲我答允過呂偉良，不能虐待他們，他才會爲我去找史泰回來！」

五大幫會目前的幫主之中，最年輕的還是趙二虎，他大哥死後自然而然成爲「猛虎幫」幫主。他只有三十八歲，四十未到。但其餘四名黑頭頭最少也四十多歲，甚至楊雄已年過半百。因此，他們往往叫趙二虎爲「老二」。

事實上趙二虎對江湖上的事情固然不及他大哥清楚，在其他方面了解也不深！難怪他現在就對楊雄說：「也是你才這麼笨，去相信一個跛子，萬一他報警，問你如何是好？」

楊雄還未答話，韋伯已經代他答了！

韋伯笑道：「老二，你完全不了解呂偉良的爲人，他是江湖上的奇人，他不會依賴警方的。大概楊老弟要脅他的時候，一定佔盡了上風，否則他不輕易屈服！」

楊雄道：「我們用綁架方式，把史氏夫婦自家中綁走，當時呂偉良剛好在着！」

「我勸你盡可能避免開罪他！」韋伯說道，「這個人雖然不喜歡處處依賴警方，但是他有個徒弟阿生是國際特警，還有個女朋友林愛莉，也是江湖上响噹噹的迷你女賊！」

「我知道。」楊雄說，「但我已告訴過他，我的損失太大，親友們相信我，然後才與我合伙，現在損失這麼大批珠寶，叫我如何交代？我也答應過他，只要他不報警，保證不傷害史氏夫婦。」

韋伯道：「據我所知，以呂偉良的爲人，他未必會報警，但却可能設法先把史氏夫婦救出去。除非你用槍，否則我担心你的手下十個八個未必是他的對手！」

趙二虎有點不相信地怔了一怔：「一個跛子果眞如此厲害？」

「我說得一點也不誇張！」韋伯說，「他只有三十多歲，年紀與你相差不出三兩年，老二，說起來不怕開罪你，他雖只有一條腿，但高過你許多，無論在名氣或者武功方面——」

陸用也說：「是的，老江湖對這跛子最熟悉，他不怕强權，不怕官威，但却又不是我們這種人。總之，他有他的一套！」

趙二虎道：「別把話題扯歪了，目前我們應該採什麼步驟對付十八羅漢的威脅？」

獨眼龍道：「是的，這才是最重要的，看事情的發展，十八羅漢可能是一個新組織，一股新勢力，要逐步向我們滲透——腐蝕！」

「是的，他們的最終目的一定是接替我們目前的地位！」陸用說道：「否則又何必用到

這種恐怖手段？看來現在就是我們採取反擊的時候了！」

藍天霸十分生氣地說：「如果讓這輩乳臭未乾的小子把我們趕絕，在座各位也該早日收山了！」

楊雄也說：「是的，我以爲應該從史泰開始，看來我們要認眞地團結一致了！」

韋伯說道：「我早主張你們團結一致，不該爾虞我詐，否則你們就只有自討苦吃！」

陸用說道：「由現在起，我主張我們之間加強連絡，任何人有消息，就請立即通知其餘四人！」

趙二虎道：「這是十分重要的，我絕對同意！」

「我也沒有意見。」獨眼龍說。

楊雄道：「我贊放！」

「我以爲不論有沒有消息，每天不妨通一次電話。這對大家都有好處！」藍天霸道。

韋伯總結說：「天霸言之有理，每天通一次電話，一則可以減少彼此間的誤會。二則也可以知道事態的進展如何！」

結果各人同意每天最少互通電話一次，同時任何一幫有事，其他四幫必須加強援手！

會議直至天色將亮才結束！

五幫人馬，分別開車返回市區時，已經天色大白了。

趙二虎與四名心腹手下所乘坐的汽車剛停在一處交通燈之前！突然有另一輛車子也停在旁邊，但是這車子絕非猛虎堂的。

猛虎堂人馬所乘坐的車子就在後面，他們也看見了可疑汽車的車門已經開啓！同時跳下幾名大漢！於是猛虎堂的人紛紛下車衝過來！

但是，可疑汽車上面跳出的人動作比他們更快！二名大漢一個轉身，已拔槍在手，指喝着他們：「不准動！站住！」

趙二虎坐在汽車裏也看得清楚，他雖然已採取戒備行動，但是一名大漢握槍指住他的腦門，當時他正坐近車窗！

「下車吧！趙二虎，你被捕了！」一名大漢說。

另一名大漢把一本證件出示：「我們是警探，請下車！」

後面的汽車擺了長龍，轉了綠燈，各車仍然無法可以開動！

趙二虎担心會上當，說道：「你們是眞的警探？」

「難道還有假的？」一名大漢已掏出了手鐐，拉開車門，將趙二虎雙手扣上！

趙二虎雖在手槍指嚇下，仍然心有不甘，問道：「我犯了什麼罪？」

「非法集會，當街殺了警方的綫人，够了嗎？」大漢說着，已半推半擁的，將趙二虎搜身，然後推他到他們的汽車上面去！

二名押住陣脚的大漢也對後面企圖採取行動的猛虎堂人馬說：「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們可以回去了！誰敢輕舉妄動，我們奉命格殺勿論！」

由於對方有槍，同時行動來得既突然迅速，所以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尤其是在紅燈之前，簡直就令猛虎堂人馬爲之措手不及——。

那輛神秘汽車一溜烟地開走——。

猛虎堂人馬的汽車想追踪他們，但是終於由於街上車多人擠，無法成功！他們無可奈何，唯有回去通知師爺，請律師到警局去把趙二虎保釋出來！

但是，趙二虎萬一不是給警探抓去，那就麻煩了。因此，他們立即以電話分頭通知其他四幫幫主，以及韋伯等人！

雖然有些幫主還未返抵家中，但是他們還是用電話通知了他們的人！

新潮黑幫　神出鬼沒

楊雄正擬踏入家門，突然閃出數名大漢，將他包圍起來！

楊雄的手欲待制止，已有人用槍指住他們，喝道：「誰敢動手，老子就先殺誰！」

楊雄有二名保鏢懷槍在身，但由於事前全無防備，對方來得突然，二支手槍均被繳去！

「你們是什麼人？」楊雄問。

「警探！」一名大漢把證件揚一揚！

「我犯了什麼罪？」楊雄又問。

大漢答：「別裝蒜了！你心裏應該明白的，楊雄，進去吧！」

楊雄一邊入屋，原來屋內已由另一班人接收，楊雄的手下均作階下之囚！

楊雄心裏暗叫不妙！

他說：「你們想怎樣？」

一名大漢道：「把史可畏放出來吧，否則你的罪名更大——」

「我不知你說什麼！」楊雄道。

「看來你要吃點苦頭才肯講眞話了。」那大漢把一些東西由口袋裏摸了出來！

那是一個四指連環扣，外面是一層皮，裏面是金屬製成的。黑社會中人用以打架的東西，楊雄當然不會感到陌生。

大漢把它套入右手四隻手指之內，可以看得見的部位隱約起了菱角，那正是用以攻擊人身體的主要部位。一般來說，黑社會中人所用的，沒有像眼前這個一樣裏薄皮。

據說，用薄皮包上一層，可以令被攻擊者不致傷痕纍纍，而是傷在內臟。這當然是相當險毒的。

楊雄道：「你們既然是警務人員，怎麼可以隨便打人？」

那大漢冷冷地說：「將來在法庭上，你可以對法官說我們打你！」

另一名大漢笑道：「但我們也會辯說你先動手打我們，所以控罪中，必有一條是阻差辦公！」

戴上四指連環扣的大漢說：「除非你合作，乖乖的說出史氏夫婦所在！」

話猶未完，屋內又走出數人，他們都有槍在手，看來非常威風！

楊雄又看見花園外面站了一些槍手，他們用的是手提機槍，今天他自問太大意了。大概是由於開了一晚通宵會議，精神困倦所致，而他的保鏢也給他帶到虎鎭去，以致家中形成眞空狀態。

由裏面出來的人說：「找不到地牢暗格，只有一個藏在牆脚的隱藏保險箱！」

戴連環扣的說道：「你再不把史氏夫婦說出，我可以在這裏活活將你打死！」

楊雄在這一刹那間，想起兩件事：——

第一件是呂偉良的信義問題。江湖上的人都曉得鐵枴俠盜生平最守諾言，這個時候他是否已向警方告發他？

第二，就是手提機關槍。他記得了數小時前的會議，趙二虎一再提及他大哥是被人用手提機槍亂槍掃射致死的。

眼前出現在花園中的人，也持着手提機槍，嚴陣以待！

楊雄越想越不對勁！假如呂偉良不守信義，向警方報告，眼前這班人該是警探，否則，他們的身份就大成問題了。

楊雄正在胡思亂想，突然腹部被人重重地擊了一拳！痛得他彎下腰來！那是金屬指環加上拳頭衝力的結果，裏面隱隱作痛！

楊雄的手下們都無能爲力，因爲他們已被制服！

「要找律師嗎？」打他的人笑道，「你再不說出史氏夫婦所在，相信你的律師也不能挽救你！」

「你們到底是誰？」楊雄吶吶地問。

「剛才還是警探。」那人笑了笑，「但現在是拳頭！」

說着他又要動手！

楊雄是五大幫幫主中最大年紀的一個，看見這情形，知道對方來勢太兇，若不再說出史氏夫婦所在，相信必被打死！

因此他只好急忙地說：「別再打了，我說了！」

「在什麼地方？」

「在我的郊區別墅！」

「帶我們去！」

戴上四指連環扣的人用手推了他一把，數名槍手押着楊雄出去！

各人登上了一輛車子，在楊雄的指示下開往郊區，其他人未見跟來，楊雄担心他們留在家中別有所圖！

在五大幫會之中，最富有的應該是山羊幫，因爲楊雄的集團是做珠寶走私生意的。因此，楊雄表面是個正當商人，在郊區有別墅，在海上也有遊艇！

但是，正如「山羊」這名字一樣，他們不够煞氣，也缺乏了黑社會的形格！要不是知道來龍去脈的人，甚至不敢相信楊雄是黑幫幫主的——

車子開到郊區，駛入一條相當僻靜小路！

這一帶林蔭處處，似乎找不到屋宇！

楊雄身旁的大漢說：「你到底帶我們到那裏去？別耍花樣啊！」

「我的別墅就在前面！」楊雄說道：「我的性命在你們手中，怎敢耍花樣？不過，我想你告訴我，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傻瓜，當然不會是警方的人！」那大漢笑道，「我們是十八羅漢！」

「十八羅漢？」楊雄打了一個冷顫！

老實說，這個時候，他倒希望對方是警探，起碼警探就不會殺他！

「十八羅漢」，這正是令到五大黑幫非常煩惱的一個組織。

楊雄冷靜一下，問道：「你們怎麼知道我把史氏夫婦收起來？」

「查出來的！」那大漢瞪了他一眼：「你以爲只有警探才有辦法嗎？」

楊雄又問：「閣下姓貴？」

「迦諾！」

「姓迦名諾？」

「不！這是我們十八羅漢的代號，全名是：迦諾迦伐蹉尊者。」

「這名字我頭一次聽到。」

「這是十八羅漢之一，你讀書太少，我不會怪你！」

「看來我失去珠寶，大概也是你們……」

迦諾不待他說完，就說道：「是的，該感謝閣下的支持！」

楊雄有點啼笑皆非，怔怔地說：「支持？是你們向我的珠寶行打刼啊！」

「要不是你們防範不够周到，我們又怎會得手？」迦諾笑了笑，「算了，反正是走私貨，你老兄也賺够了，何必這麼緊張？」

楊雄到底也是一幫之主，他看見大局已定，相信只要滿足對方的要求，也不會再有麻煩，因此趁機探探對方的口供。

他問道：「十八羅漢到底是什麼組織？」

「一股新勢力！」迦諾自負地說，「我們要接收全市的非法生意，包括閣下的珠寶走私生意在內。這答覆滿意嗎？」

「換句話說，你們是黑吃黑？」

「不！只是像秦始皇一樣，併吞六國，把全市統一而已！」

楊雄心裏道：好大的口氣！

車子停了下來，前面是一間十分闊大的別墅，牆上有一塊黑漆金字的牌子，彫着：「楊氏別墅」！

各人下了車。裏面靜悄悄的！

迦諾担心裏面有埋伏，示意二名槍手首先採取行動，撲近門前！

二名槍手推門而入，門沒有鎖上！

楊雄看見這情形，呆了一呆！他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爲什麼門沒有上栓？

這是很少人知道的地方，他派了二名手下和一個女傭，把史氏夫婦軟禁在這裏，目的是等候呂偉良的消息。但現在裏面何故這麼靜？

一輛陳舊的小房車仍然停在屋前，那是楊雄手下用以代步的！由此推測，楊雄的手下們應該還留在屋內才對。

各人一湧而入，屋內沒有人！

楊雄固然吃了一驚，就是迦諾等人也大大地吃了一驚，他無法預料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名槍手衝入一間房內，立即發現有些人倒在床上和地上！

他高聲叫了過來！於是迦諾率衆走過去！

楊雄一直被押解着，他自然要走進房內。房內有三個人，那是二男一女，分別歪歪斜斜的，倒在地上和床上！

「這是怎麼一回事？」迦諾問楊雄。

楊雄道：「我怎麼知道？」

迦諾又問：「他們是誰？」

「都是我的人！」楊雄怔怔地說，「看來有人來過了。」

二名大漢把二男一女扶起，探了一下他們的脈搏，幸好只是昏倒！

迦諾吩咐他們用藥油把三人救醒！

一名女傭吃驚地睜大了雙眼，當她看見各人時，更是吃驚不小！

楊雄問：「阿芬，誰來過了？」

阿芬就是那個女工人。

阿芬道：「我也不知道！」

「你們怎麼會這樣的？」迦諾問。

阿芬糊糊塗塗的搖搖頭！

楊雄有點生氣，他喝問另外二名男子，他們正捧頭坐於床前！

阿芬在痛苦回憶中，怔怔地說：「我們可能是……是被人用悶香焗暈的，否則怎麼會這樣？」

楊雄一名手下道：「我們本來並非在這間房內，我記起了，我們正在客廳中，突然有人從後面把我擊暈。我想，我就是在暈倒之後被人抬入這裏來的！」

另一名手下則回憶着說：「我當時正在外面，突然聽到樹林中有些聲音，回頭一看時，似乎見到一個人，但還看不清楚，已經被人重重地在後腦擊了一下！以後的事我不知道！」

阿芬道：「我記得當時剛想起床……嗯，對了，忽然有些東西掩住我咀吧和鼻子！此後我便再倒下床去睡着了！」

楊雄聽了三人的解釋之後說：「會不會是你們的人來過了？」

迦諾說道：「不可能的！我們做事向來有計劃！如果有人派到這裏來，又何必我們在府上守候你老兄回來？」

「看來你們有了對手！」楊雄說，「否則，這種事怎會發生？」

迦諾冷然一笑！道：「我們是這世界的新主宰，任何對手我們也不會放在眼內！」

其他人在屋內各處搜索，毫無結果！

一些人到戶外去，但回來時也表示毫無發現！

楊雄和迦諾均感迷惑不已？

迦諾令手下將各人押解登車，他和一名手下則帶了楊雄坐到那輛小房車去，那小房車原是屬於楊雄的，現在則由迦諾的人開走。

迦諾用手槍指住楊雄的腰間，警告地說：「你如果反抗，首先會死在這裏！」

楊雄苦笑道：「我不會反抗的，但是，我不明白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目的早已告訴了你，只想找史氏夫婦。」迦諾說道，「萬一找不到他，只怕你也吃不消！」

「這與我無關？」

「如果不是你，史氏夫婦現在會安然坐在家中。」

「你們爲什麼這樣重視史可畏夫婦？」

「因爲他們是我朋友的父母。」

「你說的可是史泰？」

「是的。你早該想到了。」

「史泰也是十八羅漢之一？」

迦諾點點頭！

楊雄又問：「你們除了刼我的珠寶之外，還對付其他幫會嗎？」

「我老早說過了，我們是來接收的！」

「你們只有十八個人，那有這種力量？」

迦諾瞥了他一眼：「誰說我們只有十八個人？」

「十八羅漢不是十八個人嗎？」

「他媽的！萬八人差不多了！」迦諾說，「十八羅漢只是我們的總名稱！最初這組織是由我們十八個人發起的，所以稱十八羅漢。目前我們的力量，足以控制這個都市，故此你要活命的，還是乖乖的聽我們的話！」

「我現在不聽也不可能的。但是，有些事情我還不明白。」

「甚麼事？」

「你們何處得來這許多軍火？」

迦諾笑道：「該感謝閣下！」

「感謝我？」

「是的，如果沒有你的珠寶，我們又那裏有這麼充足的經費？沒有這麼充足的經費，試問又何以負担得起這筆購買軍火的費用？」

楊雄苦笑道：「有了錢，也不容易買到這麼多手提機槍啊！我也是同道中人，但是我只能化錢買幾支手槍自衞！」

「你門路太小，枉你幹的是走私勾當！」迦諾說，「東南亞一場戰爭，得益的是甚麼人，你可知道嗎？是軍火商。」

「但軍火是由政府統制的。」

「傻瓜，你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迦諾說，「游擊隊的軍火有不少是走私客供應的，我們就是從這種人手中購入！」

「那眞要請教你了！」楊雄故意這樣說，「有機會可否介紹一下？」

「介紹你去買？」

「是的！」

迦諾忍不住笑：「你還要軍火幹甚麼？」

「桐油䑸到底還是儎桐油的。」楊雄又說，「在公海上多一條槍，就多一分力量。」

「你似乎還沉醉於自已的權力和事業！」

「這是甚麼意思？」

迦諾道：「你難道不肯讓我們來接收你的事業麼？」

「不！我只想跟你們合作。老實說，你們不能沒有我，珠寶事業不同其他的，你們何必趕盡殺絕？」楊雄說。

「你很會說話！怪不得你可以做一幫之主！」迦諾想了想又說，「你要看看我們的計劃麼？回到總部時，你可能會吃了一驚——。」

「甚麼計劃？」

「我們有全盆計劃，絕非你們這輩烏合之衆可比擬的！」

「我眞弄得不清楚！」

「你總有機會明白的。」

車子開入市區！重新回到楊雄的住宅去，那班人仍在搜索！

楊雄說：「你們找不到甚麼的，這裏沒有地庫，也沒有暗格！」

一名大漢過來對迦諾不知說了一些甚麼，只見迦諾下令撤退！

楊雄的家人已被帶走，眼前楊宅之內變成了眞空狀態！

附近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過甚麼事，時間實在還早，只不過是上午八時左右而已！

× ×

「猛虎堂」幫主趙二虎被人推上另一部汽車之後，他不難想像到他大哥之死，更想起了鬼頭立死前一番說話！

鬼頭立說過他大哥是給「十八羅漢」的人殺死的，那麼，眼前的人可能不是警探！

然則，他們又是誰？極有可能又是「十八羅漢」的人。

趙二虎越想越驚！

他身旁的人說道：「你爲甚麼要殺死鬼頭立？」

「我沒有殺他！」趙二虎說。

「但是，我們查出你在現場附近出現過，你還想抵賴？」

趙二虎眞想說：我是約好鬼頭立在地盆等候的。

但是，他又担心萬一對方眞的是「十八羅漢」的人，一定會追查下去，到時不難會發覺他「爲兄報仇」的意圖！那麼他們更加不會放過自已。因此，趙二虎索性以不變應萬變，先看清楚對方的眞面目，然後再作道理吧！

車子果然開回警方總部停車場去！

「你們眞的是警探？」趙二虎不禁怔怔地問。

「還會假的嗎？」那大漢推開了車門！

其他人把趙二虎押下汽車，由橫門帶進警局中去！

趙二虎當然不會再有任何懷疑，因爲這是他所熟悉的警探部！

趙二虎被押進探長辦公室！

夏維探長一見了他就說：「趙幫主，開完會了嗎？隨便請坐！」

趙二虎故意反問：「開甚麼會？」

「五巨頭大會，或者稱爲緊急大會。」夏維含蓄地笑了笑！

趙二虎心裏奇怪，警方怎麼會知道？

夏維又說：「我們只要求你合作點，由我親自處理的案件，很少用到暴力，但是我的手下就難說，他們不喜歡用腦，只會用拳頭！」

「你不必嚇我了！」趙二虎道，「我根本就沒有殺過人！」

「鬼頭立是你殺死的，你還想抵賴？」夏維突然在枱上用力一拍，直指住趙二虎喝了一聲！

趙二虎既然明知對方是警探，他的態度反而冷靜下來了！

警探雖然也有用暴力的時候，但是，他們起碼不會殺人。

因此，趙二虎道：「你可以讓我打個電話嗎？」

「可以！」夏維面色一沉，「是不是要打電話去找你的律師？」

「是的！」

「請隨便！」夏維又說：「不過，這裏電話太忙，把他帶出去！」

夏探長最後一句是對他的下屬說的！於是立即有二名大漢，分左右兩旁挾持着，將趙二

虎帶走！

趙二虎心感不妙，這點可以從夏維的面色中可以看得出！

果然，趙二虎被人帶到另一間房去！

房間裏沒有電話，而且進來之後立即有人把房門關了起來！

「這是甚麼地方？」趙二虎吃驚地問。

一名探員打趣地說：「有人稱它爲閻王殿！但我們只利用它問口供而已！」

另一名探員却說：「我說這是弟兄們練拳的地方，所以我叫它做：沙包房！」

趙二虎當然明白他們的意思，笑了笑，說道：「你們不要靠嚇，我當然知道你們會怎樣對付我，用黑布袋罩頭，然後打我，迫我承認殺人，是不？不過我說過了，我沒有殺人，而且我要找律師，假如我被人毆打，不論你二人是否動過手，但起碼我認得你們的樣子！」

「那又怎樣？」

「我會告訴我的律師，將來在法庭上，你們當然要負上一份責任！」

那二名探員互相望了一眼，別有用心地笑道：「他原來有律師，眞大陣仗！我們得小心啊！」

「是的！」另一個探員笑了笑，「我這一輩子最怕律師。」

「當然，律師可以把死的講翻生！」

「別嚕嗦了」突然有個人入來，那是探長的一名助手！

二名探員呆了一呆，避過一旁！

房內有一張長方桌，面對面放兩張椅子！

「請坐！」助手把一疊文件放在長方桌上，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同時用手一攤，示意趙二虎在對面那張椅子坐下！

趙二虎在二名探員的監視下坐了下來！

助手打開文件夾，一邊對趙二虎說：「探長近來太忙，而且脾氣不好，所以這件案暫時交給我處理，希望你合作！」

「我一直都十分合作！」趙二虎說，「相信你也知道我還有一件大事未完結！」

「你大哥被殺的事？」

「是的。我就是爲了探索消息，約了鬼頭立到一處地盆相會。」

「他告訴你一些甚麼？」

「甚麼都沒有。」趙二虎說，「我的手下發覺他倒斃路旁，於是奔告我！我去到時，發覺他已經氣絕身亡了！」

「爲甚麼你不立即報警？」

「我怕惹禍上身！」

助手道：「你越怕惹麻煩，麻煩越加會找你！」

「我現在後悔也遲了，但事實上我沒有殺人！」

「從頭說起好嗎？」

「昨晚十一時左右，鬼頭立致電找我，他在電話中說一定要我們見面，同時要收了五萬元才肯說出眞相。於是我約好他十一時二十分在一個地盆見面！」

助手問：「警方已經全力緝兇，爲甚麼你還化錢去找兇手？」

「我急於爲大哥報仇！」

「好吧！你再繼續說下去！」

趙二虎又說：「這件事就是這樣開始，後來我等了將近三十分鐘，連人影也不見！我正想離去時，我手下來對我說，鬼頭立倒在路旁，於是我趕去看看，見他奄奄一息！」

「還未死？」

「是的，還有一口氣！」

「你應該立即召十字車！」

趙二虎道：「沒有用的，他流血過多，滿坑渠都是血，送去醫院也沒有用。」

「他說過甚麼嗎？」

「嗯……」趙二虎支吾着，他想不出，是否應該說出十八羅漢的事。

探長的助手看出了他的心事，說道：「你小心點聽清楚，現在所講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被我們警方作爲呈堂證供的！如果你明是聽過鬼頭立說過甚麼，却又故意隱瞞，對你洗脫罪嫌不但沒有帮助，反而有害！」

趙二虎想了想，終於說了：「他臨死時說過一句說話！」

助手問：「他怎麼說？」

「他說，殺死我大哥和他本人的，都是十八羅漢！」趙二虎說道。

「十八羅漢？是誰？」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一個組織。」趙二虎又說，「我已把一切知道的，都供了出來，希望你們放我出去，我不會離開本市的，除非已把殺我大哥的兇手找到。」

探長助手道：「能否放你，還要看探長的決定，這一陣子你們黑帮中太多事了，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趙二虎道：「一切事情可能與十八羅漢有關，我們一向安份守己！」

「安份守己？」助手笑了笑，「如果是眞的，我們這裏每個人都淸閒下來！」

「我可以打電話嗎？」

「現在可以了！」助手示意一名探員：「帶他出去打電話！」

趙二虎站了起來！

助手又叫住他，說道：「你剛才所講的口供還未簽字呢！」

趙二虎接過探長助手所記錄的口供，看了一遍，然後在上面簽了字！

× ×

鐵枴俠盜呂偉良正在他的家中招呼着二名人客！

這兩個人就是史可畏夫婦。他們是數小時之前才由呂偉良救出來的！

呂偉良近年來很少這樣孤獨！即使阿生忙於國際特警的工作，也有迷你女賊林愛莉作伴。但是林愛莉日前去了加拿大，於是呂偉良這一回是眞眞正正的變成了獨行俠！

原來阿生自從破了公海運毒案之後，一直在忙於與當地警方聯合行動，展開反毒工作！有時整天也不見人面，有時晚上也不回家！

呂偉良爲了救史氏夫婦脫險，想過了許多辦法。他答允過楊雄不報警，本來爲了救人，對於歹徒的諾言大可反悔。

但是，呂偉良也明白到警方人手不足，同時以他經驗所得，也明知楊雄不會笨到把「人質」——史氏夫婦藏在家中。

因此，呂偉良覺得到了目前這境地，一切只有依靠他自己。否則，史氏夫婦的處境便堪危！

除了阿生和林愛莉之外，呂偉良還有一個好帮手，牠就是靈犬「多利」！

「多利」老了，但却越老越精靈！呂偉良不是迫不得已，眞不忍讓牠再出動了，像牠這把年紀的老犬，實在應該多些休養才是。

但是，呂偉良覺得若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覺，不引起楊雄的疑心，就是只有「多利」才可以切切實實的去帮帮他的忙！

於是呂偉良把史可畏夫婦二人的衣服取了回來，先教「多利」熟習了這種氣味，然後告訴牠，他要找這兩個人的下落！

呂偉良用車子把「多利」儎到楊雄家中附近，然後向牠示意，在那幢花園洋房之內可能有綫索。

「多利」不是第一次執行任務，牠是一隻通人性的靈犬，雖然牠不會說話，却會聽，也

會做！

牠悄悄下了車之後，便溜到附近路旁去！

沒有人會特別去注意一隻在路旁的狗，還以爲牠是附近一些人家養的！

呂偉良隨即把車子開走了！

呂偉良已經教過「多利」，只要牠找到史氏夫婦的下落，就可以返家去！而不必牠設法營救，更不可驚動了任何人！

呂偉良既然肯定史氏夫婦不會被囚在楊雄家中，他却了解到史氏夫婦開始時是被人由這花園洋房帶走的，所以他才會把「多利」儎到那兒去，叫牠從那兒開始，利用牠那靈敏的嗅覺，追查下去！

另外一項特別裝置就是：呂偉良利用了阿生設計的電子儀器。這種可以傳播音响的電子儀器當然不是阿生發明的，只是經阿生動手加以改良。

那是一個指頭般細小的電子咪高峯，呂偉良把它安放在「多利」頸部的皮圈之內。呂偉良告訴「多利」，如果牠遇到任何危險，可以狂吠，那樣呂偉良汽車內的收音器就可以收到這吠聲！開車趕來營救！

呂偉良放下「多利」之後，匆匆離去，是爲了避免引人注意！

事後他把汽車停在附近街道上！扭開收音器，聆聽着「多利」身邊的一切音响。因爲那電子咪高峯十分敏感，所以即使隔了幾條街，還很清楚！

從音响中分析，「多利」已竄進了楊雄的花園洋房裏去！

因爲呂偉良記得他被楊雄要脅時，曾經見到楊雄住宅的花園中有一些雀鳥飼養！現在傳來的音响正是那些雀鳥的叫聲！

呂偉良不得不佩服「多利」身手敏捷，的確稱得上「寶刀未老」！

呂偉良很有耐性，他一直在等待着！

「多利」不經不覺進了屋內足足超過了一小時，但是看來仍然沒有甚麼發現！

呂偉良的情緒亦由興奮而變得失望！

看來他要用到最後一個辦法了。他心目中的最後辦法就是，求助於江强！

江强是一名十分出色的私家偵探，與呂偉良是好朋友，所以呂偉良在他的偵探社內，也掛了一個「顧問」的名銜！

但是，呂偉良這個人有時很奇怪，他不輕易去求助於別人。尤其是他知道私家偵探辦案時的手續問題，如果不合適的時候，可能被當地警方吊銷執照的！

不過現在看情形非要把江强找來不可了。因爲「多利」似乎還毫無進展。從傳回來的音响分析，「多利」一直在屋內東奔西竄！

江强私家偵探服務社有許多探員，而且擁有的儀器十分新式，只要呂偉良肯打個電話，江强一定會立即伸出援手！

但是，呂偉良却知道江强這些日子以來，忙得不可開交。

別以爲偵探社只辦理一些找尋離婚證據之類的案件，他們也接辦尋人的失踪案件，以及追尋失物等等案件。

正是由於警方人手不足，破案率大大減低，所以許多人便寧願掏腰包，化錢去請私家偵探代查失物和尋人。

近來這一類案件無日無之，有時一日之內，多達十多二十宗，警方懸案多如山積！所以江强偵探社便生意滔滔——

既然江强忙到這個田地，試問一向不喜歡向人求助的鐵楞俠盜，又怎會輕易去找他來帮忙？

何况呂偉良也知道江强一向十分尊重他，無論他多忙，只要是呂偉良的事，他會撇下一切不理，親自處理呂偉良吩咐下來的事。

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呂偉良才更加不好意思向他求助！

但是，萬一「多利」此行失敗又如何呢？

呂偉良正在胡思亂想，奇蹟竟然就在那時候出現了！

收音儀器中傳出一種聲音，是撥動電話號碼盤的聲音！

然後有人聲傳出！

雖然經過無綫電波的傳播，聲音往往變了質，但是，電子儀器的敏感越高，音質變化也就越少。

這是阿生用特警組的電子器材配製改良的，所以收音效果極佳。

呂偉良認得出，那是楊雄的聲音！

楊雄不知在跟誰講電話，呂偉良只聽到他說：「你立即開車回來，我要你替我到別墅去一次！」

聽這語氣，對方可能是他的手下之一。

呂偉良感到意外的興奮！

別墅！是的，楊雄這麼有錢，當然有別墅在郊區，以供渡假之用！

史氏夫婦會不會就在那郊區別墅之內？——呂偉良當時這樣想！

他把車子開到路旁可以看見楊宅門口的地方，停在那兒監視着！

不久之後，果然看見一輛黑色小房車由外面開了回來，駛入楊宅內！

傳音儀器中聽得更清楚了，因爲呂偉良的汽車已經較爲接近楊宅。

楊雄的聲音說：「把這些食物儎到別墅去，交給阿芬。」

「是的，老板。」一個男子大概就是剛才開車入去的人！

楊雄又說：「叫阿芬好好照顧他們，但是提醒阿勝別讓他們離開別墅一步，你留在那裏，暫時不必你做其他工作，小心監視史氏夫婦。明白嗎？」

「明白了，老板！」

然後有人把一些物件搬進車後的行李箱內，又有人開關車門聲！

這一切效果表示出，那人快要開車了！

「多利」一定就在停車的地方附近，否則聲音不會這麼清楚！

不久，閘門拉開，那輛黑色小房車又開了出來！呂偉良也把汽車開動，決定跟踪他！

因爲從竊聽到的結果，呂偉良現在幾乎可以百份之一百肯定下來，史氏夫婦就被人囚禁在別墅之內。

但是，「多利」怎麼辦？

呂偉良不能再等牠回來了。否則，他可能失去了黑色小房車的下落！

不過，呂偉良還是把傳音的儀器扭開着，沒有關上！

小房車向北郊開去，呂偉良一步不放鬆！

突然間儀器中傳來一陣怪聲：「他媽的，眞的是胆小鬼！」

呂偉良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

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望向前面，看見那黑色小房車正加油爬頭，越過一輛中型房車。

呂偉良當然也急急跟了過去，因爲他不知道對方已否發現了他，而企圖擺脫跟踪！

他想過了，即使被對方發覺，呂偉良也不會讓他輕易擺脫。甚至必要時他會趕上去，把車內的人制服，强迫他帶自己去楊雄的別墅中去！」

但是，一陣警車聲响，令到呂偉良登時又呆了一呆。

一輛電單車由交通警員駕駛，從後面急急

追來，呂偉良暗叫不妙！

但是他這種担心很快就解除，因爲電單車越過了他，追向了前面！

可能是另外有事，呂偉良心裏想。

但想也未曾想得完，電單車越過了黑色小房車，示意他停下來！

呂偉良也急忙停車在路旁監視！看情形這位警員剛才不知從那裏看見了黑色小房車爬了人家的頭，那在交通則例上是犯規的！

交通警員捉違例駕駛不是奇事，呂偉良本身亦試過身受其苦，因爲這些警員十分「盡忠職守」，往往，在一些路口不爲人注意的地方，伺機而動。剛才相信也是這樣。

奇就奇在呂偉良現在竟然可以聽到他們互相交談的聲音！照計呂偉良距離他們足有半條街位那麼遠，少說也有二三百碼。呂偉良又不是順風耳，怎麼可以聽到他們交談的情形？

呂偉良後來才發覺，那是車中電子儀器所傳出的音响！那麼，剛才有人詛咒了一句，當然也是儀器中傳出來的！

呂偉良渾身興奮了一陣，不由自主地讚嘆着「多利」行動機警！

是的，他早該想到了，聲音傳來如此清楚，而傳音的儀器就帶在「多利」的身上，當然是「多利」已登上了那黑色房車之內躲着了。

交通警員抄了牌之後，讓那山羊帮的人把小房車開走！

呂偉良又繼續跟踪他！

他現在知道「多利」在前面的車輛內，心情當然不同了。因爲必要時「多利」可以助他一臂之力，這是他想像不到的。

車子到了北郊公路之後不久，開始轉入一條僻靜的分岔小路！

呂偉良把汽車停在附近，因爲他知道前面不遠處有屋，而且有「多利」在着，他即使不跟得太接近，也不會失了對方之所在！

呂偉良和「多利」相會於道旁，當時已是深夜時份，附近連鬼影也不多一個。

呂偉良帶着「多利」摸到別墅附近，只見別墅重門深鎖。從室內透出的燈光，隱約可以看見一輛黑色小房車停在門前。

別墅所有的窗門均有鐵枝裝上，要由窗口入去是不可能的。

呂偉良是開鎖專家，他本來可以由後門入去的，但前後門均在內加上了一條橫門——可以由窗口窺望得見的。新式的門鎖，再由內面加上了一條橫門，這的確是萬無一失的，起碼眼前就令到呂偉良完全沒有辦法可想。

也許是因爲這是郊區，太過僻靜的關係，他們對門戶不能不小心。

呂偉良在四下裏巡視，希望可以了解一下屋子四周的環境，想個辦法救史氏夫婦出來。

但是，別墅四周根本沒地方可讓呂偉良進去。

沒有辦法，他只好與「多利」在屋外等待着機會的來臨。一直就這樣等到天亮。

門終於開了。

呂偉良本來可以闖進去跟他們硬碰的，但是，二名大漢均有武器在身上，一個帶刀，一個佩槍。呂偉良爲了史氏夫婦的安全，不得不小心行事！因此，他必須等到一名打手出到戶外，然後才令「多利」引開他的視綫，從後面用鐵杖把他擊昏。

他帶着「多利」摸近門前，當時另一名打手就在大廳中。

呂偉良看見他腰間隆然有物，相信那是一支手槍，所以不敢輕擧妄動。

但是，他突然折返屋內，可能他以爲屋外有個同伴，決不會有人摸入來的。所以，就讓呂偉良有機會闖了入去。

等到那傢伙再出來時，呂偉良又賜了他一杖，把他擊暈。就是如此這般，呂偉良用耐性和機智戰勝了他們，把史氏夫婦救了出來。

呂偉良沒有帶他們到警局去，却帶了他們返到家裏來。史氏夫婦非常感激呂偉良，但是，他們的兒子史泰至今仍然沒有下落。

呂偉良斟兩杯酒，給他們每人一杯定驚。

他正想着應該怎麼樣做，報警嗎？還是送他們返回家中去？

呂偉良還不知道當地黑社會世界中起了變化，五大帮會中人正在手忙脚亂之際，他担心楊雄又會再派人對付史氏夫婦。

呂偉良左思右想，終於決定通知阿生，讓國際特警去對付這班人。

有史氏夫婦這對「人質」在楊雄手中，呂偉良才畏首畏尾，現在他們安全了，當然無須再害怕什麼了。呂偉良剛與阿生通完了那個電話，外面便傳來「多利」的吠聲。

他覺得事有蹊蹺，因爲他聽慣了愛犬的叫聲，這是絕不尋常的叫聲。

但是，爲了史氏夫婦不再陷入壞人手中，呂偉良不得不步步爲營。

他把後門關牢，再小心跑到前面去觀看，但是，外面又靜下來。「多利」不再吠了！

爲什麼？

呂偉良認爲太突然，難道「多利」出了事？他不由得大驚起來。

瀝過去的經驗，「多利」剛才的狂吠聲，表示有陌生人出現。

呂偉良正在找不出原因，突然有人冷冷地叫了過來：「小心把雙手擧高！否則你的腦袋會開花！」

呂偉良不敢動，他根本看不見那人站在何處，自然無法知道他是否眞的有槍在手。

忽然有人出現在他眼前，但那人沒有槍，呂偉良立即就要有所行動。但是，另一個人的聲音却在不同的角度傳來。

顯然的，對方不止一個人。

呂偉良又再僵呆下來。但是，經這一移動之後，他却可以看見了躲在那邊屋角的人，那是一個持着一支手提機槍的年青人。

「小心點！否則你可能被亂槍掃死！」那人高聲說。

呂偉良不敢再存侈望了。

站在他面前的人過來搜查他。

然後又對他說：「背轉身，進去！」

呂偉良被押入屋內，史氏夫婦的面色難看極了，他們眞想不到，剛獲得自由才不足數小時，看來又要失去了自由。

緊隨在後面入來的，是另三個青年人。

他們的行動十分有默契，樓上樓下搜了一遍，屋前屋後都看得一淸二楚，這才把呂偉良與史氏夫婦等三人帶走。

他們被押上外面停放着的一輛僞裝雪糕大卡車，匆匆離去。

大卡車外面漆上了一家雪糕公司的商標和名字，但內裏却有如一個會客室的佈置，到處鑲了人造皮和乳膠。大概防止車輛太快時，車內的「貴賓」會碰穿頭吧？車內有沙發，有几子，車頂有抽氣設備，一切十分的講究。

呂偉良等人進來之後，車門立即關閉。

有人示意他們在沙發上坐下來。

呂偉良問道：「你們是何方神聖？」

「何必心急？等會兒你就會明白了！」一名大漢看來好像是這班人的領班似的。

呂偉良試探地問道：「又是楊雄叫你們來的？」

呂偉良心裏想：他已通知阿生，叫他想辦法帶人去抓楊雄。

因此，如果對方是楊雄的人，相信他被擄去的時間決不會太長。

但是，那大漢含蓄地笑了笑：「楊雄？是不是山羊幫那班傢伙？」

「是的。」呂偉良心裏又感到不妙。聽那大漢的口吻，對方不會是楊雄派來的人，否則不會說出這番話來！

大漢果然笑道：「我們比他們强得多了，什麼幫什麼堂已經太落後！」

呂偉良感到出奇地問：「你們不是黑社會嗎？」

「你何必多問？」大漢又說：「好好休息一下，不須十分鐘，你會明白一切的。」

呂偉良只好不作聲。

他在沙發上默默沉思。

他想獨眼龍的說話，據說史泰曾與一班年青人械刼賭場。

「你們是史泰的朋友！」呂偉良終於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

此語一出，車內各人都把視綫集中過來。

史氏夫婦更是驚喜交集，因為史泰就是他們的兒子。

那大漢瞥了呂偉良一眼：「你是賓度的什麼貴親？」

「賓度？」呂偉良呆了一呆。

「賓度就是史泰！」大漢問史可畏，「他是你什麼人？」

「救命恩人！」史氏夫婦不約而同地說。

大漢與其他二名槍手自頂至踵的打量了呂偉良一遍。

他們可自正在內心懷疑：有沒有攪錯？憑這跛子一枝枴杖可以把他們夫婦救了出來？

史可畏問：「阿泰——我兒子在那裏？」

「我們的秘密總部。」大漢又說，「你們還有什麼人留在家裏？」

「沒有。女工早已走了！」史可畏說。

「那好極了，你可以暫時住在我們總部之內！」那大漢道。

史可畏說：「為什麼要住在你們的秘密總部內？」

大漢瞪了他一眼：「你們苦頭還吃得不够嗎？山羊幫的人還要對付你們的！」

史可畏埋怨道：「還不是你們這輩豬朋狗友害了我的兒子麼？你們為什麼要去打刼？你們刼了人家那麼多珠寶人家當然要對付你！」

「他媽的，你……你敢罵人！」那大漢十分生氣。他舉起巨靈之掌，就要打來！

但是，身旁一名青年一手格開他：「阿氏多，別魯莽！」

大漢原來叫阿氏多，這是個什麼名字？呂偉良眞想不通。他可能是外族人，否則，名字決不會叫「阿氏多」這麼古怪。

阿氏多憤怒地瞪了史可畏一眼。

把阿氏多勸開的青年人又說：「別忘記了，他是賓度的父親！」

其實「賓度」這名字也是史氏夫婦頭一次聽到。這名字聽起來也古怪，可能是英文譯音之類，例如什麼羅拔，佐治……等等。

阿氏多示意車內槍手在旁小心監視，他自己則轉到前面去了。

車子不久就停下來，阿氏多由車頭司機位旁邊跳了下來。

他把車後的門打開，讓各人魚貫下車。

呂偉良看見這是一處地牢停車場，裏面停了一些大小車輛。回頭一看，入口處是一條斜路，大閘門已經緊緊閉上了。

從斜路傾斜的角度可以推想得出，這的確是一個地牢停車場。呂偉良在記憶中，似乎還是第一次到了這種不見天日的停車場來。因此他也無法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阿氏多示意各人走到電梯門前去等候，這大漢的火氣似乎下了一些。

電梯把各人儎上最頂一層——二十二樓，才停了下來。

「這是什麼地方？」史可畏不禁問道。

阿氏多說：「跟我過來你就明白了！」

出了電梯之後，轉進一條走廊，再推開一度門，裏面便是一間大辦公室——就像一個大企業機構中的經理辦公室一樣，陳設豪華，氣派講究，光綫也非常充足。

出現在各人面前的，是一個老成持重的青年人，雖然呂偉良只見過照片，未見過眞人，也認得出他就是史泰。

史老太撲過去，一把將兒子抱入懷中，吻着，擁抱着。史泰拍拍母親的背部，安慰她幾句，然後過來招呼他父親和呂偉良。

史泰伸出手來，跟呂偉良握了一下，說道：「我雖然未見過你，但却時時聽父親提起你，知道你是一位大俠士！」

「過獎了！」呂偉良四下裏張望一番，像大鄉里出城一樣。

史泰又說：「我很野性，時時到外面走動，所以你每次到舍下作客都見不到我，但你一定想不到，你心目中最百厭的孩子，會幹下驚天動地的一幕！」

這一番話絕不簡單，其實呂偉良對史可畏一家人認識不深，只知道他有個兒子。要不是這次史可畏求呂偉良助一臂之力找囘他兒子，他甚至連史泰的樣子怎樣也不淸楚。

「什麼驚天動地的一幕？」史老太終於代呂偉良發問了。

史泰笑道：「我們一班朋友組織成一個集團，專門對付為非作歹的。這都是受了呂俠士的影响。我過去時時聽父親講及他刼富濟貧的故事，十分敬仰。剛巧有一班大學的同學，也覺得這是十分有意義的事，所以『十八羅漢』的組織，就此成立！」

「十八羅漢？」史可畏呆了一呆。

「是啊，父親！」史泰說，「我是發起人之一，我們有十八個首領，稱為十八羅漢！」

呂偉良道：「十八羅漢是佛祖得道的了，你們也可謂自視甚高！」

史泰聳聳肩：「這是替天行道，與佛祖得道也沒有什麼分別！」

呂偉良這時才恍然大悟：「賓度——你是借用了十八羅漢的佛號！」

「是的，我的全名是：賓度羅跋羅墮尊者。」史泰又說：「剛才帶你們入來的，是另一位羅漢：阿氏多尊者。」

「如果你們眞的對付黑社會，當然不錯。」呂偉良說，「但是你們別忘記，黑社會的勢力潛入各階層，而且手段非常殘酷！」

「我當然比誰都了解，我本身就是個黑社會！」史泰囘憶着說：「我求學時期已被人賜入會，按月要交上會費！」

史氏夫婦呆了一陣。

史老太道：「阿泰，你……你到現在才講出來，為什麼？」

「我還有許多事情不敢對你們講！事實上我也沒有多少時間能見到你們。」史泰嘆氣說，「我在學校時時被黑社會的人迫我討錢，有些同學還被迫吸毒，更有些女同學被他們迫上青樓——作應召女郎，總之他們討厭極了！」

史可畏說：「你幾時加入黑社會的？」

「好幾年了。」史泰說。

史氏夫婦呆了一陣。

他們到了這時候才如夢初覺，他們後悔對兒女不够關心。

他們也像許多父母一樣，以為兒女長大成人了，便完成了責任，却不知道這個社會充滿了罪惡陷阱，做兒女的由於入世未深，隨時都有可能墮進這些陷阱中去。

史泰只是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而已，這社會上像史泰過去的遭遇的，相信不下千百個。問題是他們不可能像史泰他們一樣，連羣結黨，組織起來，不循正常做法——報警，相反，他們却組成了黑吃黑的「十八羅漢」！

呂偉良問：「你們刼了楊雄的珠寶嗎？」

「何止刼珠寶？」史泰洋洋自得地說，「我們幹出了一連串驚天動地的事，例如賭檔被炸，毒船被炸，黑幫的桌球室被毀，音樂廳被焚……等等，都是我們派人去做的！」

史老太不禁怔怔地問：「阿泰，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最近升了級，現在是策劃組主任！」史泰說，「由於最近以來，凡經我一手策劃的行動，無往而不利！」

呂偉良想起外面最近以來所發生的一連串關於黑幫的事。他不禁又問史泰：「趙大虎難道也是你們殺的？」

「是的！此人該死有餘！」史泰道，「他兄弟二人掌西區『猛虎堂』，販毒正是我們十八羅漢最厭惡的事，所以我們得了消息之後，派人潛入他們的組織，伺機在他們的運毒船內裝了計時炸彈。但是這還是不够的，我們終於投票表決，殺死猛虎堂大首領趙大虎。他當時正企圖從一名警方的奸細口中探消息，我們的人跟踪到郊外下手！」

呂偉良道：「你們做得痛快淋漓，但似乎太過份了一點。」

史泰面色一沉：「為什麼？」

「殺趙大虎和那串同的探目是應該的，但是，不該殺了其他人！」呂偉良說，「因為有些人加入黑社會是迫不得已的！」

「我當然知道，有些人不滿政府，不滿警察，有些則被黑社會中人逼迫！像我們十八羅漢一樣，不少也是被迫得透不過氣來，才決心一幹！那個司機和保鏢，都是趙大虎的心腹，過去作惡多端，也死得合時！」史泰又說，「不過，我們因為人多，意見分歧，當然也可能會做錯事！」

這時候，有人入來，是一名青年人，帶了四名槍手。青年人對史泰說：「賓度，你過來，我有事對你說！」

二人離開呂偉良等人，到外面去了，只留下四名槍手在監視住呂偉良和史氏夫婦。

呂偉良故意伸了一個懶腰，站了起來，槍手沒有阻止他！

呂偉良又拄杖走近窗前，發覺街上有警車出現，他心裏立即明白過來！原來剛才那青年人把史泰叫了出去，並非沒有原因的。

但是，呂偉良却不動聲色。

他若無其事地囘到座中。呂偉良很機巧地向四名槍手搭訕，但是他們却默不作聲。

呂偉良故意佯稱便急，要到洗手間去，目的無非想到外面去看看情況如何！因為萬一警方眞的前來包圍，「十八羅漢」又有所恃，不肯投降的話，他們便好容易變作「人質」！

但是槍手却攔住門口，不准呂偉良出去。

其中一名槍手指指那邊，原來室內一角也有個洗手間。呂偉良只好進去。

他關上了洗手間的門之後，又憑窗下瞭，只見街上人羣畢集，警車停在馬路上，看熱鬧的人紛紛仰首上望。

這是二十二樓，街上的人當然未必見到呂偉良。但是，假如他們知道「十八羅漢」這組織擁有這許多槍械和彈藥時，相信一定沒有心情看得這麼輕鬆。警員在把人羣驅散，但人們似乎無事可做，非留下來看看不可似的，有些人還在跟警員吵咀，眞是難明！

呂偉良把視綫移高，當觸及一些天台時，他却嚇呆了！原來一些天台之上已駐了全副武裝的警員，他們分據天台各處，隱約還有沙包和機關槍的影子！呂偉良一時之間，眞不知應該怎樣做才好！要逃走嗎？那是不可能的。

那麼，只好留下來。但是，萬一雙方交火，這裏勢必玉石俱焚，呂偉良等人也只好做了人家的陪葬品！

天空上有幾架直升機出現，有人在用擴音器高聲廣播，但是呂偉良無法聽到他們到底在說一些什麼，只聽到軋軋作响的機聲。

外面突然傳來人聲，呂偉良把耳朵貼住了門板，但很快又靜下來！呂偉良心裏奇怪，開門出去看看，辦公室內完全沒有人。

四個槍手和史氏夫婦都不見了。

呂偉良大吃一驚，衝到入口處伸手拉門，但門在外面反鎖了。

呂偉良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用力撞門，但門十分穩固，動也不動！

呂偉良又拄杖到窗前，看見警車之處，還有十字車和消防車。消防車上有雲梯，而且正逐漸升高中。街上的人被警員驅離現場，但街頭街尾仍然雲集了不少人。

呂偉良情急之下，想推開窗門，就看見對面天台有個警員舉槍瞄準。呂偉良急忙伏下。

「砰砰砰」一連三槍，子彈擊得窗口的玻璃四分五裂。呂偉良心裏生氣，這傢伙一定是未經訓練的，怎可以隨便開槍？

隨即又有人用擴音器招降。

呂偉良伏在地上，毫無辦法。

桌上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呂偉良在地毡上爬行過去，他不敢抬頭，他担心又引致對面天台的警員開槍。

他小心把電話取下，對方說：「叫你們的首領聽電話吧！」

呂偉良不禁問：「你是誰？」

「警方的夏維探長！」

呂偉良登時如獲大赦。他說：「先叫你的手下不要胡亂開槍，我是呂偉良啊！」

夏維怔了一怔：「你怎麼會在裏面？」

「很難解釋，我被人反鎖在這裏。」呂偉良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和特警組正包圍一幢辦公大厦，我們查出那是新潮黑幫十八羅漢的總部，你可以幫我嗎？」

「我幫得你多了，探長。」呂偉良苦笑道，「現在我要你進來救救我！」

「我們不知道你在那一層樓？」

呂偉良記得電梯錶板是二十二樓，於是照實說了。夏維道：「我們試用直升機降落…」

呂偉良提議道：「不妨同時用雲梯由窗口爬入，起碼被子彈射穿的窗口，裏面就只有我一個大概不會遭到反抗！」

夏維沒有掛斷電話，他一邊指揮，一邊用電話與呂偉良連絡，以收裏應外合之效。

警方的行動並未遭反抗，那是由於史氏夫婦的苦勸，否則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呂偉良總算有驚無險，但是，史泰落入警方手中之後，却遭判五年監禁，史氏夫婦也覺得無話可說。

「十八羅漢」被特警組和警方破獲，事後傳說是當地五大黑幫提供的情報，他們用了借刀殺人之計。但是，五大黑幫之中，也有不少首要人物落網。

但是否從此天下就太平？天曉得！（完）

兩期完俠情哀艷故事／

烈婦殲仇（上）

南宮吟雲·文
盧　　令·圖

白光突飛來　洞房驚巧變

文藻芳好不容易送走了一羣鬧洞房的惡客，兩扇後院門一關，登時和亂鬨鬨的前院，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時正初夏，月華如水，繁星滿天，花園中盛開的花朶，散發着悒人清芬，牆脚下低吟的虫聲，合奏着夏夜小唱，一切都顯得分外美妙，和諧……

他心裏充滿了無比的歡悅，因爲今晚正是他的「洞房花燭夜」，加以新娘的天生麗質，不知贏得多少人的讚美，還有什麼能比這更使他興奮！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晚他失去了平日那種文縐縐的書卷氣，回房時，脚步異常的輕快，像一陣風般。

洞房中佈置得金壁輝煌，兩支兒臂粗般的大紅喜燭，吐着明亮的光燄，燭芯上，結着豆大一顆火花，這是喜的象徵，然而……

新娘仍然螓首低俛，默默地坐在床沿，文藻芳關上房門後，笑嘻嘻的走了過去，低聲道：「玉雯，賀客都散了，你也累了一天，又沒吃喝，怕都餓壞了，快去喝兩杯舒暢舒暢，咱們也好早點安歇。」

新娘黎玉雯羞澀地低鬟一笑，盈盈站了起來。

她人本嬌艷，這低鬟一笑，更如百花盛放，文藻芳不禁看得一呆。

「芳哥，你怎麼啦？」黎玉雯忸怩地輕推了文藻芳一下，嬌聲說。

「啊？」文藻芳回過頭來，捉住黎玉雯纖手閤在兩手掌心，半笑半認眞的道：「雯妹，妳實在太美了，尤其是方才低鬟一笑，那份美，絕非任何詞彙可以形容，藻芳眞不知那世修得這等艷福，能娶得雯妹爲妻！」

黎玉雯嬌羞地白了文藻芳一眼，輕笑道：「瞧你，都是夫妻啦，還說這些個幹嗎。」

文藻芳一聲微喟道：「愚兄是有感而發，雯妹如小謫塵凡的仙子，能一親香澤，雖死亦無所憾了！」

黎玉雯急以玉手去掩文藻芳的嘴唇，嬌嗔道：「芳哥，今夜是咱們的大喜日子，你幹嗎要說這些喪氣話！」

說着，雙眼一紅，已是盈盈欲泣。

文藻芳見狀大驚，忙陪笑道：「愚兄的無心之言，老天爺是不會計較的，雯妹也千萬別放在心上。」

黎玉雯點點頭輕聲唸道：「天佑善人，逢凶化吉！」

酒菜已涼，兩人只是應應景，便寬衣解帶，携手入羅幃，共效于飛之樂。

「金針刺破桃花蕊，不敢高聲暗皺眉！」這一雙新人，都是初經人事，片刻的痛楚後，才苦盡甘來，漸漸進入佳境。

「芳哥，」黎玉雯嬌喘吁吁的妮聲說道：「當初，我眞担心爹不會答應我們的婚事呢。」

文藻芳也喘着氣道：「爲什麼？」

「因爲你是書香門第，爹現雖致仕在家，過去也是四品黃堂，而妾只不過是一名跑馬賣解，出乖露醜的繩妓……」

「玉雯，我不准妳再說這些話！」他用力往下壓了壓，接着頭一低，兩片火燙的嘴唇蓋住了黎玉雯的櫻唇，丁香暗吐，兩舌交接，登時只朦下糢糊不清的「嗯嗯」之聲。

正當兩人纏戰方殷，欲仙欲死之際，一道白光，迅如閃電般透窗而入，文藻芳連「哎喲」之聲都未叫出，身軀猛地一震，便死在黎玉雯的肚皮上面。

這眞是晴天霹靂，只震得黎玉雯慾火全消，她雖是個年僅二九，初經人事的小女人，究竟是曾經常年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雖然心如刀割，神智反愈清朗，她輕輕移開文藻芳屍體，也很快的穿着整齊，一揮手，雙燭齊滅，急自床頂取下寶劍，抖手將劍鞘向窗戶擲去，人却以劍護胸，自房門衝了出去。

房外，夜涼如水，連個人影也沒有，但窗門上却粘着一張白紙，她撕了下來，藉着月色一看，只覺上面潦潦草草寫着：「獨享美色，應受天譴」八字，沒有署名，却畫了柄喪門劍代表。

她渾身顫抖得很厲害，兩眼佈滿紅絲，却沒有半滴淚水，呆呆的出了會神，驀地銀牙一咬，嬌靨上籠罩一片殺機，恨聲道：「果然是池鎭平那個淫賊，黎玉雯如果不將他碎屍萬段，替藻芳報仇，誓不爲人！」

她重又回到房裏，未再燃點蠟燭，藉着自窗紙上透進來的月色，查看文藻芳的傷處，那是一支長約三寸，具體而微的喪門劍，端端正正的，插在文藻芳的左太陽穴上。

她將小劍拔下，撕了片床巾包好，揣在貼胸，然後爲文藻芳穿上衣服，平放在床上，目光一掠，見自己破瓜時的片片落紅，心裏又感到一陣刺痛，這美好的時刻，實在太短暫了，所付的代價，却是終生的痛苦！

更樓上的更鼓已敲四响，她急急裝束停當，鋪素箋，展眉筆，將文藻芳被害，自己尋仇，簡畧的寫明，然後向文藻芳遺體拜了三拜，暗祝道：「芳哥，你無端受害，爲妻的現在要去追尋仇踪，給你報仇，英靈不遠，請你暗佑！恕爲妻不能兼顧你的後事了！」

×　×　×

湘南道上，一騎如飛。

馬上是個一身墨黑緊身衣褲，背負帶鞘長劍，鬢邊綴着一朶白絨花的妙齡少婦——她，正是單身隻劍，千里尋仇的黎玉雯。

這已是她離開衡山文家後的第三天，她沿途探訪池鎭平的下落，因爲她知道池鎭平的爲人，陰狠好色，尤其喜新嫌舊，千仞山麓的池家堡內，雖是妻妾成羣，他却棄之如敝履，成年在外鬼混。

不過池鎭平雖然貪淫好色，却并不幹採花勾當，因爲池家堡富甲一郡，足供他揮霍，所以章台走馬常一擲千金無吝色！

他認識黎玉雯，祗是幾個月前之事，黎玉雯正和她的父兄在靈縣拉場子賣藝，一見驚爲天人，即託人婉轉關說，并許以萬金聘禮，但未爲黎玉雯和她父兄所接受，從此他便追隨黎玉雯糾纏不清。

他們這個三人黎家班，并非一班普通跑馬賣解之流，她父親黎敬梓，原在長沙開設湘雲鏢局，威望頗隆，擅使一柄短桿畫戟，在武林中有「短戟温侯」之稱。

只因爲押運一批官銀晉京，中途被獨脚巨盜「黑手閻羅」巢斌所刼，且從此鴻飛冥冥，他爲了賠償官欵，弄得傾家蕩產，而且還遭受半年多的牢獄之災。

他們這樣到處跑碼頭，拉場子，糊口固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目的，還是在查訪巢斌的下落。

這一天，他們到了衡山縣，落脚在一家悅來客棧，却無意中聽到兩個飛賊密談，正計議殺害致仕還鄉的文聘卿全家，以雪舊恨，黎敬梓對文聘卿的清廉政聲，早有耳聞，仰慕已極，自不能袖手，於是合父女兄妹三人之力，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將企圖殺害文聘卿全家的兩個飛賊擒獲，解送衡山縣正堂，一訊而服。

文聘卿感恩圖報，欲爲黎敬梓購置恒產，以免常年在外勞碌奔波，却爲黎敬梓婉言所拒，只答應在文家盤桓數日，即須遠去。怎奈文聘卿拳拳情意，一片全誠，黎敬梓在不忍過拂盛意的情況下，終於住了兩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裏，一雙青年男女却譜出了火一般熱的戀歌。

這對火一般的戀人，就是文藻芳和黎玉雯，男的温文儒雅，丰標絕俗；女的剛勁婀娜，明艷照人！

古時，男女關防雖嚴，但兩人同住在一所大宅子裏，見面的機會自然很多，雖不能膩在一起，互訴情愫，但四目相接，已是欵曲暗通。

雙方家長亦微有所覺，都因存着門戶之見，佯作不知，致使這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終於在黎敬梓的堅決辭行後，勞燕分飛。

自黎玉雯離去後，文藻芳頓若有所失，每天都是恍恍惚惚的，半個月後，竟然

生起病來。

文聘卿夫婦年過半百，就祇這麼個兒子，自然是鍾愛逾恒，一見愛兒患病，登時慌了手脚，到處延請名醫，但藥不對症，都如石沉大海，而文藻芳的病反而日見沉重，夢囈中不停地呼叫着「黎玉雯」的名字。

黎玉雯雖不像文藻芳般輾轉床褥，但也為情所困，終日悶悶懨懨的，很難看到她的一絲歡笑，一個多月下來，也是人比黃花瘦了。

黎敬梓雖然瞭解女兒的心情，但終自忖是個跑馬賣解的江湖人，不敢存攀龍附鳳的非份之想，所以除了自嘆自嗟，實在愛莫能助的。

這天，他們正在湘陰縣拉場子賣藝，忽見一個青衣小帽的半百老人，氣喘吁吁地擠了進來。冲着黎敬梓一抱拳道：「黎兄，總算找着你們了！」

黎敬梓認識這半百老人是文聘卿的管家何衡，不禁一怔，也忙抱拳道：「啊，是何老！找在下有事嗎？」

何衡目光一掠。低聲道：「玉雯姑娘呢？」

黎敬梓道：「身體不適，在客棧中休息。」

何衡道：「不礙事吧？」

黎敬梓笑笑道：「只是感冒，不妨事的。」

「啊——」何衡噓了口氣道：「自黎兄你們離開衡山，藻芳那孩子便無端生起病來，而且日重一日……」

黎敬梓極為關心地問道：「可曾延醫服藥？」

何衡道：「隣近幾縣的名醫都請遍了，都說是心情鬱結成疾，所投藥石，都如石沉大海，每天昏昏沉沉的囈語不休，頻呼着玉……」

黎敬梓這時已心中雪亮，忙接口道：「此地非談話之所，咱們還是回到客棧中慢慢詳談吧！」

他走到場中，作個羅圈揖，交代了一番，便吩咐兒子黎玉虎收場。

這時，觀衆羣中有個五短身材的精壯漢子，兩道濃眉一揚，臉上浮起一絲狡獪殘酷的冷峻笑意。

× × ×

在客棧中，黎敬梓和何衡偈室密談了半個時辰，然後又將愛女玉雯叫到一邊，告訴她已答應文家的婚事，且約畧的透露了點文藻芳病況，即刻隨何衡到衡山去。

黎玉雯聽說意中人為自己而病，心裏既甜蜜，又焦急，但却並未忽畧女孩子的矜持。

黎敬梓見女兒站着不動，催促道：「雯兒，快去收拾呀，何老伯在車上等着你呢！」

黎玉雯忸怩地道：「爹，你呢？」

黎敬梓道：「爹想趁這機會去長沙一趟，也許會長行入川，但不管所辦之事是否有眉目，一年以內，爹一定會和妳哥哥去衡山探望你的。」

十數年父女相依為命，驟然分離，自難免依依，黎玉雯心中一陣難過，便撲在黎敬梓的懷中，嚶嚶啜泣起來。

黎敬梓也是老淚縱橫，不過他到底是個開創過事業的人物，很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於是强抑心中離愁，撫着愛女秀髮安慰了一番，黎玉雯才止住哭泣，仰面哽咽道：「爹，到時候你一定要和哥哥來看望女兒啊！」

× × ×

永與縣屬郴州府治，離衡山才不過二百餘里，可是黎玉雯却乘馬走了五天，當然她此次隻劍單騎尋仇，並不計較時日，也不計較到了什麼地方。

她到達永與，日已西偏，早已過了打尖的時間，但人須進食，馬須上料，她隨便找了家飯舖，將馬交與堂倌上料，便拎着馬鞭走了進去。

飯舖裏面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年約五旬的道姑，在低着頭慢慢進食。

黎玉雯要了一盤饅頭，幾樣小菜和一碗蛋花湯。

道姑無意間抬起頭來望向黎玉雯，而黎玉雯飯菜未至，也正注視着那道姑，四目交投，道姑的眸子裏突然掠過一片異彩，向黎玉雯點了點頭，黎玉雯滿腹辛酸，只得報以一個苦澀的微笑。

一會兒，黎玉雯叫的飯菜送了來，道姑正好進食完畢，走了過來低宣聲「無量佛」道：「小施主，貧道可不可以在妳這裏坐坐？」

黎玉雯這時正將一小片饅頭塞進嘴裏，望着道姑點點頭道：「不要緊的，您只管請坐。」

道姑落座後，搭訕着道：「看小施主神態，似是遠行到此？」

黎玉雯道：「嗯，從衡山來的。」

道姑道：「看小施主鬢綴白絨花，大概是新遭親人之喪吧？」

黎玉雯眼圈一紅，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道姑歉然地道：「對不起，害妳傷心了。」

黎玉雯用帕子揉了揉眼睛道：「不要緊，道姑請不要見意。」

道姑淡淡一笑道：「貧道衡山紫雲觀涵貞，小施主可曾聽說過？」

黎玉雯心頭一震，她曾聽父親說過，衡山紫雲觀觀主涵貞師太，是當今武林中練氣最有成就的一位前輩高人，雖然看似四五十歲年紀，其實早登髦耋壽域，此老雖喜獎掖後進，却從未正式收過弟子，所以至今仍然傳燈乏人。

她忙不迭的離座，正想要拜下去，涵貞子却伸手將她攔住道：「小施主，這種場所不是行禮的地方，你還是坐下來，一邊進食咱們一邊慢慢談吧。妳的芳名可以告訴貧道嗎？」

「弟子黎玉雯。」

「是給什麼親人戴孝？」

「拙夫。」

「無量佛！多少年紀？」

「比弟子長一歲，今年二……十。」

黎玉雯說到後來，已是淚如泉湧，哽咽不能成聲了。

「唉唉！眞可憐，年紀輕輕的頓失鸞儔，以後的日子還長着呢！」

「……」黎玉雯壓抑着的滿腹悲苦。經涵貞子數語撩撥，頓如黃河決堤般一發不可遏止，她俯在桌上，兩肩不停地抽

搐，哭得很是傷心。

「孩子，哭吧！讓悲傷鬱結在心裏，會傷害身體的！」

這時堂倌不明就裏的走了過來，涵貞子道：「這位小施主突然觸景傷情，哭哭就沒有事了。」

堂倌搖搖頭走了，涵貞子又道：「小施主既是新遭夫喪，為什麼不在家伴靈守制呢？」

黎玉雯驀地抬起頭來，咬牙切齒地道：「我要報仇！我要找着殺害藻芳的賊子，將他碎屍萬段，銼骨揚灰！」

「妳說什麼？」涵貞師太雙目中暴射出兩道寒芒，驚詫的望着黎玉雯道：「藻芳？是不是文大人的兒子文藻芳？」

黎玉雯道：「正是。原來觀主也認識家翁和先夫。」

涵貞師太點點頭道：「是誰殺死了文藻芳？」

「『喪門劍』池鎭平！」黎玉雯從貼胸取出那支具體而微的三寸小劍，交到涵貞子手裏，道：「這支兇器是池賊的獨門暗器，是從先夫屍體上取下來的。」

涵貞師太畧一過目，便將小劍交還黎玉雯，問道：「池鎭平行兇之時，你在那裏？可曾目覩？」

黎玉雯原本蒼白的臉色，突然飛上兩片紅暈，這問題實在使她不便啓齒作答，而且頓時羞得抬不起頭來。

涵貞師太微微一笑，轉變話題道：「小施主可知貧道為什麼找妳談話嗎？」

黎玉雯緩緩抬起頭道：「弟子愚昧，請觀主明示。」

涵貞師太道：「貧道因見妳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竟然眼露兇光，面騰殺氣，而且身上還戴着重孝，心想必然是遭受重大變故，意欲疏導疏導妳，却想不到是藻芳那孩子被害了！唉，貧道既知此事，豈能袖手不管！」

黎玉雯忙道：「這是弟子切身私仇，豈敢連累觀主清修！」

「不！貧道和尊翁是多年的方外之交，藻芳那孩子也和貧道甚是投緣，而小施主是藻芳的妻室，在道義上，貧道也應該幫助你的！」

畧頓，涵貞師太又道：「『喪門劍』池鎭平之名，貧道畧有所聞，性喜沾花惹草，在武林中聲名狼藉！」

黎玉雯道：「觀主可知池賊行踪？」

涵貞師太道：「沒有留意。貧道欲提醒小施主一句話，池鎭平的一身功力，已得乃師十之七八，足可與當今武林一流高手頡頏，小施主自信有這份能力報仇？」

黎玉雯毅然道：「弟子功力雖然不足，却是已萌死志！」

涵貞師太淡淡一笑道：「這是匹夫之勇，不足取！」

黎玉雯道：「依觀主的意思呢？」

涵貞師太神情嚴肅地道：「貧道行年九十，尚無傳燈之人，而小施主亦非富貴中人，貧道意欲暫收小施主為記名弟子，以便傳授本門絕藝，俟小施主報却殺夫之仇後，再與尊翁商量，補行正式拜師之禮，小施主攷慮攷慮，以為如何？」

黎玉雯想想道：「能拜在觀主門下，正是弟子福緣，祇是……」

涵貞師太慈祥地道：「孩子，欲速則不達，貧道自信能在短短一年以內，使妳功力猛晉，而且超過妳的仇人池鎭平！」

黎玉雯忙離座欲行拜師大禮，涵貞師太笑着阻止道：「大庭廣衆，易引起驚異，這禮就免了罷，俟回到觀中，拜過祖師，為師即授妳入門功夫！」

× × ×

紫雲觀建在衡山紫蓋峯的峯腰，觀不大，僅兩座大殿；正殿供奉鴻鈞老祖，前殿為純陽祖師。

觀中除觀主涵貞師太外，便只有兩個照顧香火的老道姑，年齡都已六十開外，但異常强健。

黎玉雯的住處，被安排在觀主涵貞師太的丹房對面。涵貞師太督導功課極嚴，而黎玉雯的進步也很神速。

流光如矢，幌眼就是一個多月。

最近幾天，黎玉雯突感身體不適，時時發生想嘔吐的現象，這才想到這個月天癸未至，暗忖：莫非已一索成孕，芳心中又驚又喜。

漸漸地，涵貞師太也發覺了，便將她叫到丹房，慈祥地囑咐道：「雯兒，妳現已有孕在身，應以胎兒為重，以後練功，不必急於求進，以適宜身體為度，千萬謹記！」

黎玉雯對恩師關注的無微不至，眞是感激涕零。

十月期滿，生了個又白又胖的男孩，滿月後，涵貞師太便寫了封長信，將在永與縣邂逅黎玉雯，以及產子之事詳述一遍，不過唯恐以後黎玉雯練功受到打擾，將產子的地方改在別處。

信寫妥後，便着一個管香火的老道姑將嬰兒及書信，暗暗送往文家。

從此，涵貞師太為了嚴格督導黎玉雯功課，即避不見客，凡有來訪者，概由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擋駕，僞稱觀主雲遊未歸。

開始月餘，黎玉雯還有點惦念着初生的孩子，但漸漸功課一緊，再無暇旁騖，便將整副精神完全溶入其中。

黎玉雯能得涵貞師太青睞，自非無因，她的一身骨格，確是千中選一的最佳材料，所以才引起在永與時涵貞師太對她的注意，加以她蘭心蕙質，一點就透，自是進境神速，一日千里！

涵貞師太胸羅萬有，是一位方外的奇人異士，黎玉雯雖然玲瓏剔透，天賦聰明，但一年時間畢竟太短，僅祇畧窺堂奧而已，即使如此，她的一身所學，也已躋身頂尖高手之列，只欠對敵的實際經驗了。

臨下山前，涵貞師太告誡她道：「一個年輕女子在江湖上單身行走，諸多不便，尤其是江湖上的鬼蜮技倆，令人防不勝防，雯兒此次下山訪查仇踪，最好能掩去本來面目，行動上就方便多了。」

接着又授了易容之術，並着黎玉雯將鄒七姑請進丹房。——鄒七姑是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之一，另一個孟五姑。

涵貞師太對這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從無疾言厲色，這時對鄒七姑含笑道：「七姑，雯兒即刻要下山替夫報仇，這孩子的一身所學，雖勉可在江湖上行走，但究竟經驗太嫩，難免吃虧上當，本觀主想請七

姑辛苦一趟，隨同雯兒下山，在暗中維護她，不知七姑意下如何？」

鄒七姑稽首道：「觀主法諭，鄒七姑自當遵從！」

涵眞師太又道：「那就有勞七姑了，你們就快去收拾收拾，準備下山吧——哦，七姑最好也將這身道袍換一下！」

× × ×

日正當中，一個文士裝束，面色蠟黃的年輕公子，和一個白髮蕭蕭，手拄騰蛇竹杖的老婆婆，先後離開了衡山紫蓋峯的紫雲觀。

文士裝束的年輕公子，正是易容喬裝後的黎玉雯，白髮蕭蕭，手拄騰蛇竹杖的老婆婆自然是鄒七姑了。

黎玉雯離開紫雲觀後，一份思子之情便油然而生，同時也想到遠行川中的父兄，不知是否已如約來文家探望自己，心中一陣思潮起伏，便決定先去趟婆家，好在自己業已喬裝易容，也不虞被人認識。

主意既決，便直赴文家，詎料心願難酬，趕往文家一看，已是重門深鎖，蛛網塵封，經打聽才知家翁文聘卿已奉庭詔起用，於數月前即携眷晉京陛見去了。

黎玉雯面對這傷心之址，黯然良久，才悵然若失的怏怏離去。

爲了便於追尋仇踪，她到騾馬市場選購了一匹長程馬，並裝備了全套鮮明馬鞍，一切舒齊，另一個問題又來了，該往那裏去呢？

她知道池鎭平的家在臨武縣境的千仞山麓，財雄勢大，妻妾成羣，但也知道他是個喜新嫌舊的花花太歲，對玩過的女人均棄之如敝履，所以常年在外鬼混，行無定踪。

在外面尋他？天地之大，欲想尋找一個萍蹤無定的人，實非易事，何況池鎭平也並不是個在武林中叫得响字號的人物。

她最近還是決定了先去趟千仞山麓的池家堡，她想不管怎麼樣，那總是池鎭平的老窩，也許可得到些蛛絲馬跡。

主意既決，便縱馬出城，朝臨武縣方向疾馳而去。

一路上，她聽到很多江湖朋友提及九疑山，而且神情極爲譎異，不禁心中一動，暗忖：九疑山可能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倒得趁機查查清楚。

這天途經柏坊驛，往安仁必須在此渡湘水，所以這處驛鎭，倒是非常熱鬧。

時值盛夏，柏坊驛茶館林立，她想這驛鎭雖然不大，地當水陸交通要衝，可能聽到些關於九疑山的消息，於是找了家茶館坐了下來，泡了壺茶，要了碟瓜子，悠哉遊哉的一邊品茗，一邊慢慢磕着瓜子，其實她正全神貫注，在偸聽兩個江湖人物的細聲對話。

「九哥，你方才說那個什麼『陰風教』欲在中元節舉行開教大典？」

「他們開教，與咱們兄弟何干？」

「唉！李老弟，人家都說你是渾李逵，你不想想，如果與咱們兄弟無關，我幹嗎這樣起勁！」

「嘿，九哥，要刀子賣命，我李龍不含糊，動腦筋的事兒，你就別賣關子作弄我了，還是請你明說吧！」

「嘻嘻，昨天九疑方面派人來和我連絡，擬在這柏坊驛設一個支壇，委我任支壇主，其餘香主執事，均全權交我就地選派，你想咱們兄弟不是混出頭了嗎！」

「哈哈，支壇主九哥，你準備派小弟幹啥呀？」

「小聲點，現在，還不到公開的時候呢！」

黎玉雯聽得心裏暗暗竊笑，這等草包貨色也能當上支壇主，這個「陰風教」的底細，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天傍晚，黎玉雯馬不停蹄的趕到了安仁縣，她本想在這裏歇宿一宵，翌日再趕往潭湖鎭的，而這時正好一輛馬車從她身旁駛過，從車廂內探出顆白頭，向她招招手。

她很快便認出是鄒七姑，於是打消了落店的意思，控轡緊跟在馬車後面，緩緩而行。

安仁縣原來本是衡山縣的安仁鎭，到宋乾德年間才升格爲縣，所以縣城不大，車馬很快的便穿行過去。

到了城郊，行人已漸稀少，鄒七姑這才打起車簾，向併排而行的黎玉雯道：「黎姑娘，老身在途中無意間得到消息。」

黎玉雯含笑向鄒七姑瞪了一眼，用手指指駕車的中年漢子，鄒七姑笑笑道：「不妨事，他是先夫的一個老弟兄，可靠得很！」

黎玉雯笑道：「一定是有關『陰風教』的消息。」

「不錯！是與『陰風教』有關，不過妳猜的並不完全，因爲還與妳欲找的仇人也有關係！」

「哦？七姑是說池鎭平也加入了『陰風教』？」

「嗯，他不但加入了『陰風教』，而且聽說地位還相當高呢！」

「嘿嘿！」黎玉雯冷笑道：「就算是當了『陰風教』的教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連在地方上要無賴的混混都能當上支壇主，以此類推，就可想而知了！」

「啊！黎姑娘，這妳可想左了，因爲妳還不明瞭『陰風教』的結構，所謂『支壇』，不過是『陰風教』的外圍組織，只負責打探消息，照顧教中過往之人，如此而已，根本不能與聞教中重要事故，分壇主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屬於『陰風教』的一方重鎭，所以不僅武功要好，而且還要在江湖上吃得開，兜得轉，就以熊耳山分壇來說，分壇主『病尉遲』羅玉琪，就是一位綠林巨魁，一支七節鋼鞭，會過很多成名人物，而且還包括王屋派的掌門人在內……」

「七姑！算玉雯低估了他們，認錯總可以吧。」黎玉雯撒嬌似的笑着道：「其實事不干己，我才懶得管這些閑事咧！」

「不！黎姑娘，妳又錯了！」

「哦？玉雯錯在那裏？」

「因爲這並不是閑事，而妳也必須要管！」

「爲什麼？」

「爲的池鎭平呀，聽說他昨天就到了熊耳山。」

「啊！七姑，妳幹嗎不早說？」

「咦！老身不一開頭就告訴妳，與妳欲找的仇人有關嗎！」

「好了，七姑，算玉雯又錯了一次。妳老說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現在天剛入夜，咱們緊趕一程，子時前就可趕到熊耳山了。啊，黎姑娘，妳大概還沒吃晚飯吧？」

「是呀，玉雯正準備在安仁吃的，還有馬兒，跑了半天，大概也早餓了。」

「那咱們乾脆在這裏歇會兒，你將馬兒放到路邊去吃草，老身這車上帶有乾糧鹵菜，大概還足夠咱們三人飽餐一頓。」鄒七姑又招呼趕車漢子道：「葉老三，匀出一匹馬來給老身，你的馬車走得較慢，到達熊耳山後，可在戚家等候老身。」

約莫經過半個時辰，一切就緒，鄒七姑和黎玉雯才各自飛身上馬，絲鞭輕揮，兩騎馬頓如離弦之箭般，奮鬣揚蹄，疾馳而去。

× ×

熊耳山在安仁縣的東南方，山麓有條驛道，通往靈縣。山勢高拔險峻，狀如熊耳，因此得名。

鄒七姑和黎玉雯到熊耳山時，一看天色，月兒仍在天中，可見她們這一程急趕，中途毫無躭擱。

「黎姑娘，熊耳山分壇尙在組成階段，一切均未就緒，可能並無防範，不過爲了以免打草驚蛇，還是要多加留意，老身只在暗中跟着妳，還不想露面，假如池鎭平已離開此地，就不必驚動他們了！」

黎玉雯道：「這兩匹馬如何安頓？」

鄒七姑道：「此處遍地青草，就散放着，牠們不會跑遠的。」

「那玉雯就先走一步了！」一條人影自馬背上斜斜縱起，落地時已在五六丈開外，接着幾個飛縱，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鄒七姑看的不住點頭自語道：「這孩子果然是塊渾金璞玉，畧加琢磨，便有如此成就，觀主慧眼識人，將來衣鉢承襲有人了！」

熊耳山廣袤數十里，羣峯森立，黎玉雯從未來過此地，更不知分壇設在何處，加以深山中暗影沉沉，欲想在黎明前搜尋到分壇所在，實非易事！

她翻山越嶺的尋搜了一個多更次，仍毫無發現，不禁焦急起來，心想，假如有鄒七姑在，她江湖經驗豐富，情形也許改觀。

驀地，她腦中靈光一現，想到了一個主意，她記起隨父兄跑江湖時，曾學過口技，雖不十分逼眞，但猛一聽，却也有幾分相似，於是她撮口「嗚嗚」，模仿餓狼的嘷聲，且奔且嘷，登時羣山响應，好像這熊耳山中，突然來了萬千狼羣，聲勢煞是驚人！

峯腰一片密林中，搭蓋着幾座簡陋的木屋，裏面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幾個精壯漢子，因爲木屋中燈火已熄，所以在林外很難發現。

此起彼應的狼嘷聲，終於使他們從熟睡中驚醒。

「奇怪！熊耳山除了兎子，從未見過其他的野獸，這是從那裏竄出來狼羣？」

「可不是嗎，眞他媽的邪門得很！」

「咦，燈怎麼滅了？誰帶着火鐮？」

「察察」兩聲，一盞桐油燈點燃了，木屋中間杯盤狼藉，顯然這些人在睡前曾鬧過酒。

「二楞子，還不快把燈弄滅了！」

「爲什麼？剛才又嚷着點燈！」

「兩個都是渾球，你們怕餓狼找不着美食，點個燈引他們來！」

「咱們躲在房子裏怕啥麼？」

「嘿！野狼成羣，不要說咱們這種因陋就簡的木屋，就算是風火牆的房子，也擋不住牠們前仆後繼呢！」

「噗！」後又滅了，但一條黑影已如幽靈般，隱入了這片密林之中。

木屋中，話話聲仍在繼續，但却換了話題。

「趙老大，咱們『陰風教』是不是在中元節的晚上舉行開教大典呀？」

「是呀！喝酒時，池副總巡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

「可是——咱們這分壇，難道就是這個樣子？」

「當然不是，分壇主送池副總巡出山時，曾和兄弟說過，本分壇欲趕在開教大典前，鳩工尼材，大興土木，興建一座宏偉的巨第，做分壇的壇址！」

「啊，趙老大，我眞羡慕那位池副總巡！」

「嘿！」

「一路香車美人，左擁右抱，既威風八面，又艷福齊天，我二楞子若有一天能够……」

「能什麼？別做你娘的清秋大夢啦，你也不掐盆水瞧瞧，是副啥德性！」

「趙老大，你可別瞧不起人，池副總巡又不是三頭六臂，只不過比我二楞子多會幾招把式，如果我……」

「二楞子，你可是活的不耐煩了，敢在背後編排上司，傳到池副總巡耳裏，你死是活該，可別連累了咱們這裏這多的弟兄！」

「不說就不說，池副總巡都已去浮邱山了，也怕！」

話題一轉，便談到玩女人的經驗了。

伏在木屋頂上的黑影輕「啐」了一聲，突然長身而起，一閃而逝。

曙色乍綻，兩騎健馬如飛般離開了熊耳山。

× ×

戚家集在安仁和靈縣的交界處，有百餘戶人家，以戚姓爲主，小鎭上只有幾家經營日常用品的小雜貨店，和一家小飯館。——趕車的葉老三，便是在這家小飯館歇脚。

黎玉雯和鄒七姑趕到時，飯館早已爲她們準備了茶水，一會兒又送上三大碗熱騰騰的肉絲湯麵。

折騰了一宵，大家確是餓了，雖然麵裏少油缺料的，但仍吃得津津有味。

飽餐後，黎玉雯將自木屋中聽到的談話，簡單的和鄒七姑說了一遍，鄒七姑道：「那咱們也只有跑趟浮邱山了！」

三人歇憩了很久，正準備動起身離去，驀聽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瞬息已至飯館門口。

來的是四人四騎，爲首是個滿面病容，年約五旬的雄偉老者，一身勁裝，背後插着兩柄板斧，顯得威風凜凜的，人未下

，已先大聲喝道：「范老兒，快給咱們準備吃的，越快越好！」

鄭七姑一見這雄偉老者，向黎玉雯使了個眼色，然後笑着站了起來，抱拳道：「老婆子只道是什麼人，這樣聲勢驚人，原來是『病尉遲』羅玉琪羅當家的，這就難怪了！」

羅玉琪已和其餘三人下了馬，正將馬拴好，聞言抬目望去，登時抱拳哈哈笑道：「原來武大嫂也在這裏，羅某來得匆忙，沒有注意，還請多多包涵！」

鄭七姑淡淡一笑道：「十餘年不見，羅當家的仍丰神如昔，只是越來越謙虛了。」接着一指羅玉琪身後三人道：「怎不給老婆子引見引見和你同來幾位朋友？」

羅玉琪側過身子道：「這三位都是羅某的好友，人稱『雲秋三杰』——『雲中雁』姜銑，『跨山虎』呂綱和『五步追魂』沈道南。」

又指着鄭七姑向雲秋三杰笑道：「這位女殺星，三位雖未見過，想也有個耳聞，十餘年前縱橫南七省，以一管鎖喉鎗連敗白道十四位頂尖高手的『奪命魔鎗』武一狂，便是這一位女殺星尊夫，可惜後來不幸爲那班自命爲俠義道的所陷害……」

「老婆子是鄭七姑，用不着羅當家的囉嚇了。」

人的名，樹的影，「毒手羅煞」鄭七姑當年的兇名，並不在乃夫武一狂之下，雲秋三杰早已如雷貫耳，這時不自禁的流露出一片欽敬的神色，抱拳深深一揖道：「愚兄弟已久仰鄭前輩威名，今能拜識尊顏，眞是畢生榮幸！」

鄭七姑微笑道：「老婆子那點薄名，只是江湖朋友隨閧抬，三位不必認眞。」

「咦，武大嫂，」羅玉琪指指葉老三和黎玉雯道：「這兩位妳也該給咱們引見一下，以免失了禮數呀！」

鄭七姑指着葉老三道：「他過去是先夫手下的弟兄，名叫葉老三。這位小窮酸兄弟是……是……」

黎玉雯已易釵而弁，當然不能再用有脂粉氣的名字，可是事先沒有商量好，臨時又揑造不出一個適當的名字，一時感到她很窘。適時站了起來，作個揖接道：「小生文藻芳，請各位老英雄多指教！」

她竟冒用了她死去的丈夫姓名。

鄭七姑笑道：「別儘站着說話了，大家進來坐。」

這時飯館老板范老兒才得着說話的機會，向羅玉琪問道：「羅爺，你們幾位想吃點什麼？」

羅玉琪道：「你店裏有些什麼？」

「有鹵菜，豬牛肉，蛋，水缸裏還養有一條兩三斤重的草魚。」

「就這些？」

「鄉下嘛，羅爺如嫌不够，後面鷄籠裏還有兩隻老母鷄……」

「行！全要了，動作要快！」

羅玉琪又轉向鄭七姑笑道：「武大嫂多年不見，今天羅某請客，還請賞光！」

鄭七姑原不想領情，但繼而一想，羅玉琪突然在此間出現，也許和「陰風教」有關，倒不如趁機探探虛實，於是頷首笑道：「承羅當家的看得起，我老婆子怎能不識抬舉！」

羅玉琪突然敞聲大笑道：「一別十餘年，想不到咱們武大嫂的唇鎗舌劍，仍和腰間的緬刀一般犀利！」

鄭七姑面色微沉，道：「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飯館老板范老兒這時已將桌上收拾乾淨，並擺上杯箸，然後向羅玉琪問道：「羅爺可要用酒？」

羅玉琪顯得不耐煩的道：「當然要喝酒！菜弄得怎樣了？」

「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一會兒，端上一隻大拼盤和兩錫壺酒，羅玉琪抓起錫壺先給每人面前斟了一杯，然後舉杯道：「今天羅某特別興奮，既邀得雲秋三杰下山相助，又邂逅十餘年不見的老友武大嫂，薄酒粗肴，雖嫌怠慢，但在這荒村小店，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諸位定可原諒。羅某敬各位一杯！」

一邊飲酒，一邊等菜，一邊聊天，碰杯聲，談話聲，間或夾雜雄壯的哈哈聲，倒給這座小鎭的冷寂早晨，帶來一片活潑生氣。

炒肉片，紅燒魚，清燉鷄……都已先後上桌。

鄭七姑先敬了羅玉琪一杯酒，然後使心機的套問道：「羅當家的這些年定是飛黃騰達了，不知現在那座山頭得意？」

羅玉琪神情登時變得很嚴肅的道：「不瞞武大嫂說，羅某幹了大半輩子打家刼舍的勾當，實在膩了，正欲另起爐灶，幹點別的活計，適時蒙敝教教主寵召，並委以熊耳山分壇壇主的重任，只是一切草創伊始，所以，不敢請武大嫂往本壇隆重欵待！」

鄭七姑裝腔作勢地抱拳相賀道：「羅當家的，哦！現在該稱羅分壇主了，身入龍門，必可大展雄才，將來前途正未可限量呢！」

羅玉琪甚爲得意的哈哈笑道：「但願能如武大嫂金言，其實武大嫂如果肯投効敝教，地位定在羅某之上，只不知武大嫂是否肯放棄獨來獨往的主見？」

鄭七姑微笑着未置可否，兩道目光却移向雲秋三杰道：「這三位想必是羅分壇主羅致的高手？」

羅玉琪道：「他們三位和羅某相交有年，根本談不上羅致，雖暫屈就本分壇香主之職，那完全是看在多年的過命交情，所以不計較名位。」

「這份道義，眞是難能可貴！」鄭七姑又端起酒杯，向雲秋三杰一舉道：「老婆子借花献佛，祝三位以義全交的新任香主一杯。」

雲秋三杰也一齊舉杯道：「愚兄弟怎敢克當前輩敬酒，這杯酒就算是愚兄弟向前輩畧表敬意吧！」

黎玉雯這時一本正經的向鄭七姑道：「七姑，有完沒完，妳老還沒聽完小生說的故事呢！」

鄭七姑不禁一楞，詫道：「故事？什麼故事呀？」

黎玉雯心中暗笑，雙目中掠過一絲含有暗示異采，鄭七姑頓時領悟黎玉雯是在鬧鬼，想藉機查問池鎭平的一切，便假裝恍然道：「哦！妳是說那輛油壁香車，和車中兩個絕世美女是不是？」（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大豪傑

金釵門劍客　壯士護嬰孩

那顆「石龍頭」突伸於懸崖之外，宛如從雲端中探首而出似的，俯瞰着十餘丈下的湍急奔騰的江水，它的頭部長約八尺，口鼻眼鬚無一不酷似眞龍，而更不可思議的是：它的咀裏還會吐出一道白色的泉水，直瀉江心，彤如一道小瀑布！

這地方，就因它而名，稱之謂「老龍壜」。

相傳它原是一條妖龍，被神仙降服鎮壓於一座山底下，後來龍頭就鎖到了這岷江的邊上，而據說龍尾還遠在七十里外的一座山脚下哩！

也許由於它是一條妖龍之故，老龍壜這一段江水極爲險惡，河道曲折如帶，兩岸均是險阻的峭壁懸崖，勢如萬馬奔騰的江水衝擊着山脚，再折向東流，便形成一個大漩渦，往來船隻經常在此出事，死者無數。

不知從何年何月起，這地方出現了一位老僧人。

他住在石龍頭左近的一座百尺高的石崖上，鑿空石壁就地建蓋石屋一間，屋外架一大鐘，屋側有一石梯，狹長如天梯，直通崖下江邊。

他在這裏救人。

每屆夏秋二季，江水暴漲，湍急異常，行經此處的船隻，尤其是運米船，常常被捲入漩渦而告翻覆，而他在發現船隻出事時，卽鳴鐘呼救，因此獲救者不在少數，到了春冬水位降低之時，他卽駕一葉扁舟在江上化緣，其化緣的方式也頗奇特，手持一竹竿，竿端繫一布袋，遇上船隻，便把竹竿伸過去，而船上的人也都自動的施他食米數合，將米倒入布袋中……

這一天——

暮秋的一天上午，老僧人坐在石屋外與人手談，他的神情十分安詳，似乎他已預知今天將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與他揪枰對峙的是個年輕人，年約二十出頭，衣着樸素無華，但相貌英俊，骨格清奇，氣宇至爲不凡。

他們靜靜的對奕着，久久不發一語。

如果把他們寫入畫中，這便是一幅清逸出塵，不帶一絲人間俗氣神仙之畫像。

棋聲叮叮，盤上烏鷺撲搏，漸漸熾烈了。

忽然，青年移動一下身子，打破沉靜道：「打刼了。」

老僧人搖搖頭，若有旁悟的喟然道：「不好，不好，此爲大刼，大刼一生，生死立判！」

這句話剛剛說完，他突似心血來潮，神色陡然一變，日中迸射精銳光芒！

青年微愕道：「何事？」

老僧人沒答話，隨卽長身躍起，折向石梯掠下去，瞬卽不見踪影。

青年已知有緊急情況發生，當卽隨後奔下石梯，沿懸崖旋轉而下，趕到江邊一看，只見老僧人已跳上一隻停泊於江邊的小舟向江心駛去。

那對面江心，就是老龍壩最爲險惡的，曾經覆船無數的大漩渦！

青年一見大驚，叫道：「師叔，你幹什麼呀？」

老僧人一面操舟疾去，一面大聲道：「救人！有個孩子被捲入漩渦了！」

青年舉目望去，果見那大漩渦之上，正有一排木筏在漩渦上打轉，看情形隨時會被捲入水底，心中大爲驚駭，失聲道：「噫，那來的一個嬰兒？」

那排隨着漩渦打轉的木筏上，綁着一隻闊口木桶，木桶裏面放着一隻小被袱，小被袱中傳出陣陣嬰啼！

好可怕，怎麼有人把一個嬰兒放入江流中呢？

青年也頗想加入搶救，但現在他只能望江水而乾着急，因爲江邊已無船，而老僧人的船已撐出五六丈，無法趕上了。

老僧人操舟的技術十分的熟練，轉眼工夫已逼近那大漩渦，但見他忽然縱身而起，飛前三丈有奇，很準確的飄落到那排木筏之上。

那隻小舟，却因失去老僧人的操縱控制，立時隨波逐流而去，一眨眼就遠去不見了。

青年對於他師叔的身手很有信心，可是看見小舟被沖走，又開始着急起來，因爲那排木筏距離對岸雖然不太遠，但對岸却是一片大峭壁，毫無立足之處，而如果要往這一邊跳回，那也是辦不到，因距離遠達八九丈，即使在陸地上，也沒有人能夠一縱八九丈的——怎麼辦呢？

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將木筏撐離大漩渦，但這近乎是一種夢想，那大漩渦水勢極强，要單靠一個人的力量將木筏撐開，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青年的推測沒有錯，老僧人到了木筏上之後，試着欲將木筏撐開，但一連試了幾次均未成功，非但如此，由於加了老僧人的重量，情況更加險惡了！

青年看得心驚肉跳，不覺大叫道：「師叔，小侄去找一條繩子來如何？」

老僧人沒有回答，他蹲下身子，抱起木桶中的那個嬰兒然後抬頭打量着四周，似在尋思脫困之策。

木筏繼續在漩渦上打轉，愈來愈接近漩渦的中心了！

青年跨入水中兩步，又大叫道：「師叔，你把他拋過來！」

要把一個嬰兒拋出八九丈遠，對老僧人來說似非難事，但老僧人却不放心，因爲他手裏抱着的是一個生命而非一件東西，他搖頭拒絕了青年提出的主意，然後把嬰兒交到左手，緊緊的抱住，接着右掌揮了兩下，以掌刀來切斷了綁着木桶繩子。

青年看得一呆，暗忖道：「噫，他老人家難道能夠乘坐那隻木桶脫險不成？」

那其實是不可能的，那麼小的一隻木桶根本不能坐人，而老僧人也沒有打算那麼做，就在青年正疑惑不解之際，那隻木桶忽已自老僧人手中飛起！

它，像一顆流星般的，朝江心飛去，而老僧人緊隨其後頓足縱起，追踪於木桶之後！

「叭！」的一聲，木桶落在距江邊約三丈的江水上面，而老僧人也適時落下，但見他右脚尖在木桶上一點，身形再度冲起，好像一隻大鵰，一掠三丈，剛好飄落到青年立足的江邊上！

這是驚人輕功絕技的驚人表現！

青年大大的鬆了一口氣，連忙自老僧人手中接過那個嬰兒，撥開被袱一看，欣然色喜道：「嘿，這小把戲倒反睡着！」

老僧人微微一笑，步上石梯，說道：「咱們上去吧。」

回到石屋裏面，老僧人立刻解開小被袱，並將嬰兒全身濕衣脫下，用布巾拭乾，再拿一件僧衣將他包起來。

嬰兒是個男孩，約有六個月大，長得相當胖的。

再從嬰兒的衣服上看，似非貧苦人家所生的，因爲衣服質料很好。

青年皺眉道：「師叔，這嬰兒的父母顯然很富有，怎麼不要這個兒子呢？」

老僧人沒有立刻回答，他把嬰孩放在床上，用被蓋好，然後動手檢視嬰兒的每一件衣服。

很快的，他從嬰兒的兜肚上找出了一件東西——一塊刻着字的竹片！

老僧人拿起竹片道：「這塊竹片大概能夠回答咱們的問題了。」

可是老少倆定睛一看，登時愕住。

竹片上刻着如下數十個字：

「凡拾得此嬰者，請送往宜賓柏樹溪彭良坤處，可得酬銀一百兩。」

表面看來，這嬰兒的「去處」是有了，但是這裏面却蘊藏着許多疑問。

第一：棄此嬰之人既然寫明嬰兒的去處，即證明他還要這嬰兒，既然如此，他爲何要把嬰兒放入險惡的江流之中任其飄流呢？

第二：棄嬰之人爲何不寫明嬰兒的姓名？

第三：棄嬰之人如說遭遇重大而緊急的變故，不得不丟棄此嬰，他怎麼還有時間找到一排木筏和一隻木桶，並且還有時間刻字於竹片上？

老少倆相視沉默着，彼此都在思索着這些問題，過了良久良久之後，青年才開口問道：「師叔，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老僧人搖搖頭道：「不知道，也許這嬰兒是個私生子……」

青年道：「即使是個私生子，也不該把他放諸江流呀！」

老僧人沉吟道：「是的，棄嬰者這樣做必有原因，只是咱們局外人無從知其原因罷了。」

青年道：「小侄猜想，此嬰必是在上游不太遠的地方被放入江中的。」

老僧人道：「怎麼說？」

青年道：「這嬰兒現在睡着了，足見他肚子不餓，如是在上游很遠的地方被放入江中，他現在恐怕已餓得睡不着了。」

老僧人點點頭道：「不錯，你這推測十分合理，但是此嬰的父母即使是住在上游不遠的地方，咱們要找到他們恐怕也不容易，因爲他們不一定住在江邊。」

青年道：「師叔打算如何處理？」

老僧人道：「自然是把他送回去—」

話才說到一半，突然面色一變口中喝聲：「什麼人！」身形如電向屋外撲出！

青年心頭一震，亦欲隨後撲出，但身

形欲動之際，忽然想起嬰兒的安全問題，故隨即打消追出查看的念頭，在屋中守下來。

他，姓關名山雲，乃是峨嵋山大乘禪寺主持心悟大師的入室弟子，九歲拜師學藝，到今年他二十一歲，足足過了十二年練武的生涯，他一直要求落髮爲僧，但心悟大師不答應，告訴他說「汝非吾道中人」，最近就遣他下山歷練，要他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有一天眞的看透了，二十年後再返山落髮可也。

這次，他就是從峨嵋山大乘禪寺下來的，途經老龍壩，順便前來探望老僧人——他的師叔慈航大師。

慈航大師也是出身峨嵋山大乘禪寺的一位高僧，但是他不大喜歡整日誦經禮佛，他認爲與其在寺中修身，不如入世行善，因此十多年前即離寺下山，後來發現老龍壩是一處可以「行善」的地方，便在老龍壩「掛簞」下來了。

峨嵋山和老龍壩相隔僅兩百里，過去關山雲曾數度奉師命前來看望慈航大師，由於叔侄均喜手談，故每次見面就立刻佈子厮殺起來。

今天的情形亦復如此，但不料興趣正濃之際，江上忽然飄來這個嬰兒，而且忽然又有來歷不明的人物在此出現……

關山雲守立在石屋門上，他看着師叔慈航大師如箭射出，又看見他一掠數丈飛入前面一片密林中，心中不禁驚佩不置，暗忖道：「師叔的功力愈來愈精湛了，那樣遠樹林中有了動靜他都能察覺出來！」

他一眼不瞬的注視着對面那片樹林，等待着情況的發生，但等了約莫一盞茶工夫，却未見有任何動靜，又過了片刻，才見慈航大師自林中鑽出，緩步走回來。

關山雲問道：「怎麼樣？」

慈航大師道：「走了。」

關山雲道：「他是誰？」

慈航大師搖頭道：「不知道，大概是一位武林高手。」

關山雲道：「師叔沒有看見他？」

慈航大師道：「沒有。」

他走入石屋，上前看看嬰兒，沒說一句話，似陷入沉思之中。

關山雲道：「師叔在此，經常有武林人前來窺探麼？」

慈航大師又搖頭道：「沒有，這是五年來的第一次，師叔我從未與任何人結怨，往來於江上的人，甚至無人知道師叔我的來歷。」

關山雲皺皺眉道：「這就奇了，難道來人與這嬰兒有關？」

慈航大師點點頭，又搖搖頭，道：「大概與此嬰無關，若是有關係，就叫人費解了。」

「師叔的看法是？」

「來人如與此嬰有關，那麼他與此嬰的關係只有兩種，一是親人，一是仇人，你說是否？」

「不錯。」

「如是親人，當不致忍心將此嬰棄置江上，縱然他本身有危險，但以其身手而論，要保護此嬰似非難事，再說他若有某種原因不敢將此嬰帶在身上，在棄置此嬰於江上之後，就不應跟踪於江邊。」

「對，若說有仇家追殺他，他爲了嬰兒的安全而不得不遺棄嬰兒，那麼他應該遠離此江，將仇家遠遠引開。」

「如是仇人，那麼他既能追到此處，在此之前應隨時可殺害此嬰，所以師叔我的看法是來人與此嬰無關。」

「若無關係，何以在此出現？」

「可能是偶然途經此處的一位武林高人，不過……你下山之後，可曾惹上什麼是非？」

「沒有。」

慈航大師在屋中一隻蒲團上盤膝坐下，閉目靜坐了一會，才睜目說道：「山雲，你做一件好事，將此嬰送去如何？」

關山雲點頭道：「好的，這竹片上刻明將嬰兒送往宜賓柏樹溪彭良坤處，柏樹溪在宜賓的哪一方向？」

慈航大師道：「在宜賓南方約二十里的地方，那是一個鎭，你到了那裏，應該可以打聽出彭良坤這個人。」

關山雲道：「這嬰兒等下睡醒就要吃奶，怎麼辦呢？」

慈航大師道：「所以，你必須立刻帶他動身，師叔我這兒，是沒有嬰兒可食之物。」

關山雲立刻動手整理包袱，準備動身了。

慈航大師道：「將嬰兒交給彭良坤之後，你做何打算？」

關山雲道：「小侄打算先回南溪探望家叔，然後到江湖上去走走，增加一些見識。」

慈航大師道：「你自幼父母雙亡，令叔是你唯一的親人，理當回去看看他。」

他頓了頓，接着道：「到江湖歷練，令師可曾對你有所教誨？」

關山雲道：「有的，他教小侄心存仁厚，凡事忍讓。」

慈航大師點點頭道：「對，酒色財氣尤須愼戒，此外師叔我希望你先去『無雙堡』做一次禮貌上的拜訪，這對你行走江湖很有好處。」

關山雲一聽此言，登時沉默下來。

在下山之前，他師父心悟大師也有這個交代，他口頭上雖然答應了，但心中很不以爲然，他覺得實在沒有奉承「無雙堡」的必要。

無雙堡，坐落於劍門關，是幾十年來領袖武林的一個派系，堡主「金劍老人歐陽天」在過去所舉行的每十年一次的武術大會中一連獲得五次第一，因此被譽爲武林第一高手，再加上他門徒遍佈天下，無形中他成了武林盟主，當今各門各派的人對他都極折服，因此凡是練武之人，在行道江湖之前，都要備一份厚禮前去「無雙堡」做一次禮貌上的拜訪，而「無雙堡」也會回贈一塊鑄有一條龍的銀質徽章送給拜訪之人，那塊銀龍徽章便等於護身符，任何人只要在胸襟上佩戴了它，便可天下去得，不致遭受任何阻難。

但是這在關山雲的眼中看來却是一種屈辱，他覺得自己出身峨嵋，練的是峨嵋派的武功，走的是屬於自己的路，只要安份守己，何必去沾「無雙堡」的光呢？

所以，他很不願意去「無雙堡」拜碼頭。

慈航大師看出了他的心思，微微笑道：「山雲，你忘記『忍讓』兩個字了！」

關山雲道：「這不是忍讓的問題，而是屈服的問題，小侄以爲一個人只要行得正立得直，即無須仰賴於人，師叔以爲然否？」

慈航大師道：「話雖不錯，但是歐陽天的門徒遍佈天下，形勢比人強，讓一步可保百年身。」

關山雲道：「小侄不去開罪他們也就够了。」

慈航大師道：「處今之世，獨善其身往往也很不易，總之你要記住，我們峨嵋派惹不起『無雙堡』，這是事實。」

關山雲點一點頭，道：「小侄記住就是了。」

慈航大師一指嬰兒道：「還有，師叔我有一種預感，這嬰兒可能會牽出許多事情來，你須謹愼行事。」

關山雲道：「是的。」

慈航大師道：「路上宜多小心。」

關山雲道：「是的。」

慈航大師道：「到達柏樹溪交給彭良坤其人，不宜接受其酬謝。」

關山雲道：「當然。」

慈航大師道：「好，你去吧！」

關山雲將嬰兒揹綁在背上，朝慈航大師行了一禮，提起包袱轉身出屋走去。

慈航大師忽又喊道：「回來。」

關山雲轉回身，問道：「師叔尚有何教誨？」

慈航大師沉默良久，才以凝重的神情和語氣道：「沒有別的，只有兩個字——小心！」

關山雲點點頭，轉身走了。

慈航大師跟到屋門口，望着關山雲遠去不見之後，慢慢的舉手伸到頸下，自頸下往上揭起一層薄薄的人皮——

於是他的面貌變了！

藏在人皮後面的竟是一張塗抹着易容膏的，極之醜惡的臉孔！

然後，他轉身揚頭，對着石屋上方的石崖笑道：「老簡，你可以下來了！」

話聲甫落，一條人影便自數丈高的崖上飄落，毫無聲響的落到地面上！

他是個獨目人，年約六旬開外，身材矮而粗壯，左眼眶深陷，裏面的眼球沒有了，模樣充滿陰險刻毒……

× ×

關山雲走離老龍壩僅七八里路，就遭到了他無法解決的困難。

嬰兒醒來了，一醒來就哇哇大哭，愈哭愈兇，顯然是餓了。

而眼前，舉目所見盡是荒野山林，還看不見一人家。

「怎麼辦呢？」

關山雲很是徬徨失措，在下山之前，他曾是壯懷激烈，希望以自己之所學，轟轟烈烈的大幹一番，不料下山頭一件碰到他無能爲力的事情，他覺得任何事情都好解決，唯獨侍候一個嬰兒十分棘手——到那裏去爲嬰兒找奶水呢？

聽着背上的嬰兒哭得悽厲，他的心也慌得厲害，現在他別無良策，只有加緊脚步趕路，希望見到一戶人家，向婦女們求助。

他飛也似的向前奔行了十幾里，終於發現一處山脚下有幾戶農家，他如遇救星的趕了過去，大聲喊叫道：「喂！喂！有人在家麼？」

「誰啊？」

一個老媼應聲自屋裏蹣跚而出，她瞪着一雙霧翳的眼珠，把關山雲上上下下打量一遍，才開口問道：「小哥找誰啊？」

關山雲一拱手道：「大娘你好，小可背上這個嬰兒哭得厲害，想是肚子餓了要吃奶，大娘可有……」

他忽然發覺措詞不好，要向一個老太婆要奶水簡直豈有此理，因之底下的話就吶吶的接不下去了。

老媼却已明白了他的意思，聽見嬰兒哇哇啼哭不止，她忙的問道：「這嬰兒是你的兒子麼？」

關山雲道：「不是，不是，這是小可在江上檢到的……」

他簡要的把拾得嬰兒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苦着臉道：「這嬰兒才六個月大，還在吃奶，現在他餓了，大娘妳看怎麼辦才好？」

老媼將他拉入屋中，說道：「你解下來讓老身看看，說不定是拉屎啦。」

關山雲依言解下嬰兒交給她，見屋中別無他人出來，乃問道：「大娘一人在家麼？」

老媼道：「是的，兒媳都上山砍柴，要到天黑才回來……」

她一面說一面解開包着嬰兒的衣服，看見嬰兒屁股拉了一泡屎，攪得一塌糊塗，說道：「你看，難怪哭得這麼厲害，果然是拉屎了。」

關山雲發慌道：「這怎麼辦？」

老媼不答，就用衣服將嬰兒的屁股擦拭乾淨，再入房取出兩塊尿布和一件破衣，把一塊尿布墊在嬰兒胯下，然後用破衣包起來。

她包好嬰兒之後，將剩下的一塊尿布交給關山雲，說道：「小哥以後要隨時留心，尿布濕了要立刻換洗，這樣他就不哭了。」

關山雲道謝接過尿布，收入包袱中，見嬰兒仍啼哭不止，問道：「現在他還在哭，是不是餓了？」

老媼道：「是的，不過不要緊，待老身來餵他一碗米湯。」

她順手拿起那件髒衣，正要進入廚房，却見有個婦人自外而入，笑着道：「周大媽，妳家來了客人了？」

老媼答道：「不是，這位小哥，是路過此地的，他帶了這麼一個嬰兒，怪可憐的……」

當下，她將聽自關山雲的轉述一遍，接着道：「妳來得正好，這嬰兒已餓了一整天——」

關山雲搶着向那婦人拱手道：「是的，大嫂請行個方便，給這嬰兒一些奶水吃如何？」

那婦人一呆，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要我給他奶水吃？」

關山雲連連拱手道：「是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嬰兒再不給他吃，會餓壞了，大嫂務請幫幫忙，做做好事。」

那婦人臉上發紅，啐他一口道：「你

這個人說話好無禮，我那有奶水給嬰兒吃呀！」

關山雲一怔道：「大嫂年紀輕，怎說沒有奶水？」

那婦人道：「我又沒生孩子，那來的奶水？」

關山雲道：「可是大嫂有奶呀！」

那婦人感到啼笑皆非，轉對老媼說道：「周大媽，這人亂講話，我要告訴我當家的去了！」

說着，扭身欲走。

周大媽慌忙扯住她，笑道：「別慌，別慌，這位小哥是不懂事，可不是有意戲弄妳，妳弄錯了。」

她接着轉對關山雲嘻嘻一笑，道：「小哥，你好像很不懂事，我們女人有奶是不錯的，可是也要等生了孩子才會有奶水的呀！」

關山雲聽了恍然大悟，連忙向那婦人道歉道：「大嫂請原諒則個，小可自小在寺裏長大，對女人實在所知有限，一直以爲女人有奶就有奶水，所以……所以……唉唉，總之大嫂請別生氣，抱歉抱歉！」

那婦人這才知道他少不更事，不由噗哧一笑道：「你從來沒見過女人麼？」

關山雲發窘，吶吶道：「見是見過的，只是，了解不深，今後，小可得去多的多了解了解。」

那婦人聽了直笑，轉對周大媽道：「周大媽，我家那條母牛前兩天才生產，我去擠些牛奶給這嬰兒吃吧。」

周大媽道：「正是，正是，老身就是想到妳家那條母牛，聽說孩子吃牛奶也是很好的，妳快去擠一些來！」

那婦人應聲而去。

周大媽便請關山雲坐下，倒了一碗茶給他，道：「小哥坐一下，老身替你去把這件衣服洗乾淨。唉！眞是怪可憐……」

一邊說，一邊拿着衣服到屋後去了。

不久，那婦人取來了一隻小瓷瓶和一碗鮮牛奶，原來她設想周到，爲恐嬰兒在路上挨餓，除了擠一碗之外，又裝了一瓷瓶。

她對餵嬰兒吃食倒也很在行，當下將嬰兒抱過，開始用湯匙餵嬰兒吃牛奶。

那嬰兒敢情很餓了，雖不習慣用湯匙喝，但牛奶一入口，嚐到了好滋味，很自然的一口一口喝下去了。

當周大媽將那件髒衣洗好擰乾，回到廳堂時，嬰兒也已經喝光了那碗牛奶，肚子一塡飽，他又甜甜的睡着了，樣子蠻可愛的。

那婦人把那隻空碗和湯匙一起塞入關山雲的包袱中，說道：「天黑的時候，還要餵他一次，尿布要一個時辰換一次，你會不會換尿布？」

關山雲笑笑道：「剛才已見周大媽換過一次，小可大概可以依樣葫蘆了。」

周大媽道：「小哥要是不急，就在我家過一夜，老身再教你一些養育嬰兒的方法。」

關山雲道：「不了，謝謝大媽和大嫂的好意，小可今天還想趕一程路，希望後天能够趕到柏樹溪，把這嬰兒交給他的親人。」

他再將嬰兒背起，再三向她們道謝，卽告辭而出，繼續趕路……

這天，他一口氣趕了七八十里路，天黑之時，剛好來到沐川縣城。

他在城中客棧投宿過了一夜，次日一早繼續動身趕路，上路不久，背上的嬰兒又哭起來了。

——怎麼回事？肚子又餓了麼？不，剛剛在客棧才餵過他一次奶，大概是尿布濕了不舒服……

想到換尿布，他就不禁直皺眉頭，昨夜在客棧裏，他曾爲嬰兒換了兩次尿布，餵了一次奶，結果弄得精疲力竭，一夜未眠，最可恨的是第一次換尿布時，好不容易剛剛換好，忽聽「噗！」一聲響，解開被袱一看，嬰兒的屁股赫然又是一泡屎！

現在又要換尿布了，我的天哪！

但是，他寧可爲嬰兒換尿布也不想聽他啼哭，當下卽在路旁停下，解開被袱一看，却發現比想像的要嚴重得多，嬰兒又拉屎了！

他大感吃不消，搖頭嘆氣道：「啊呀！我的小乖乖，你這不是存心跟我過不去麼！」

沒奈何，他只好耐心的爲嬰兒拭淨屁股，再取一塊尿布換上去。

雖然已有過兩次換尿布的經驗，但是他仍然不熟練，仍然笨手笨脚。

正在手忙脚亂的時候，驀聞來路上一片馬蹄滾雷一般響過來，他抬頭不經心的瞥了一眼，見是四匹棗紅駿馬並轡疾馳而來，他也沒有心情再去多看一眼，又低頭去爲嬰兒包裹。

自來路上疾馳過來的四匹馬，在馳到他面前之際，突然一齊勒住，四匹馬因是在疾馳中被勒停，登時前蹄揚起，希聿聿的嘶叫起來。

關山雲抬頭定睛一看，頓時耳根發熱，滿面通紅。

原來，四騎士竟是四個姑娘！

四個容貌絕麗的勁裝姑娘！

她們的年紀只在二十之間，每人背上均揹一把寶劍，每人的衣飾均極華麗，但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她們的容貌，個個美若鮮花，英武中不失嬌媚！

關山雲所以面紅耳熱，是有兩個原因的，一是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姑娘，乍見之下，不免有些害臊，一是他覺得男人替嬰兒換尿布，是一件有損男人尊嚴的事，而這樣的事情竟然被四個年輕姑娘撞見了，實在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

那四個姑娘也眞刁，看見他害臊，竟反咭咭吃吃的嬌笑起來。

關山雲不覺惱羞成怒，瞪了她們一眼道：「哼，妳們笑什麼？有什麼可笑？」

當中一個穿紅衣的姑娘，擧手一指那嬰兒，笑問道：「喂，那嬰兒是你的兒子麼？」

關山雲沉容道：「不用妳管！」

那紅衣姑娘蛾眉一顰，不大高興道：「唏，你這個人說話怎麼這樣沒禮貌？」

關山雲怒道：「對妳們這些毫無惻隱之心的姑娘，我爲什麼要有禮貌！」

那紅衣姑娘訝笑道：「你說我們沒有惻隱之心，指的是哪一點？」

關山雲一指嬰兒，怒冲冲道：「妳瞧，替嬰兒換尿布本是妳們女人的事，如今

不幸落到我頭上，妳們不但不表同情，居然還在那裏笑個不停，這不是毫無惻隱之心是什麼！」

那紅衣姑娘似乎愈聽愈覺有趣而可笑，又吃吃的笑了起來，道：「你這人眞有趣，那嬰兒又不是我們的，怎麼反怪我們不替他換尿布呢？」

關山雲道：「不是妳們的，難道就是我的不成！」

那紅衣姑娘停住了笑，露出詫異之色道：「那嬰兒不是你的兒子？」

關山雲悻悻然道：「我的妻子還不知在哪裏，哪來的兒子！」

那紅衣姑娘「哦」了一聲，道：「原來那嬰兒不是你的兒子，剛才我們以爲他是你的兒子，以爲你妻子跟你吵架一怒而回娘家去了，丟下嬰兒讓你受苦，所以才笑你的，那麼那嬰兒是你的什麼人？」

關山雲道：「跟我毫無關係，是我在江上檢到的。」

那紅衣姑娘驚訝道：「哦，是你在江上檢到的？那麼你要把他送去何處？」

關山雲淡淡地道：「宜賓柏樹溪。」

紅衣姑娘道：「那是你的家？」

關山雲道：「不，這嬰兒身上有一塊竹片，上面刻字說：『凡拾得此嬰者，請送往宜賓柏樹溪彭良坤處，可得酬銀一百兩』，我就是要把他送去那裏的，不過不是爲了那一百兩銀子。」

說畢，又低頭去爲嬰兒包裹身子，也許是在女人面前心情緊張之故，包來包去竟都包不好。

紅衣姑娘飄身下馬，走上前道：「讓我來試試吧。」

她將破衣重新攤開，很熟練的就將嬰兒包裹好了，然後她將嬰兒抱着站起，笑道：「噯，這嬰兒倒是長得蠻可愛的，叫什麼名字呀？」

關山雲道：「沒有姓名。」

紅衣姑娘道：「竹片上沒有刻下嬰兒的姓名？」

關山雲道：「沒有。」

紅衣姑娘道：「這倒奇怪，這嬰兒的父母已然希望拾得者將他送去柏樹溪，就表示他們還要這個嬰兒，照理應該寫明此嬰的姓名才對。」

關山雲道：「如果我是嬰兒的父母，而有仇家在追殺我的話，我也不會寫明嬰兒的姓名。」

紅衣姑娘微微一怔道：「哦，你是這樣想的？」

關山雲點點頭。

紅衣姑娘注視他有頃，問道：「你貴姓大名？」

關山雲道：「敝姓關，賤名山雲。」

紅衣姑娘又上下打量他一眼，含笑道：「你的氣度異於常人，練過武吧？」

關山雲道：「練過一些。」

紅衣姑娘道：「令師何人？」

關山雲道：「一定要說麼？」

紅衣姑娘笑道：「在我們『四大金釵』面前，你似乎不必顧慮什麼的。」

關山雲未曾聽到過「四大金釵」這個綽號，無從知道她們的出身來歷，也無從知道她們是正是邪，故不顧輕率的道出自己的師門，當下反問道：「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紅衣姑娘吃吃嬌笑道：「現在我知道你是初出道的人了，如果你是走過江湖的人，一定知道我們四人的姓名。」

紅衣姑娘一面逗着嬰兒玩，一面說道：「我叫黃若鶯，馬上那三個，穿黃衣的叫林芝，穿綠衣的叫陸小喬，穿紫衣叫古素蘭。」

關山雲轉對那三女點點頭。

黃若鶯道：「現在你可以說出令師是誰了麼？」

關山雲微微一笑道：「黃姑娘爲什麼一定要知道在下的師門來歷？一個人的身價地位的輕重高低，難道要以師門來做衡量？」

黃若鶯笑道：「嘿，你這人外表看來老實，咀巴敢情也挺厲害！好啦，你不說拉倒，其實你不一定夠資格跟我們『四大金釵』交朋友呢！」

她把嬰兒往關山雲手上一塞，擺手說聲「再見」，轉回坐騎，一躍而上，再伸頭向關山雲扮個鬼臉，道：「別忘記給嬰兒吃奶！」

語畢，一抖馬索，嬌叱一聲，向前馳去。

那林芝，陸小喬，古素蘭三女，也在一片脆笑聲中，縱馬跟去，四騎奔馳極速，一眨眼只剩下一道塵烟……

關山雲目送她們去了之後，面上泛起一絲笑容，自言自語道：「這四個姑娘好放蕩，只怕不是正派人物……」

他又站着發痴了一會，隨將嬰兒揹好，復拔步趕路，走了約二十多里路，來到一處巒山重重的山區路上，背上的嬰兒又開始哇哇啼哭了，這次他知道必是餓了，當即找到一處可擋風的山壁下，解下嬰兒，取出尙剩半瓶的牛奶，餵嬰兒進食。

嬰兒的胃口奇佳，一碗牛奶很快就吃完了，他接着再爲嬰兒換上一塊尿布，正好附近有一條淺溪，他把換下的尿布拿去溪中洗滌乾淨，正要轉身走回，忽然瞥見在那上游不遠的溪畔的一棵樹下，拴着四匹馬！

那是「四大金釵」的坐騎！

他心頭一動，暗忖道：「咦，她們的坐騎爲何拴在這地方？」

坐騎在此，人亦必在附近，但此處荒無人烟，她們因何停留於此？

他愈想愈覺奇怪，決定去看個究竟，當下轉回山壁下，將嬰兒揹起，沿着淺溪來到拴着馬匹的樹下，舉目四矚，不見「四大金釵」的蹤跡，但是他很快就看出了「四大金釵」的去向。

淺溪右邊是一座山，山腳下有一條羊腸小徑，可以斷定她們是走羊腸小徑上山了。

——她們上山何爲？

——必定有緣故，且跟上去，看個究竟！

於是，他順着羊腸小徑上山，迂迴曲折的走了數百步，已到一處山頂上。

眼前的山頂，竟是一大片平坦的草地，很像是高樓上的一塊平台！

而那自稱「四大金釵」的黃若鶯，林芝，陸小喬，古素蘭四女，正站立在草地的中央！

由於山頂的地形特殊，關山雲一走上山頂就看見了她們，而她們也同時看見了他，她們臉上立現意外之色，那黃若鶯啓口道：「關山雲，你到這兒來幹麼？」

關山雲原想窺覗，現因形藏已露，不得不硬着頭皮走過去，道：「在下在山下發現妳們那四匹坐騎，一時好奇，故上來看看。」

黃若鶯神情變得很凝重，道：「你不應該到這『埋劍嶺』來，快下山去吧！」

關山雲一怔道：「哦，這地方叫『埋劍嶺』？爲什麼叫『埋劍嶺』呢？」

黃若鶯道：「因爲此地是武林人選擇爲決鬥的地方，輸的一方，必須將武器埋於此嶺，從此退出武林，故稱之謂『埋劍嶺』。」

關山雲驚訝道：「原來如此，姑娘們今天要與人在此嶺決鬥麼？」

黃若鶯點頭道：「正是。」

「對方是誰？」

「不知道。」

「不知道？」

「是的，我們接到了一封未署姓名的挑戰書，約我們四人到此一決高下，因此我們就來了。」

「無聊。」

「你說什麼？」

「無怨無仇，無緣無故却要決鬥，豈不是很無聊麼？」

「如果眞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對方何時到此？」

「該到的時候了。」

「在下可否留下來觀戰？」

「當然可以，不過你揹着一個嬰兒不大妥當，最好不要看。」

關山雲覺得有理，轉身便欲下山，但轉而一想，又覺不該放棄這個觀戰的機會，乃又轉回身子道：「不，在下只要不干預你們的決鬥，就不會有任何危險，黃姑娘以爲然否？」

黃若鶯一笑道：「也好，其實你即使想干預，恐怕也無能力。」

關山雲唯唯稱是，當即走到「埋劍嶺」的右邊，等着作壁上觀。

黃若鶯問道：「那嬰兒怎麼樣了？」

關山雲道：「剛剛餵過奶，現在很安靜。」

黃若鶯訝然笑道：「你哪裏來奶？」

關山雲道：「昨天有人送了一瓶牛奶，在下就用牛奶餵他。」

黃若鶯「哦」了一聲，仰頭望望天空，說道：「奇怪，約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怎麼還不來呢？」

林芝開口道：「會不會是開玩笑？」

她說話的聲音十分好聽，宛若珠走玉盤，給人一種聽覺上的享受。

黃若鶯搖搖螓首道：「不，絕對不是開玩笑的，這樣的玩笑並不高明。」

陸小喬接口道：「可是我們經常碰到一些不三不四的登徒子，也許這是那些登徒子的傑作呢！」

她的聲音細細的，說話時表情非常生動，頗有顛倒衆生的那種媚力。

黃若鶯又搖搖螓首，表示反對她們的看法。

古素蘭斜眼瞅着關山雲，微微笑道：「關山雲，莫非我們要等待的人是你？」

她語聲是清脆悅耳，別具一種風味！

關山雲面上發紅，說道：「姑娘說什麼？」

古素蘭含笑道：「向我們下挑戰書的，是不是你呀？」

關山雲連忙搖頭道：「不不，姑娘不要誤會，在下與妳們四位姑娘素昧生平，怎麼會向妳們下挑戰書呢！」

他聳聳肩，又自言自語似的說道：「我關山雲再怎麼沒出息，也不會向姑娘下戰書。」

古素蘭一聽此言，不禁叫了起來，道：「啊哎！聽你口氣，好像還瞧不起我『四大金釵』是不是？」

關山雲忙又搖頭道：「不，不是這個意思，在下的意思是……是……」

古素蘭道：「是什麼？」

關山雲一急之下，衝口而出道：「是說好男不與女鬥！」

古素蘭氣更大了，轉對黃若鶯冷笑道：「若鶯姐，妳聽聽，這小子敢情眞是瞧不起我們哩！」

黃若鶯也對關山雲表示不滿，道：「關山雲，你不該說這種話，難道你認爲我們『四大金釵』不值得一鬥麼？」

關山雲也發覺自己「愈描愈黑」，不禁急得滿面通紅，忙道：「不不，在下絕無此意，黃姑娘請不要誤解……」

古素蘭朝他走上數步，發出更清脆的笑聲道：「把嬰兒放下來，你我拆幾招試試！」

關山雲掉頭便走。

古素蘭嬌喝道：「站住！」

關山雲站住了，但不是被她喝住的，而是被人擋住的，他的面前突然出現了四個白衣青年，擋住了他去路！

這四個白衣青年，是從那條羊腸小徑走上來的，來得很快，好像一陣旋風！

他們的年紀，均在三十左右，體格雄偉，相貌英武，每人腰懸一劍，有一股盛氣凌人的氣概！關山雲心知他們必是向「四大金釵」下挑戰書的人，當下，忙側身退到一旁，讓路給他們過去。

四白衣青年沒有走過去，對着他眈眈虎視了片刻，當中一個才向四大金釵開口冷冷道：「姑娘們，這小子是那來的？」

黃若鶯答道：「是個不相干的人，他希望觀看我們決鬥，四位別理他就是。」

四白衣青年對關山雲投以一個睥睨的眼色，隨即舉步朝四大金釵走過去。

黃若鶯四女似已看出他們的來歷，神色變得很凝重，早先的「談笑風生」之情似已一掃而光了。

四白衣青年在距離她們尋丈之處刹住了腳步，原先開口的那一個掀動嘴皮，露出一個冷傲的微笑，緩緩說道：「久聞『四大金釵』風華絕代，今日相見，果然勝似傳聞！」

說的雖是客氣話，但語氣充滿揶揄！

黃若鶯不甘示弱，蛾眉一揚，嬌笑道「要是我沒看錯，四位必是無雙堡的劍士，此番隱姓埋名約我們到此，不知有何苦衷？」

（未完）

一月完新派俠情故事

文・獨孤紅
圖・盧令

九幽迷宮（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白得到魔中之魔的遺笈及一前輩高人的撫養教導，練就驚人藝業，他懷着一顆念珠，到峨嵋聖地擬訪尋念珠主人，探求自己身世，值勾魂攝魄四羅刹到雷音寺逞兇，主持僧身負傷重垂危，南宮白予以援手，逐走四羅刹，救回主持，向主持請問念珠來源，惜主持一無所知，南宮白快快離去，詎甫下山，便着了四羅刹暗算，被擄至一山洞，危急間，幸仲孫玉倩率兩婢趕到，逐走四羅刹，南宮白這時因受迷藥迷失本性，竟和身撲向仲孫玉倩，隨行二婢大驚，雙雙縱身護主，把南宮白震昏地上——

九幽魔爪舞　無憂山莊危

白衣女俯身一探南宮白的腕脈，然後又揑開南宮白的牙關看了看，黛眉一皺道：「果然不錯，他服了四羅刹的淫邪藥物，妳們兩個把兵刄收好，帮我把他抬到石榻上去。」

左邊一名青衣少女道：「姑娘，你還要幹什麼，趕走了那四個無恥的東西不就行了。」

白衣女微一搖頭道：「妳們那裏知道，『四羅刹』的淫邪藥物異常歹毒，要不趕快把藥力解去，這個人就會精血乾枯而死。」

那青衣少女道：「這種淫邪藥物是那四個無恥東西的獨門藥物，咱們沒有解藥，如何能救這個人的性命。」

白衣女眉鋒微皺，道：「有道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我既然碰上了，而且從四羅刹手裏把他救了下來，我不能不盡心盡力想辦法保住他的性命，柳婆婆還在附近麼？」

那青衣少女道：「她老人家還在那片樹林裏等着咱們呢！」

白衣女道：「妳去請她老人家來一趟，要快。」

那青衣少女應聲掠了出去。

白衣女望着另一名青衣少女道：「過來帮我把他抬上去！」

那青衣少女應聲插好長劍走了過來。

兩個人合力把南宮白抬上石榻，青衣少女看了南宮白一眼道：「這個人長得不錯，要任他這麼死了還眞可惜。」

白衣女道：「咱們是救人，管他長得什麼樣呢。」

青衣少女抬眼問道：「姑娘，你見過這個人麼？」

白衣女微一搖頭道：「沒有，很覺陌生。」

青衣少女道：「大半是個初出道的後生，江湖上偏多這些人，武功不學好就出來跑，這不是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麼？」

白衣女道：「小瑤，妳弄錯了，這個人的武功好得很，一身藝業恐怕猶在我之上。」

青衣少女小瑤眨動了一下美目道：「他武功很好，一身藝業恐怕猶在你之上，婢子不信，你剛還說沒見過他……」

白衣女道：「我用不着見過他，剛才我爲他把過脈，我發現他的內功很深厚，他既有這麼深厚的內功，一身藝業還會差到那兒去麼？」

小瑤道：「可是咱們連見都沒見過他，他明明是個剛出道的……」

白衣女截口說道：「江湖之大，無奇不有，剛出道的不見得就比成了名的差，妳可知道江湖上有多少人是空有虛名，妳可知道又有多少淡泊名利的奇人異士隱於三山五嶽，四海八荒。」

石室門口人影一閃，石室裏接連進來兩個人，一個是銀髮鐵拐的乾瘦白衣老嫗，一個是適才那名青衣少女。

銀髮白衣老嫗進來便道：「姑娘，你找我？」

白衣女道：「婆婆，我讓小瓊請妳來，跟妳商量件事。」

銀髮白衣老嫗道：「我已經聽瓊丫頭說了，這個人的性命恐怕會保不住。」

白衣女臉色微微一變道：「婆婆，妳是……」

銀髮白衣老嫗道：「你既然知道他體內的藥力要是不消解，一個對時就會精血乾枯而亡，當知道要救他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就是用四羅刹的獨門解藥，另一個辦法是……我不說妳也知道……」

白衣女微一點頭道：「我知道，只是我已然救了他，怎可能功虧一簣。」

銀髮白衣老嫗道：「救不了他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咱們可以試試這個辦法，妳跟小瑤等在這兒，我帶着小瓊去找四羅刹……」

白衣女道：「她們早已不知道跑那兒去了，一個對時之內那就能找到她們，我不知道她們給他服了這種淫邪的藥物，要是知道說什麼我也會讓她們留下解藥。」

銀髮白衣老嫗道：「現在說這個有什麼用，妳要是打算救人的話，只有試試我剛說的那個法子。」

白衣女煞聚眉鋒，嬌靨上也微現焦慮神色，望着南宮白道：「沒有別的法子了，婆婆，他的內功很深厚，一身藝業也一定不差，要是任他死在四羅刹這種淫邪藥物之下，豈不是太以可惜。」

銀髮老嫗一雙目光跟着白衣女的目光落在了南宮白臉上，這她才看見了南宮白的人，南宮白的臉，一呆，驚嘆說道：「好俊的後生，老身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是頭一回見着這麼好的人品……」

一雙老眼中忽現異采，抬眼望向白衣女，住口不言。

白衣女久久不見她說話，隨也抬眼向她望了望，一望之下，白衣女微微一愕道：「婆婆，妳怎麼了？」

銀髮白衣老嫗忙一定神道：「沒什麼，妳說他內功很深厚？」

白衣女道：「剛才我爲他把過脈。」

銀髮白衣老嫗上前一步，伸手抓住了南宮白的腕脈，一抓之下她神情猛地一震，老眼暴睜，脫口叫道：「好內功，好修爲，何止相當深厚，簡直駭人聽聞，這後生，他，他是怎麼練的……」

白衣女道：「婆婆……」

銀髮老嫗霍地抬眼，道：「姑娘，這麼一個奇人要任他傷在這種淫邪藥物之下，那不但太以可惜，四羅刹造的罪也太大，姑娘，咱們可以放棄十個，百個，但這個人，這條命咱們是非救不可！」

白衣女道：「我知道，可是……」

銀髮白衣老嫗道：「不要緊，姑娘，這個後生有救，姑娘可願流點血。」

白衣女微愕道：「流血？」

銀髮白衣老嫗道：「我這麼說吧，姑娘跟小瓊，小瑤的血都能救他，但以姑娘妳的血最好……」

白衣女微一點頭道：「我懂了，只是婆婆剛才爲什麼……」

銀髮白衣老嫗道：「剛才我沒說，那是因爲解這種淫邪藥物需要的處子血不少，而且這血是咬破舌尖咀對咀的渡入他口中……」

白衣女猛然紅了嬌靨，皺起了黛眉。

銀髮白衣老嫗一見白衣女的神色，忙道：「姑娘，盡管這後生該救，可是那還得看姑娘……」

白衣女神色一肅，道：「不，這是救人，我心地光明，算不了什麼，婆婆，是不是把血渡給他之後就行了？」

銀髮白衣老嫗道：「不，姑娘，還要把妳的眞氣渡給他，一直等到他身上的熱退去。」

白衣女道：「沒有別的了麼？」

銀髮白衣老嫗道：「沒有了。」

白衣女目光一掃道：「記住我的話，稍時等他醒過來之後，無論如何不許讓他知道我是怎麼救他的，永遠不許讓他知道，因爲我這是救人，婆婆留在這兒就近照顧，小瓊，小瑤到外頭守着，沒有我的話，不得放進任何一個人來！」

小瓊，小瑤領命而去。

銀髮白衣老嫗看了白衣女一眼道：「姑娘，妳讓我敬佩，不知道這後生是何許人，萬一他要是個邪道上的人物，我的罪過可就大了。」

白衣女道：「婆婆妳聰明一世，怎麼糊塗一時了，他要是個邪道上的人物，還用得着四羅刹這樣對他麼？」

銀髮白衣老嫗瞿然點頭道：「妳說得是，是我糊塗！」

旋即轉身向外，不言不動。

白衣女一雙目光緩緩投注在南宮白的臉上，嬌靨上一片肅穆神色，看了一陣之後，慢慢地俯下身把兩片香唇壓向南宮白的雙唇。

她嬌靨上神色一片肅穆，心裏想的也只是救人，可是當她兩片香唇觸及南宮白的那滾燙的雙唇時，她的嬌靨突然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

不過那只是一刹那間，一刹那之後，她馬上恢復了平靜！

片刻工夫之後，南宮白臉上的紅熱漸漸退去。

足足一盞茶工夫，白衣女始直起了身，她剛才一直閉着眼，如今睜開美目又把一雙目光投注在南宮白那俊逸的臉龐上，突然間，她那雙清澈深邃的眸子裏浮現起一片迷濛，好像蒙上了一層薄霧，她取出

一方羅帕擦去南宮白的咀角的血漬，然後又擦了擦自己的咀，轉過身去道：「好了，婆婆，叫小瓊跟小瑤進來吧。」

銀髮白衣老嫗轉過身來目光落在白衣女臉上，道：「妳耗損了不少眞氣，要不要先歇歇？」

白衣女微一搖頭道：「不要緊，我不累，叫小瓊，小瑤進來，我有話說。」

銀髮白衣老嫗轉身揚聲叫進了小瓊，小瑤。

白衣女道：「記住，永遠別讓他知道我是怎麼救他的，還有，等我解開他的穴道以後，看看他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他要是有一點不正，咱們合力把他除去，不讓他出這山洞一步。」

銀髮白衣老嫗跟小瓊，小瑤聽得都一怔。

銀髮白衣老嫗口齒啓動要說話。

白衣女已一指點向南宮白腰間。

南宮白一震睜眼，入目眼前四個人，一怔忙挺身坐起下了地，他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之後遲疑着道：「四位……」

銀髮白衣老嫗道：「年輕人，『勾魂攝魄四羅刹』已經夾着尾巴跑了。」

南宮白忙道：「這麼說是老人家四位救了我？」

銀髮白衣老嫗道：「應該說是我家姑娘救了你。」

南宮白轉眼望向白衣女，一抱拳道：「多謝姑娘……」

白衣女道：「沒什麼，舉手之勞，你不用客氣。」

銀髮白衣老嫗道：「年輕人，你中了『四羅刹』的淫邪藥物，也是我家姑娘救了你。」

南宮白的眉宇間冷肅煞氣爲之一現，看得白衣女，銀髮白衣老嫗等心裏均爲之一凛，銀髮白衣老嫗心裏暗叫一聲：好重的殺氣……

只見南宮白又沖白衣女抱起雙拳道：「姑娘的大恩……」

白衣女道：「我剛說過，沒什麼，救人總是要救到底的！」

南宮白沉默了一下道：「那麼我就不再說什麼了……」

銀髮白衣老嫗道：「對了，用不着說什麼，記在心裏就行了。」

一頓又道：「年輕人，我家姑娘複姓仲孫……」

白衣女道：「仲孫玉倩。」

銀髮白衣老嫗道：「老身姓柳，你叫我柳婆婆就行了。這兩個一個叫小瓊，一個叫小瑤，我們都是我家姑娘身邊的，年輕人，你呢。」

南宮白道：「有勞老人家動問，晚輩南宮白。」

銀髮白衣老嫗柳婆婆道：「原來你也姓個複姓，這倒巧啊，年輕人，你是那門派的弟子？」

南宮白道：「後輩不屬於任何一個門派。」

柳婆婆道：「那麼你的師承是……」

南宮白遲疑了一下，歉然說道：「老人家原諒，我兩位恩師已經過世了，臨終前曾一再交待不許提起他兩位的名諱！」

柳婆婆面現不豫之色，剛要再說。

白衣女仲孫玉倩那裏已然說道：「你不要客氣，徒忌師諱，這原是對的！」

南宮白看了她一眼道：「多謝姑娘曲諒！」

仲孫玉倩都說南宮白對，柳婆婆還能說什麼，只有把已然到了咀邊的話又嚥了下去，改口說道：「年輕人，那麼你怎麼會中了四羅刹的道兒，你說到『峨嵋』來又是爲了什麼？」

這可以說，南宮白當即把他來「峨嵋」的目的，以及碰上「勾魂攝魄」四羅刹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柳婆婆一雙白眉聳動，道：「眞是罪過，論『情僧』的年紀怕不已在四十以上，做她們的爹都有餘了，她們居然跑到『峨嵋』來找他……」

南宮白道：「老人家，知道這位情僧麼？」

柳婆婆道：「老身只是聽說過當世之中有這麼一個奇人，佛門之中有這麼一個奇僧，却一直沒見過，怎麼？」

南宮白雙眉微揚道：「廿年前，『雷音寺』主持以及近百名弟子在一夕之間悉遭人殺害，我要問問他，是不是他下的毒手。」

柳婆婆看了他一眼道：「年輕人，這件凶案就算是『情僧』做的，已經事隔二十年了，別人都不過問，你又何必管這個閒事！」

南宮白道：「老人家，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雷音院』的主持遵其師兄遺命，所以並沒有去找那位情僧問個明白，查個水落石出，可是我不同，佛門弟子出家人，與世無爭，更不會去招誰惹誰，兇手在一夕之間把他們殺害殆盡，其毒辣兇殘令人髮指。這件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又豈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我若是袖手不管，那不但辜負我這身所學，愧對我兩位恩師，甚至跟殺害『雷音寺』主持跟近百名佛門弟子的兇手沒兩樣！」

柳婆婆飛快看了仲孫玉倩一眼道：「年輕人，這件兇案要是那情僧做下的，當年他一身武功就已够驚人，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武功自然更爲精進，對你來說，應該是老一輩的人物了，你年紀較輕，能有多大成就敢去找他，萬一你不是他的對手，豈不是白白賠上一條性命。」

南宮白雙眉揚起，淡然一笑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生老病死誰能免，生而何歡，死又何懼，但死得值，我認爲可以不必遲疑，不必畏縮。」

仲孫玉倩一雙美目中閃漾起異采。

柳婆婆微微點了點頭，鷄皮老臉上浮現起笑意，道：「好，年輕人，我們總算沒救錯你，値得人欣慰。」

頓了頓道：「剛聽你說，你上『峨嵋』也爲找個人，但不知你找的又是誰？」

南宮白道：「晚輩找的這個人晚輩沒見過，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究竟是何許人，晚輩有一樣可能是他的東西，這樣東西跟佛門有點關係，所以晚輩先到『峨嵋』來碰碰運氣。」

柳婆婆輕「哦」了一聲道：「有這種事，年輕人，我們久走江湖，對武林中的人與事知道得可能比你多一點，你是不是可以把那樣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看看？說不

定我們能帮上你的忙——」

南宮白道：「自無不可，老人家的好意讓人感激。」

探懷取出那顆「念珠」，雙手遞了過去！

柳婆婆接過了那顆念珠先遞給仲孫玉倩。

仲孫玉倩沒接，道：「婆婆看吧！我知道比婆婆少，閱歷也比婆婆差得多。」

柳婆婆此舉原是禮，仲孫玉倩既然說了話，她也就逕自收回，凝望向那顆念珠，一看之下她皺了眉鋒，道：「年輕人，你以爲這是個什麼東西？」

南宮白道：「晚輩不才，以爲這是顆念珠。」

柳婆婆搖頭說道：「這不是顆念珠，老身活了這麼大年紀，見過不少念珠，却從沒見過這種樣兒的……」

南宮白道：「老人家應當看見上頭雕了佛字。」

柳婆婆道：「老身正在納悶，要說它是顆念珠，老身從沒見過這種樣兒的念珠，要說它不是念珠，它上頭却雕滿了佛字，這究竟是……」

話鋒忽然頓住，抬眼望向南宮白道：「年輕人，你可願碰碰運氣？」

南宮白道：「老人家，晚輩到『峨嵋』來原就爲碰運氣來的，只憑着這麼一樣的東西找個從沒見過，甚至於根本不知道姓名的人，原就得碰運氣。」

柳婆婆一點頭道：「好，老身告訴你一個地方你去試試，只是，年輕人，老身只是讓你去試試，可沒把握……」

南宮白道：「老人家，您原是讓晚輩去碰碰運氣的。」

柳婆婆道：「那麼你聽清楚，遠在二十年前，武林中出現了一個奇才，這個人不但文武雙絕，而且無所不通，無所不精。尤其人長得俊逸洒脫，倜儻不羣，他一出現就震動了整個武林，使得多少紅粉女兒爲他着迷，到處找他，茶不思，飯不想，簡直就跟瘋了似的，招得多少人羨慕，也惹得多少嫉妒，廿年前老身是個四十多歲的人，連老身那時候都想看看他，你想他有多大的魔力？可惜的是打當初到如今見過他的人太少，簡直少得可憐，只因爲他跟條見首不見尾的神龍一樣，明明說他在這兒，等大夥兒趕到這兒一看，他却又不見了，這麼一來更增加了他的魔力，有人曾經發誓，窮畢生的歲月非找到他不可，而那是廿年前，過了幾年之後因爲老找不到他，人們的興緻也就漸漸減低了，到了廿年後的今天恐怕武林中已經把這個人忘得一乾二凈了，這個人姓季，叫季飛星，跟這顆念珠上刻的這兩個字一樣，如今他要是還在的話，應該四十已經出頭了，你可以去碰碰運氣，說不定這顆東西是他的。」

她抬手把那顆念珠遞還了南宮白。

仲孫玉倩道：「婆婆，說了半天妳還沒告訴人家上那兒去找季飛星呢？」

柳婆婆一怔，旋卽笑道：「可不，我眞是老糊塗了，年輕人，季飛星的家在『洛陽』，季家因季飛星而出名，你到『洛陽』一打聽就知道了，別人不知道他在那兒，他的家人應該知道他在那兒！」

南宮白道：「多謝老人家，有件事晚輩忘了告訴老人家了……」

柳婆婆道：「什麼事？」

南宮白道：「這顆念珠的主人把這顆念珠跟一枝鳳釵同留在一個地方，這顆念珠上刻着『飛星』兩個字，兩枝鳳釵上都刻着『纖雲』兩個字，而在這兩樣東西之旁，念珠的主人以指力刻石寫下了秦少游那闕『鵲橋仙』……」

仲孫玉倩美目微睜道：「纖雲弄巧，飛星傳恨！」

南宮白道：「不錯，所以我懷疑這『飛星』，『纖雲』是不是人名！」

柳婆婆眉鋒微皺道：「原來這裏頭還有一枝鳳釵跟一闕詞，看來這件事牽涉着一個女人，恐怕還牽涉到一段情……」

只聽仲孫玉倩道：「你看這會不會是碰巧了，就是因爲這『飛星』，『纖雲』是一男一女的名字，所以這顆念珠的主人才在許多名家的詞當中挑了秦少游那一闕『鵲橋仙』……」

南宮白兩眼微睜，點頭道：「這當然不無可能，多謝姑娘指點！」

仲孫玉倩道：「不敢當，我只是這麼猜，中與不中還不知道！」

柳婆婆沉吟說道：「嗯，姑娘猜得好，是有這個可能，要不把秦少游詞中的這四個字刻兩樣東西上有什麼意思？年輕人，以老身看你還是到季家去試試！」

南宮白道：「多謝老人家，晚輩這就趕到『洛陽』去，諸位給與我的，容我後報，告辭！」

他一抱拳，遂步行了出去。

仲孫玉倩香唇啓動，欲言又止。

柳婆婆望着南宮白行出石室，轉過來道：「姑娘，咱們並沒有救錯人！」

仲孫玉倩道：「婆婆是這麼看麼？」

柳婆婆道：「錯不了的，姑娘，別的都不提，單以他要找那個情僧爲『雷音寺』的和尚報仇雪恨，而不惜犧牲性命這件事，就可以証明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正道俠義。」

仲孫玉倩微微點了點頭道：「但願如此了！」

柳婆婆吁了一口氣道：「沒想到半路上碰上這麼一件事，行了，時候不早了，咱們該回去了！」

仲孫玉倩香唇啓動了一下道：「婆婆，我想在外頭玩兩天再回去！」

柳婆婆一怔忙道：「那怎麼行，主人跟夫人派人傳令召咱們回去，你又不是不知道爲的是什麼事，怎能在外頭躭擱？」

仲孫玉倩揚了揚眉梢兒道：「那件事本不是我的意思，事先連提都沒跟我提，婆婆妳是看着我長大的，別人不知道我，妳還不知道我麼？」

柳婆婆道：「姑娘，我怎麼會不知道您，老婆子我在仲孫家待了三代了，仲孫家那一個我不知道？就連主人，我也是看着長大的。他的武功有一半還是我教的呢，何況是姑娘您？只是主人跟夫人既下了令諭，無論如何您也得趕回去一趟，到時候中意不中意是另一回事，您要是不中意儘可以說，有老婆子我在，絕不會讓主人跟夫人强您所難，老婆子我在仲孫家雖是個下人，但却跟朝廷裏的顧命大臣差不多

，說句話應該是有相當的份量的，等到了家兩下裏見過之後，只要您說聲不願意，我再保着您出來玩，行麼？」

仲孫玉倩道：「怕只怕到了那時候爹跟娘不會再讓我出來了。」

柳婆婆一拍胸，道：「您放心，有老婆子我在，說什麼，我也會想法子讓您再出來！」

仲孫玉倩道：「其實有什麼好看的，看不看我都是不願意。」

邁步嬝嬝往外行去。

柳婆婆深深看了她那無限美好的背影一眼，一頓鐵拐跟了上去。

× × ×

這是一座大山，高拔入雲霄，連綿數里。

緊挨着山脚下，座落着一片大宅院，佔地是有數畝之廣，裏頭狼牙高喙，飛簷流丹，還有一座座高有數丈的瞭望碉。

一大圈丈高圍牆的外頭，繞着一條寬約兩丈多的土溝，土溝裏豎滿了一根根的尖銳鋼刺，尖端森白雪亮，望之嚇人！

土溝外圍丈餘處，另繞着一圈鐵柵，每一根鐵棍都有兒臂般粗細，頂端也都把把尖銳。

正對着那圈圍牆那兩扇朱紅大門，鐵柵上也有扇巨大鐵柵門，頂上橫額四個大字：「無憂山莊」。

橫額兩面各插着一面三角旗，白綢，上頭繡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金龍。

就這麼一座山莊，氣勢雄偉，隱隱懾人。

正晌午，山莊門口到了四個人，仲孫玉倩，柳婆婆，小瓊，還有小瑤。

一進鐵柵門，小瓊抖手上揚，一道光華冲天而起，到了半空中砰然四散，像蓬雨似的緩緩墜落。

土溝那一邊，用兩根鐵鍊高高吊起的一座木橋緩緩放了下來。

兩條人影從山莊裏電射而出，直落木橋的這一端，身法矯捷美妙，是兩個中年白衣人。

木橋落在土溝的這一邊，仲孫玉倩等也到了橋頭，兩名中年人雙雙恭謹躬身：「姑娘，婆婆！」

旋即閃向兩旁。

仲孫玉倩邁步踏上木橋，柳婆婆向兩個白衣人道：「客人到了沒有？」

一名白衣人道：「到了，昨天晚上到的。」

柳婆婆眉鋒一皺道：「沒想到還是回來遲了，主人說什麼沒有？」

那名白衣人恭聲道：「沒聽主人說什麼。」

柳婆婆道：「那就好，路總得一步一步的走。」

說話間已到了兩扇朱紅大門前，兩扇朱門大開，一名濃眉大眼，長髯及胸的白袍老者飛迎了出來，近前一躬身道：「姑娘，婆婆，您回來了，主人現在前廳，特差屬下來請姑娘先到前廳去一下。」

仲孫玉倩沒說話。

柳婆婆開口說道：「聞總管，客人也在前廳麼？」

白袍長髯老者忙道：「不，前廳只有主人跟夫人在！」

柳婆婆道：「客人呢？」

白袍長髯老者道：「主人把客人安置在翡翠園……」

仲孫玉倩霍地轉過身來問道：「在那兒？」

白袍長髯老者忙陪笑說道：「姑娘，這是主人的意思，屬下不敢不遵！」

仲孫玉倩冷笑一聲道：「我倒要看看這是怎麼樣的貴客，連我的『翡翠園』也讓給他們了。」

說話間進了大門，仲孫玉倩筆直往後行去。

柳婆婆趕上一步拉住了她，很快地遞過一個眼色。

仲孫玉倩寒着清麗的嬌靨道：「婆婆，您沒聽見麼……」

柳婆婆道：「我聽見了，先去見過主人再說！」

仲孫玉倩沒說話，轉身往一座大廳行去！

這座大廳建築相當宏偉，比一般人家的大廳足足大了一倍，而且飛簷狼牙，石階高築，氣派異常！

進了大廳，只見頂懸八寶琉璃燈，地鋪紅氈，四壁分懸名家字畫，傢俱擺設無一不考究，無一不豪華。

居中兩張太師椅上高坐一男一女，男女都在中年，男的穿着一襲雪白的長衫，長眉細目白淨臉，兩眼之中寒光閃動，隱隱有一種懾人之威，女的着宮裝，年紀雖已過四十，但肌膚凝脂，國色天香，不但有一種成熟的風韻，而且有一種華貴的氣度。

仲孫玉倩近前盈盈下拜，道：「爹，娘，玉倩回來了！」

柳婆婆手扶鐵拐矮了矮身道：「見過主人，夫人！」

中年白衣人跟中年美婦忙站了起來，中年美婦更上前一步扶住了柳婆婆，含笑道：「婆婆快請坐！」

她攙着柳婆婆坐向一旁。

中年白衣人望着柳婆婆含笑道：「玉倩這一趟出門，讓婆婆跟着受累了。」

柳婆婆微一搖頭道：「說什麼受累，老婆子身子骨還硬朗，閒下來就不舒服。再說姑娘是老婆子抱着長大的，讓別人跟出去老婆子也不放心！」

中年美婦道：「那倒是，玉倩還不跟婆婆的孫女兒一樣，婆婆不疼不愛，誰疼誰愛！」

柳婆婆忙道：「夫人這是折老婆子，怎麼說老婆子總是個下人！」

中年白衣人忙道：「婆婆這是怎麼了，仲孫家三代何曾把婆婆當下人？我跟素君一直拿婆婆當長輩看待，『無憂山莊』裏那一個敢把婆婆當下人，我馬上拿莊規家法處置他，婆婆請坐着歇歇喝杯茶，容我告訴玉倩件事——」

他轉過臉去望着仲孫玉倩就要說話。

仲孫玉倩那裏已然說道：「你把我的『翠翡園』讓給客人住了。」

中年白衣人微愕轉望白袍長髯老者。

白袍長髯老者立即欠身說道：「姑娘問屬下客人住在那兒，屬下不敢不據實禀告。」

中年白衣人收回目光望着仲孫玉倩道

：「玉倩，爹知道妳的『翡翠園』向不讓人輕進，可是這幾位客人不是外人，要是外人，爹也不會把他們安置在『翡翠園』了！」

中年美婦人看了仲孫玉倩一眼道：「玉倩，這幾位客人算來已是咱們的親家了，妳爹不能拿他們當一般客人看待！」

柳婆婆一怔道：「親家，夫人你這話是……」

中年美婦人臉上掠過一絲異樣神色，道：「這個親事本來打算等玉倩回來之後，讓玉倩自已看看才決定的，可是承祖見過那家那位少爺之後認為滿意，所以他就做主決定了。」

誰都聽得出，中年美婦話裏也有不滿之意。

柳婆婆站了起來。

仲孫玉倩嬌靨變了色，轉身就要走。

只聽中年白衣人仲孫承祖道：「玉倩，站住。」

仲孫玉倩停了步，但沒轉回身。

仲孫承祖道：「爹給妳決定的這門親事，妳敢是不願意？」

仲孫玉倩道：「你現在問我願意不願意，不嫌太晚了麼？」

仲孫承祖笑道：「傻孩子，妳是沒看見人呢……」

仲孫玉倩道：「我知道，還沒見着人就說願意不願意那未免言之過早，可是要是等我見過人之後我不願意呢。」

仲孫承祖一怔旋即說道：「傻孩子，難道爹的眼光不如妳……」

仲孫玉倩轉過了身，嬌靨煞白，道：「爹，只看幾眼你又能看出什麼？」

仲孫承祖笑道：「爹是個怎麼樣的人，豈會以貌取人，玉倩，妳是不知道咱們這親家是那一家，告訴妳吧，就是『蘇州』金家……」

仲孫玉倩呆了一呆道：「金伯伯？」

「是啊，」仲孫承祖笑着道：「金伯伯家的玉樓哥妳忘了麼，小時候你們兩個常在一塊兒玩兒，妳見了必就拉着不肯放，妳玉樓哥見了妳也是不肯走……」

仲孫玉倩道：「原來是金伯伯家的玉樓哥……」

仲孫承祖笑道：「可不是麼，想起來吧，現在妳不說不願意了吧。」

仲孫夫人淡然說道：「多少年不見，現在你們都長大了，見了面恐怕都不認識了。」

柳婆婆接着說道：「說得是，主人何不讓姑娘先見見金家少爺。」

仲孫承祖點點頭道：「行，行，當年玉樓粉粧玉琢，如今玉樓人才一表，包玉倩滿意，我這就派人去請……」

只聽一個帶笑話聲傳了過來：「玉倩回來了麼，在那兒，快讓我看看。」

仲孫承祖笑道：「說曹操曹操就到了，省得去請了。」

這句話剛說完，大廳裏已經進來了人。三個，兩男一女，兩個男的都穿錦袍，那個女的也是一身的彩衣。

那個女的年紀跟仲孫夫人差不多，跟仲孫夫人一樣的美，但却比仲孫夫人多了一份艷。

兩個男的，前頭一個是個長眉細目的中年人，唇上留着兩撇小鬍子，步履雄健，眼神十足，顧盼生威，滿臉都是笑意。

後頭一個是個年輕人，看年紀廿剛出頭，長眉鳳目，唇紅齒白，的確是一表人才，只可惜眉宇間帶着陰鷙，人也帶點脂粉氣。

仲孫承祖帶笑迎了上去：「親家，正要派人去請你們一家三口。」

錦袍小鬍子一擺手道：「現在沒工夫跟你說話。我要看看當年的小玉倩，我未來的好媳婦，如今出落得怎麼樣了！」

他大步行向仲孫玉倩。

仲孫承祖忙道：「玉倩，快見過金伯伯，金伯母。」

仲孫玉倩上前見禮，螓首半垂叫了一聲。

錦袍小鬍子瞪大了眼，喜叫道：「大爺，這就是當年的小玉倩啊，這要不是在這兒我能把她當做來自廣寒的素娥，妳快來，妳快來……」

他叫得當然是他那一口子。

其實那彩衣美婦人不等他叫就走過來了，伸手握住了仲孫玉倩一雙柔荑，要多親熱有多親熱，笑得闔不攏嘴。要多高興有多高興：「咱們玉樓真是前生修來的福氣，玉樓名字裏有個玉字，玉倩名字裏也有個玉字，這不是前生註定的姻緣麼，玉倩啊，多少年不見，妳金伯母想死妳了，早就想來看妳，偏妳金伯伯一天到晚都忙着……」

錦袍小鬍子道：「什麼金伯伯，金伯母，該改口了。」

彩衣美婦白了他一眼道：「幹嗎這麼急呀，孩子還沒過門兒呢。」

錦袍小鬍子哈哈大笑道：「我可真有點兒等不及了。」

仲孫夫人冷眼旁觀，臉上沒多少笑容，此刻突然說道：「玉倩，還不快見見妳玉樓哥。」

仲孫玉倩淺淺一禮道：「玉樓哥。」

她見了禮，也叫了人，豈料沒得着一點反應。

再看那位金家大少爺玉樓，敢情站在那兒兩眼發了直，一雙目光緊緊盯在仲孫玉倩那清麗的嬌靨上，看樣子魂兒已經出竅了。

彩衣美婦金夫人一抬皓腕，伸玉手拍了他一下道：「怎麼，不認識你玉倩妹妹了。」

金家大少爺金玉樓如大夢初醒，眼珠子動了，手也動了，舉手一拱，滿面堆笑：「玉倩妹妹，還記得我麼？」

仲孫玉倩沒說話。

金夫人又一巴掌拍了過去：「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樣子，怎麼一見你玉倩妹妹，連話都不會說了，不記得她會嫁給你了真是。」

仲孫玉倩臉色微微一變。

只聽仲孫夫人道：「別老站着說話了，賢兒嫂請坐吧。」

仲孫承祖也忙舉手讓座。

金夫人拉着仲孫玉倩走了過來，看樣子她才是拉着姑娘不肯放呢。

柳婆婆輕咳一聲道：「金老爺，金夫人，還認得老婆子麼？」

錦袍小鬍子當先一怔，旋即叫道：「

柳婆婆，怎沒瞧見你老人家也在這兒。」

接着上前抱拳欠身道：「你老人家安好！」

柳婆婆答了一禮道：「你這是折老婆子，託你二位的福，你二位安好。」

金夫人也過來了，她嚷着要見禮，柳婆婆攔住了她，錦袍小鬍子拉過金玉樓讓他見過柳婆婆，金玉樓禮過見了，一雙目光却盯在仲孫玉倩身上。

柳婆婆揚了揚白眉道：「你幾位坐吧，姑娘剛進門，還沒到後頭去呢，老婆子陪她梳洗梳洗換件衣裳。」

她拄着鐵拐往外行去。

仲孫夫人道：「玉倩，還不快跟婆婆去。」

仲孫夫人明白柳婆婆的意思，仲孫玉倩也明白乃母的意思，她答應一聲要走，奈何金夫人拉着她不放，不但不放還笑着說道：「都是自己人，還用得着講這個，來，玉倩，跟金伯母坐在一塊兒。」

她拉着仲孫玉倩就要坐。

仲孫夫人含笑說道：「大嫂還是讓她去吧，這孩子乾淨慣了，從外頭回來要不梳洗梳洗換件衣裳，她混身不舒服！」

金夫人沒奈何，只好鬆了手，道：「是這樣麼，那金伯母只好放妳走了，玉倩，可得趕快來啊，金伯母想妳可想了多少年了。」

她鬆了手，仲孫玉倩告了罪走了，她把金玉樓的目光引向外，也帶走了金玉樓的魂兒。

一出大廳，柳婆婆便問：「姑娘，人你見過了，怎麼樣？」

仲孫玉倩嬌靨上馬上堆起寒霜，道：「婆婆，叫小瓊，小瑤收拾收拾，我這就看出去。」

柳婆婆道：「姑娘，別說你看不上他，連我老婆子都看不順眼，那一家三口都一樣，兩個老的帶着虛偽，小的帶着一臉的不正經，說他是個紈袴子弟都便宜他，只是姑娘，你這時候不能出去，主人已經答應了這門親事，出去不是解決這件事的辦法。」

仲孫玉倩道：「我知道，可是我除了這樣別的沒有辦法，也不知道是我變了還是他們變了，我不但覺得跟他們格格不入，簡直就覺得厭惡。」

柳婆婆道：「兩個老的沒有變，姑娘，只是這時候妳還小，懂得少，覺不出什麼，至於那個小的，確是跟小的時候不一樣了，妳想嘛，在那個家裏長大的，還會好得那兒去？」

只聽身後傳來一陣輕盈步履聲，扭頭一看，居然是仲孫夫人來了。

柳婆婆停步叫道：「夫人。」

仲孫玉倩微微怔了一怔道：「娘，妳怎麼出來了！」

仲孫夫人臉色有點凝重，道：「咱娘兒們跟婆婆到後頭說話去。」

仲孫玉倩有點詫異，要問。

她停也沒停，當先往後行去。

柳婆婆沒容她說話，伸手拉着她跟了上去。

到了後院，仲孫夫人帶頭上了仲孫玉倩的小樓，上了樓一進了仲孫玉倩的香閨，仲孫夫人轉過身來便道：「玉倩，妳要跟娘說實話，這門親事妳願意不願意。」

柳婆婆道：「夫人，知女莫若母，難道妳還看不出來麼？」

仲孫夫人道：「我看得出來，怎麼會看不出來，不過我要聽她嘴裏說一句。」

仲孫玉倩道：「我不願意。」

仲孫夫人望着她道：「妳是娘的女兒，娘還有什麼不知道的，我壓根兒就不願結這門親，等到我一見着他們那個兒子，我就知道妳也不會願意，所以妳一進大廳我就告訴妳爹已經答應了這門親事……」

柳婆婆道：「夫人，不是老婆子敢埋怨妳，當初妳怎麼不攔攔主人！」

仲孫夫人神情一黯道：「婆婆別怪我，妳可以問問承祖我攔過他沒有，妳是看着他長大的，我們倆也一直在妳眼前，妳應該知道他的脾氣，他什麼時候聽過我的，又什麼時候讓我說過話，為着這件事我背着金家三口子跟他吵了一架，他却說過婦道人家不懂事，您說，我還能怎辦。」

柳婆婆道：「主人也是，這種事也是能輕易點點頭的麼，怎麼到現在連什麼人也看不清楚，這不是害姑娘一輩子了麼，我就納悶，主人到底看上他們三口那一點了。」

仲孫玉倩寒着嬌靨道：「那是我爹的事兒，他答應了讓他想辦法去，我說不答應就是不答應，別的事我都可以讓他老人家的，唯獨這件事，這是我一輩子的事，我絕不能聽他老人家的，婆婆，您去叫小瓊，小瑤收拾收拾去，我馬上走。」

「走！」仲孫夫人一怔忙道：「妳要上那兒去？」

柳婆婆道：「姑娘要出去。」

仲孫夫人忙道：「那怎麼行，玉倩，躲不是辦法……」

仲孫玉倩道：「娘，我也知道躲不是辦法，那麼您說我該怎麼辦？找我爹去說去，您的話都沒用，我說什麼會有用，萬一僵了反倒不好，不如乾脆躲遠點兒。」

仲孫夫人嘆了口氣點點頭道：「這倒也是，可是……」

柳婆婆道：「姑娘，這樣好不？您先別提出去，讓我跟主人說說看，眞不能您再走，老婆子我保着您出去，上那兒都行，您看怎麼樣。」

仲孫玉倩微一搖頭，緩緩說道：「婆婆，都不是小孩子，仲孫家在武林中也有它的份量，我爹已經把話說出了口，恐怕很難挽回了。」

仲孫夫人一點頭道：「這話不錯，我想的就是這個。」

忽聽仲孫承祖的話聲從樓下傳了上來：「素君妳在這兒麼，玉倩好了沒有。」

柳婆婆白眉一揚道：「夫人，您請主人上來一下。」

仲孫夫人當即揚聲叫道：「承祖，你上來一下。」

一陣樓梯響，仲孫承祖上了樓，掀簾進來一看，他為之一怔道：「妳們怎麼都在這兒不動……」

仲孫夫人道：「玉倩本就不是進來梳洗換衣裳的，動什麼。」

仲孫承祖詫聲道：「怎麼說，玉倩本就不是進來梳洗換衣裳的？那麼……」

仲孫夫人道：「我告訴你吧，這門親

事玉倩不願意。」

仲孫承祖忙轉望仲孫玉倩，道：「玉倩，這門親事妳不願意？為什麼，小時候妳不是跟妳玉樓哥挺要好的麼？」

仲孫玉倩道：「那是小時候，小時候懂什麼！」

仲孫承祖道：「妳……妳現在又懂什麼，玉樓那一點不好，武林的世家，『蘇州』的首富……」

仲孫玉倩道：「我不稀罕什麼世家，也不稀罕什麼首富，您老人家也不該是這種人！」

仲孫承祖道：「妳這孩子……妳知道我已經答應人家了……」

仲孫玉倩道：「我知道，可是當初您該聽聽我娘的，也該問問您的女兒……」

仲孫承祖臉色一變道：「妳這是跟妳爹說話麼，世間的女兒家不是妳一個，那一個不是憑父母之命……」

仲孫玉倩道：「爹，咱們家不是世俗人家，您又為什麼非把您的女兒當成世俗女兒不可……」

仲孫承祖道：「不是世俗人家，不是世俗女兒難道就能不聽父命。」

仲孫玉倩道：「爹，您的女兒不是不懂孝道，不聽父命的人，別的事我都聽您，事實上長這麼大我也從來沒有違背過您的意思，可是這件事，這是我一輩子的事，做女兒的不敢說求您讓我自做主張，可是至少您該聽聽我的意思……」

仲孫承祖沉聲叱道：「胡說，妳好大的胆子，什麼時候學的跟妳爹門起嘴來了！我告訴妳，不聽父命就是不孝，妳答應最好，不答應也得答應。」

他一甩手就要走。

柳婆婆輕咳一聲道：「主人，可能容老婆子說句話？」

仲孫承祖馬上陪出一臉強笑，道：「婆婆，難道您也……」

柳婆婆道：「老婆子知道自己的身份，明知道這兒沒有我說話的餘地，明知道我不該多嘴……」

仲孫承祖道：「婆婆，您怎麼這麼說，我跟素君一直拿長輩……」

柳婆婆道：「那您是折老婆子，老婆子不敢當，老婆子只求您看在老婆子仲孫家待了三代的份上，聽老婆子幾句話就行了……」

仲孫承祖苦笑說道：「婆婆，我知道您要說什麼，可是您知道，我已經答應人家了……」

柳婆婆道：「這個老婆子知道，老婆子雖然是上了幾歲年紀，可是耳朵還挺好，剛才您說的我都聽得一淸二楚，老婆子我不敢怪您不讓夫人說話，不先問問姑娘，我只提醒您一件事，當初您跟夫人的親事，老主人持的是什麼態度，相信您應該還記得，那時候您都知道為自己的親事跟老主人相持不下，為什麼現在您就不能讓您的女兒也為她自己終身拿點兒主意。」

仲孫承祖臉色連變了幾變，他臉上的神色跟着也趨於凝重，沉默了一下，才道：「婆婆，您，素君跟玉倩說的我都明白，可是您，素君跟玉倩都不知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柳婆婆，仲孫夫人跟仲孫玉倩聽得都一怔。柳婆婆道：「您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

仲孫承祖唇邊掠過一絲抽搐，道：「您還不知道，武林在最近就會有大變化，就是諸大門派，也無力自保，就拿我來說吧，我要不聽人家的便保不住我身家！」

柳婆婆愕然道：「您這話……難道金太極夫婦……」

仲孫承祖道：「是這樣的，婆婆，前些日子，我夜半醒來在我枕畔發現一封刀柬……」

仲孫夫人叫道：「刀柬？」

仲孫承祖抬手攔住了愛妻，探懷取出一張上有刀孔的信柬遞給了柳婆婆，道：「就是這個，您先請看看。」

柳婆婆忙伸手接過凝目望去，只見那張信箋上寫着兩行龍飛鳳舞的字跡，寫的是：「字諭仲孫承祖，『無憂山莊』即刻歸附『九幽神宮』，敢有違抗殺無赦。」

柳婆婆倏然而然抬起了眼：「主人，就這麼一張紙。」

仲孫承祖苦笑一聲道：「婆婆別笑我膽小，要知道這封刀柬是插在我枕畔。」

不錯，來無蹤，去無影，而且能讓威震遐邇的「無憂山莊」莊主茫然無覺，這份能耐的確是够嚇人的。

柳婆婆臉色為之一變。

仲孫承祖接着又說道：「您再看看這個。」

他捋起了左衣袖，左小臂上赫然「九幽」二字。

柳婆婆臉色大變，伸手抓住了仲孫承祖的胳膊，急道：「這是……」

仲孫承祖道：「刺上去的，怕人的是我居然一點也不知道，也沒覺得疼，還是我無意中才發現的。」

仲孫夫人臉色也變了，道：「你怎麼沒告訴我？」

仲孫承祖道：「告訴妳有什麼用，讓妳着急，讓妳担驚害怕去。」

柳婆婆一襲衣衫無風自動，滿頭白髮也飄飄欲飛，她一舉鐵拐杖要說話，但忽然一凝目光望着仲孫承祖問道：「主人，這跟金家有什麼關係？」

仲孫承祖說道：「婆婆不知道，金太極一來就跟我談起『九幽神宮』的事，有幾個大門派因為不理會『九幽神宮』的刀柬，遭人血洗，一個活口不留的事還是他告訴我的，他的意思我聽得懂，他已經歸附了『九幽神宮』，並且勸我也盡早歸附，他沒有明說，可是我聽得出，而且無意間我在他左小臂上也發現有『九幽』字樣，我深信他是『九幽神宮』派來試探我的，他對我提起這門親事，您說我怎麼不答應？」

柳婆婆靜靜聽畢，冷冷一笑道：「原來如此，曾幾何時，武林世家，『蘇州』首富的金家，居然成了『九幽神宮』的人了，主人，老婆子我明白您為什麼答應這門親事了，這麼說您也打算歸附『九幽神宮』了。」

仲孫承祖好生窘迫，好生難受，道：「婆婆，我一個人死不足惜，可是我這幾代傳下來的基業……」

柳婆婆道：「您這麼做能保全仲孫家幾代傳下來的基業，您一旦歸附了『九幽

神宮』，這基業還是您的麼？」

仲孫承祖臉色煞白，道：「您的意思我懂，靦覥偷生不如壯烈而死，那樣也對得起仲孫家的列祖列宗，可是……」

柳婆婆道：「主人，老婆子斗膽說一句，即使您打算歸附『九幽神宮』，您也不能拿姑娘做犧牲！」

仲孫承祖悲苦笑道：「婆婆，那麼您叫我怎麼辦？」

柳婆婆目光如刄，凝望着仲孫承祖緩緩說道：「盡管老婆子我是個下人，今天我也要依老賣老說您兩句，基業身外物，兒女却是自己的骨肉，我沒想到您會這麼想，更沒想到您會這麼做，休說老婆子我不敢苟同您的做法，就是老主人在天之靈也要罵您一聲不肖，女兒雖是您的，但老婆子却有衞護幼主之責，老婆子我不信邪，您要是有意思保全仲孫家的聲威，老婆子我憑掌中這根鐵拐跟這把老骨頭，願意做你的馬前先鋒，如若不然，您歸附您的『九幽神宮』，老婆子我保着姑娘卽刻離開『無憂山莊』……」

「好，婆婆，」仲孫夫人突然說道：「我願意讓您把玉倩帶走，我跟承祖留在山莊應付他們。」

柳婆婆道：「夫人不諳武技，但膽識精神却愧煞會武的，老婆子我且聽主人一句話！」

「婆婆，不必了，」仲孫玉倩冷然道：「我答應這門親事願意嫁到金家去。」

柳婆婆一怔道：「姑娘，您……。」

仲孫玉倩道：「婆婆，我不能跟您走，我不能爲了我自己的一輩子，毀了仲孫家幾代傳下來的基業，爲爹娘招來殺身之禍！」

仲孫承祖忽然哈哈一笑道：「好，好，我的乖女兒，要是您爹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跟他們拚上一拚呢？」

仲孫玉倩美目中湧現淚光，嬌靨上却浮起了笑意，道：「女兒也不會走，因爲沒人保着女兒出門了。」

仲孫承祖目光一凝，望着柳婆婆道：「婆婆，我把玉倩交給您……」

「可以，」柳婆婆一點頭道：「老婆子原有衞護幼主之責，只是姑娘不願意走，老婆子我也沒有辦法。」

仲孫承祖還待再說！

柳婆婆神情一肅，道：「主人，且等『無憂山莊』保不住的時候再說不遲。」

仲孫承祖笑了，一點頭道：「好，就這麼辦，我去跟金太極攤牌去，他要眞是『九幽神宮』派來試探我的，我就把他一家三口留在咱們這『無憂山莊』，說不定還要拿他一家三口祭纛。」

他轉身要走。

仲孫夫人道：「我跟你去。」

仲孫承祖回過身來，道：「妳去幹什麼？」

仲孫夫人看了他一眼道：「你怎麼老看不起我？別以爲弱女子百無一用，除了搏殺打鬥之外，什麼都不比你差！」

仲孫承祖倏然一笑道：「好吧，有夫人擊鼓助威也是好的。」

柳婆婆道：「咱們何不就索性一塊兒去？」

仲孫夫人道：「對，但不能讓他起動疑，我跟承祖先去，玉倩隨便梳梳頭換件衣裳就跟婆婆一塊兒來。」說完了話，她偕同仲孫承祖先下樓而去。

柳婆婆道：「姑娘，快梳梳頭換件衣裳吧。」

仲孫玉倩答應一聲走到粧台前隨便梳了梳頭，然後挑了一件衣裳換上，也偕同柳婆婆出房下樓。

仲孫玉倩連梳頭帶換衣裳，不過是轉眼工夫，不能說不夠快，但她偕同柳婆婆下了小樓，剛招呼小琼，小瑤要往前頭去，後院裏却闖進了四個人來，金太極夫婦，金玉樓，還有仲孫夫人，金夫人一隻手拉着仲孫夫人的左腕，滿臉都是笑意，仲孫夫人臉上却沒有一點表情。

柳婆婆一眼就看出不對來了，抬手攔住了仲孫玉倩，而且邁前一步擋在了仲孫玉倩身前，道：「夫人怎麼進來了，主人呢？」

金夫人格格一笑道：「柳婆婆不愧是老江湖，仲孫夫人，告訴仲孫家這位忠心耿耿的老媽子吧。」

只聽仲孫夫人道：「婆婆，承祖已經毀在他們手裏了，您護着玉倩快走。」

柳婆婆神情猛震，勃然色變。

仲孫玉倩花容失色，驚叫一聲就要撲過去。柳婆婆伸手抓住了她。

只聽金夫人格格嬌笑道：「還是柳婆婆知機，玉倩哪，別忘了妳娘在妳金伯母手裏啊。」

柳婆婆白髮飄動，目中寒芒直逼過去，沉聲說道：「金太極，你夫婦倆想怎麼樣？」

金太極嘿嘿笑道：「應該是我夫婦問玉倩想怎麼樣，是答應嫁給我的兒子呢，還是跟柳婆婆妳逃出『無憂山莊』，以便異日爲她父母報仇雪恨。」

柳婆婆咬牙說道：「金太極，你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仲孫家跟你金家可算得世交……」

金太極道：「不錯，仲孫家跟我金家世交，所以我一家三口登門求親，所以我好好勸他歸附『九幽神宮』，那知他不識抬舉，竟然跟我翻了臉，反而要把我一家三口留在他這『無憂山莊』，妳說這能怪得了我麼？」

柳婆婆冷笑一聲，方待再說。

仲孫玉倩突然說道：「金太極，我要是答應嫁給你的兒子，你們是不是能放了我娘。」

仲孫夫人忙道：「玉倩，妳……」

只聽金太極笑道：「當然，當然，這還用問，妳嫁給我的兒子，咱們兩家就是親家，我還能傷害我們這位親家母麼？」

仲孫玉倩一點頭道：「那好，我答應嫁給你的兒子，你們放了我娘。」

金太極嘿嘿笑道：「小玉倩，妳金伯伯是看着妳長大的，妳怎麼反把妳金伯伯當成了三歲孩童，妳娘暫時由妳金伯母陪着，咱們擇日不如撞日，也用不着講究什麼，妳樓上的香閨權充洞房，這就跟我兒子成親，等你們小兩口子從樓上下來，我馬上叫妳金伯母放了妳娘，妳看怎樣？」

柳婆婆滿頭白髮根根飛起，叫道：「姑娘，事關夫人的安危，我不敢教您怎麼做，可是您……」

（未完）

風流三劍故事之—陰陽谷

誤將毒果作蟠桃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曲徑通幽處，雙峯夾小溪，洞中泉滴滴，谷外草萋萋……不像話了……

不，沒有甚麼不像話，因爲這不是「大家都是過來人」的女性神秘器官，而是寫實詩句，用來形容一座神秘山谷。

「絕難有人到」與「絕對沒人來」不同，如今，在距離這神秘山谷約莫三四十丈以外，便有人在對那「泉滴滴、草萋萋」，若隱若現的神秘洞口，矚目注視。

那是一位長眉入鬢，目若朗星，鼻如懸胆，大約二十三四，生得脣紅齒白，極爲英挺俊美的白衣少年。

他站在一道淙淙作響的掛壁飛泉之側，目注數十丈外，爲紅色怪草所掩的神秘洞口，搖了搖頭，喃喃自語道：「天地之大，眞是無所不有，造物之靈，也委實奇巧絕倫，這雙峯夾谷，亂草萋迷之間，居然隱藏着一個神秘洞口，洞上凸石微突，洞口泉水泛濫，豈不與絕代嬌娃的腰間……」

自語剛剛至此，突然聽得背後有嬌脆女子語音，接口說道：「尊駕莫要口出穢言，褻瀆了這滇中武林聖地……」

這兩句話兒，把那白衣少年聽得俊臉一紅，耳根發熱！

他知道雖然一來因自己全神注視那有點令人矚目消魂的神秘洞穴，二來泉水淙淙，容易擾亂聽覺，但憑自己的江湖聲譽，與武學修爲，居然被一個女孩子，悄悄接近，毫無所知，委實是件令人臉紅的事……

慚念未畢，身後嬌音又起，朗聲說道：「尊駕怎不答話？莫非是個尚未見過世面的鄉巴佬，對這種神秘洞口，業已看花了眼，想昏了頭……」

白衣少年聽至此處，微定心神，緩緩轉身看去。

就在距離身後約莫三丈左右的山崖轉角之處，站着一位大概只有二八年華的絕美青衣少女。

白衣少年是當世武林中的頂尖人物，不單武功極高，更因一向風流倜儻，衣香鬢影，到處留情，故對觀察女孩子們，便有獨到眼力。

他略一注目，便看出了這絕美青衣少女的兩項特點。

第一、此女雖然年齡約莫只有十六七歲，但額上眉間，胸前股間，顯然早已破瓜，並非處子之身，尤其從一雙足以勾魂攝魄，水汪汪的桃花眼中，更可看出是位慾海嬌娃，風流健將！

第二、由於對方身上那一襲青衣，以及嬌而不貴，美而不華的氣質看來，多半身份不高，是人婢妾之屬。

這白衣少年爲人介乎正邪之間，生平立身處世，講究「遇文王，談禮遇，逢桀紂，動干戈」，他既發現身後青衣美女，不是甚麼正經人物，遂「哈哈」一笑，向她點頭說道：「姑娘說對了一半，在下雖然不是未曾見過世間的鄉巴佬，但也着實看花了眼，想昏了頭。」

青衣美女自白衣少年轉身面向之後，似爲對方的俊美豐神所奪，語氣變得和善好多地，含笑問道：「是爲甚麼想昏了頭，你在想些甚麼？」

白衣少年側過身形，伸手遙指極具象形之妙的神秘洞口，含笑答道：「姑娘請看這神秘洞穴形相，是不是恰巧符合了『曲徑通幽處，雙峯夾小溪，洞中泉滴滴，谷外草萋萋。』」

青衣美女聽他朗吟至此，不禁輕啐一口，兩朵紅霞，飛上雙頰。

白衣少年瞟了她一眼，繼續吟道：「……『有水魚難養，無林鳥可棲，可憐方寸地，多少世人迷！』姑娘請想，在下也是『世人』之一，對此『方寸妙地』，怎得不『迷』？卽令當眞有點想昏了頭，看花了眼，正是孔老夫子所謂『食色性也』，似乎未足厚非的了。」

青衣美女白他一眼道：「尊駕除了有點流氣之外，居然還有點酸氣，看來似乎文武不儻，風流自賞……」

她的話方至此，白衣少年便微笑接口道：「姑娘這次便說得完全對了，江湖人物便因我文武不儻，性愛風流，才送了我一個外號，列名爲『風流三劍』之一！……」

末後的「風流三劍」一語，把青衣美女聽得大爲吃驚地，目注白衣少年問道：「尊駕是『風流三劍』中的『玉潘安』蕭凌，抑或『滄海巫山』雲夢襄呢？」

白衣少年笑而不答，劍眉一軒，朗聲吟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僅僅吟了兩句詩兒，便等於告訴青衣美女，他便是在當代武林中，以一套「滄海百行神拳」，和十二式「巫山絕劍」，威震八荒，瀟洒不羈的「滄海巫山」雲夢襄。

青衣美女想不到這豐神如玉的白衣少年，竟是如此極負盛名人物，急忙一抱雙拳，嫣然陪笑說道：「雲相公俠駕寵降，六詔生輝，適才婢子不知，多有放肆，尚祈雲相公海量相涵，莫加怪罪！」

雲夢襄笑道：「姑娘上姓芳名？」

青衣美女含笑答道：「賤姓司馬，小字青萍。」

雲夢襄再度手指那神秘洞口，揚眉笑道：「適才司馬姑娘曾叫我不得褻瀆這滇中武林聖地……」

司馬青萍嫣然一笑，接口說道：「雲相公莫加怪責，如今，婢子歡迎雲相公小駐俠踪，一賞洞中奇景。」

雲夢襄看她一眼，含笑說道：「司馬姑娘恕我唐突，我認爲你不是此洞主人。」

司馬青萍聞言一愕，目注雲夢襄道：「雲

相公怎知婢子並非此洞主人，莫非你除了聲名震世，武學通玄之外，還精於占算……」

雲夢襄搖頭笑道：「我不是精於占算，但卻覺得此谷此洞，若係女主人，則她頭上髮澤，定非司馬姑娘這等烏黑，至少，也會帶點紅色……」

司馬青萍「咦」了一聲，說道：「此洞女主人的髮色，確實微紅，但不知雲相公是怎會知曉？」

雲夢襄手指那神秘洞口的紅色亂草，臉上現出神秘笑容答道：「洞邊草若此，頭上髮亦然，司馬姑娘如今大概懂我並非精於占算，只是巫山滄海，閱人多矣……」

司馬青萍早被雲夢襄看出，並非黃花處子，已是慾海嬌娃，自然領會出雲夢襄的語中含意，不禁雙頰之上，再泛桃紅，並向對方佯作嬌嗔地，輕輕啐了一口。

雲夢襄微笑道：「請教司馬姑娘，此谷何谷？此洞何洞？以及洞中紅髮女主人的芳名上姓？」

司馬青萍應聲答道：「谷是『玄陰谷』，洞是『銷魂洞』，女主人則是……」

她正待說出這「玄陰谷銷魂洞」的女主人名姓之際，突從西南方遠遠傳來一聲厲嘯。

司馬青萍的臉色微變，向雲夢襄抱拳說道：「有敵來擾，可否請雲相公稍待一下，等婢子處理一樁瑣務之後，再奉侍雲相公，前往『玄陰谷銷魂洞』中，會見洞主？」

雲夢襄覺得這司馬青萍，雖是侍婢之流，已具相當身手，遂想看看對方的功力造詣，與武學路數，到底如何？遂在聞言以下，點頭笑道：「好，我暫作壁上觀，司馬姑娘請儘管放手對敵。」

話音落處，未見晃肩，擰腰，振臂等任何作勢，人已輕飄飄地，宛如平步躡虛，升空四丈，隱身峭壁間的大堆籐蔓之後。

就這一手毫無火氣，瀟洒絕倫的罕世輕功表現，已使司馬青萍看得不禁神往，知道「風流三劍」名不虛傳，這位「滄海巫山」雲夢襄，看來雖年輕貌美，俊逸風流，但武學造詣之深，業已爐火純青，是當世武林第一流中第一流的超卓人物！

正當司馬青萍這小妮子心中暗佩雲夢襄，想得有點神思飄蕩之際，一條人影，已如電掣風馳，掠空而至。

距離十丈以外，司馬青萍便有了警覺，趕緊收斂遐思，轉過嬌軀，注目看去。

來人身形一現，是個三十一二，手執摺扇的青衫文士。

這青衫文士的貌相，本也頗稱俊美，但因司馬青萍剛剛見雲夢襄，有了那位「滄海巫山」的珠玉當前，便比較這位後來的青衣文士，畧顯庸俗地不大起眼。

司馬青萍才一轉過身來，那青衫文士便在約莫丈許之外，止步卓立，含笑說道：「請教姑娘，此處是『六沼山玄陰谷』麼？」

除了適才遙遠嘯聲，有點獰厲之外，這青衫文士的語氣甚為平和，神情也並不惹厭。

但司馬青萍卻似懶得答理他，只把頭兒點了一點。

青衫文士又發問道：「有位『六沼仙子』歐陽霏，是否現在谷內？」

司馬青萍神色冷然地，向這青衫文士看了一眼，答非所問地，淡淡說道：「尊駕是誰？要見歐陽仙子則甚？」

青衫文士這才覺察司馬青萍的神色冷漠，不禁把雙眉畧皺，應聲答道：「在下姓龍名祥，日前在『高黎貢山』之中，曾與歐陽仙子有一面之緣，姑娘若與歐陽仙子相識，敬煩通稟一聲，就說『野人山純陽谷』的『氤氳使者』求見。」

末後一語，使司馬青萍畧為動容，向對方注目問道：「龍朋友是來自『野人山純陽谷』麼？」

龍祥點點頭答道：「正是，我奉『純陽谷主』之命，特來邀請『玄陰谷主』歐陽仙子，前往『野人山』，參與一場生面別開的『陰陽大會』。」

司馬青萍詫異道：「生面別開的『陰陽大會』？……」

龍祥從臉上現出一絲神秘微笑，搶着點頭說道：「絕對生面別開，有趣得緊，因為這不僅是一場集合高手羣豪的武林盛會，也是一場有無數俊男美女參與，彼此可盡情歡樂的風流大會。」

司馬青萍靜靜聽完，把俏臉一沉，冷然說道：「龍朋友可以回報你家『純陽谷主』，就說我家『玄陰谷主』，不擬參與此會。」

龍祥聞言愕然，目注司馬青萍，皺眉問道：「姑娘何出此言？你怎能代表『玄陰谷主』歐陽仙子，作此決定？」

司馬青萍答道：「歐陽仙子是我主人，我當然知道她不願見你，自然也就更不願接受你家『純陽谷主』之邀。」

龍祥苦笑道：「姑娘怎知歐陽仙子不願見我？我方才不是業已聲明，在『高黎貢山』之中，曾與歐陽仙子有一面之識麼。」

司馬青萍冷笑道：「就是這一面之識，識得壞了，我家仙子於倦遊『高黎貢山』歸來之後，說是曾在山中，遇一惹厭之人，可能日後還會來此騷擾，命我到時將他趕走，不必再讓仙子生氣。」

龍祥聽得司馬青萍這樣說法，先是臉上神色異常難堪，然後便雙眉一挑，自我解嘲地，哈哈笑道：「歐陽仙子遊賞『高黎貢山』，所遇定多，未必龍某便是她所謂的『惹厭之人』？如今敬煩姑娘通稟一聲，至於是否接受我家谷主邀請，參與『陰陽大會』，由歐陽仙子自行決定便了。」

司馬青萍搖了搖頭說道：「不必白碰釘子，我家仙子曾對我說過那惹厭之人形相，有九成九地，準是尊駕。」

龍祥想自我解嘲，偏偏遇着司馬青萍毫不客氣地，又給他來了個當面開消，不禁怒火上升，從鼻中冷哼一聲道：「姑娘不肯通稟，龍某只好自行入谷，去見歐陽仙子。」

司馬青萍嬌叱一聲道：「站住！」

說完，青衫一飄，便自舉步。

龍祥道：「怎麼？姑娘不單不肯通報，還要相攔？」

司馬青萍嘴角微披，揚眉說道：「我家仙子叫我趕你，我已對你相當客氣，未加驅逐，你就自己走吧。」

龍祥雙目之中，精芒微閃問道：「常言道：『風月無今古，林泉孰主賓』？倘若龍某定欲進入『玄陰谷』，觀賞奇景，並拜見主人，姑娘又如何呢？」

司馬青萍面罩寒霜，冷然答道：「那你就自取其辱，變做『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龍祥「嘿嘿」一笑，點頭說道：「好，龍某天生有點賤脾氣，我偏要吃上一杯罰酒，看看滋味如何？」

他一面說話，一面便不理會司馬青萍的橫身擋路之舉，向前緩步而行。

司馬青萍見他不把自己放在眼上這副高傲荒唐，氣得柳眉雙挑，羅袖微翻，一掌拍出。

龍祥一來仗恃自己練有極好護身氣功，二來發現司馬青萍出掌雖快，勁力卻弱，輕視對方是個女流，遂不閃不架地，哂然一笑說道：「姑娘何必動怒？龍某便承受一掌，嚐嚐『玄

陰谷』武學威力，以及這杯罰酒，究竟是何滋味？」

語音方了，司馬青萍的那隻纖纖玉掌，業已拍上了龍祥左肩。

龍祥陡覺對方在指尖才沾自己青衫之際，掌心倏然一登，彷彿有片奇寒勁氣，從掌心中電射而出，不禁暗叫不妙！

此刻縱生警覺，也告為時太晚，龍祥「不妙」之念方起，左半身已如墜冰河，奇寒澈骨地，被司馬青萍這輕輕一掌，震得足下蹌踉，連退了三四大步。

司馬青萍意似不屑地，收掌哂然問道：「龍朋友，我這杯罰酒的滋味如何？」

龍祥臉上先是一紅，繼是一青，目閃凶芒地，獰笑答道：「滋味不錯，但龍某量宏如海，到還禁受得起！姑娘……」

他叫聲「姑娘」，語音畧頓，把雙目凶芒，盯在司馬青萍臉上，冷然說道：「龍某如今要還你一杯敬酒，姑娘多小心了！」

話完，「刷」地一聲，把手中摺扇抖開。

他這柄摺扇，除了扇骨特長特巨之外，扇面從墨黑中微閃金光，顯然絕非紙質，似是用什麼品質奇異的金屬細絲織成？

司馬青萍雖然不識此扇來歷，卻也看出品質特殊，定有不俗威力！

龍祥持扇在手，向司馬青萍冷然叫道：「姑娘，取兵刃吧，龍某這柄『追魂扇』下，從來不傷徒手之輩！」

司馬青萍意似不屑地，雙眉一挑，哂然說道：「本姑娘對刀槍劍戟等正宗兵刃，以及各種特出心裁的外門兵刃，見得太多，區區一柄『追魂扇』……」

「追魂扇」三字方出，突然有陣清朗豪放的「哈哈」大笑之聲，從空而降。

龍祥突然聽得有第三者在旁發笑，不禁為之一怔？

司馬青萍自然知道發笑人不是別個，定是名列「風流三劍」，人在正邪之間的「滄海巫山」雲夢襄。

但雲夢襄適才明明隱身於右面壁上的大堆籐蔓之中，此刻的笑聲，卻似是從左面壁間一株枝葉茂密的橫生古松以上發出。

司馬青萍是名姬之婢，相當有點見識，知道這種奇異情況，並非雲夢襄凌空飛渡，由右面壁上，神不知鬼不覺地，到了左面壁上，只是顯示出這位「滄海巫山」，確已功力通玄，擅於「六合傳音」之術。

龍祥不知內情，聞得笑聲，畧為一怔之後，便目注左面壁上那株橫生古松，揚眉喝道：「松上何人，不必鬼鬼祟祟地，發甚麼笑聲，下來與龍某一會。」

語音方落，身後兩三丈遠處，突然有人發話說道：「閣下耳力太差，我在此處，並非在那壁間松上。」

龍祥回身注目，心中不由大驚！

他這「心中大驚」，是由三種原因組成：

第一種使他吃驚的，是分明聽得笑聲來自面前峭壁的橫生古松之上，發笑人怎會在身後出現？

第二種使他吃驚的，是適才身後無人，對方卻自何來，使自己毫無所覺，難道輕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爐火純青地步？

第三種使他吃驚的，是轉身對面後，發現這位白衣少年，豐神絕世，那份俊美高華，竟使一向頗以瀟洒風流自負的自己，為之暗慚形穢！

由於心中吃驚，這來自「野人山純陽谷」的「氤氳使者」龍祥，遂不敢輕視對方，收斂了幾分凶狂之氣，向雲夢襄微抱雙拳，發話問道：「尊駕何人？發笑則甚？」

雲夢襄未曾告以身份，只報以一種輕蔑神情，淡然答道：「我是笑你無恥！」

換在平時，龍祥一聞此語，定必暴怒如雷，此刻因被雲夢襄的風華氣宇，以及出現時的奇異身法所懾，雖被當面侮辱，仍儘量加以忍耐，只把雙眉畧皺，注目問道：「請教，龍某無恥之處何在？」

雲夢襄向司馬青萍看了一眼，含笑說道：「你一個大男人，揹着『野人山純陽谷』的使者旗號，卻挨不起司馬姑娘輕輕一記『玄陰掌』，就該自知慚愧，趕緊退去才是……」

龍祥聽得臉上發燒地，接口強辯道：「武功藝業，各有專長，這位……司馬姑娘的『玄陰掌』力，雖然高明，但龍某卻不服輸，還想在兵刃上與司馬姑娘比較比較。」

雲夢襄道：「辯得有理，比較兵刃原無不可，但你所用的，卻是甚麼兵刃？」

龍祥「刷」的一聲，收起摺扇，持在右手，用扇骨敲左掌，傲然答道：「這是一柄用『風磨銅』加雜『寒鐵』，煉成細絲，織為扇面的外門獨有兵刃『追魂扇』……」

雲夢襄嘴角微披，截斷他的話頭說道：「差一點點。」

龍祥愕然不解，皺眉問道：「尊駕這『差一點點』之語，作何解釋？」

雲夢襄從鼻中冷哼一聲，面色突冷說道：「你只解釋扇面的構成質料，卻不提扇骨中所藏花樣，是不是差一點點……」

龍祥悚然一驚，雲夢襄繼續說道：「還有你杜撰名稱『追魂扇』，與眞正原名『銷魂扇』僅有一字之別，是否也算差一點點？」

說到此處，對司馬青萍道：「司馬姑娘，你有不知，這種『銷魂扇』的十三根扇骨之中，七根藏有絕毒暗器，六根藏有強烈迷魂媚藥，無論男女，只一中毒，必將恣情狂蕩，斲喪過度，使眞陰眞陽虧竭而死，故名『銷魂扇』，此物是昔年『銷魂太歲』戚通獨出心裁所鑄，共有三柄，除自用外，分傳門下兩名弟子，因過份陰毒，被武林長者列為江湖大忌……」

語音至此，畧畧一頓，偏過臉去，以雙目神光，盯着那滿面驚容的龍祥，沉聲問道：「我說得錯是不錯，你已持此扇，定係『銷魂太歲』戚通的門下孽徒之一？」

龍祥不便抵賴，挑眉道：「是又怎樣？」

雲夢襄道：「你師傅『銷魂太歲』戚通，也在『純陽谷』麼？」

龍祥起初似想否認，但一轉念間，揚眉點頭答道：「不錯，我師傅是『純陽谷』中的四大供奉之一。」

雲夢襄微覺好奇地，隨口問道：「其餘三個供奉，又是何人？」

龍祥道：「是『霹靂』……」

「霹靂」兩字才出，便頓住話頭，冷笑說：「尊駕如此探問則甚？我有必要告訴你？」

雲夢襄見他不肯說出「純陽谷」中其餘三個供奉的姓名，也不追問，把手一伸，道：「拿來！」

龍祥不解問道：「你問我要甚麼？」

雲夢襄道：「我要你手中所持那柄歹毒異常，毀過不少蓋代英雄，與婦女貞節的『銷魂扇』。」

龍祥冷笑道：「你在作夢，這柄扇兒乃我師傅至寶，隨身兵刃，怎能輕易給你？」

雲夢襄冷冷說道：「我告訴你，你若乖乖呈上這柄『銷魂扇』，我便放你好好回去，替我帶句話兒給你那萬惡師傅，否則，即令饒你不死，也必須加上一條持扇右臂……」

話猶未畢，龍祥突然欺身探臂，將手中「銷魂扇」當作判官筆使用，一式「魁星點元」，帶着「刷」然勁風，疾點雲夢襄胸前的「將

台」大穴，口中並厲聲喝道：「狂妄匹夫，龍某的『銷魂寶扇』在此，你拿得去麼？」

他這式「魁星點元」，去勢雖疾，只是虛招，準備等待對方閃躲，立將扇面抖開，以扇骨中所藏的歹毒暗器，算計雲夢襄，同時並以強烈迷魂媚藥，算計司馬青萍，豈不一舉便可將對方二人，完全制住！

龍祥的這種打算，雖極惡毒，但不知所遇對手，乃「風流三劍」之一，名震天下的「滄海巫山」雲夢襄，以致一場心思，完全白費！

原來龍祥那招「魁星點元」的去勢雖疾，雲夢襄却視若無覩，一未招架，二未閃躲，屹立如山，動都不動！

龍祥見了這種情況，只得改變初衷，化虛為實，右臂貫注真力，以摺扇前端，點向雲夢襄的「將台」大穴，心中並自忖道：「我這『銷魂扇』的兩根主骨之上，另有機關，只消在點中對方時，畧一發動，便有兩枚『銷魂刺』，突然挺出，專破十三太保橫練，與一切內家護身氣勁，看你這斯，究有多高功力，竟敢不閃不架地如此狂妄……」

心念未畢，手中一震，那柄「銷魂扇」，已被雲夢襄以快得不可思議的動作，用左手姆食中三指，撮了個結結實實。

這三指一撮，宛如在「銷魂扇」之外，加了一道鋼箍，使龍祥不單無法把扇面張開，連那令人難防特別殺手「銷魂刺」，也告失了作用！

龍祥用力一奪，「銷魂扇」紋風未動，他知道不妙，只得忍痛撤手，腳尖點處，陡然倒縱出兩丈三四，準備腳底抹油，溜之大吉！

人在半空，聽得雲夢襄哈哈大笑道：「你想溜麼？不要忘了我已經說過還要加上一隻持扇右手！」

笑語之聲，挾着「颼颼」破空之聲，同時而到。

龍祥足未落地，右臂近肘之處，已然挨了一下重的！

雲夢襄用來飛襲龍祥之物，就是適才奪自龍祥手中的那柄「銷魂扇」。

「克察」一聲，肘骨立成碎粉！

這種痛苦，自然極為強烈，但龍祥也是個一等一的凶人，他尚能忍受得住，只從喉中慘哼一聲，便毫不停留地，於雙足落地後，轉身疾奔而去。

他連那柄「銷魂扇」都不去檢拾之故，是為了一來猜出對方絕不容許自己取走此扇，二來生恐再若遲延，可能性命難保？

雲夢襄見了他那狼狽情形，哂然叫道：「站住，你右肘以下已廢，我不再殺你，但有話兒要問！」

發話時，他距離龍祥足有十二三丈，但到話落之際，不僅業已追到龍祥身後丈餘遠處，並還已經將那柄「銷魂扇」，就便檢在手中。

龍祥明知要逃也跑不過人家，只得止住腳步，乖乖轉身，左手握緊右肘骨碎之處，强忍劇痛，咬牙說道：「尊駕最好給我一個痛快，否則，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

雲夢襄不等他再往下講，哂然接道：「憑你也配，我來問你『野人山純陽谷』的『陰陽大會』會期，是在幾時？」

龍祥答道：「是在天上織女會牛郎的『七月初七』，莫非你也敢去？」

雲夢襄點頭道：「我正是想去看看你們這些牛鬼蛇神，能鬧成甚麼樣烏烟瘴氣？……」

語音頓處，目中神光一閃，注視龍祥叫道：「龍祥，替我帶個口信，給你師傅，就說我在金風玉露一相逢的『七巧佳節』，會去『野人山純陽谷』中找他，為我『崑崙舊友』，向他索還『三朵花』的舊債！」

龍祥向這位年輕貌美，但功力高得足令自己心悸的白衣少年，盯了兩眼，囁嚅問道：「尊……尊駕怎樣稱呼？」

雲夢襄搖頭道：「不必說，說了會嚇碎你的狗胆，連『野人山』都回不去，你只把我剛才的幾句話兒帶到，你師傅咸通老賊，便可從那『崑崙舊友』和『三朵花的舊債』等二語之中，猜出我是誰了！」

龍祥心胆已裂，不敢囉嗦，只得惡狠狠地，獰視了雲夢襄幾眼，捧臂轉身馳去。

司馬青萍靜立一旁，見龍祥逸去以後，方上前幾步，向雲夢襄檢衽笑道：「多謝雲相公仗義救助之德，若非雲相公法眼高明，加以提醒，婢子把龍祥那斯手中的歹毒凶器，當作尋常外門兵刃『追魂扇』，真難免吃大虧呢！」

雲夢襄笑道：「這是恰巧我與『銷魂太歲』咸通老賊，有段間接過節，才對有關這老賊的各種事兒，曾加調查之故，否則，也難於在一瞥之下，便看得出他扇中所藏的那些惡毒花樣！」

他邊自說話，邊自將那柄「銷魂扇」，揣進懷內。

司馬青萍訝然問道：「雲相公收起此扇則甚？這等歹毒之物，怎不將它毀掉？」

雲夢襄道：「我雖不是惡人，但也不是那些自命清高的名門正派人物，故而生平行事，最愛從權，適才由龍祥口中聽出，『野人山純陽谷』內，蓋代凶邪頗多，遂想即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這柄『銷魂扇』或許能在我參與『七七陰陽大會』之際，發生不少作用！」

司馬青萍向雲夢襄恭敬地，施了一禮。

雲夢襄詫道：「司馬姑娘好端端地又向我行禮則甚？是不是想找我甚麼麻煩？」

司馬青萍嫣然笑道：「婢子想前往『野人山純陽谷』，參觀參觀於七月七日舉行的那場『陰陽大會』……」

雲夢襄聽至此處，失笑說道：「你要想去『野人山』，應該求你主人『玄陰谷主』歐陽仙子攜帶才是，怎會反到求起我來？」

司馬青萍笑道：「只要雲相公在我主人面前，美言幾句，我主人便會帶我前去『野人山』了！」

雲夢襄含笑說道：「我與歐陽仙子，素未謀面，你當真要我進入『玄陰谷』作個不速客麼？……」

話方至此，驀然抬頭目注前方一大堆嵯峨怪石，揚眉問道：「石後何人？該不是與龍祥那斯的一丘之貉吧？」

雲夢襄語音一了，那大堆怪石以後，響起銀鈴般的嬌脆笑聲道：「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以雲兄的『風流三劍』盛名，以及如此風華氣宇，作我『玄陰谷』中嘉賓，歐陽珊真是請都不到呢！」

隨着笑語之聲，香風拂處，黃影一飄，一位身穿鵝黃衫子杏黃裙，年約二十二三的絕代嬌娃，業已面含微笑地，站在雲夢襄的身前五尺。

司馬青萍見主人歐陽珊業已現身，急忙恭身叫聲「仙子」，便垂手侍立歐陽珊的身側。

雲夢襄暗驚這位「玄陰谷主」的姿容之艷，並看出歐陽珊的鬢色，果然泛暗紅，不禁從俊臉上浮起一絲會心微笑，抱拳說道：「能夠結識歐陽仙子，並瞻仰『玄陰谷』中奇景，自屬殊榮，但雲夢襄有事在身，最多只能在此勾留半日……」

「玄陰谷主」歐陽珊盈盈一笑，截斷雲夢襄的話頭說道：「半日之聚，足慰生平，雲兄，請！」

她一面含笑發話，一面已自伸手肅客，不容雲夢襄再作推托。

雲夢襄緩步前行，向歐陽珊笑道：「適才龍祥與司馬姑娘發生爭執之際，歐陽仙子大概已出谷？」

歐陽珊微笑道：「雲兄遠眺『玄陰谷』與青萍發話時，我已出了谷外，因為有你這位大行家在，小妹樂得偷偷懶兒，不必親自打發龍祥，並藉機大開眼界，一睹雲兄驚人絕藝！」

雲夢襄道：「歐陽仙子既已知曉全部經過，到時是否走趟『純陽谷』呢？」

歐陽珊笑道：「雲兄既欲去尋咸通老魔，小妹自也奉陪，參與這場熱鬧。」

雲夢襄問道：「所謂『野人山純陽谷』的谷主是否那駐顏有術，相當左道旁門的『氤氳神君』喬大化？」

歐陽珊頷首道：「正是此人，你雲兄不可對喬大化過於輕視，這斯功力不弱，花樣極多，『純陽谷』更得地勢之利……」

雲夢襄聽她說至此處，劍眉雙軒，目閃神光地，「嗯」了一聲接道：「我知道『氤氳神君』喬大化，花樣百出，不太簡單，更可從『銷魂太歲』咸通身為『四大供奉』之一的情況上，看出『純陽谷』臥虎藏龍，實力方面，業已培養得相當不弱……」

話猶未了，星目忽閃，向那嬌媚絕世的「玄陰谷」歐陽珊，看了一眼，含笑問道：「歐陽仙子與『氤氳神君』喬大化，有交情麼？不然，他怎會派遣什麼『氤氳使者』，邀約你參與『陰陽大會』？」

歐陽珊搖頭道：「我與喬大化一向僅是彼此聞名，毫無交往，只不過最近於『高黎貢山』之中，偶然相遇，見過一面而已。」

雲夢襄是聰明絕頂之人，一聞此語，便觸類旁通地，恍然說道：「我明白了，適才那被我毀去一臂的『氤氳使者』龍祥，當時定是隨侍在喬大化身側，而喬大化見了歐陽仙子的絕代姿容，定必神魂顛倒，朝夕縈思，遂命龍祥來邀……」

歐陽珊玉頰微紅，益添嬌媚地，嫣然笑道：「小妹也從喬大化以一雙色眼狠狠盯注之上，看出這斯已對小妹，起了妄念野心，知他今日要來，才命青萍出谷相拒，但轉念一想，龍祥功力，已頗不弱，喬大化若是親來，青萍更無法打發，故而隨後潛出，打個接應，誰知竟因此結識雲兄，真所謂風飄萍聚，總是前緣，萬里相逢，三生有幸了……」

這時，他們業已走到那形相極為奇妙的「玄陰谷」口。

雲夢襄目光掃處，見那谷外紅草，與歐陽珊頭上淡紅秀髮，相映成趣，不禁又是一笑。

歐陽珊也是靈心慧質之人，被雲夢襄這一笑，笑了個面紅耳赤。

但這位「玄陰谷主」，也是相當洒脫之人，玉頰上畧泛羞紅以後，便在谷口止步，向雲夢襄問道：「雲兄，你是否覺得這『玄陰谷』的形勢淫邪，連谷中之人，也……」

雲夢襄連連搖手，截斷了歐陽珊的話頭，含笑說道：「天地之奇，與人何涉？雲夢襄看得出歐陽仙子雙蛾歛秀……」

「雙蛾歛秀」一語方出，歐陽珊忽然指着「玄陰谷」谷口，向雲夢襄嬌笑說道：「雲兄，請你猜猜，你是第幾個進入『玄陰谷』的外賓？」

此刻，雲夢襄的心中，起了好奇之念！

他好奇的是先前看出司馬青萍肩開臀隆，分明早已破瓜，是位慾海嬌娃，風流健將。

如今却又覺得歐陽珊雙蛾歛秀，嶺梅未茁，似乎猶是處子之身？

這一主一婢，貞淫有判，情況究竟如何？便構成了雲夢襄心中的好奇意念。

由於這種好奇意念，加上歐陽珊要他猜猜是第幾個進入「玄陰谷」的外賓，雲夢襄遂故意加以試探地，含笑說道：「是第幾人，太以難猜，但總不是第一人吧？」

歐陽珊雙現梨渦，嫣然道：「自小妹忝主『玄陰谷』以來，雲兄正是第一位外賓，杜工部詩句有云：『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

吟到「蓬門」二字，秀眉急挑，妙目中神光一閃，朗聲說道：「這『玄陰谷』的外形，也委實太不正經，太不像話，我把杜工部的這兩句詩兒，改一改吧，改為『花徑已曾迎俊客，蓬門不再示時人』……」

說至此處，鵝黃衫子的大袖雙颺，一股强勁罡風，凌空拂出。

原來歐陽珊的這陣拂袖罡風，是向「玄陰谷」口拂去，聲勢相當驚人，不僅把谷口的紅色萋萋亂草，拂得連根拔出，飛折四散，連谷上絕似陰挺的那塊凸出突石，也告裂墜，只賸下谷口那光禿禿的一條石縫，雖然仍具雛形，但已少了不少銷魂陪襯！

雲夢襄暗覺這歐陽珊功力不弱，笑了一笑，皺眉說道：「古人『煮鶴焚琴』，尚且大煞風景，歐陽仙子這樣一來，豈……豈不……」

歐陽珊笑道：「雲兄是覺得我將奇景毀去，有點可惜麼？其實小妹原居之處，不是此間，對這『玄陰谷』，不過因緣遇合，偶然小駐，個中情由，少時把盞清談之際，再為雲兄細述。」

話完，側身伸手，肅容入谷。

雲夢襄聽出歐陽珊語意之中，另有故事，心頭越發好奇，遂點頭含笑地，緩步隨後走入谷口。

谷口石縫甚仄，谷內通路，也不寬暢，但左右兩壁，開滿了不知名的紅紫山花，到是名副其實的一條花徑。

行約十丈，谷勢方開，奇松怪石，飛瀑流泉，景色十分清秀。

在那背崖飛瀑右側，有間高大石屋，屋前另有兩個青衣侍女，含笑凝望。

歐陽珊在距離石屋六七丈外，便向那兩個青衣侍女叫道：「飛虹，紫雲，你們取我的『凝碧露』來，以及準備些本谷特產的山果，野蔬等物，再沏上一壺香茶，放在瀑旁石桌之上，我要欵待嘉賓。」

那名叫「飛虹」「紫雲」的兩名婢女，也都生得相當美俏，姿色不在司馬青萍之下。

她們以詫異目光，望了雲夢襄一眼，便「喏喏」連聲，恭身一禮，退入石室。

歐陽珊陪同雲夢襄走到瀑邊石桌之旁，含笑說道：「雲兄，室內比較氣悶，我們就在這裏坐吧。」

雲夢襄起初以為歐陽珊堅邀自己入谷小坐，是起了愛慕之心，有甚風流陣仗？如今方知料錯，歐陽珊與飛虹，紫雲兩名美婢，都是蘭閨淑女情操，只不懂為何那司馬青萍却有點慾海妖姬，風流蕩婦模樣？

彼此落座，飛虹紫雲送上茶果酒蔬，司馬青萍則侍立在歐陽珊的身後。

歐陽珊看她一眼，低聲叫道：「青萍，你若不累，還是出去谷口守望，免得有甚俗物，撞進谷來，擾了我與雲兄的清談雅興！」

司馬青萍恭身領命，並向雲夢襄行了一禮，便自離去。

歐陽珊望着司馬青萍的背影，向雲夢襄笑道：「雲兄，如今你是過客，我是『玄陰谷主』，但在一年以前，我却也是過客……」

雲夢襄舉杯呷了一口清香沁人的松子茶，揚眉問道：「原來的『玄陰谷主』是誰？」

歐陽珊伸手指着司馬青萍的遠去背影道：「就是這如今甘心奉我為主的司馬青萍，那時她尚沉淪慾海，與一個名叫柳華春之人，同在

谷中鬼混！」

雲夢襄「哦」了一聲，恍然說道：「難怪我覺得司馬青萍姑娘，與歐陽仙子，暨飛虹，紫雲等兩位姑娘的氣質不同，她似乎曾經滄海，頗愛風流，不是清清白白雲英未嫁身份。」

他說司馬青萍曾經滄海，與歐陽珊等不同，便等於說看出歐陽珊與飛虹、紫雲，均尚是清白處子之身。

歐陽珊原恐雲夢襄由於自己身為「玄陰谷主」之上，把自己也看成蕩婦淫娃，如今方知這位風流劍客，閱人太多，目光如炬，早已有所發覺。

她心中一慰，頰上便自然而然地，雙現梨渦，倍增嬌媚。

雲夢襄想起歐陽珊話中所提的柳華春，又自注目問道：「歐陽仙子，你所說的柳華春呢，這人如今何在？他是不是貌若狡童，有點半男半女的陰陽怪氣？」

歐陽珊目光一亮，點頭答道：「柳華春正是那模樣，他的來歷門派，雲兄可知道麼？」

雲夢襄笑道：「當世中好事武林人物，把我『滄海巫山』雲夢襄，『玉潘安』蕭凌，以及另一位不知名姓，但却功力極高，人也美絕塵寰的紅衣少女，推為『風流三劍』……」

話猶未了，陽歐珊插口笑道：「雲兄的『風流三劍』盛名，小妹夙所欽遲……」

雲夢襄不等她往下再說，便截斷歐陽珊的話頭笑道：「歐陽仙子，你雖知『風流三劍』，可知『風流三魔』？」

歐陽珊果然被他問得一愕，皺眉說道：「武林中，除了『風流三劍』以外，還有『風流三魔』這名稱麼？」

雲夢襄笑道：「這名稱知者不多，因為所謂『風流三魔』，均是成名凶邪，各有足以威震江湖的另外稱謂，只經少數好事者流，針對我們『風流三劍』，才又替他們加了個『風流



雲夢襄用來射斷龍祥肘臂之物便是剛奪自龍祥手中的消魂扇。

三魔』稱謂。」

歐陽珊微頷螓首，替雲夢襄剝了一隻紅色山果，遞向他的手中，並含笑說道：「這種『小朱果』的風味不錯，雲兄請嚐一嚐，小妹並向你請教，所謂『風流三魔』，是那三個著名凶邪，又與我適才所提的柳華春，有些什麼關係？」

雲夢襄從歐陽珊的纖纖玉手中，接過那枚「小朱果」來，入口一嚐，果然又甜又香，風味雋絕，遂在連加讚美之後，緩緩說道：「『千面靈狐』宇文娟，和『靈和公子』柳長春等二人，均在江湖中頗著凶名，歐陽仙子不會不知，他們就是『風流三魔』之二……」

歐陽珊見雲夢襄頗愛吃那「小朱果」，偏過頭去，向飛虹問道：「這『小朱果』怎麼只有一個，不多準備一些？」

飛虹恭身答道：「婢子前往室後採摘『小朱果』，只有這一枚業已朱紅成熟，其餘均尚青酸……」

歐陽珊笑道：「懶丫頭，貪走近路，還敢巧辯？那飛瀑源頭的峭壁之上，不是還有三株『小朱果樹』麼，你去看看，若有業已朱紅成熟的，便一齊採下，我們的難得嘉賓雲相公，看來頗愛吃呢！」

雲夢襄方說「不必費事」，飛虹業已玉頰微紅地，遵命馳去。

歐陽珊妙目流波，盯在雲夢襄風流絕世的俊臉之上，嫣然笑道：「雲兄只對我說了『風流二魔』，還有一魔，又是那個？」

雲夢襄笑道：「此人名氣更大，勢力也強，就是曾對歐陽仙子起了妄念邪心，派人邀你參與『陰陽大會』，『野人山純陽谷』的谷主，『氤氳神君』喬大化！」

歐陽珊秀眉微軒，略一尋思，目閃神光說道：「原來『氤氳神君』喬大化也是『風流三魔』之一，哦，我明白了，那柳華春可能是與『風流三魔』中的『靈和公子』柳長春有點關係，因為由姓名看來，他們多半還屬於兄弟身份！」

雲夢襄點頭笑道：「歐陽仙子猜得不錯，柳長春共有兄弟三人，不知是否孿生，年齡相貌，都差不多，但武學修為方面，却數柳長春獨稱翹楚，遠遠超了他兩個兄弟，柳華春大概排行最末，他還有一個二哥，叫做柳如春，此人生性最為陰狠，得個『玉面毒心』匪號。」

歐陽珊靜靜聽他講完，方自恍然說道：「柳華春有這樣一個邪惡家族，難怪他的心術，也邪惡到那等地步！」

雲夢襄見歐陽珊命侍女準備的「凝碧露」，斟在杯中，綠陰陰地，甚是好看，遂舉杯飲了一口，頓覺芬生齒頰，無比香醇，不由連聲讚道：「好酒，好酒，此谷必有上好靈泉，不然絕難釀出這等美味！」

歐陽珊笑道：「雲兄到是杜康知音，此谷確實有道靈泉，水質極佳，但名稱却略嫌欠雅，是……是叫……」

雲夢襄見歐陽珊有點吞吞吐吐，不禁詫然問道：「此泉何名？歐陽仙子怎不見告？」

歐陽珊被逼無奈，玉頰微紅，低聲答道：「因這道泉水，秘谷自珍，未為世曉，是叫『處女泉』。」

雲夢襄笑道：「這『處女泉』之名絕佳，歐陽仙子怎說欠雅？不瞞歐陽仙子，雲夢襄生平好色，粉黛留春，雖有不少紅顏知己，却還至今沒有嚐過『處女泉』呢！」

歐陽珊先是玉頰一紅，旋又收斂羞色，目注雲夢襄，說道：「雲兄，你……你有些出語不誠！」

雲夢襄詫道：「歐陽仙子怎出此語？我不誠之處何在？」

歐陽珊瞟他一眼，嫣然笑道：「雲兄名列『風流三劍』之一，人品如此英俊瀟洒，又有『滄海巫山』美號……」

雲夢襄微微一笑，截斷歐陽珊的話頭說道：「雲某雖然『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與不少絕代紅顏，結過合體之緣，但對於深閨處子，却絕對尊敬，除非真正被我愛慕，請求下嫁，彼此的花燭良宵以外，決不作奪人元貞的缺德之事，故而，我自行訂了『三不歡』的原則……」

歐陽珊聽得不住點頭，到了此處，插口笑道：「雲兄可否把你這『三不歡』的原則說出，使我長點見識？」

雲夢襄又呷了一口那種用「處女泉」釀造的「凝碧露」，揚眉笑道：「當然可以，所謂『三不歡』，就是第一，對方不具上佳美色不歡，第二，對方非出自願不歡，第三，對方若是處女不歡。」

歐陽珊秀眉微揚，向雲夢襄舉杯笑道：「雲兄的確是曠古絕今的風流人物，從你自訂的三原則中，使小妹頓明『風流』與『下流』之判，我要敬你一杯！」

雲夢襄含笑舉杯，與歐陽珊互相一碰，徐徐飲盡之後，向她含笑問道：「剛才我問到那柳華春的下落，歐陽仙子尚未告知是業已被你除掉，抑或……」

歐陽珊道：「青萍以為柳華春是對她真心相愛，才甘心自獻，托以終身，誰知那廝於騙得青萍貞操以後，未及半月，便顯露出狼子野心……」

雲夢襄劍眉微蹙問道：「甚麼野心，難道這『玄陰谷』中，有甚值得柳華春覬覦之物？」

歐陽珊頷首道：「雲兄猜得不錯，柳華春起初是以柔情為餌，向青萍套問一件寶物藏處，青萍因根本不知，自然無法回答，柳華春以為她是故意隱瞞，遂暴露猙獰面目，將青萍灌醉綁起，酷刑拷打，加以逼問，恰好我於此際撞來，救了青萍，並把柳華春割去一耳，使他狼狽逃去！」

雲夢襄道：「這件寶物，定是稀世奇珍，否則以司馬姑娘那等風神，柳華春也不至於不重人而只重寶了。」

歐陽珊微微一笑，道：「我告訴雲兄無妨，那是一冊綜合衆妙，既能增進功力，又能使龍虎相調，坎離合濟，而駐顏不老的『陰陽和合真經』！」

雲夢襄「呀」了一聲道：「這到真是件足令人夢寐以求的武林異寶，但這『陰陽和合真經』，是否真藏在『玄陰谷』呢？」

歐陽珊苦笑道：「我逐走柳華春後，被青萍留住，在此苦苦找了一年有餘，也未尋出半點跡象……」

說至此處，妙目流波地，向雲夢襄嫣然道：「雲兄高人法眼，可否請巡視谷內各地，幫小妹推敲推敲，萬一機緣巧合，尋得那『陰陽和合真經』，我們便共同參研，豈不是好？」

雲夢襄的英姿盛名，果然撩人，使歐陽珊初識之下，便芳心暗醉，從言語中半有意半無意地，透露出願與他葛鮑雙修之念！

雲夢襄是慣和女孩子打交道的風流人物，那會聽不出這種鍾情示愛的雙關之語。

他平素自視甚高，對一般女子，少所當意，但「玄陰谷主」歐陽珊，却非庸脂俗粉，委實美擬天人，容光絕代，不由這位曾經滄海，遊遍巫山的雲夢襄，不禁心中暗生愛慕之情。

故而，他在歐陽珊話完以後，竟微覺囁嚅，不知如何回答？

歐陽珊笑道：「雲兄是否有事在身，一時無暇幫我巡察『玄陰谷』，找尋那冊『陰陽和合真經』麼？」

雲夢襄也不忍在剛剛結識這位絕代佳人之下，便遽邇別去，略一思索，含笑答道：「我有椿約會，本應就此告別，但承歐陽仙子美意相邀，我便拚着生平第一次失諾，在此多留一日，幫助歐陽仙子，尋覓『陰陽和合真經』，試試機緣也好。」

歐陽珊聞言，芳心大喜地，嫣然笑道：「多謝雲兄……」

一語方出，突又壓低語音，向歐陽珊含情注目，展露出神秘笑容問道：「雲兄是椿什麼約會？若是紅粉佳人的幽期密約，小妹就不敢誤你的好事了！」

雲夢襄搖頭道：「不是幽期密約的風流場面，而是追魂奪命的生死之事！」

歐陽珊秀眉一蹙，櫻唇微啓，欲言又止。

雲夢襄看她一眼笑道：「歐陽仙子想說什麼？有話儘管請講！」

歐陽珊妙目之中，閃射神光，說道：「朋友之道，貴在互助，雲兄今日幫助小妹巡谷尋寶，小妹明日也幫你赴約應敵，縱或力薄能鮮，無甚大用，但掠掠陣兒，助助威兒，也是好的！」

雲夢襄向歐陽珊報以感激笑容，正待發話，那奉命去採「小朱果」的飛虹，業已匆匆跑來，手上只拿着一枚鮮紅奪目的「小朱果」，向歐陽珊噘着咀兒說道：「啓稟仙子，瀑布源頭處的三株『小朱果』樹的樹上果實，不知被何人摘光？只賸下這一枚『小朱果』，還掛在最高枝上！」

歐陽珊接過「小朱果」，一面剝去外殼，一面含笑說道：「『玄陰谷』絕少遊蹤，瀑布發源處的削壁之上，若無上好輕功，更屬極難攀援，恐怕是前山那羣猿猴突然跑來，把我平日最嗜的『小朱果』，都偷去吃了……」

說至此際，果已剝好，遂遞向雲夢襄，嫣笑說道：「雲兄口福雖然不好，但那羣猴子總算客氣，沒有完全把『小朱果』吃完，還留了一個給你。」

雲夢襄笑道：「歐陽仙子既也愛吃，這枚『小朱果』，你就自己吃吧。」

歐陽珊那裏肯依，把那業已剝好的「小朱果」，伸手餵向雲夢襄的咀邊，嬌笑說道：「一來小妹身為主人，二來我平素對這『小朱果』，業已吃得太多，雲兄不必客氣，你就嚐嚐新吧！」

雲夢襄不忍拂她之意，索性不伸手去接，聽憑歐陽珊把那枚「小朱果」，餵入自己的口中。

歐陽珊見狀，知道雲夢襄對於自己也生愛好之念，不禁喜孜孜地，妙目流波，含情凝睇，看着雲夢襄把那枚「小朱果」，嚼碎吞下腹去。

誰知雲夢襄剛剛吃完「小朱果」，突然劍眉深皺，閉上雙目。

歐陽珊微覺訝然，猜不出雲夢襄是突然有甚感觸？

過了片刻，雲夢襄不單雙目未睜，眉頭皺得更緊，連身上也似有些微微發抖！

歐陽珊大為驚疑，失聲問道：「雲兄，你……你……你怎麼了？」

雲夢襄霍然一睜雙目，適才還一清如水，朗徹無翳，如今却滿佈血絲，色呈赤紅，盯着歐陽珊，飛虹，紫雲三女身上，不停掃視，好似噴出了熊熊慾燄。

歐陽珊見他頃刻之間，前後判若兩人，委實驚奇欲絕，弄不懂究竟是什麼緣故？以及應該怎樣……

就在她還未想出怎樣應付之際，雲夢襄厲嘯一聲，白衣飄處，身形拔空而起！

他如今突覺丹田奇熱，慾念如焚，陽堅似

鐵，但總算還有些微靈智，不曾全昏，故而儘量尅制慾念，身雖縱起，却未撲向顯係處子之身的歐陽珊，飛虹，紫雲等三女，只是如飛向「玄陰谷」外馳去。

歐陽珊秀眉深蹙，向飛虹，紫雲二婢問道：「你們知不知道雲相公突然神情大變，是……怎麼回事？」

飛虹搖頭說道：「此事太以奇怪，一時難於揣測，仙子還是追去照應一下，莫使雲相公出了什麼意外才好！」

歐陽珊憂形於色地，點頭說道：「對，我們追去……」

「去」字方出，有人接口說道：「不必去了。」

隨着這句語聲，有兩條人影，從瀑布發源處的百丈削壁上，宛如星殞丸飛，電掣馳落。

歐陽珊看清來人身形，不由秀眉又蹙。

原來那兩人長得極為相似，均是身着黃衫，生得貌若狡童，有點半男半女的陰陽怪氣，其中並有一人，少了一隻左耳。

歐陽珊認得那缺了左耳之人，正是騙去司馬青萍貞操，企圖謀奪「陰陽和合眞經」，而被自己削去一耳的柳華春，另外那貌相相同，宛如與他一胎孿生的黃衣人，不是他二哥柳如春，便是他大哥名列「風流三魔」中的「靈和公子」柳長春了。

歐陽珊看清來人，冷冷問道：「柳華春，你還敢來？」

那缺去一耳的柳華春，以恨毒目光，向歐陽珊盯了兩眼，獰笑答道：「司馬青萍尚未玩够，『陰陽和合眞經』也未到手，我為甚麼不再來呢？」

歐陽珊道：「你方才所說不必去了之語，却是何意？」

柳華春道：「你去何處，是不是追那穿白衣的小白臉？」

歐陽珊叱道：「無恥之輩，少要出語輕狂，你知道人家是甚身份？」

柳華春尚未答話，另外那與他相貌相同的黃衣人却發出一陣「嘿嘿」怪笑說道：「管他是甚麼身份？反正既然中了我『天淫搜髓散』的毒力，除非在片刻之內，能覓得資稟穠粹的女子交合，否則便將精盡髓乾，全身火熱而死，絕無絲毫生理！」

歐陽珊聽得心中大驚，問道：「你說甚麼？他竟中了媚藥中極淫極毒的『天淫搜髓散』的麼？」

柳華春獰笑道：「這東西本來是注入『小朱果』中，準備請你享用，誰知那小白臉竟死星照命，把它吃掉，他雖難免慘死，但臨死之前，却會有段極強烈的銷魂享受，也算死得不冤枉了！」

歐陽珊急於追去，設法援救雲夢襄，懶得與柳華春多話，身形閃處，便欲奔向谷外。

誰知另一黃衣人，身形閃處，竟把歐陽珊攔住，浮起滿臉淫笑說道：「歐陽仙子，你何必定要追那小白臉呢？若是動了春心，我來陪你玩玩，包管你欲死欲仙，比那銀樣蠟槍頭的小白臉，來得過癮！」

歐陽珊從對方身法之上，便已看出此人功力，比柳華春高出甚多，遂冷然問道：「你是誰？是柳華春的二哥柳如春，還是他大哥，名列『風流三魔』中的柳長春？」

黃衣人聞言微怔，「咦」了一聲笑道：「想不到歐陽仙子對於我們弟兄的事兒，竟這般清楚，我是柳如春，因非『風流三魔』之一，故而自己替自己起了一個外號，叫做『風流魔外魔』……」

歐陽珊咀角微披，冷笑道：「甚麼『風流魔外魔』？我就成全你作上一個『下流鬼中鬼』吧！」語音甫落，一式「瑤台獻舞」，鵝黃衫子的右手大袖，便已凌空拂去！

她因意欲一舉擊斃，或制住柳家兄弟，以便脫身搶救雲夢襄，故在這招「瑤台獻舞」之上，用了約莫十一成左右功力。

衫袖猶未拂到，一片陰寒勁氣，業已排空狂捲，令人窒息地，着實極具威勢！

柳如春的武學修為，雖比乃弟柳華春高出不少，却也不敢輕攖其鋒，黃衣一飄，左閃八尺。

歐陽珊有了這個空隙，本可脫身馳去，但一轉念間，想起柳如春，柳華春兄弟，全是色中餓鬼，花裏魔王，自己若是只顧追助雲夢襄，則飛虹，紫雲二女，豈不必遭狼吻，慘受變凶蹂躪？

想至此處，歐陽珊覺得不能馬上就走，必須先把柳氏兄弟除掉，擒住，或是逐去再說。

既有這種想法，她自然不肯放鬆柳如春半步，對他連連追襲，每一發招，都是足以追魂奪命的殺手絕學！

但那柳如春的一身小巧功力，偏偏極為高明，一味騰挪閃展，決不與歐陽珊硬拆硬架，臉上並不時露現出陰惡獰笑，不知在動些甚麼淫毒念頭？

柳如春在和歐陽珊游鬥，柳華春也和飛虹，紫雲二婢，打得不可開交。

他非歐陽珊之敵，上次雖被割去一耳，但畢竟得其兄「玉面毒心」柳長春的眞傳，這一年多來，又下了不少苦功，故比飛虹，紫雲等二婢合力，還要高上半籌。

換句話說，「玄陰谷」內的戰況是歐陽珊雖採主動，似佔優勢，但柳如春一味閃避，並不還招，他的眞正實力，尚未能完全使出！

飛虹，紫雲二婢雖雙敵柳華春，尤有捉襟見肘之狀，但拚命應敵，尚可維持，百招之內，或能勉強自保。

「玄陰谷」內，戰況如此，「玄陰谷」外，也有戰事！

因為雲夢襄自從把飛虹採自瀑布發源處，峭壁頂端的另一枚「小朱果」吃完，丹田一熱，立時慾思亢奮，陽堅似鐵，雙睛噴火，全身熱得難受已極！

雲夢襄名列「風流三劍」，對於這等情況，自不外行，知道自己是在不防之下，中了極猛烈，極惡毒的媚藥！

媚藥之毒縱烈，却不難解，只要男歡女愛地，風流一番，二五眞精，妙合而傾後，奇毒自消，最多會使女方眞陰大虧，元氣斲喪，病上個一月半月而已！

故而，他一睜雙目後，便把兩道血紅目光，盯住歐陽珊，和飛虹，紫雲，想在三女之中，擇一作為爐鼎，作為自己消災解毒！

但望來望去，全覺不合！

因為雲夢襄雖然慾火焚心，却仍未忘記他為了「只可風流不下流」而訂的「三不歡」原則！

他那「三不歡」原則中的第一條「對方不具上佳姿色不歡」，根本不成問題，不單歐陽珊美擬天人，連飛虹，紫雲二婢，也是罕見國色。

第二條「對方非出自願不歡」也不成問題，歐陽珊適才已有傾心暗示，願和自己葛鮑雙修，怎會吝於獻身，救己一命？

但第二條「對方若是處女不歡」却與當前情況，完全抵觸！

自己分明看出歐陽珊，飛虹，紫雲三女，全是鴻濛未闢的處子之身，怎可率爾求歡，違背了風流自賞的生平原則？

雲夢襄轉念之間，慾念更熾，小腹間奇脹欲裂！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張弟依照烏八所教的演詞，在品刀會上果然贏得最後勝利，獲得人人羨慕的七星刀，但白天星却輕易的把寶刀轉贈給楊燕，而楊燕却終於在達成了獲刀的目的後，死在吳才的擺佈下。翌日，白天星路遇烏八，迫問他買他作說客的是誰，然後教他逃命方法，烏八驚惶地指出是太白義樵後，白天星也依諾教他逃生竅門，烏八走後，驀有一老一少行經他們面前，少者出言向張弟挑逗，張弟挺身邀鬥，少者轉顧老者說瞧張弟多狂，老人嘲笑張弟少年得志自然受不得閑語閒言，白天星忽接口說這話我完全贊成——

驅虎吞狼計　移花接木謀

他等刀疤老人轉過臉去，目光如利錐一般盯着對方，仍然帶着笑容道：「如果換了像你我這樣的老狐狸，這種無謂的意氣之爭，無疑就會避免。對嗎？」

刀疤老人似笑非笑的瞅了他一眼，然後又慢慢轉向藍衣青年漢子，輕咳了一聲道：「那邊的一位朋友說得不錯，這是你們年青人的事，你老弟自己瞧着辦吧！」

他口中說着，人已慢慢向後面店簷下退去。

現在，誰也不難看出，除非白天星出面勸阻張弟，一場慘烈的刀戰，大概是怎麼也無法避免的了。

大街兩端，閒人愈來愈多，很快的就被兩道厚厚的人牆所阻塞。

白天星游目四顧，不斷的跟熟人點頭招呼，好像根本就忘了他一個最好的朋友，此刻正在面臨一場生死之戰。

藍衣青年漢子右手緩緩伸向刀柄，張弟的右手，也緩緩伸向刀柄。

兩人四目相對，雙刀立時緩緩出鞘。

刀光在陽光下閃動。

在這短短的一段街面上，像是突然升起了一片無形的殺氣。

每個人的呼吸都跟着急促起來。

大家心裏有數，這一場刀戰，時間一定不會太久，所以每個人都像死魚般瞪着眼睛，連眼皮也不敢眨一下，深怕錯過了那忧目驚心的一剎那。

有人開始冒汗。

有人頭往前伸，身子却在不斷往後退縮。

就在這令人窒息的一瞬間，激戰終於爆發。只見刀光一閃，兩條身形突如脫兔般立時向前撲出！

沒有人能分出雙方究竟是誰先起步，以及雙方出手時用的是什麼招式，大家看到和聽到的，只是兩條人影突然合二為一，又突然一分為二，以及一片藍色的火花和一聲震耳的脆响。

等兩條人影分開，落定，大家方才看清，交手的雙方，這時已互換了站立的位置。

藍衣漢子站在張弟原先站立的那一邊，張弟則站去另一邊。

兩人衣着完好如故，在這第一回合中，雙方似乎都沒有受到損傷。

起了變化的，是兩人的表情。

張弟雙目中微露驚愕之色，藍衣漢子眼光中則浮起一抹狡黠的笑容。

張弟為何驚愕？

是因為他滿以為這一招可操勝券，結果竟未能佔到分毫便宜呢？還是因為他從敵人的身形或換式中，有了什麼意想不到的發現呢？

還有，藍衣漢子眼中的笑意，又是怎麼回事？

是他覺得這位少年刀客，並不怎麼難對付？還是他已從方才試探性的一刀中，找到了這位少年刀客的弱點？

白天星抬頭望望太陽，臉色忽變。

這是一條南北伸展的長街，張弟跟藍衣漢子此刻是分東西兩邊相對站立，這時約為辰巳之交，太陽的位置，正好是在張弟左肩的後上方。

白天星臉色一變，正待向張弟提出警告時，可惜已經慢了一步。

藍衣漢子舉刀微微一晃，一股強烈的光芒，經過刀身的反射，頓使張弟的視覺變為一片空白！

張弟大吃一驚，正想閃身變換方位之際，藍衣漢子一刀已如疾風般捲掃而至！

有人驚呼出聲。

有人閉上眼睛，已不忍心再看下去。

×　×

「砰！」

一條灰色身形，突然從酒坊內橫着飛了出來。

身形落下時，正好落在藍衣漢子的右肩上，藍衣漢子一刀劈出，忽覺右肩有物壓下，以爲有人從後偸襲，不由得又驚又怒，急切間一聲大吼，趕緊剎步旋身，同時曲臂以肘拐往後猛然一下撞去。

這一意想不到的變故，等於從鬼門關上，爲張弟檢回了一條性命。

張弟天性忠厚，一向不願乘人之危，如今由於怒火攻心，幾乎想也沒想，便順手回敬了藍衣漢子一刀。

當張弟一刀扎向藍衣漢子時，他身後人羣中的那名刀疤老人，神色一變，目露殺機，伸手就想拔刀。

只是他手才碰及刀柄，便發現一雙嚴厲的目光，正在虎視眈眈的瞪着他。

瞪着他的人，正是白天星。

刀疤老人眼珠一轉，忽然冷笑着一縮身，轉瞬之間便於人叢中消失不見。

× ×

一場懾人心魄的刀戰，就這樣意外地結束了！

兩具死屍躺在街心上，在血泊中。

兩個人，兩種不同的死法。藍衣漢子死得很意外，但也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因爲他如果不倚詐術取勝，只要站立的位置稍稍偏一點，或是不搶着發動攻擊，從酒坊走出的這個人，就不會無巧不巧，正好落在他的右肩上。

至於從酒坊飛出的這一個人，當大家看清他仁兄的死狀之後，表示同情的也不太多。

原來這位破壞了藍衣漢子好事的仁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以食量驚人，名傳一時的太白義樵武炳輝！

一隻烏光閃閃的强力弩筒，依然緊握在這位義樵的手上。

這說明他仁兄臨死之前，也沒懷着好心眼兒！

他仁兄大概趁着別人看得出神之際，想利用機會謀算某一個人，結果遭人及時發覺，狠狠的賞了他仁兄一老拳！

這位太白義樵想算計的人是誰？及時一拳將他打出酒坊的人又是誰呢？

大家馬上就知道了是那兩個人。

因爲他們剛從太白義樵屍身上抬起眼光，便看到白天星正向一名精壯的灰衣漢子含笑抱拳致謝！

「噢——無影神拳！」

「就是黑鷹帮的那位總香主？」

「是的。」

「怪不得一拳打出來，有這麼大的力量！」

正當衆人議論紛紛之際，白天星眼光四下一掃，忽然朝對面人叢中一招手笑着道：「關兄，你出來一下。」

衆人順着手勢望過去，立卽認出白天星招呼的人，正是十八刀客中的怪刀關百勝。

怪刀關百勝在衆目集視之下，臉上的神色，顯得很不自然。

不過，他稍稍猶豫了一下，還是從人叢中慢慢的走了出來。

他對白天星似乎存着戒心，遠遠就站了下來，冷冷地瞪着白天星道：「白兄有何見教？」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前夜裏承蒙關兄關照，爲聊作報答計，小弟現想告訴關兄一個好消息。」

怪刀關百勝臉色一變，不期然伸手向刀柄摸去。

白天星只當沒有看見，目光略一轉動之下，忽然又轉南邊人叢中一人招手道：「花兄，你也來一下！」

他這一次招呼的，也是一位刀客。

鬼刀花杰！

衆人頓又朝張起來。這浪子難道竟想一次邀鬥兩名刀客？

鬼刀花杰皺皺眉頭，也從人叢中走了出來。

白天星掃了兩人一眼，笑道：「兩位別誤會了我的意思，小弟清楚得很，有很多事情，同是出於逼不得已，現在小弟請兩位出來，便是爲了解決一個根本上的問題！」

怪刀關百勝和鬼刀花杰都沒有開口。

白天星指着那藍衣漢子的屍身道：「諸位的威脅，已隨着這位仁兄的死亡解除。據小弟所知，死去的十一位刀客之中，有七位都是這位仁兄的傑作！」

衆人愕然相顧，人人臉上都露出難以置信的神色。

這藍衣漢子就是謀害刀客的兇手？

有什麼證據？

怪刀關百勝的臉色好看多了，他雖然也跟衆人一樣，對白天星的指認存疑，但他至少已澄清一件事，白天星似乎的確對他沒存惡意。

鬼刀花杰忍不住道：「這個人你白兄認識？」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是的，我們大家都認識。」

衆人聞言，不覺又是一楞。

怪刀關百勝神色一動，忽然快步走去那藍衣漢子屍身旁，從懷中取出一條帶有藥味的絲巾，俯下身去，以絲巾在那藍衣漢子臉上，狠狠的抹了一把，抹過的地方，膚色和臉型，立卽爲之改變。

衆人不禁齊齊啊了一聲！

怪刀關百勝繼續抹拭。

死人的面孔不斷改變，活人的面孔也跟着不斷改變。

「天啦！快刀馬立！」

一點不錯，這藍衣漢子，正是快刀馬立！

已死過一次的快刀馬立！

× ×

白天星緩緩走了過來，微笑着道：「戲法拆穿了，其實一文不值。各位其實早就應該想到，快刀馬立被人殺死不稀奇，但絕沒有一個人能以那樣怪異的方式砍中馬立一刀。那種怪異的死法，只有一個解釋：死的不是馬立！」

他微微一笑，又道：「死的不是馬立，而又未見馬立出面加以澄淸，那只有一個解釋：馬立便是那名兇手！」

鬼刀花杰忍不住皺起了眉頭道：「你白兄既然早就想到了這一點，爲什麼直到現在才說出來？」

白天星笑道：「花兄怪錯人了，小弟

事實並不如你花兄想像的那麼聰明。」

鬼刀花杰道：「這一點你也是剛剛才想起來的？」

白天星笑笑道：「那倒也不是。不過，你花兄應該看得出，最近這兩天，我也忙得很。」

「你忙什麼？」

「保命！」

鬼刀花杰一怔道：「你認爲這傢伙也在動你白兄的腦筋？」

白天星笑道：「方才發生的事情，兩位應該看得很清楚。」

怪刀關百勝自語似的喃喃道：「我還是有點奇怪，我們十八刀客，一向相安無事，馬立這個傢伙，爲什麼一定要跟大家過不去……」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這種情形，也只有一個解釋。」

怪刀關百勝道：「怎麼解釋？」

白天星笑道：「這姓馬的只是一名劊子手，主謀者另有其人！」

鬼刀花杰失聲道：「對！那個臉上有疤的老傢伙，一定也不是個好東西，我們去找那老傢伙問個清楚。」

白天星道：「恐怕不容易。」

鬼刀花杰道：「什麼事情不容易？」

白天星道：「不容易找到人。」

鬼刀花杰道：「爲什麼？」

白天星道：「因爲那傢伙的面目，顯然也經過喬裝，剛才那副面目，絕不可能還會出現。」

他輕咳了一聲，微笑道：「你們其實可以另外去找一個人。」

鬼刀花杰道：「找誰？」

白天星道：「廖三爺！」

鬼刀花杰愕然道：「爲什麼要去找廖三爺？」

白天星笑笑道：「去問問他：爲什麼要舉行這次品刀會？以及刀客相繼發生意外後，爲什麼刀會仍然照常舉行？」

怪刀關百勝點頭道：「是的，如果沒有這一次的品刀會，我們十八個人絕不會聚集一起，姓廖的如此安排，居心的確可疑。」

白天星又咳了一聲道：「小弟還有一個建議，十八刀客，尙有七個，今後最好能夠行動一致。死了一個馬立，誰也難保沒有第二個馬立出現！」

人叢中忽然有人沉聲接口道：「是的，關兄，花兄，我們一起去！」

大家循聲望去，發話的原來是將刀郭威。

將刀郭威話才說完，人叢中忽又相繼走出四個人來。四人正是另外的四位刀客：開山刀田煥，追風刀江長波，情刀秦鐘，絕刀焦武！

於是，在七名刀客帶頭之下，一股汹汹人潮，又向七星莊湧了過去。

張弟悄聲道：「我們不去？」

星白天微笑道：「我們去幹什麼？」

張弟道：「你看這七人之中，還有沒有馬立的同黨？」

白天星道：「好像沒有。」

張弟道：「怪刀關百勝呢？」

白天星道：「慫恿怪刀關百勝監視我們的人，可能就是廖三。如今馬立一死，眞象全部揭開，這位怪刀當然不會再受利用。」

張弟望着街心上那兩具死屍，雙眉緊皺，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白天星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你總算替那位馬老先生了却一樁心願，他老人家於九泉之下，應該可以瞑目了。」

張弟一呆，茫然轉過頭來道：「你說什麼？」

白天星苦笑道：「事到如今，你居然還不懂我說什麼，我眞不知道，我們兩人之中，究竟誰該慚愧。」

張弟呆呆地瞪大了眼睛道：「你——你是說，馬老先生傳我武功，爲的就是要我將來對付這位快刀馬立？」

白天星道：「你難道看不出馬立的刀法，跟你的刀法完全一樣？」

張弟木然道：「是啊！這一點我當然就感覺得十分奇怪。馬立他……他難道……也是……馬老先生的弟子？」

白天星兩眼望着遠處道：「關係也許還要親密些。」

張弟又是一呆道：「父子？」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是的，我的猜想是如此。」

張弟道：「這只是你的猜想？」

白天星道：「不錯，我如此猜想，有兩點根據。」

張弟道：「那兩點根據？」

白天星道：「第一當然是姓氏和武功。第二便是馬老先生傳你武功時說的一句話。」

張弟思緒很亂，一時竟想不起白天星指的是那一句話。

白天星接着道：「你不是說，馬老先生傳你武功時，曾嘆息着說，他眞不知道該不該將武功傳授給你嗎？」

張弟噢了一聲，點頭道：「是的，不僅說過，而且說了還不止一次。」

白天星繼續說下去道：「現在你該可以想像得到，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當他說這種話時，內心該是多麼的矛盾和悲哀！什麼事情使一個老人的心情如此矛盾和悲哀呢？那無疑是，他始終無法肯定，他究竟該不該栽培一個外人，去殺自己的兒子！」

張弟道：「但他老人家並沒有提過馬立這個名字啊！他又怎麼知道，傳了我武功之後，我將來一定會爲他老人家完成此一心願？」

白天星道：「這正是我猜想他們是父子關係的另一理由。俗語說得好：知子莫若父。正因爲他們是父子，他才會有這種把握。」

張弟道：「什麼把握？」

白天星道：「他相信你不需要知道馬立這個名字，也不需要你去尋找馬立這個人，等你出道之後，總有那麼一天，馬立自會找上門來！」

張弟道：「等馬立知道了我使的也是一套天雷刀法之後？」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那麼，你知不知道，馬老先生何以如此痛恨他這個兒子？」

白天星道：「當然是爲了自悔管教不嚴，不願遺禍害世。」

他嘆了口氣，又道：「還記得你前些日子問我，爲何不設法阻止慘案繼續發生，我當時怎樣回答你的嗎？」

張弟道：「你好像說：十八刀客，人人該死，馬立尤其該死。不過，你當時並未說出原因。現在不談別人，只說這個馬立。這位馬立過去到底犯了些什麼罪行，竟使你們個個覺得他該死？」

白天星苦笑笑道：「簡單一點說，馬立的罪行，大致跟我差不多。」

張弟愕然道：「跟你差不多？那一方面跟你差不多？」

白天星道：「表面上好人一個，背地裏却是個殺人魔王。」

張弟道：「那也得看殺的是些什麼人啊！」

白天星嘆息道：「那也許正是我們之間唯一不同的地方。」

張弟垂下目光，又朝手上那把刀望去，刀上還有血漬。

馬立的血。

他恩師獨生子的血。

死了一個馬立，就整個江湖來說，無異是件善事。可是，在他個人方面，他這份心情，將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平復下來？

白天星忽然笑了笑，道：「振作點，伙計！我們要走的路，還遠得很哩！如果心頭打了結，下一個倒下去的，恐怕就不是別人了！」

張弟慢慢抬起頭來道：「這兩具屍體怎麼辦？」

白天星笑道：「當然去找井老板。」

× ×

熱窩裏一個客人沒有。

當白天星和張弟走進大廳時，老蕭正在櫃台上跟另外兩名伙計閒談。

兩人坐下之後，老蕭照常送上兩份酒肉，照常含笑哈腰問好。

他似乎還不知道外面發生的事情。

白天星道：「錢老板呢？」

老蕭眼珠一轉，忽然低聲道：「小的正想告訴白頭兒——我們老板恐怕又有麻煩了。」

白天星道：「哦？」

老蕭道：「昨天後院來了一個老傢伙，跟我們錢老板關在房裏，不知嘀咕些什麼，後來兩人就忽然一起不見了人影，您說怪不怪？」

白天星道：「一個生做什麼樣子的老傢伙？」

老蕭道：「大約六十來歲，面孔皺得像塊枯橘皮，衣着很光鮮，手上拿着一根旱菸筒，看上去似乎不是個善類。」

白天星心頭不禁微微一凜。

飛腿追魂宮寒！

他當初的預料，果然不幸而言中，錢麻子最後果然落在這老狐狸手裏！

老蕭道：「白頭兒認識這老傢伙？」

白天星點點頭道：「是的，此人名宮寒，是小孟嘗吳才的人。」

其實，老蕭又何嘗不知道這一點？兩人不過是虛應故事，彼此互裝迷糊而已！

白天星忽然盯着老蕭道：「我們也去後面說幾句話怎麼樣？」

老蕭神情微微一變，故意望了望天色，道：「最好改個時間，客人恐怕馬上就要湧過來了。」

白天星緩緩站起身子道：「今天的客人，不會來得這麼快的。我先去小金花房裏等你，最好別讓我等得太久。」

× ×

老蕭果然沒叫白天星等多久。

白天星只跟小金花信口調笑了幾句，老蕭就掀起竹簾，跟着走了進來。

老蕭走進來，小金花退出去。

白天星望着老蕭道：「蕭兄知不知道馬立死了？」

老蕭一呆道：「馬立？」

白天星道：「快刀馬立！」

老蕭眨着眼皮道：「快刀馬立不是早就死了嗎？」

白天星道：「這一次死的是馬立本人！與第一次稍有不同。」

老蕭露出驚疑之色道：「上次死的那個人，不是馬立？」

白天星道：「不是。」

老蕭搖頭喃喃道：「世上竟有這等事，眞是想不到。」

白天星道：「還有件事，你蕭兄一定更想不到。」

老蕭道：「哦？」

白天星一字字緩緩地道：「太白義樵也死了！」

老蕭雖想儘量保持鎭定，但臉色却已發白，有點口吃地道：「太——太白義樵？就——就是那個據說飯量大得驚人的傢伙？」

白天星道：「不錯！」

他頓了一下，然後注目微笑道：「岳人豪，令狐玄，彭老頭，左羽，馬立，太白義樵，你們死的人已經够多了。現在你蕭兄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們活着的伙伴，還有多少？」

老蕭兩眼突然瞪大，身不由己的退後一步，露出滿臉驚惶之色道：「白頭兒……你……你……這話什麼意思？」

白天星微笑道：「你聽不懂？」

老蕭哭喪着臉，像要跪下去似的道：「白頭兒，我求求您，千萬莫聽別人的閒言閒語。我猜這一定是別人在你面前，說了我什麼壞話，才引起了您的誤會。您白頭兒想想吧：我老蕭只是個無拳無勇的小伙計，又怎會跟他們那帮人攪在一起？」

白天星點點頭道：「好，傳言不可盡信，這事我們可以不談。」

老蕭大大鬆了口氣道：「還是白頭兒明理……」

白天星緩緩接着道：「另外有兩件事，你蕭兄能不能爲我解釋解釋？」

老蕭連忙挺了挺胸膛道：「只要是我老蕭知道的事情，你白頭兒儘管問！」

白天星目不轉瞬地道：「第一：你可以先談談你蕭兄跟那位太白義樵的關係——那天惡花蜂梁强把太白義樵領到這裏來，後來梁强被殺的經過，我全瞧得清清楚楚。請問蕭兄，你這位無拳無勇的小伙計當時何以跟那位義樵那樣合作無間？」

老蕭一呆，臉色慘白，腳下不期然又往後退了一步。

白天星仍然坐着不動，面孔一沉，冷冷接着道：「我想請問你蕭兄的第二件事

是：我白天星跟你蕭兄到底有何仇恨，七步翁被殺的那一天，你蕭兄竟要在我們兄弟酒中下毒？如果出於別人授意，請交出那個人來！」

老蕭雙腿微微抖索，忽然撲通一聲跪下叩頭如搗蒜道：「白爺饒命……」

白天星哼了一聲道：「磕頭無妨，饒命也可以，只是你那隻左手最好規矩點，你藏在靴筒裏的那點玩藝兒，就是掏出來了，也成不了氣候。」

老蕭身子一僵，如遭雷殛，人就像把弓一樣，彎腰跪在那裏，久久無法動彈。

白天星冷冷道：「正如你蕭兄所說，客人就要來了，希望咱們少耗時間！」

老蕭忽然抬頭，道：「白爺肯網開一面？」

他語氣很平靜，神態也很平靜，彷彿突然之間換了一個人。

白天星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老蕭道：「知道。」

白天星道：「既然知道，爲什麼還不放心？」

老蕭道：「小人該死！」

他又磕了個頭，才站了起來，在另一張櫈子上坐下，長長嘆了口氣道：「小人其實早已寒心，只是沒有勇氣……」

白天星等他說下去，沒有催促。

「我們一共是十二個人，一向都以代號稱呼，從後面說起，十二號和十一號，是洛陽公治兄弟。」

「公治方？公治正？」

「是的！」

「一號到十號呢？」

「十號是胡老頭兒，九號是太白義樵，八號就是小人。」

「說下去。」

「七號是飛花刀左羽，六號是魔刀令狐玄，五號是降龍伏虎刀岳人豪。」

「四號是誰？」

「岳陽鐵頭哈秋。」

「就是楊燕假扮才子尹文俊，他扮尹府易總管的那個老傢伙？」

「是的。」

「馬立幾號？」

「三號。」

「一號，二號是誰？」

「一號我不知道，二號就是冒充你白爺的那位假一品刀。」

「此人容貌經過改裝？」

「是的。」

「這傢伙眞姓名叫什麼？」

「迴龍刀呂青雲。」

白天星微微一怔道：「迴龍刀呂青雲？這厮不是三年前就在左名山被晉北老人殺死了嗎？」

老蕭道：「正好相反，那次死的是晉北老人，不是這位迴龍刀。」

白天星道：「你說一號是誰，你不知道？」

老蕭道：「小人的的確確不知道，當時小人是馬立拉進來的，他說大功告成之後，才能告訴我們一號是誰。」

「什麼大功告成？」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强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這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馬立答應事後由我管理揚州的烟賭館。」

「大江南北那些害人的行業，原來均屬馬立所有？」

「屬於一號！」

白天星想了想，道：「你認爲一號會不會就是廖三爺？」

老蕭搖頭道：「絕不是。」

白天星道：「何以見得？」

老蕭道：「因爲——」

一道銀光，突然切斷了他底下的話。

老蕭慢慢倒下。

一把狹長鋒利的柳條刀，貫穿了他左右雙耳，這位老蕭永遠也無法說出一號爲什麼不會是廖三爺了！

白天星頓足飛身撲出，庭院中風和日麗，那還有什麼刺客的影子？

白天星游目四顧，心中忽然一動，失聲道：「不好！小張警覺不够，萬一中了暗算就糟了！」

× ×

大廳中嘈成一片，張弟還坐在原先的老地方。

唯一不同的是，如今張弟的對面，已多坐了一名面目陌生的灰衣老人。

白天星長長吐了口氣。

他手心原在冒着冷汗，這時目光微微一轉，咀角忽又浮起一絲會心的笑意。

他慢慢走過去，打橫坐下。

大廳裏的客人，是一下湧進來的，因爲少了一個幹練的老蕭，另外那幾名伙計，雖然忙得滿頭是汗，仍是手足無措，照應不來。

白天星忽然轉向那灰衣老人道：「老丈也是剛剛從七星莊來的？」

老人點頭道：「是的。」

白天星道：「大夥兒有沒有找着那位廖三爺？」

老人搖頭道：「沒有。」

白天星笑笑道：「會不會是做賊心虛，嚇得躲起來了？」

老人漫應道：「大概是吧！」

從語氣上不難聽出，這位灰衣老人顯然對這件事並不如何熱心。

白天星眼珠一轉，突然壓低聲音，微笑着道：「有一位總香主已儘够了，何必勞動帮主大駕？」

灰衣老人微微一怔，旋即搖頭嘆息道：「要想瞞過你老弟這雙眼睛，可眞不大容易。」

眞正吃驚的，還是張弟。因爲灰衣老人在他對面坐了這麼久，他居然未能看出，這老人原來竟是那位黑鷹帮主的化身！

白天星笑了笑，又道：「帮主不憚勞動，是不是有事差遣？」

灰衣老人沒說什麼，抖抖袖筒，取出一隻封套，輕輕放在白天星面前。

白天星打開一看，裏面裝的，赫然竟是兩張巨額銀票！

一張五千兩，共計是一萬兩正！

兩張銀票，原票不動，正是他昨天付給對方的那兩張！

白天星像是吃了一驚，愕然抬頭道：「票子有問題？」

老人道：「票子沒有問題。」

白天星眨了一下眼皮道：「原約定取

消？」

老人道：「也不是。」

白天星迷惑地道：「那麼——」

老人緩緩道：「援前例辦理，向老弟買個消息。」

白天星神色一動，忽然狡黠地笑了笑，道：「錢麻子的下落？」

老人道：「是的。」

錢麻子是黑鷹帮剛放出來的，黑鷹帮又找這麻子幹什麼呢？

白天星沒有問原因，只信手取起其中一張銀票，折好放進懷中，而將另外一張，依舊納入封套，推去老人面前。

老人似乎有點詫異道：「老弟爲什麼只收一半？」

白天星笑了笑道：「因爲我這個消息，只值一半價錢。」

老人怔道：「這話怎麼說？」

白天星向前傾傾身子，壓低聲音說道：「錢麻子已落入飛腿追魂宮寒那老傢伙的手中，不過你們用不着直接去找那老傢伙要人。」

老人道：「否則找誰？」

白天星嘴朝西北角落上一呶道：「找那三個傢伙逼供就可以了，他們跟宮老頭都是吳才的人。」

老人向西北角上目光一溜道：「天山四醜？」

白天星道：「是的，如今好像該改稱爲天山三醜了。」

老人點點頭，收起封套，似乎已準備離去。

白天星又接着道：「關於我們的合約，請轉知管總香主，提醒他特別留意兩個人。」

老人道：「那兩個人？」

白天星道：「迴龍刀呂青雲和鐵頭哈秋。」

老人一楞道：「迴龍刀呂青雲還活在人世上？」

白天星道：「是的，以前的死訊，是出於謠傳。」

老人道：「兩人如今何在？」

白天星道：「不清楚，只知道兩人都改變了本來面目，請管總香主他們多提防陌生的面孔。」

老人點點頭，起身走了。

白天星轉向張弟道：「你在這裏坐一會兒，自己多多小心，天黑之前，去洪四那裏等我。」

張弟道：「你去那裏？」

白天星道：「七星棧。」

張弟道：「找誰？」

白天星道：「毒影叟！」

× ×

毒影叟坐在門口晒太陽，悠閒得像個垂釣的漁父。

他手上的那根旱菸筒，看來正像一支釣竿。

釣魚，最重要的，便是耐心和信心——尤其是釣大魚。

品刀會已經結束了，這老毒物仍然不動如山，既無離去之意，亦不與人交往，是不是表示這老毒物，早有成竹在胸，已料定了那條大魚，最後必然會吞下他的魚餌呢？

白天星無論見到什麼人，態度一向都很自然，只有見了這個老毒物，心頭就有一股說不出的緊張之感。

因爲從沒有一個人能夠明白指出，這老毒物施毒時，究竟使的是什麼手法。

有人甚至傳說，這老毒物每於一處歇下，他身週數丈之內，就連泥土，都有劇毒。

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誰只要一走近這老毒物，即無異走向死亡。

如果有人接近過老毒物，事後居然能安然無恙，那也別歡喜得太早。

問題全在老毒物有沒有打算取你性命？因爲你也許中的是慢性毒物，也許要等十天半月，甚至更久，才會發作。

這正是這老毒物比四川唐家還可怕的地方！

任你是一等一的英雄好漢，到了這老毒物面前，也別想强硬得起來。因爲他坐在那裏，也許還在朝着你微笑，你却莫名其妙的倒下了，甚至連閻王老爺子，都說不出你的死因。

面對着這樣一個可怕的人物，你狠得起來嗎？

× ×

白天星小心翼翼的走過去，每一步都像踩在一堆豎放的雞蛋上。

毒影叟微笑道：「方才外面發生的事情，老朽已經聽說了。」

白天星垂手恭敬地道：「是的。」

聽說了，又怎樣？白天星只有等着。

但老魔却忽又改了話題，問道：「他們說你那把七星刀送給了燕丫頭？」

白天星道：「是的。」

毒影叟微笑道：「那樣名貴的東西，你爲什麼要送給她？」

白天星微微躬身道：「回前輩，這是當初講好了的。當時雖然只是開玩笑，因爲誰也不敢誇口，一定可以獲得這把七星刀，但既然僥倖到手，說過的話，自然就要算數。」

毒影叟點點頭道：「好！人無信不立，好男兒理當如是。」

他接着道：「丫頭人呢？」

白天星道：「昨天分手之後，就沒有再看到。」

毒影叟思索着點點頭，隔了片刻，才又抬頭道：「我們的那件事情，進行得怎麼樣？」

白天星上前一步，低聲道：「晚輩正是爲這件事來的。」

毒影叟道：「哦？」

白天星低聲接着道：「據說錢麻子回到熱窩不久，人就被飛腿追魂宮寒老頭帶走了。」

毒影叟眼中一亮道：「眞的？」

白天星道：「一點不假。消息是熱窩一個伙計透露出的，那伙計話還沒有說完，就被人從窗外投進一刀殺死了！」

又是移花接木。

毒影叟點頭道：「那就更不會假了！宮老頭從不做沒有把握的事，這老兒已然伸了手，大概是八九不離十了。」

他忽然轉向房中喊道：「小段，你去請吳公子來一下。」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虎子福緣深厚，巧遇異人恨海遊魂，苦習三年，九陽玄功已告練成，並獲前輩武林奇人神武眞人遺傳的三招絕學，恨海遊魂命他下山，傳以療治他在小時爲人點傷的穴道，但告誡他爲探求自身身世時，暫勿療治，仍以原來矮小，從沒長大的身型行道江湖，引誘對他點穴的人自來找他。小虎子離開恨海遊魂後，無處可去，遂重往十里舖，擬找兒時伴侶廖長發和賴狗子，詎抵達後，廖、賴二人已不知去向，小虎子順步在一小攤檔前進食，不料攤檔主人竟是廖長發，這時的廖長發的又高又大了——

擬伸俠義手　反蒙不白寃

小虎子啦！還是那樣又矮又小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廖長發更是不敢相認他。

兩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皺起了眉頭，也都不敢招呼。

最後，小虎子訕訕的道：「請問，你貴姓？」

廖長發急促的道：「我姓廖，我叫廖長發！」

小虎子咧開嘴笑道：「老大，你難道不認得我了，我就是小虎子呀！」

廖長發瞪着一雙眼睛，不敢相信地道：「你……你……眞是小虎子？」

小虎子笑道：「當然是小虎子。」

廖長發迷惑的道：「你怎樣還只有那樣高矮呢？」

小虎子笑道：「我不想長，長高了做衣服多費衣料。」

能說出這種風趣的話來，當然是小虎子了，廖長發不再猶豫哈哈一笑，繞過攤子把小虎子抱了起來，道：「老二，你這幾年幹什麼去了，我和老三都想死你。」

小虎子道：「老三在那裏？你方便麼？我們看看他去。」

廖長發點着頭沒口的道：「方便！方便……」

回頭向着一個正在洗碗的女人招呼道：「蓮花！做過這批生意，收攤子不做了，回到家裏去準備一些酒菜，我去叫賴狗子去……。」

小虎子紅着臉道：「大哥，快把我放下來，那是不是大嫂？」

廖長發「啊！」了一聲，把小虎子放落地上，向那女招了招手道：「蓮花，放過來，這就是我常向你說的老二——小虎子。」

蓮花搓着手走了過來，小虎子小大人似的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大嫂！」又行了一禮。

蓮花猶豫的回了一禮，口裏的二叔還沒有叫出口，廖長發已拉着小虎子走出去了。

小虎子記掛着賴狗子，先向廖長發打

聽道：「老三現在混得怎樣了？」

廖長發道：「他比我們都混得好，現在是大老板了啦！」

賴狗子這個大老板開的是米店，看那米店說大不大，不過在這小地方，可以算得上是大老板了。

大老板自己在替顧客稱米，廖長發和小虎子到了他身旁，他竟然沒有發現。

他稱完了米，送走了顧客，回身見到廖長發笑道：「老大，今天有什麼事？」

小虎子站在廖長發身後，賴狗子似乎沒有注意他。

小虎子笑着「哼！」了一聲，道：「你還認不認得我是誰？」

賴狗子一低頭，看清了小虎子，全身一震道：「你……你……你……」這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事，小虎子還只有那麼大小。

小虎子笑笑道：「你的二哥——小虎子！」

賴狗子楞了半天，才冷靜下來，「啊！」了一聲肅容道：「二哥！裏面請！」

廖長發搖手道：「你收拾收拾，還是到我家裏去談吧！」

賴狗子道：「爲什麼要到你那裏去，我這裏有什麼不好。」

廖長發解釋道：「因爲我已經叫你嫂子準備酒菜去了。」

小虎子道：「不瞞兩位說，我現在實在是餓了，大嫂的酒菜，只怕一時還準備不好，我看，我們還是先找一處清靜地方，讓我先塡飽了肚子再說好不好？」

賴狗子道：「那麼我們到『長春樓』去如何？」

說着，便要轉身到櫃上去取錢，小虎子一笑道：「這頓算我老二的。」

高矮三個人沉緬於過去的回憶裏，一路笑着向「長春樓」奔去。

「長春樓」本來有三間雅室，不巧都已有了客人，三人只好在大樓一旁要了一張桌子。

小地方，見面都是熟人，一聲吩咐，酒菜就送上來了。

三人對乾了三杯，小虎子按住酒杯道：「想起早年的事，眞是荒唐，後來你們是怎樣出來的？」

賴狗子道：「因爲我們年紀小，縣大老爺並沒有爲難我們，後來派人把我們送回來了……。」

廖長發接口笑着道：「不過回來之後，却被家裏人狠狠揍了一頓。」

賴狗子皺了一皺眉頭道：「老二，你怎樣還是老樣呢？……。」

話聲未了，小虎子忽然一搖手，輕聲喝道：「我們等一下再談吧！看！那邊有熱鬧看了！」

賴狗子話聲一頓，隨着小虎子的目光望去。

只見離開他們三張桌子的第四張桌子上，坐着一個穿青色衣服的漢子，桌上擺着四樣酒菜，正一口一口，慢慢在喝着悶酒。

由於，那青衣漢子是背着他們坐的，他們看不到他的面貌，也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紀。

賴狗子道：「他不過喝悶酒吧了，有什麼熱鬧可看。」

小虎子伸手在桌上畫了一個方向，道：「不要轉頭，斜着眼睛向左望去，那邊桌上，坐得有一胖一瘦二個人，看到了沒有？」

廖長發點頭道：「看見了。」

賴狗子道：「我認得那兩個人，他們是東大街外，蔡員外家裏的護院武師！」

小虎子問道：「那二個武師，爲人如何？」

賴狗子道：「說不上好壞，跑腿混飯吃吧了。」

小虎子道：「蔡員外的爲人呢？」

廖長發道：「蔡員外爲人不壞，在這十里舖一帶，大家都有個好感。」

賴狗子道：「他們有什麼不對？」

小虎子指了一指那青衣漢子的背影道：「因爲，他要找他們的痲煩。」

賴狗子一怔道：「何以見得？」

小虎子道：「因爲，他擺出了江湖規矩，不希望別人插手。」

廖長發一震道：「此話當眞？」

小虎子微微一愣道：「大哥，你着什麼急？」

廖長發叫了一聲：「老二……。」話到口邊，忽然，輕輕的一嘆搖了一搖頭，從座中站了起來，看是要離開的樣子。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大哥，你要幹什麼去？」伸手拉住了廖長發。

廖長發發現小虎子拉住他的力道奇大，自己竟然動彈不得，他這才意識到小虎子個子雖然還是那麼矮小，可是已經不是普通人了。

因爲，廖長發這四年來，也有他的遇合，別看他只是一個擺小攤子的人，其實，那只是他表面上的職業。

廖長發向着小虎子咧嘴一笑，道：「老二，我不能讓他們在這裏鬧事。」

小虎子道：「你知不知道那青衣漢子的來歷？」

廖長發搖了一搖頭。

小虎子道：「你準備怎樣阻止他們鬧事？」

廖長發道：「你放心，我不會笨得強自出頭。」

小虎子笑了一笑，放開了手，廖長發正要離開的時候，小虎子忽然又伸手抓住他道：「不必去了，出頭的人來了。」

來人對廖長發與賴狗子都不陌生，那就是丐帮菜園子裏的張世昌。

廖長發一怔道：「他會出頭麼？」

小虎子道：「你看着好了！」微微一帶，把廖長發拉得坐回櫈子上，而他自己也把身子一側，不與張世昌對面。

張世昌本來是向着一張空桌子走去，忽然身子一駐，擧目向全樓一掃而過，最後日光落在那青衣漢子桌上。

只見他微微一皺眉頭，身子一轉，向着那青衣漢子桌前走來。

那青衣漢子見他走來，視如不見，還在慢慢的，一口一口地喝着他的老酒。

張世昌站在他桌前猶豫了一下，忽然伸手把他桌上的酒壺旋轉了一個方向接着揭開壺蓋，將壺蓋翻過來放在壺嘴下方。

這些動作完成之後，張世昌站在那裏，始終沒有說一個字。

那青衣漢子先是微微一怔，接着發出

一陣令人心弦震動的乾笑，道：「年輕人，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請留下你的姓名地點。」

張世昌簡短的道：「張世昌，鎭北菜園子。」

那青衣漢子站起來雙拳一抱道：「在下唐永勝，午夜三更，定當造訪求教。」

張世昌一抱拳道：「恭候大駕！」

「拍！」的一聲，那個青衣漢子掏出一塊銀子丟在桌上，走出了「長春樓」而去。

張世昌目光轉動向全樓找了一遍，依然沒有發現小虎子，他也沒有和蔡員外的那二個護院武師招呼，轉身下樓而去。

小虎子待張世昌離開之後，才轉臉過來笑道：「你們看，他不是管上了麼。」

廖長發心事重重的將筷子一放，道：「老二，這裏不方便談話，還是回到我家裏去吧。」

他話一說完，不待大家同意與否，便將伙計叫過來算了帳。

三人回到廖長發家中，廖長發的老婆，早已將酒菜準備好了。

廖長發先敬了小虎子一杯，放下酒杯，目光暴露着迷惑之色，問道：「老二，你這幾年到底混得怎樣？叫人見了滿身都是神秘。」

小虎子一笑道：「你還不是一樣。」

廖長發道：「其實我一點神秘都沒有，我的事情老三都知道。」

小虎子的目光轉到賴狗子身上，賴狗子道：「老大現在是九江總捕頭的及門弟子，他雖然還沒有正式當差，在這一帶地方上，他暗中負有相當的責任。」

小虎子「啊！」了一聲，笑道：「原來大哥走上正途了，小弟失敬了。」

廖長發笑了一笑道：「老二，你這次到十里舖來，不是來叫我爲難吧？你如果眞有什麼企圖，請你明白說出來，咱們是磕過頭的好兄弟，我想辦法離開這裏幾天，讓你……。」

一語未了，小虎子已是哈哈笑了起來，道：「大哥，你以爲我小虎子還是當年那副德行。」

廖長發怔了一怔道：「長春樓那一幕，與你……？」

小虎子一笑道：「大哥，你想到那裏去了，我怎會與他們有關係。」

廖長發道：「那你的意思是說，『長春樓』的那一幕是巧遇了。」

小虎子點頭道：「完全是巧遇。」

賴狗子道：「老二，你這些年到那裏去了。」

看來他是把話頭撥開，實則，他這問話是有一貫性的。

小虎子的那四年生活，沒有不可以對人說明的地方，於是把能告訴他們的都告訴了他們。

廖長發吁了一口長氣，道：「這樣說來，你完全是來探望我們了。」

小虎子一笑道：「除此以外，我也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好去。」

廖長發道：「你以後的打算呢？」

小虎子道：「我財是不想了，不過，人生一世，草生一春，我想轟轟烈烈的幹一場。」

廖長發的眉頭又皺了起來，道：「流芳百世是幹，遺臭萬年也是幹，你準備選擇的道路是……。」

小虎子道：「留一個好名聲。」

廖長發最後放落一片憂心，點頭道：「老二，你眞的完全變了，我敬你一杯，而且預祝你成功。」

小虎子一笑，道：「老大，你也完全變了。」

賴狗子笑道：「說起來這都是我們大嫂子的力量……。」

廖長發笑罵着截口道：「老三，你少出我的洋像好不好。」

廖大哥的廖大嫂，還在廚房裏做菜，並不在席前，廖長發打斷了賴狗子的話，並沒有自動加以說明，小虎子也就不好追問下去了。

廖長發嘻嘻的笑了二聲，話題一轉，道：「老二，我們把話回到『長春樓』去吧！」

小虎子道：「你對長春樓的事爲什麼這樣關心，難道你和蔡家也有關係？」

廖長發道：「我和蔡家什麼關係都沒有，不過我對蔡家的事非常有興趣，同時，我也不願有人這時找蔡家的痲煩。」

小虎子目光一凝，道：「蔡家是一個問題人物？」

廖長發道：「可以這樣說。」

小虎子道：「問題何在？」

廖長發道：「這個我就說不出來了，我只是奉命行事。」

小虎子問道：「你那總捕頭師父的意思？」

廖長發點了一點頭道：「這裏蔡家的一擧一動，我每天都得向家師稟報。」

小虎子皺着眉峯道：「你注意蔡家有多少時候了？」

廖長發道：「蔡家是三年前搬來的，我是半年以前，奉命監視蔡家的。」

小虎子沉思了一陣道：「看來丐帮也在暗中注意蔡家了。」

廖長發「啊！」了一聲，道：「有一件事，你沒有告訴我們，你怎樣一見張世昌，就知道他會出面阻止那人？」

小虎子一笑道：「因爲我暗中向張世昌說了一句話。」

賴狗子疑訝地道：「你向他說了什麼話，我們好像沒有聽見呀！」

小虎子使用了「傳音入密」玄功，賴狗子他們自然聽不到，小虎子不便向賴狗子解說，只笑了一笑，含含糊糊的道：「你大約沒有留心吧！」

廖長發道：「你既然能看出那青衣漢子要找那二個護院武師的痲煩，那你一定也看出他的來歷了，他是什麼來歷？」

小虎子道：「四川唐家來的。」

四川唐門的毒藥暗器名震天下，廖長發與賴狗子齊皆一震，道：「他是四川唐家來的！」

小虎子道：「其實你們早就該知道，他自己不是向張世昌道出了字號麼。」

廖長發搖了一搖頭，道：「老二，你既然知道他是唐家來的，那你就不該唆使張世昌出頭了。」

小虎子一笑道：「你放心，唐家與丐帮鬧不起來的。」

賴狗子道：「今天晚上我們大家去看熱鬧好不好？」

小虎子沉吟了一下道：「你們最好不要去……。」

賴狗子雙目微微一瞪道：「老二，你別看不起我小老三，這三年來，我也下了番功夫哩！」

小虎子「啊！」了一聲，道：「你的師父那一位？」

賴狗子一指廖長發道：「是老大。」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不過你們都是本地人，要被人發現了，暴露了身份，以後就不大方便了，最好還是不要去。」

這是叫人不得不閉嘴的理由，廖長發與賴狗子只好接受了小虎子的意見，不過廖長發再三叮囑道：「你自己可也要特別小心啊！」

小虎子感激地道：「多謝你們的關心，不過你們放心，我就是落在他們手裏，他們也不好意思對我怎樣。」

這倒是小虎子佔便宜的地方，誰能對這樣一個大小的孩子下狠心施辣手呢？

小虎子與廖長發賴狗子盤桓到該走的時候，當着他們的面露了一手，身子一幌，沒讓他們看清人影，就飛身走了。

小虎子自從被丐幫趕出來之後，最初對丐幫是有着滿腔的怒惱和憤恨，自與恨海遊魂相處以來，由於恨海遊魂的潛移默化，那股恨意已經完全不存在了。

他提前離開了廖長發與賴狗子他們，因此也提前到了菜園子裏。

他在這裏住了不少日子，心理上有着一種懷念之感，所以提前來滿足心理上那一絲自慰。

四年的時光，並沒給這菜園子帶來多少改變，房子是老樣子，連菜園裏的菜，都還是老樣子，絲瓜，白菜，芥菜，玉蜀黍和大蒜，韮菜。

「只不知管理人還是不是四眼田鷄崔福生？」小虎子默默的忖着，穿過一排一排的菜圃，向着燈光外露的那座老房子走去。

走到房子外面，裏面已有談話之聲透了出來。

那聲音熟得很，不但是四眼田鷄崔福生，而且九江分舵的白舵主也來了。

可見丐幫對唐永勝未敢輕心大意。

小虎子微微一笑，像隻小老鼠似的，身子一伏，就欺身滲進了屋，伏在暗處向屋內望去。

屋內除了分舵主白健和四眼田鷄崔福生，張世昌和胡標之外，還有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

那人年紀雖然不太大，却坦然坐在首位之上，分舵主白健和四眼田鷄崔福生都對他流露着一份自然的敬意。

他們顯然也剛到不久，只聽張世昌正在一五一十的向他們報告「長春樓」的經過情形。

白健聽完他報告之後，微微一皺雙眉道：「世昌，你後來找到那暗中向你示意的人沒有？」

張世昌恭敬地道：「沒有，……當時弟子仔細的打量了全樓一遍，只見全樓都是熟面孔，除了唐永勝之外，沒有一個外路人……啊！其中只有一個人，弟子沒有見到他面貌，因爲他只有八九歲左右，所以弟子沒有走過去看個明白。」

四眼田鷄崔福生道：「能够施展傳音入密神功的人，當然不會是一個小孩子，那沒有什麼關係。」

白健道：「這件事我們本來就該管，奇怪的是，人家怎會知道我們一定會管這件事呢？其中就値得令人玩味了。」

白健眞不愧是九江方面的爲首人物。

小虎子暗笑一聲，忖道：「誰知道你們本來就該管這件事，我不過是一時心血來潮，想請張大哥擋一陣罷了。想不到事情竟然這樣巧，我的多事，反而歪打正着了。」

四眼田鷄崔福生道：「據屬下個人的看法，也許那暗中示意的人，並不知道我們本來就會管這件事，而是存心不良，打着隔岸觀火的如意算盤，讓我們與唐家交惡。」

小虎子暗叫一聲，道：「崔大叔，我可絕沒有這種存心，你不要庸人自擾，鑽牛角尖了吧。」

白健點頭道：「崔兄，我担心的就是這一點……。」

白健的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外面傳來一聲木石相觸之聲，白健話聲一歛，轉向張世昌一揮手道：「唐永勝來了，你先出去與他答話，不過，你要特別小心，不要一上去就受制於人。」

張世昌躬身一禮，道：「弟子理會得。」轉身一躍，出了大廳。

小虎子暗中退出屋外，選了一個可以左右兼顧的好位置藏好身形，一面暗中爲張世昌接應，一面默運神功，守着白健他談話。

可是，這時白健他們忽然住口不再用口語交談。只見他們換了一種手語交談。

這是丐幫的密語，除了丐幫弟子懂得外，別人是無法知悉他們談話內容的，小虎子只好搖頭一嘆，把注意力集中在唐永勝和張世昌身上了。

這時小虎子的位置，正在唐永勝的右前方，唐永勝的面貌看得非常清楚。

敢情，唐永勝年紀已經不輕了，看那樣子，雖然五十不到，至少也在四十以上，以他的年齡去推測他在唐門的地位，應不是等閒人物了。

當然，這是對小虎子不熟悉江湖人物而言，如果他對江湖人物有了充份的認識的話，他無需推測，就該知道唐永勝在唐門之中，不但不是一個等閒人物，而且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人物。

張世昌也就因爲唐永勝道出了字號，所以，把白健也驚動出來了。

張世昌與唐永勝對面之後，雙拳一抱道：「丐帮弟子張世昌，見過唐大俠。」

唐永勝顯然沒有料到張世昌乃是丐帮弟子，聞言之下，怔了一怔，接着，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原來張少俠是丐帮新秀，這就難怪了。」難怪他胆敢出來多管閒事。

張世昌皺了一皺眉頭，忍耐着唐永勝那種不大禮貌的語氣，陪着笑臉道：「敝帮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唐大俠面前不知輕重，只是這次事非得已，冒犯之處，尚請唐大俠海涵見諒，並請聽晚輩一言。」

抱着委屈求全的心意語氣上更是謙恭了。

唐永勝自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見張世昌守住身份，因此，不便馬上翻臉，微微思了一下，道：「少俠有話請說。」

張世昌躬身又行了一禮，道：「本來照說，以敝帮對貴門的交情，前輩前來十里舖這小地方辦事，敝帮只有全力相助之理，不過這次……。」

唐永勝冷笑一聲截口道：「是不是因爲在下來到貴寶地，未曾向貴帮先容？」

張世昌一笑道：「那裏話，敝帮又不是……。」

唐永勝不讓張世昌把話說完，又是一聲冷笑，道：「那是因爲在下在江湖上『唐永勝』這三個字不值貴帮一顧了！」

「哈哈！哈哈！唐大俠名動天下，所到之處，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敝帮怎敢向唐大俠無禮。」

笑聲中，人影閃動，只見白健首當其先，從園外飛身而來。

白健身後，是那位年輕人，年輕人之後才是四眼田鷄崔福生。

他們並不是從屋內直接走出外，故意繞到外面才進來，使人看去，他們是剛剛趕來。

白健身形一落，右手微微一揮，張世昌非常有禮地向唐永勝一欠身，告退走向一旁。

白健雙拳一抱，笑道：「唐大俠大駕光臨，兄弟聞訊來遲，有失迎迓之罪，請當面恕過。」

小虎子藏在暗中，乾笑一聲，忖道：「敢情，他們原來就認識，這場戲大約沒有什麼可看的了。」心理上不免顯得有點失望。

唐永勝抱了一抱拳，淡淡的道：「豈敢！豈敢！」

白健剃頭担子，一頭熱的笑着一側身，讓着和他一同而來的那少年人，道：「范堂主，這位四川唐家堡來的唐大俠，你們只怕還沒見過面，讓屬下替您引見…」

那年輕人微微一笑，搶步向前，抱着雙拳，拱手一禮，道：「在下范中傑，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得親芝顏，不勝榮幸之至。」

唐永勝本冷着一張臉，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可就扳不住了，只好勉强堆上一臉笑容，還禮道：「敢情，大俠就是丐帮三傑的范大俠，久仰！久仰！」

范中傑年紀雖然不大，在江湖上却是大大的有名，唐永勝心裏不免暗暗起了戒心。

禮貌過後，白健以九江分舵地主身份，接着向唐永勝肅客道：「唐大俠請屋內奉茶！」

唐永勝隻身而來，心中不無顧忌，那敢輕身入屋，眉頭暗蹙之下，微微一笑，搖首道：「多謝盛意，不用了，在下只請教白大俠一句話，馬上就走。」

白健含笑道：「唐大俠但請賜教。」

唐永勝面色一正道：「在下奉命來到貴寶地，執行一件任務，有請貴帮多多担待。」

丐帮雖然遍佈天下，但却不是坐地爲王的地頭蛇，唐永勝這一招，表面上是禮貌，骨子裏可就將他的不滿表示出來。

白健呆了一呆，苦笑一聲，道：「唐大俠，何出此言！……。」

唐永勝抓住這半句話，馬上一抱拳，截口道：「多謝惠允，容當後報！」話聲一落，身子急旋，雙足微點，飛鳥一般掠了出去。

白健心中一凜，這才體會到唐永勝的老辣和厲害了。

當下口中急叫了一聲，道：「唐大俠，請慢行一步，且聽在下一言……」

白健呼叫聲中，只見唐永勝的身子忽然在半空之中頓了一頓落回地上。

白健大喜道：「唐大俠……。」勢子一收，便向唐永勝身前落去。

詎料，他身形剛要落地，勢子尚未站穩之際，只見唐永勝雙目一瞪，暴喝了一聲，道：「好一個卑鄙小人，你也嘗一嘗老子的手段！」

手腕一揚而出，三點寒光，直向白健當胸襲到。

白健想不想唐永勝會有這一手，惱怒交加之下，一聲冷笑，叫道：「姓唐的，你！……。」

「你」字未了，白健但覺一陣劇痛穿胸而入，接着雙眼一黑，便人事不知的向着地上倒去。

唐門毒藥暗器稱絕天下，雙方距離既近，白健又以爲唐永勝聽了他的呼喚，停身下來接受他的邀請，因此心理上毫無戒備，所以他的身手雖高，但還是被打個正着。

白健這一被襲倒地，旁邊可激起了四眼田鷄與張世昌等人的怒火。

只聽四眼田鷄崔福生怒吼聲道：「姓唐的，你也未免太下流無恥了，看掌！」身化「蒼鷹撲兔」，掌演「開天闢地」，運集了全身功力，向着唐永勝和身撲去。

唐永勝一把毒藥暗器將白健打倒之後，雙肩一搖，就待飛身再起之際，四眼田鷄崔福生的掌力已到。

唐永勝欲待幌身相讓，已是力不從心，那還躲讓得開，只聽轟的一聲，四眼田鷄崔福生雙掌落實，打得唐永勝一條身子斜飛了出去，一動也不動的當場昏死過去了。

事情發生得太出人意料之外了，而且，所經過的過程也是快得叫任何人揷不上手。

小虎子暗叫了一聲：「糟糕！……」心裏好不歉疚。

瞥眼間，忽然發現一棵大樹暗影下面有着一條人影，正鬼鬼祟祟的意圖暗中開溜。

小虎子心中一動；暗忖道：「這人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的，莫非他在暗中搗了鬼？」

此念一生，小虎子也覺得唐永勝當時飛出去的身形忽然落回地上大有問題。

腦念如飛，一掠而過，小虎子生怕那人逃走，不計厲害的大叫了一聲，道：「那裏走！」便飛身向着那人撲去。

一聲冷笑，發自小虎子身後，道：「朋友，你這種『做賊的喊捉賊』的花樣，行不通啦！」

接着，一股奇强無比的勁力，直向背

心上壓到。

小虎子暗中噓了一口氣，他不能只顧猛撲那鬼鬼祟祟的問題人影，而置自己安危於度外，情勢逼人，小虎子只好暗中一提勁力，甩臂揮掌，向着身後迎去，同時，身子一斜，連消帶讓，避開正面，落向地上。

小虎子揮出去的掌力走了空，但眼前人影一閃，丐幫范中傑已橫身阻去了他的去路。

小虎子急切間，口語不清的指着那棵大樹道：「背後有人……。」

范中傑見小虎子只是一個小孩子，不由得現出一臉驚訝之聲，搖頭道：「小弟，看你身手不弱，……。」

一語未了，張世昌隨後追了過來，見了小虎子，不由驚叫了一聲，道：「原來是你！……。」

他話聲出口，立時產生了一種冒失的感覺，搖了一搖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因爲，他意識到當前這人，絕不可能是小虎子，小虎子絕不可能今天還只有這樣大小。

小虎子一笑道：「張大哥，你沒有看錯人，我就是小虎子。」

小虎子抱着滿臉熱望，希望張世昌給他一個向范中傑解釋的機會。

那曉得他不證實自己的身份還好，他這一證實自己馬上就見張世昌變了臉色。

小虎子暗中吃了一驚，忖道：「他爲什麼惱怒我？」

張世昌臉色一變，道：「誰是你的張大哥，你這樣忘恩負義的東西！……。」

小虎子心裏一陣難過，同時也激起了自尊之念，面色一正，道：「張大哥，我們一向相處得很好，你爲什麼這樣出口傷人？」

張世昌冷笑了一聲，不再答理小虎子，轉身向范中傑躬身道：「他就是四年前在這裏住過的小虎子，想來是報仇洩忿來了。」

小虎子聽得雙眉一挑，叫了一聲，道：「張大哥，你……。」

范中傑一揮手道：「有理說得清，你先來束手受擒吧！」

小虎子一打量那樹後的人影子，這時早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暗暗忖道：「我沒有了證據，有什麼理由好說呢？……」

小虎子心眼活動得很，可不願意任人宰割，當下暗暗吸了一口氣，內凝眞力，微微一笑道：「張大哥，請先聽我說兩句話好不好？」

張世昌冷冷的道：「你是自己轉過身子來呢？還是要我動手。」顯然他拒絕了小虎子的請求。

小虎子心中火氣上升，語聲便是一冷，道：「張大哥，你們如果不給我說話的機會，那你就請動手吧！」

張世昌可眞沒把小虎子放在眼裏，笑了一聲，道：「你道我還會對你客氣麼？」話落手出，伸手一把，便向小虎子肩上抓來。

小虎子早已凝功有備，望着張世昌抓來的五指，動也不動，待得張世昌的五指已經接觸到衣服上，這才翻手一把扣住了張世昌抓來腕脈。

小虎子出手之下，其快如風，張世昌別說縮手變招，甚至看都沒看清楚小虎子的手是怎樣翻上來的，但覺腕脈一緊，已落到了小虎子手中。

張世昌暗中大吃了一驚，可是，他還不認爲小虎子眞能扣住他的腕脈，當下暗罵了一聲，道：「小鬼，你想扣住我的腕脈，豈非異想天開！」

念動力發，奮力一抖。

可是，這一抖之下，他愕住了。

他不但未能抖開小虎子的五指，甚至力道都根本吐不出來。

這時，他才發現小虎子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了。

張世昌眼中暴射着驚訝之色，「啊！」了一聲。

小虎子五指一鬆，放開了張世昌腕脈，歉然一笑，道：「張大哥，對不起，你們既然不給我機會，我只有採取自衞手段了。」

說着，身子猛然疾射而起，向着外面投去。

「哼！你想走，沒有那麼容易！」

范中傑跟踪而起，探手向着小虎子背後抓去。

小虎子肩頭一搖，雙臂一抖，身子猛然在不可能的情形之下，陡然騰升了五尺，五尺之差，正好避過了范中傑那凌厲無匹的奇門絕學「金龍探爪」。

范中傑一招落空，後發的勢子，却從小虎子身形下方竄了出去。

小虎子人在半空之中，使了一式「雪雁驚鴻」，再次騰升了五尺，身子一折，投入黑暗之中，閃了一閃便失去了方向。

待得范中傑收勢回身過來，除了發楞的張世昌之外，那還有小虎子的影子。

張世昌做夢也沒想到小虎子有這樣出神入化的身手，更別說追趕小虎子了。

范中傑暗暗噓了一口氣，轉身向着那受傷倒地的唐永勝走去。

這時，唐永勝已經被四眼田鷄崔福生翻過身來，用內力度入他體內，助他復甦，想從他口中討取救治白健的解藥。

唐永勝終於在四眼田鷄崔福生全力運功之下，從生死邊緣醒了回來。

唐永勝「唉喲！」一聲，睜開雙目。

四眼田鷄崔福生急急追問唐永勝道：「姓唐的，你傷了我們白舵主，快把解藥交出來，今天饒你不死。」

唐永勝睜開了眼睛，望也不望四眼田鷄崔福生一眼，馬上又閉回去了。

四眼田鷄崔福生左手一探而出，抓在唐永勝肩頭之上，把唐永勝上身提了起來，喝道：「姓唐的，你要不交出解藥來，莫怪我們要對你不客氣了。」

唐永勝日發出一聲冷笑道：「你們還懂得客氣麼？你們要懂得客氣也就不會一個用暗器傷人，一個從背後襲人了。」

四眼田鷄崔福生道：「你要不先用暗器傷人，我怎會對你出手？」

唐永勝「呸！」的一聲，道：「你們要不先用暗器傷我，我又豈會傷你們白舵主。」

四眼田鷄崔福生一怔，道：「我們誰用暗器傷你了。」

（未完）

俠情新派長篇連載故事

流浪兩匹狼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浪、龔方潛進盛京將軍府行刺，和刼取翡翠寶塔，經過一場驚險激鬥後，終於完成使命，割下盛京將軍的頭顱和取得翡翠寶塔，但在逃出將軍府高大的圍牆時，江浪平安逃出，龔方却被將軍府的衞兵用抬槍擊傷摔地，江浪不顧生死，在重圍中搶救出龔方，脫逃而去。在離盛京三十里外的一所廢棄石樓裏，江浪厮守着雙眼已被打瞎，面肉糢糊，奄奄一息的龔方，江浪用盡療傷聖藥，但也回天乏力，龔方終在他臂彎中溘然而逝，此刻的江浪，腦海中似一片空白，但對龔方的死，他却是絕不能忘懷——

壺中藏日月　阱底走蛟龍

「龔方死了！」這是鐵的事實；血的事實！

什麼能够比生命更寶貴？

爲什麼一個人報答另一個人的恩情，必須要用「生命」來交換？似乎是太過於殘忍了，太過於厚人而薄己了！

就在後面曠野挖了一個坑，把拜弟龔方埋了！

面對着眼前這座新墳，他感慨很多。

其實他也不是第一次做這種工作了。

還是小孩子時候，他就做過這種事。

兩雙小手則挖着乾冽的泥土，把父母叔伯的屍體一一埋葬在泥土裏，兩隻手是自己的，另外的兩隻却是龔方的——

龔方？——該是多麼遙遠抽象的一個名字，曾經是一直掛在口邊的稱呼，一刹那間却飛得那麼遙遠——也只能永遠埋葬在內心的深處，再也不能形諸於口舌，或渴望着聽到他的一聲回音了！

在墳前，他栽下了一根樁子，表示說這個地方，他還要再來的。

在熱河郡王府外，他懶洋洋的下馬。

鐵王爺得訊以後，親自在「西暖閣」門外佇候着他。

乍一見面，江浪深深的向他打了個扦道：「王爺好——」然後侍立一邊！

鐵崇琦的眸子，在他初一現身時，就注意到他揹在背後的那個包袱上。

他是那麼緊張，迫不及待的上前握住他的手：「怎麼樣，東西到手沒有？」

「託王爺鴻福，幸不辱命。」

「好——」鐵王爺仰頭狂笑了一聲，拍着他的肩膀道：「來！進來說話！」

江浪點點頭，大步進入暖廳之內！

彼此落座之後，聽差的獻上了茶。

鐵王爺揮手道：「你們下去，不招呼不許進來！」

聽差的答應了一聲，轉身步出。

王爺親自離座，把門關好了，然後含着笑臉轉回來，道：「良弼也解決了？」

江浪一聲不哼的解下了背後的一個大包袱！

那個包袱裏一共有兩個匣子——

他愼重的把第一個木匣捧到了鐵崇琦座前：「請王爺驗收！」

一股腥羶之氣，上衝腦門！

鐵王爺陡然一驚，急忙關上了匣子。

大概他以爲匣子裏裝的是「翡翠塔」，想不到却是一顆人頭！

事出意外，使得他有些愕然！

可是他立刻也就轉過了這個念頭來，臉上帶出了一種緊張的喜悅之感。

他第二次揭開了匣蓋，那股子血腥臭氣，依然如舊，而他却絲毫不以爲意。

仔細的端詳了半天，他蓋上匣子——

「不錯！就是他！」

他把裝着人頭的匣子拿起來，擱向一邊，陡地朗笑一聲，像是積壓在內心多年的一股怨氣，忽然暢通消散開來！

「幹的好——幹的好，我要重重的謝你！」

江浪一聲不哼的把第二個匣子捧到了他面前，道：「王爺再請驗收這個！」

鐵王爺毫不猶疑的揭開了這個匣子，刹時間一叢寶光上映人面。

那裏面霞光萬道，銳氣千條，碧光彩氣繚繞之中，座立着一截翡翠七節佛屠。

兩隻手把這截翡翠塔托起來仔細的打量着，臉上頓時現出種貪婪羡慕的表情！

江浪道：「王爺，請看看是不是這件東西？」

「不錯，不錯！是的——是的！好寶貝！」說完把翡翠塔又放回原處，哈哈一笑道：「我要好好謝謝你們兩個！」

說到這裏忽然愣了一愣，道：「咦——龔方呢！」

「他——」江浪眸子裏閃出一片淚光。

「他！怎麼了？」

「他已經……死了……」

「哦——」鐵崇琦身子慢慢坐下來，道：「怎……怎麼死的？」

江浪嘆息了一聲，遂卽把二人入將軍府前後一段始末經過詳細的講了一遍。

鐵崇琦臉色木然，旣不悲亦不喜。聽完之後，他冷冷的道：「這麼說，那個索雲彤他還沒有死？」

江浪搖搖頭，心裏緬懷着裘方生前的音容！

鐵崇琦頓了一下，嘆息着道：「裘兄弟死的太可憐了！這都是我害了他——」說時，身子轉向一邊，似乎在拭着眼淚！

江浪見着，心裏感到一些安慰，他苦笑了一下道：「王爺不必難過，裘拜弟爲此喪生，但他臨死之前，却以爲能爲王爺盡力，死而無憾！」

鐵崇琦頻頻嘆息道：「唉……唉……我是太辜負他了，太辜負他了！」

他一隻手拍着江浪肩頭道：「我要好好報答你！」

江浪道：「謝謝王爺的恩典——但是我却打算向王爺告辭！」

「你！要走？」

「是——」江浪道：「承王爺恩待，但江浪還有許多未了事須要親手辦理！」

鐵崇琦搖搖頭道：「不……不，不行！我不放你走，你在我這裏好好呆下來，我還要重用你，你不能走！」

「江浪一介凡夫，實難受王爺恩待！」江浪站起來，抱拳道：「求王爺讓我走吧！」

「唉……這……」

鐵崇琦好像心裏在盤算着什麼，忽然站起來道：「你一定要走？」

「王爺恩允！」

「唉——你一定要走，我那能攔着你？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

「明天一早！」

鐵崇琦頓了一下，道：「好！那我今天晚上給他送行！」

× ×

餞筵上，江浪有過多的感慨！

王爺和他美麗的愛妃七福晉陪着他，他們頻頻勸酒，談笑風生。

一盤盤的佳餚盛裝在講究的銀器和瓷盤裏，美酒燙在錫壺裏，再由七福晉的玉手，親自爲他酌在杯子裏。

緬懷着裘方的死別，再加上貴人的殷勤，他不覺多喝了幾杯！

他原是不喝酒的，因爲酒喝多了有碍武術的練習，然而今夜，他却把一切的顧慮，都置諸腦後，於是一杯杯的酒灌到肚子裏！

七福晉輕輕把盞道：「江先生不勝酒力，就少喝兩杯吧！」

鐵王爺笑道：「今日不醉更待何時，去叫蓮兒來鼓瑟，巧妃妳爲江兄弟唱上一段『塞上西風』，就算爲江兄弟送行！」

七福晉離座請安道：「賤妾遵命！」

江浪慌忙站起身道：「江浪一介小民，豈能有勞七福晉金嗓高歌——萬萬施不得！」

鐵王爺冷冷一笑道：「兄弟你能爲哥哥我遠走問關，生死不計，巧妃爲你一曲高歌又算如何？」

江浪躬身一禮，道：「王爺——萬萬不可！」

「我說可以就可以！」說到這裏用力擊掌道：「來人！去把蓮兒喚來！」

門外差人應聲而去！

鐵崇琦哈哈一笑道：「兄弟你明晨一走，可不要忘了熱河我這個老哥哥，他可是挺記掛着你呢！」

說到這裏，一雙烱烱眸子平視江浪，由不住發出了一陣子低沉的笑聲。

江浪站起躬身道：「江浪也忘不了王爺的恩典！」

鐵崇琦道：「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老弟！你我這段交情，可是太離奇了，來吧！喝酒——」說完把面前酒仰首乾杯，江浪陪着他乾了面前酒後，心中着實爲王爺熱忱所感！

他原以爲鐵王爺是一個心機深沉的謀士，却不曾想到他都有一番豪情，與自己同屬性情中人，誠然難得！

鐵崇琦親手又爲他滿了一杯。

這時差人來報蓮兒來見！

卽見一個手捧古琴長衣女官姍姍步入，向着鐵王爺，巧妃，江浪一一請安！

鐵崇琦微笑道：「蓮兒，你彈琴，七福晉高歌一曲，彈唱完了，本爵重重的有賞。」

那名叫蓮兒的女官深深請安道：「蓮兒領旨！」

又轉向巧妃請安，說道：「七福晉賞音——」

遂卽向几邊一坐，平置琴身，五指收弦，琤琤琮琮理了幾聲亂音，乃自彈了起來！

江浪半生風塵，所聞多胡兒螺笳，偶而在飯堂茶館聽過一些藝人彈琴瑟，也都是市井之音，此刻乍然聞得蓮兒這雙玉手，所播弄出的音瑟，竟然有如天樂飄臨，一時不禁聽得呆了。

七福晉姍姍離座，笑向江浪道：「江先生見笑，我獻醜了！」

江浪立起抱拳。

卽見七福晉彩衣姍姍的來到窗邊，嬌軀輕倚軒欄，遂自輕啓朱唇，隨着琴音，娓娓唱來，唱的是：

「一春不識西湖面，翠羞紅倦，兩腮和淚搖湘管，意長牋短；知心唯有雕梁燕，自來相伴，東風不管琵琶怨，落花吹遍！」

江浪只聽得如痴如醉！

鐵王爺已大聲喝彩道：「好——許忱夫這一首後庭花，被巧妃你唱絕了，再來一段『塞上西風』吧！」

七福晉一笑道：「王爺，西風詞太凄涼了，賤妾換上一首李易安的『聲聲慢』可好？」

鐵崇琦偏頭向江浪笑道：「江兄弟可好？」

江浪感嘆道：「易安居士這首詞，乃公孫大夫舞劍和詞，假七福晉金嗓一歌，只怕往後無人敢以再唱了！」

鐵崇琦怔了一下，道：「江兄弟非祗能武，却是好文采，只可惜……」

說到「可惜」二字時，不禁嘿嘿低笑起來。

江浪原知七福晉擅武，本意激她舞劍歌詞，後來想到巧妃曾關照過他不可透露其擅武事，是以話到中途吞住，却改了口氣！

七福晉假作未聞！

那蓮兒本宮中樂官，爲聖上所賞賜，此類宮人多曾入教坊，幼下苦功練習，能熟百家詩詞，只報得上名皆能弦瑟和之。

這時聽得七福晉報上詞牌，她這裏早已掄動五指，琤琤琮琮彈了起來。

七福晉遂卽輕吟曼唱，將一首「聲聲慢」唱得珠圓玉潤，只聽她唱道：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鐵王爺拍了一下手道：「好！」

七福晉再唱道：「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摘……」

鐵崇琦偏首見江浪眼含淚光，已是神入詞內，他微微一笑，探手入袖內，取出了一個黃玉小壺，一笑道：「老弟——我這是上好的『方年露』，乃聖上恩賜，僅得一甕，你也來上一盅！」

江浪捧杯道：「謝王爺恩賞。」

酒入杯盞，色作淺綠！

江浪誇了一聲好酒，舉杯待飲，驀地歌聲忽止。

只見七福晉睜着一雙大眼睛注視着江浪，一副情急模樣道：「江……先生！」

江浪微微一怔，起身道：「七福晉唱得太好了……請歸座歇息吧！」

鐵崇琦目光一轉，笑向巧妃道：「巧巧——你還沒有唱完——再唱下去——江兄弟等着聽呢。」

巧妃悽悽一笑，眸子裏淚光閃閃，乃繼續唱下去——

「……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

鐵王爺舉杯邀酒道：「兄弟乾……」

江浪一飲而盡。

巧妃頓得一頓，才又唱道：「……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歌聲一住，她卽匆匆奔向他來，眼看向江浪道：「江先生你……」

江浪方自抱拳而起，却不知怎地雙目一翻，陡地摔下位來，頓時口吐白沫，人事不省！

嚇得那名女官蓮兒發出了一聲驚叫。

巧妃却是心裏有數，轉看向鐵崇琦道：「王爺你——？」

鐵崇琦嘿嘿一笑，道：「妳放心，他不過是飲了我的『玉壺暈』，這一覺可以讓他睡上十個時辰！」

巧妃道：「王爺你爲什麼要這樣？」

鐵崇琦冷笑道：「巧巧，妳莫非也認爲我會與他論交麼？」

「可是他却爲王爺出生入死——王爺你豈能……？」

「哈哈……」

鐵崇琦笑聲一頓，朗聲道：「他是欽命賞拿的要犯，本爵豈能徇私？」

雙手一拍，喝道：「來人哪！」

門外差人應聲入，躬身請示。

鐵崇琦冷聲道：「叫寶熙，寶侍衞入來！」

不勞費心，寶熙早已候在門外，聞聲大步入，躬身道：「奴才在！」

鐵崇琦手指江浪道：「馬上押到提督衙門，跟孫提督說，就說我的話，這個人是欽命要犯，立着就地正法，把人頭懸在城門樓子上，出告示召示四方！」

寶熙躬身道：「奴才領命！」

說罷轉身走向江浪，哈哈一笑，並把他抱了起來！

「慢着——」巧妃驚叫一聲，轉向鐵崇琦道：「王爺……你眞的要這麼做？」

鐵崇琦面色一沉道：「沒有你什麼事，我是奉上命的事！」

七福晉道：「可是他不是才爲王爺出過大力麼？」

「出什麼力？」鐵崇琦冷笑道：「他是個江洋大盜你知不知道？我要不假意結交他，他豈會乖乖的上鈎？」

說到這裏，向寶熙揮了揮手道：「押下去！」

寶熙一躬身道：「是！」

鐵崇琦叮囑道：「上大刑，馬上提到提督公署去！我這就下條子，你叫他遵示辦理！」

寶熙答應一聲，卽刻抱持着昏迷的江浪領命而去！

× ×

三魂悠悠，七魄飄飄——

江浪昏睡中已被抬上了大堂！

大堂上好不威風，瞧瞧——一排排的劊刀手，長槍手，弓箭手，再加上手持鴨嘴棍的兩班衙役，把提督衙門大堂襯托得威風凜凜，氣勢森嚴。

孫提督早已升堂！

此人四十開外的年歲，黑矮的個子，橫紋滿臉，一看卽知是一個狂傲不馴，自大自狂的傢伙！

手裏的驚堂木，用力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發出了「叭！」的一聲大响！

「給我把他弄醒了！」

一滿桶冰水，照頭蓋臉的澆了過去，江浪身子打了個哆嗦，這才緩緩的睜開了眼睛——

他的眼睛方一接觸到面前的一切，頓時吃了一驚，慌張的坐起身來！

身上的鎖鏈子「嘩啦！」一聲大响，他這才同時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一身大刑！

——像是仍然還在夢中一樣，他臉上，充滿了迷惑，驚訝……他抖顫着站了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左右打量了一下，他大惑不解的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這是幹什麼？」

上首高坐上的孫提督，大喝一聲，道：「好個强盜，給我跪下！」

驚堂木「叭」的一拍，兩根鴨嘴棍早已左右同出，用力的砸在了他腿彎之上。

江浪身子一蹌，不由自主的跪在了地上。

他長眉一挑，怒聲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七八根棍子已用力的壓在了他兩肩之上。

一個氣勢洶洶的官人走上來大聲喝叱道：「軍門大人在上，還不叩頭受審，小心着你的皮肉受苦！」

江浪登時一呆，神智似乎也畧微的恢復了過來——

猶記得曾是熱河郡王的座上客，聆聽着七福晉的清妙歌聲！鐵王爺親自勸酒，那麼親切的一口一個兄弟的稱呼着。

——王爺特別的眷愛，親持着那個綠玉的小壺，爲自己酌上一杯上賜的「萬年露」……

他臉上泛出了一頭冷汗。

酒醒之後的那張蒼白的面頰，一刹時變爲赤紅。

「不——」他心裏想着：「鐵王爺不會這麼做的！」

只是眼前又作何解？

咬緊着牙，他抬起頭，打量着當頭上座的那位孫提督，警惕着此番的遭遇不同，切莫發性子，要沉着的應付！

「呔！」孫提督三拍驚堂木——大堂上起了一陣子吆喝，像是十判苦海的閻羅殿，那陣子堂威聲，像是小鬼的呼冤，眼看着這番陣勢排場，由不住你頭髮根子發炸。

孫提督瞪着一對豹子眼，咧着鬍子嘴，大聲的叱道：「大胆的江浪，你有幾個腦袋，竟敢夥同你拜弟裘方，謀刺聖駕，還不從實招來？」

江浪猝然一驚，膝行一步，叩了一個頭，道：「大人明鑒，小民不知大人這話從何而起……」

「好個嘴刁的傢伙——」

孫提督手按堂案，發出了一陣子嘿嘿的笑聲，哈哈的道：「我也用不着套你的口實，一切遵旨辦理，這是王爺的手批，你自己看吧！」

說罷把一個黃絹手束抛下來，即由一名案前武士拾起來，轉遞向江浪！

江浪雙手捧着這卷手本，入目的是一顆朱砂大印，上書着「熱河郡王鐵崇琦玉璽」。——

他禁不住打了個冷戰，看下去——。

字寫在黃絹紙面上——

「查——大盜江浪，裘方二名，前爲謀刺聖駕，大刼赤峯牢獄二罪在押，本王領旨拿辦在案，經查屬實，其中裘方一名，意圖謀刺本王不遂，死於亂槍之下，爲恐再啓事端，着押大盜江浪提交尊處，即令驗明正身，就地正法，無稍疏忽，該犯人頭，宜懸城樓，告示百姓，以正法紀，特此批諭！熱河郡王鐵崇琦。」

匆匆一看之後，江浪由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像是當頭響了個晴天霹靂，使得他半天作聲不得！

像是在一團亂絲之中，忽然找到了絲頭，很快的他把這件事理出了一個頭緒！現在他明白了。

這一切，全是鐵崇琦事先早已定下的計謀！可憐自己兄弟倆個，尙還一直被矇在鼓裏——更可憐拜弟裘方，竟然爲此送命——

一刹時，他圓睜雙目，大吼一聲道：「姓鐵的——你不是人！」

鎖鏈子一帶，他身子向前一仰，扒倒在地！

「江浪！你還有什麼話說？」孫提督手拍驚堂木道：「給我押出去砍了！」

兩旁軍勇大聲的吆喝了一下，猛的撲了上去。

江浪身子一掙，怒聲道：「慢着！」

孫提督怒道：「怎麼，你還敢抗違王法麼？」

江浪陡地狂笑一聲道：「犯民死而無憾，只是恨不能眼前看見鐵崇琦那個狗才，啐上他一口唾沫！才算稱心！」

孫提督臉色一變，驚堂木「叭叭！」拍得一連串的響，大聲道：「反了，反了，居然對王爺如此無禮押出去！快——」

七八名如狼似虎的兵勇，分抬着他手脚上的鎖鏈子，雖說是用盡了力氣，却未能把江浪拖動一步！

「哈哈——」江浪笑聲裏，帶出無比的悽涼。「放心吧！江某已準備好把這顆人頭，隨時奉上——哥台們，用不着急在一時！」

虎虎有威的一雙眸子，在各人面上一掃，幾名軍差頓時嚇得各自後退了一步。

「老大人——」他臉色鐵靑的注視着上座的孫提督：「請大人見着鐵崇琦以後，告訴他就說我江浪恨不能食他的肉，寢他的皮——」

「反了……反了……給我押下去！」

「嘩啦！」一聲，鎖鏈子連着一柄大號的枷鎖，舉起老高來——

那一個人欺前一步，一傢伙砸在頭上，那可不是玩的，保管他腦袋開花！

忽然他悽愴的笑了一下，緩緩放下手來！

一名堂役乾笑着拱手道：「得了，江爺，閻王要人三更死，誰能留你到五更！何必呢！給你們過不去幹啥呀！」

江浪轉過臉來，對着這個人張牙一笑，道：「有理，那我們就走！」

兩名劊刀手，亮出了腰刀，左右各一的架在了他頸子上——他再也不圖抗拒，轉過身來，直向大堂外步出！

孫提督在上堂之前，早已佈署好了一切！

臨時決場，就設在大堂左側的操場一端——

由於這個犯人江浪來頭不小，是欽命要犯，又是王爺親自派人提交來的，孫提督不得不提着三分的小心！

由於決場設在提督行署裏，是以不見一個閒人，百十名武夫，人人抱着一口靑滲滲的鬼頭大刀，把法場遠遠圍了一圈！

劊子手是個黑胖子，一口明晃晃的薄彎刀抱在胳膊彎子裏。

空氣那麼的靜，所有的噪音人聲，似乎就在江浪乍然一現的刹時忽然膠住了！

孫提督一行走到了監斬官的位子上，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他已經領教了這個人犯的棘手，所以有關種種形式上的問答，一切都可免了。

坐下之後，他急急的催促道：「快點執刑吧！」

「回大人，時辰還不到！」

回話的是坐在他旁邊的督署文案龐先生！

「唉！」孫提督重重的嘆息了一聲，無可奈何的道：「你知道他這顆頭不落地，我這顆心就安不下來！」

龐先生躬着身子道：「大人用不着担心，犯人一身大刑諒他是揷翅難飛！」

「唉！」孫大人又嘆了一聲道：「他們這種江湖人，都有點不怕死活賣命的朋友，我是担心他們要刼法場，那可怎麼是好！」

龐先生啞然一笑，道：「大人但放寬心，什麼人有這個胆子？慢說這事是不可能，就是滿打算着他們有人敢來，我們也有必要的準備！」

孫大人目光在現場看了一眼，看見了那番殺氣騰騰的佈署，心裏倒着實的放下了一半。

龐先生諂媚的一笑道：「奴才要給大人賀喜了！」

孫提督一怔道：「賀什麼喜？」

龐先生道：「這件案子一了，大人就可以專摺奏京，皇上必有封賞！鐵王爺平白無故的把這個好差事送給大人，豈不是一件大喜之事麼？」

孫提督早先倒還眞沒想到這個問題，此刻聽文案龐先生這麼一提，再一想，頓時心花怒放！

可不是嗎！這種現成升官發財的事，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只當鐵王爺把一件棘手的事交給了自己，却沒有想到這其中還有這麼一層的好處在內！

想到這裏，孫提督先時的那一些緊張煩躁，可就一掃而光！

一名司時的小校跑過來打扦，稟道：「稟大人，時辰差不多了——請大人降旨行刑！」

孫提督點點頭，一拍案子喝道：「押上來——」

小校跟着道：「押上來！」

「押上來——」

「押上來——」

風揚着沙，沙像螺絲般的打着轉兒，爬向天空，那一聲一聲的「押上來」，在風沙裏旋迴着，聽在死囚犯人的耳朶裏，像是無窮的遙遠——

該是來自地獄五殿閻羅拘魂小鬼所發出來的聲音吧？」

鎖鏈子嘩啦一响——

操鏈子那個六扇門裏的朋友，齜着牙討好的笑着：「帮個忙好漢爺——就這麼一回！這是最後一回了！

可不是「最後一回了」！再也不會有第二回了！

江浪慘笑了笑，移動開步子——

他這裏才邁開一步，只聽得兩邊院牆外面，一陣子人聲喧嘩！

有人高聲叫嚷道：「强盜來了——」

「强盜刼法場來啦！」

這陣子大喝聲還沒有住口。「嗖！嗖！嗖！」一連着七八個大小夥子，已經竄上了牆頭！

負責法場警備的百十名兵勇，頓時迎了上去！

雙方只一照面，登時殺了起來！

孫提督看見此情，嚇得神色一呆，那位文案龐先生更是兩眼發直，他方才還在安慰提督，現在可要人家來安慰他了。

一心只記掛着差事，孫提督由位子上跑下來，大聲喊道：「把犯人給我砍！」

他的話就是命令！

站在江浪身邊的兩名武差，舉刀就要砍下！

第一刀却被枷鎖上帶起來的鏈子，「嘩啦！」一下子纏在了刀身上！

江浪叱了聲：「閃開！」

他雙手向上面一揮，對方差人手上那口刀，突地脫手飛出，忽悠悠的直飛到半天之上，那名差人却因爲閃身不及被江浪飛起的足尖，一脚踢中在心窩上，仰天倒了出去！

可以想像出現場該是如何一番慌亂的情形！——

校武場裏，七八名刼匪，正和數十名官兵戰在一起，殺了個難分難解！

那一邊，孫提督和文案龐先生急得團團打轉！

這一邊，犯人和押侍的官差，也幹上了。

孫提督連連的頓足，叫道：「反了！反了！」

却見大羣持槍的兵勇，由校場一邊飛奔而來！

孫提督大聲道：「先殺犯人——一羣飯桶窩囊廢！」

「殺犯人」——誰不知道殺？可就是殺不殺得了却又是一個問題！

好在是提督有話就好辦，十來個提刀掄槍的武卒，團團把江浪圍在了正當中，下面砍上面扎！

弓箭手在犯人前進，後退的地方，預先都埋伏了，只要一有空隙，或是犯人闖出來，馬上亂箭齊發！

儘管如此，現場官人這方面仍然是佔不了優勢！原因是前先翻進來的那七八個大漢太厲害了。

這夥子人也不知是那裏來的？一個個怪模怪樣的！俱是些膀大腰圓，身似金剛般的漢子。

江浪雙手一舉，把差官大刀擊飛，然後一足踢中差人心胸。

這夥子人，有的施刀，有的掄劍，還有人舞着狼牙棒，當中有個要着流星錘！

天氣不過才入秋，些微的有些涼意，可是這些人當中竟然有身上披着皮裘的！貂皮褂子，銀狐的披風，都是毛朝外穿着！全是一些子橫眉竪睛的傢伙！

數十個官兵，那裏敵得過他們？轉眼間已被殺了個落花流水！所幸後來一羣持槍的兵士接上，才又雙方膠住戰在一團！

江浪這方面，吃虧的是他一身大刑具，雖說是武功精湛，奈却是施展不開來，所以交手不久，先後已着了一刀一槍，頓時身上就掛了彩，血流如注，這麼一來，可就現出了敗象。

就在此危機一瞬間，猛可裏空中傳出一聲清叱！

由於這聲清叱，是女子口音，是以現場各人，都吃了一驚相繼向聲音處望去！

卽見一條快速的人影，正由西邊院牆上拔起來！

顯然是個女的！

細細的腰，修長的身材，穿着一身紫色閃光緞子的襖袴，滿頭青絲，規置在腦後，紮了一條大辮子！這姑娘好快的身法，不過是三數個起落，已到了江浪跟前不遠！

她身子由正面大堂挺高挺高的樓簷子上猛地縱身而下，身後那條拴着紫色辮花的大辮子甩起老高來。

就在各人看得觸目驚心的當兒，那姑娘左手揚處已打出了一掌鐵蓮子！

這掌鐵蓮子一出手，化爲一天光！緊跟着一陣子人聲叫囂，已有六七名兵士棄械倒地，大姑娘足尖再點，施展出「燕子三抄水」的輕功絕技。

只見她身軀快速的三個起落，已撲到了江浪跟前！

江浪原已危險到極點，幸虧對方少女這一掌暗器爲他解了難關。

他身子用力的向前一衝，鎖鏈翻處，把一名持刀撲近的兵士擊倒在地，一抬頭，可就與那個撲近的大姑娘照了臉兒——

頓時他吃一大了驚！

那張俏臉他今生也忘不了！不就是前此被他由大牢裏救出來的那個夏侯芬嗎！

可眞是一報還一報！上次江浪救她，這一次却是她救江浪！

這個姑娘還是眞厲害，手上一口劍驀地掄起來，左削右砍，一刹間已爲她砍倒了六七人，來到了江浪身邊！

江浪剛要開口說話！已吃她伸手抓住了頸前鏈子！用力一扯，回身就跑！

這一扯之力，江浪應手站身不住，差一點摔倒在地。

夏侯芬回頭急道：「想活命，脚下就俐落一點！」

她說時手上還是眞用勁兒，也不管江浪跟不跟得上，用力往前就拖。

兩個人一個跑，一個跳，已奔出十數丈外！

霍地，一排亂箭，直向着二人身上射來！

夏侯芬一帶鎖鏈子道：「扒下！」

江浪身子一衝，撲倒在地。

那陣子亂箭，擦着他身子射了過去，竟沒有一支射着了他。

同時之間，夏侯芬也掄動手中劍，把奔向自己面前的一排箭矢揮落在地！

這排箭矢方才過去，夏侯芬已力帶着手中鐵鏈，道：「快起！」

江浪只覺得這一次力道較前次更大，隨着夏侯芬的手勁兒，他身子就像個流星錘也似的飛了起來！

足足飛起來丈許高下！

夏侯芬足下一點，已竄到了他身下，一伸手已托住了他落下的身子——

只聽她尖叱了一聲：「丁老大，給我接住！」

話聲一落，她手下已再次用力把江浪身子擲出！

這可好，江浪成了空中飛人了，身子還沒落下來呢，可又飛了出去。

那原來早先由牆外翻進來的那一夥子人，竟是與她一夥的。

就在夏侯芬的這一聲招呼裏，那夥子人當中，立刻閃出來一個面如鍋底，身高八尺有餘的魁梧大漢，這個人身上披着一領熊皮大氅，一隻手掄着一隻八角銅錘。

聽見了夏侯芬的招呼，他大聲的答應道：「大小姐——錯不了！」

一伸手就接住了江浪的身子轉身往牆邊就跑！

其他六七個漢子，見狀也都不思再戰，紛紛撤出身子蜂湧着丁老七向外退出。

這夥子人可眞是一些殺人不眨眼的傢伙，那些官兵，那裏是其對手，眼看着被打得落花流水，兵刃過處，血肉橫飛！

丁老七一馬當先，護着江浪首先來到了牆下——

那院牆高有四丈，丁老七一個人還勉强可以翻過，要是再加上江浪，他可就不能保証，是否準能行了。

不過是畧一猶豫，身後大股官兵，已叫囂着奔到眼前，丁老七大吼一聲，回身再戰。

其他幾個漢子，却也把殺人當作要玩似的，跟隨着丁老七與大股官兵又自打成一團！

江浪趁機倏地拔身直起，落向牆頭之上！

他雖然一身刑具，又負了傷，可是一身功力仍然可觀！

就在他身子方自縱落牆頭的同時，一條疾勁的影子，自他身後猛的襲到——

江浪方自認出來人是夏侯芬，後者已尖聲叫道：「快下去，當眞想死麼！」

雙掌一翻，猛的向江浪背上擊去——

同時兩個人向牆外翻落——

就在他二人身子方自落下的一刹那，一排箭矢，像雨點也似的由二人方才置身之處射了過去。

緊接着第二排，第三排箭矢由左右兩個方向交叉着射空而過，這連接的三排箭矢，分別來自三個方向，雖說沒有一支射中二人，却也把江浪嚇出了一身冷汗，暗忖着如非是夏侯芬卽時現身拯救，江浪決計是逃躲不開，勢必喪生在亂箭之下了！

督署院牆外面，早已圍滿了人！

江浪，夏侯芬突然翻牆而出，自然引了一陣子騷動，可是當他們目睹着二人這般模樣，却沒有一個人能橫身攔阻，不待二人走近，已紛紛先自讓開！（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和吕傑强闖劍堡，在堡外，白雲飛神技折服少堡主崔劍鳴及其師雪花娘娘後，跟隨着公孫居進入堡中大廳，未幾，劍堡堡主出見，直詢來意，吕傑飾詞慕名來訪，詎料堡主直斥其非，並道破白雲飛此來是欲一見其母，白雲飛以此行目的已爲堡主道破，遂不再隱諱，請求引其母一見，堡主嚴詞拒絕，說出他與白長虹仇深似海，並炫耀廳中機關設備，白雲飛以劍堡之主有意刁難，再也無法抑制心中怒火，那雙深邃的眸子，放射出一股忿恨的寒芒，濃濃的殺機，自眉梢瀰漫佈起——

劍堡母子會　密林生死爭

白雲飛怒吼一聲，道：「你眞的要我動手麼？」

劍堡堡主暗暗怔了片刻，他似乎被白雲飛這狂妄的口氣所震懾，自他登臨劍堡的主人之後，以他的聲望與無敵的神功，幾乎還沒有人敢當面向他挑戰，白雲飛這種傲慢的態度與冷冰的語聲，在雄踞一方的劍堡堡主簡直沒有辦法忍受。

他怒沖沖的道：「憑你也配和我動手，白雲飛，你瞪起眼睛看看這是什麼地方再發狠，以你那點道行，比本堡主的三等家奴都還不如，本堡主希望你不要逼我先殺了你……」

他話聲稍頓，又冷冷的道：「你連你母親的身份都還沒弄清楚，就敢對我這樣不禮貌，可見你根本就沒將你母親放在眼裏……」

白雲飛一楞道：「我母親的身份！」

劍堡堡主嘿了一聲道：「你在這幾年中所以能够保全住生命，可說是全是你母親的功勞，若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我相信你不會活到今天……」

白雲飛愈弄愈糊塗了，他簡直無法了解劍堡堡主話中的意思，但有一件事實在隱約中已了解了一點，那就是曾有人要殺死自己，而自己母親得到這個消息去求別人不要下手，他通體的神經好似抽搐了一下，顫了一顫道：「你的意思我不懂。」

劍堡堡主冷冷地道：「你當然不懂，等我將話說明白了你就懂了，白雲飛，你只知道要見你母親，可知道她願不願意見你……」

白雲飛冷喝道：「母子相見人之常情，我不相信天下不愛自己兒子的人，除非她不是女人，可以斷絕人情天慾……」

劍堡堡主嘿嘿道：「你說對了，令堂正是這種人……」

白雲飛心神大顫，一股說不出來的痛苦使他幾乎要吐出血來，他目中淚光一閃，搖搖頭道：「我不信，你不要胡說。」

他目眦欲裂，大吼道：「你將她老人家關在那裏？」

劍堡堡主恍如沒有一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冷血劍客白雲飛愈是痛苦，他愈得意，只見一絲詭異而令人討厭的笑意在他臉上顯現出來，他嘿嘿大笑道：「你認爲她在劍堡中受苦麼？告訴你，你想錯了，她不但沒有一點悲痛，反而享受着人間的幸福，她所行走的地方，都有人恭恭敬敬的侍候她，尊她一聲夫人……」

白雲飛畧畧平靜自己心中的激動，顫聲道：「你如果眞這樣優厚我母親，我姓白的總有報答你恩情的一日，可是我希望這是事實，不要故意討好我，假造一套美麗的謊言來騙我——」

劍堡堡主正容的道：「老夫是什麼人會去騙你這孩子，不過有一點你要記住，你母親所以會這樣做全是她自願的，我決沒有半絲勉强的意思……」

白雲飛詫異的道：「我母親到底怎麼

樣了？」

劍堡堡主得意的道：「她已改嫁給本堡主了。」

恍如晴天中响起的一聲巨雷，那龐大的震耳聲在冷血劍客白雲飛耳中嗡嗡直响，繚耳不絕，他身體寒悚的顫了顫，居然在懷疑這件事情的眞實性，心中一痛只覺一股氣血自胸中湧上來，張口噴出一道血雨，斜斜飄洒，點點滴滴的落在地上……

他顫聲的道：「這會是眞的……」

在沒有得到母親的信息之前，他曾將自己的母親幻想成一個至大至愛的崇高賢婦良母，那時他心中有一個美麗的影子，幻想着慈愛的音容，將她塑成一個偉大的女性，可是現在這隱隱的幻影已經碎裂了，將他心中所有的希望都粉碎了……。

他沒有想到自己的母親會是一個經不起歲月考驗的女人，而再去嫁給另一個人，她嫁給誰他都沒有話說，而所嫁的人偏偏又是自己爹爹的仇人，他不禁代他爹爹鳴不平，也代爹爹的不幸而悲哀……。

呂傑也心裏一酸，他驟見冷血劍客白雲飛口吐鮮血，滿臉都是痛苦的表情，心裏登時大駭，問道：「弟弟你怎麼了。」

白雲飛滄涼的一笑道：「我很好，大哥你不要替我難過……」

呂傑焦急的道：「什麼事都看開一點，免得壞了自己的身子……」

白雲飛痛苦的道：「謝謝你，大哥，我自己會照顧自己……」

可是他那雙清澈而黑亮的眸子裏，已湧滿了一泡淚水，雖然他倔强的不使自己淚水掉下來，可是心中隱痛使他依然無法克制的住淚水的外流，終於，一顆清澿的淚珠奪眶而出，順着蒼白的臉腮上滾落至地上……。

劍堡堡主得意的道：「年青人，你現在了解了麼？」

白雲飛目中佈滿了可怕的紅絲，怒喝道：「你滾，當心我殺了你。」

劍堡堡主冷冷地道：「這句話不該你來說，說這話的應該是我！……」

白雲飛怒吼道：「閣下是我生平所最恨的人，我希望你能識相的滾開一邊去，如果大家翻了臉，你是很難逃得出我的手掌的……」

劍堡堡主哈哈笑道：「是因爲你母親嫁給我而要殺我麼？」

「不錯，白雲飛冰冷的道：「我爲她選擇了你而悲喪，也爲自己的命運而感到不幸，你並不是個可以托付的人，朋友，你娶她恐怕不是爲了愛她吧……」

劍堡堡主搖了搖頭道：「你只猜對了一半，我確實很喜歡你母親，可是我更恨你父親，這種微妙的關係你大概可以了解了，我所以這樣做道理在這裏……」

白雲飛寒悚的道：「你是爲了報復我爹爹……」

劍堡堡主陰狠的冷聲說道：「可以這麼說——」

白雲飛惱怒的指着劍堡堡主，吼道：「現在我才曉得你是多麼的可恨，我眞恨不得立刻殺了你，因爲你是一個卑鄙的小人……」

劍堡堡主神情一變，眉宇間立時瀰漫而起一股陰毒的殺氣，他慢條斯理的摸着頷下的鬍鬚，冷冷地道：「你怎麼還不動手呢？」

冷血劍客白雲飛的右手緩緩的抬起，慢慢的摸住了射日神劍的劍柄，可是他沒有立時的掣出劍來，只是凜然的瞪着劍堡堡主，那是一種敵意的仇視，不含友善的互相凝視，但是雙方並沒有動手，白雲飛的手掌又緩緩的落下來，黯然的長嘆了一口氣。劍堡堡主一楞，道：「怎麼啦？你難道不敢了。」

白雲飛恨聲道：「你不要看錯人了，我現在還不想殺你，等我該殺你的時候就會動手，暫時先讓你多活幾天……」

「爲什麼！」劍堡堡主怒聲道：「我難道還要你來憐憫？」白雲飛這時儘量克制住自己感情的衝動，他腦海之中意念飛閃，不信這件事全是眞的，他冷冰的道：「我看在她的面子上，暫時放了你——」

怔了一怔，劍堡堡主怔然的道：「她是誰？」白雲飛冷笑道：「尊夫人呀！」

當他忍痛的說出這句話，他的心中恍如遭受兩枝銳利的長劍絞刺一樣，整個的心神都片片碎裂開來。

劍堡堡主呆呆的道：「你是說你的偉大母親……」

白雲飛嘴角溢血，悲痛的道：「母親那兩個字可以去掉了。」

劍堡堡主怒沖沖的道：「你難道連母親都不認了……」白雲飛淚水一湧，道：「這種母親有與沒有都無所謂，沒有她我照樣長大了，況且我又不是她生的她只是我名義上的媽媽，連一天養育上的情份都沒有……」

劍堡堡主哼了一聲道：「那你爲什麼跑到劍堡來見她……」

白雲飛這時淚水如泉水樣的湧了出來，他傷心的暗暗長嘆，爲這件不幸的事而哀傷，他低沉的哭道：「在沒有來之前，我幻想她與別人的母親一樣，是個守節愛子的偉大女性，當我到此見到你後，我才曉得我來這裏是錯誤的，她是堡主的夫人，早將我這個兒子忘了，最使我難以忍受的她不該嫁給你，嫁給一個……」

劍堡堡主嘿嘿地道：「我怎麼樣？」

白雲飛恨道：「你心腸毒天下之最，沒有一絲人性，況且你和我爹的仇意是那樣的深，她如果懂得禮教，當不會嫁給自己丈夫的仇人，讓仇人去耻笑自己的兒子，使我一輩子抬不出頭來，至少這點是我不能原諒的……」

「嘿……」劍堡堡主嘿了一聲道：「看不出你還有點骨氣，白長虹能有你這樣一個兒子，這一輩子有他的驕傲，可惜，他這條命根子，將因得罪我而斷送在劍堡裏……」

白雲飛正待發作，呂傑突然上前，道：「雲飛弟，慢着……」

呂傑寒着臉向劍堡堡主，道：「堡主，在下可以向你討教幾件事情麼？」

劍堡堡主冷冷道：「在可能的範圍裏，我會答覆你的問題。」

「好……」呂傑冷笑道：「以你剛才所表現的那些動作，我看出你是極善於運用心機的人，請問大堡主，我雲飛弟的母親眞正是心甘情願嫁給你麼？」

劍堡堡主變色道：「怎麼？你難道還

不相信？」呂傑冷冷地道：「至少你有這人爲婚的嫌疑，我相信一個女人不會喜歡嫁給一個善於運用心機的丈夫，所謂伴虎如伴死，隨時都會遇這種丈夫，所玩弄與手段，你假如是個女人，會愛上一個這樣的人麼？」

劍堡堡主咄地一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呂傑冷笑道：「很簡單，她如果眞的嫁給你，你實是玩弄了一套兒花樣，我呂傑說她沒有一絲願……」

「嘿……」劍堡堡主怒嘿道：「小子，我已聽得太多了，如果不是看你年幼無知現在我就會殺死你，現在你倆既然進了鬼門關，要想活着出去是沒有可能了，本堡主先不和你們計較今天的事，在三天之後，本堡主會來收拾你們……」

他得意的大笑，又道：「你們不要打算逃走的念頭，隨時都有人隱在你們的身後，希望在這三天之中，你們能利用一下殘餘的生命，在堡中多玩玩……」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要在三天之後殺死你……」

劍堡堡主冷冷地道：「那要看你的壽數……」

他恍如非常的得意，在哈哈的笑聲中飄然而去，空中所餘留下來的笑聲尚沒有遠去……。

×　×　×

劍堡之中看上了去是那麼的寧靜，竟然沒有一絲凶殺的血腥氣，當夜幕悄悄來臨時搖曳的燈影自各地透出，照得堡中如同白晝……。

冷寒的夜像個處子的步子，輕靈靈的帶着搧動的裙角，將這神秘的大堡覆蓋在夜的懷抱裏……。

呂傑和白雲飛雖然是含着敵意而來，可是堡中上下並沒有將他們看得特別，在堡中是可以任意行走，只要他倆不跨出堡外一步，是沒有人敢去干涉他們的，但在他倆的行動中，却時時有人尾隨他倆的身後……。

稀疏的寒星貶動着晶晶的星芒，自雲端閃了出來，冷血劍客白雲飛因爲心情的煩悶，他自從貴賓精舍中走了出來，望着空中的星辰，慢步在堡中的一條小溪邊：

「唉——」深長而沉重的嘆息從這個滿身悲痛的青年嘴裏緩緩吐出，那積鬱在心的悶氣，似乎舒暢了不少，可是那令人煩亂的縷縷愁意，仍使他雙眉緊鎖，一幕幕心底的創傷，在他眼前晃動……是那麼的清晰與深刻地……。

他設法去抹掉這場沉重的精神負荷，可是當他盡量去忘掉這慘痛的回憶時，那回憶之神又會像雙無情的巨手，將他重重的抓住，使煩亂的思緒更煩亂了……。

他長長的吐了口氣，道：「唉，這是件不可料的事情，我本來生活是單純的，那裏曉得當我正爲自己的前途艱苦奮鬥時，使我的身世又起了這樣大變化……」

他黯然的搖頭，道：「我眞願意忘了這些事情，可是愈要忘記它，它愈是鑽進我的腦海中，好像是抽不完的蠶絲……」

縷縷的憶絲在他腦海之中旋轉，像個轉動的輪子，將他又轉到劍堡堡主所說的話語裏去……。

他不敢去相信那些事情，可是堡主却歷歷如繪的證實這件事情，他想不通男女之間的變化，難道一個女子只是貪圖一點物質享受，便會將自己的情操出賣了麼？

一股心酸如江河裏翻騰的浪花，湧翻在他的心頭，他對自己母親晚年變節而感到傷心，所以他對他母親有所不滿，那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

這個青年正在煩惱的時候，自他那寬闊的背影後面，突然傳來一連串輕細的步履聲，冷血劍客白雲飛連頭都不回一下，僅是冷漠的抬頭望着空中稀疏寒星……。

步聲在他身後隨地逝去，只聽一個清脆的話聲，道：「你原來在這裏……」

冷血劍客白雲飛從對方的口音中已知道來的是劍堡堡主的女兒——崔蝶蝶，他置諸不聞，僅是哼了一聲，沒有再表示什麼。

崔蝶蝶一楞，詫異的哦了一聲，道：「你怎麼對我這樣不友善。」

冷血劍客白雲飛抑制不住心靈上的痛苦，突然揚聲哈哈大笑，清朗的笑聲有種嘲弄的意味，使崔蝶蝶極感羞辱，大大眼睛一濕，幾乎流出淚來。

她顫聲的道：「你笑什麼？笑我三更半夜來找你？」

白雲飛不覺心中舒暢了不少，畧斂笑聲，道：「你們崔家的人是那麼愛管閒事，連別人發笑都不行，大小姐，貴堡的規矩太多了……」

崔蝶蝶冷冷地道：「你不要用這種態度對待我，如果我不是奉我母親的命令，我不會神經兮兮的跑來找你……」

白雲飛一怔，道：「你母親是誰！找我幹什麼？」

「我母親是誰你應該比我還明白，她和我的關係和你一樣，雖然都不是親生的，在名份上都是一個媽媽，白雲飛，你懂了麼？」

她輕輕拂理了一下額前的髮絲，又道：「我的任務已經交待完了，去不去全憑你的決定。」

白雲飛冷笑道：「她找我幹什麼？」

崔蝶蝶哼了一聲道：「這得問你呀，你來劍堡找她又是爲了什麼呢？原因是一樣的，白雲飛，你到底是去不去……」

白雲飛黯然的道：「我不想去。」

崔蝶蝶倒是一楞，不曉得他爲什麼會這樣堅定的拒絕了去見母親，她不解的望着這個年青人，道：「爲什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的母親是聖潔的，她是溫柔的懂得大體的女性，決不會去嫁給一個無法無天的狂夫，這種母親我不需要去見她……」

「你說什麼？」崔蝶蝶怒沖沖地道：「你說我爹爹是一個狂夫！」

白雲飛不屑地道：「這樣子傷害到你了麼？如果眞的傷害了妳的自尊，妳不需要來責備我，去怪妳爹爹的倒行逆施吧……」崔蝶蝶所不能忍受的是別人去輕視她的可敬的父親，在她幼稚的幻想中，她爹爹以一人之力創下這樣大的基業，使劍堡在江湖的地位顯著，有着赫赫名聲，這全是她父親所辛苦開創的，這份基業得來不易所以她將爹爹看成了神，決不容許有任何人對她爹爹侮辱……。

她那裏曉得劍堡所以能立足在江湖上不知道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劍堡堡主爲求劍堡凌駕於各派之上，不惜施出江湖上所痛恨的手段，而使劍堡在神秘中又含有恐怖，有許許多多的惡事都在這堡裏發生，只是不爲崔蝶蝶所知而已。

崔蝶蝶責叱道：「你說我爹爹倒行逆施，這是什麼意思？」

白雲飛長長的吸了口氣，道：「你最好去問妳爹爹，他會給妳一個滿意的答覆，你要知道善惡之間，總有輪廻相報的時候，妳爹爹惡貫滿盈之時，所得到的下場將是很悲慘的……」

崔蝶蝶氣得神情大變，叱道：「你不要和我談這些不相干的事情，在我面前我不允許你侮辱我父親，如果你一定要說的話，我會先和你拚命……。」她怒忿忿的又道：「怎麼樣？你母親還在等你呢！」

白雲飛搖搖頭，說道：「妳不知道我心裏的痛苦，我眞不願意見她，大小姐，謝謝妳來找我，請妳轉告她，我以後再見她……」

崔蝶蝶傷心的嘆口氣道：「她雖然是我的繼母，可是待我如親生的母親，你不知道，她有時跟我談起來的時候，常常會提到你，白雲飛，不管她是對與不對，你總得見見她，至少，你該去了解一下她晚年的空虛，心靈上的痛苦，我有時會發現她暗中哭泣，咀裏會不經意的說出你的名字……」

白雲飛心中一顫，一種天性的召喚在他心中漾起，他恍如看見一個淒涼蒼老的老婦正向他行來，那種親情的感召幾乎使他要大吼而出，他雙目一紅，滿滿的一泡淚水滴落下來，他急忙揮起衣袖拭去眼中的熱淚——。

他痛苦的低着頭，忖思道：「母親眞會像崔蝶蝶說的那樣愛着我麼？我並非是她親生的孩子，她會如親生的那樣對待我麼？」

那些奇奇怪怪的念頭刹時全湧進了他的腦海之中，不時在幻想着從未見過面的媽媽臉容，他沉默的想了一回，激動的心情逐漸的冷靜了下來——。

他長長的緩了口氣，道：「我媽媽在那裏？」

崔蝶蝶冷笑道：「你現在想通了麼？白雲飛，在你們母子見面之時，我不得不警告你，一個做母親的雖有不對，但做兒子却可不能不孝，我望你能多想想……」

白雲飛搖搖頭道：「行了，我心靈上的創傷已經夠深了，你的意思我懂，謝謝妳，我會很恭敬的去見她老人家……」

崔蝶蝶神情稍鬆，道：「因爲你不是女人，所以不懂女人的心，望你能多體會別人的痛苦，不要去斤斤計較不必要的東西……」

她向左右看了一眼，道：「走吧，媽這次見你可是背着我爹爹，她不希望讓別人知道這件事，只想和你好好的談談，等會兒我們去的時候可要小心……」

白雲飛嗯了一聲道：「我母親準備在那裏見我！」

崔蝶蝶斜指了一下前面道：「在她的房裏見你，你小心的跟着我，我担心爹爹會發現了這件事情，所以，這件事必需小心——」

她輕輕移動着身子，踏着殘碎的月影，向黑黯幽幌的夜影中行去，白雲飛隨着她行去，見她一路緊張的神情不覺暗暗冷笑，在那薄薄咀角上漾起一絲笑意……。

在一棟紅磚綠瓦的大屋之前，崔蝶蝶突然停住了身子，她向四週瞥了一眼，輕聲的對冷血劍客白雲飛說道：「你的母親就在這裏面，這兒四週都有守衞之人，等我將這些打發掉時，你再進去……」

她命白雲飛隱身在一棵大樹之後，自已緩緩的向那暗漆的大門行去，只見人影晃動，兩個黑衣漢自門裏閃了出來。「甚麼人？」

黑夜中，對方尚未看淸是誰？一個漢子已沉聲喝了出來，崔蝶蝶鼻子裏傳出重重的一聲冷哼，道：「老馬，你連我都不認識了！」

那兩個漢子神情一凜，恭身的道：「小姐。」

崔蝶蝶冷冷地道：「老夫人今夜由我來陪伴了，你們可以去休息了，如果堡主回來時，你們得通知我一聲……」

「是！」左邊那個漢子恭聲的道：「大小姐吩咐，奴才遵辦就是了。」

這兩個漢子等崔蝶蝶揮手之時，嚇得急忙離去，崔蝶蝶望着他倆離去的背影，舒掌向白雲飛一招手，道：「進去吧，這兩個討厭的人已經走了！」

白雲飛閃身而去，道：「謝謝你的帮忙，若不是你帶着我來，我恐怕沒有辦法找到這裏……」兩個人並肩跨進門裏，只見這屋中滿植花木，幽馥的花香味徐徐飄來，花圃之後是一間精舍，裏面燃起一盞綠紗燈，搖曳的燈影自裏面直射而出。

崔蝶蝶輕聲的道：「進去吧，你母親可能等了不少時候了，這是你們母子相見重逢的一刻，我不願去看那種心酸的場面，所以不陪你了。」

白雲飛激動的嘆了口氣，心中突然開始緊張起來，他向前緩緩的移動着步子，幾乎覺比起和人動手過招還要緊張，所以他手心沁汗，跨上石階緩緩的將虛掩的雙門推開去，當那門聲一響，他不禁又猶疑的收回手來。

他輕輕喚了一聲道：「媽……」

裏面的人似乎震顫了，傳出一連串啊啊之聲，門縫一開，只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婦含滿了淚水站在白雲飛的面前，眸子不瞬的盯着白雲飛。

「飛……」她沙啞的道：「你就是雲飛，我的兒子……」

「不錯！」白雲飛目中含淚，道：「一個沒有見過面的孩子……」

這滿面悲傷的老婦人，恍如觸電似的顫了顫，她緩緩伸出抖顫的雙手，摸着白雲飛的臉龐，顫道：「你長得好大。」

白雲飛輕輕拭去眼角的淚水，道：「沒有餓死，當然長大了。」

這話中的涵義極不友善，那老婦人詫異的凝視了白雲飛一陣，面上顯出一片蒼白，她黯然的嘆了口氣，道：「你一定不會原諒媽媽的，在沒有見你之前，我已經想到這件事情了，媽不怪你，只怪媽媽的命苦……」

她傷心的掩着臉輕輕低泣，濕濡的淚

水自指縫間流出，滴落在地上，白雲飛心中一酸，暗中傷心的嘆了口氣，低着頭也哭了起來。

這是個很悲涼的場面，雖然母子相會，在離別重逢時該快樂才是，可是這裏沒有那種快樂的感受，只有傷心的哀愁，雖然是面對着面，却沒有多少話可說……。

這婦人緩緩的止住了哭聲，道：「孩子，你很恨我是麼？」

白雲飛搖搖頭道：「我不會恨你，我只恨我自己……」

這老婦人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知道這樣做是錯誤的……」

白雲飛冷冷地道：「妳不該嫁給爹的仇人……」

「唉！」她沉重的長長嘆了口氣，滿臉都是傷情而愧疚的神色，這個可憐的老婦人幽怨的搖搖頭，沉痛的道：「你認爲媽是那麼的下賤，不顧身份的去向崔德禮低頭，孩子，你錯了，媽還有獨立的人格，我縱然是一輩子沒有丈夫也不會去愛上那個死東西……」

白雲飛顫聲的道：「這麼說劍堡堡主是逼你這樣做……」

這老婦人黯然的道：「崔德禮手段高明，將我擄來這裏，故意拿你爹和你的生命作爲要脅的手段，給予我精神上的壓制太大，使我終日爲丈夫孩子所担心……」

白雲飛恨得重重擊了一拳，道：「他居然敢這樣對付妳……」

一股濃濃的殺機在這個年青人的臉上浮現出來，那種令人駭懼的神色在這個婦人的眼裏，使她心中大顫，畏懼的道：「孩子，你要幹甚麼？」

白雲飛怒吼道：「我要殺死他……」

這老婦人顫聲的說道：「孩子，你不能……」

白雲飛聞言之後，畧畧怔了一怔，旋即一股怒火湧上心頭，他有一股難以遏止的激動，問道：「爲甚麼？是不是因爲崔德禮是妳的丈夫……」

顯然，他對他母親不容許的話聲所誤會，這個青年人恨劍堡堡主崔德禮所壓制他母親的手段，所以口氣間也逐漸苛薄起來，絲毫不留情的責問着……。

這老婦人驚惶的道：「不！不！孩子，你誤會了。」

白雲飛冷笑道：「有甚麼可誤會的，崔德禮和爹爹仇深似海，雙方已不可能並存於江湖，他這樣侮辱爹爹，我殺他並不過份，况且，他又强迫妳嫁給他……」

他語聲稍稍一頓，顫聲的道：「媽，我想問你一件事。」

這老婦人哭泣道：「你有甚麼事只管說。」

白雲飛沉痛的道：「爹是怎死的？」

這老婦人心中恍如挨了一刀，那樣的痛苦，她全身直顫，淚水滾滾而下，咀唇上下顫動，低啞的道：「你還不知……」

白雲飛淒苦的道：「我這次不顧生命的闖進劍堡，所爲的就是要探詢爹爹的死因，我想妳一定知道，將那些可恨的賊子殺死，替死去的爹報仇……」

這老婦人顫道：「華百陀……」

「他……」白雲飛殺機陡起，恨聲的道：「我早就懷疑他了，只是沒有證據：…」他緩緩的掣出了射日神劍，斜斜擧在空中，雙目凝注在冷寒的劍刄上，大吼道：「我將用這把劍洗刷掉這筆血仇——」

長劍斜揮，寒光大顫，一縷劍影斜劈而出，喳地一聲大响，那屋中所擺設的一張桌子斜角已被削了下來。

這老婦人駭道：「孩子！」

白雲飛雙目赤紅，盯着她的臉上，道：「還有誰？」他緊接着又問道：「崔德禮是不是主謀……」

這老婦人通身寒悚大顫，心中猶刀刃絞剜似的痛苦，她眸中盈滿了淒涼的淚水，白髮飄飄的嘆道：「我所以能活到現在所爲的就是要追查出殺死你爹爹的兇手，經過我側面的刺探，知道華百陀是主要兇手，至於崔德禮是不是主謀現在還不敢斷言，不過他和華百陀往來頻繁密切倒是眞的，日後總有查出的機會……」

白雲飛哦了一聲，說道：「妳不敢證實，是不是怕我殺死他，而使妳失去了丈夫……」

這老婦人淸叱一聲道：「住咀……」

她神情慘然的道：「你不要以爲我在爲崔德禮講情，告訴你，我這一輩子只愛白長虹一個人，他是我所愛的人，我也有義務替他報仇，只要崔德禮確實是參加主謀之一，我自己也會想辦法殺死他，孩子，我不管你對我的看法怎麼樣，這是我眞心的話，沒有一絲騙你……」

白雲飛肅然的道：「我知道，我知道了——」

當他曉得他渴望一見的母親在忍辱偷生的去偵查父親的死因的那種偉大時，他不禁對誤會這個偉大女性而感到難過，他歉然的望了他母親一眼，許多話湧到咀邊，却不知該如何說好，當然，他和她之間始終有一層陌生者的距離，那是因爲她沒有從小照顧他，而無法在驟然之間，產生母子之間的感情……。

這老婦人深深的嘆了口氣，露出一絲苦笑，道：「你能知道就好了，我不求別的，只求你原諒我沒有好好的教養過你一天，在道義與責任上，我只不過是空有名份的母親，當然，你不必要尊敬我，因爲我們之間還是很陌生，况且我又沒有保全住貞節，愧對你爹……」

「不！」白雲飛釋然的道：「妳的情操還是偉大……」

這老婦人苦笑道：「在另一個角度上面我就太低賤了，至少我不該和一個與白家有仇的人結合在一起……」

白雲飛重重的擊了一掌，道：「我知道崔德禮爲甚麼要逼妳爲妻了……」

這老婦人全身大顫道：「爲甚麼？」

白雲飛悲涼的道：「崔德禮所採取的是一種最冷酷的報復手段，他恨爹，却沒有辦法對付他，只好將妳擄來而逼妳成婚，讓爹爹痛苦一輩子，而在同道之前永遠抬不起頭來……」

這老婦人傷心的道：「不錯，他確實是在羞辱你爹……」

白雲飛氣得大笑一聲，道：「我要殺了這個老賊，替爹爹舒這口怨氣……」

這老婦人顫聲的道：「孩子，你不管有多大的功夫，在這裏也鬥不過崔德禮，我希望你不要自己找死，他在這裏的勢力

是無敵的，你最好趕快離開這裏……」

白雲飛雙目赤紅，恨恨的道：「崔德禮知道我是來找他的，他會放過我麼？況且他就是放過我，我也不會放過他，一場血戰勢在難免——」

這老婦人搖搖頭道：「你不要衝動，娘有辦法送你出堡……」

白雲飛冷笑道：「太晚了，倘若我要妳去向這個老賊求情，不如我自己一頭撞死在妳面前，我寧願轟轟烈烈的死，也不願含辱偷生……」

這老婦人正容的道：「你這樣死太沒代價了……」

白雲飛冷冷地一哼，說道：「自我懂事以來，我就沒有再向別人企求過一絲同情或憐憫的心，我從小就有個倔强的個性，以前沒有人能改變我，現在，更不會有人改變我，所以，妳不要去求崔德禮，那樣只有增加妳自己的煩惱，也給予對方一種取笑的話柄……」

這老婦人怔怔的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不解的看着他那表現出來的冷傲與倔强，她暗暗的嘆一口氣，忖道：「這孩子長得太像白長虹了，那倔强的性格，堅定不變的意志，太像白長虹了，太像了……」

她關心的輕嘆道：「你難道連我所給予你普通的一點帮助都不要……」

白雲飛沉重的道：「爲子弟者以孝爲先，在這方面我沒有做到，使你終日在這裏痛苦，這是我最難過的一件事情……」

白雲飛目中淚水一湧又道：「爹爹的血仇我不想假手於人，只要我有活着的一天，我就會去和仇人拚命的一天，這事妳不要担心，正義之神永遠幫助有正義感的人，況且事在人爲，不管崔德禮有多厲害，他應是脫不過天意的報應……」

他希冀的道：「總有一天，我會將妳接出這個污穢之地，脫離崔德禮的魔掌之外……」

這老婦人搖搖頭道：「我倒沒有這個希望，只望你能替你爹爹爭氣！」

她突然怔了一怔，耳中已聞見有人叩門之聲，她猶疑的奔至窗外看了看，然後冷冷的道：「什麼事？」

門外一個低冷聲音，道：「堡主快回來，大小姐命在下通知夫人一聲……」

這老婦人嗯了一聲，道：「知道了，你去吧……」

門外的那個人恭聲的說「是——」沉重的步履聲逐漸的遠去，這老婦人等了片刻，方始長吐一口氣，道：「孩子，你走吧，有什麼事我會通知你……」

白雲飛喊一聲道：「再見，媽……」

他悵然的望了這個老婦人一眼，轉身道：「妳要保重……」

「你要保重，望你能多珍惜你的生命……」這老婦人語意深長的又道：「萬事不可操之過急，母親會盡量協助你……」

白雲飛回頭輕輕瞥了這婦人臉上那種痛苦的表情一眼，黯然的嘆了口氣，淚影又湧上了眼睛裏。

他輕輕拭去了淚水，道：「我會感激妳，只要血仇一了，孩兒定接妳重回家園，重整我們那毀去的溫馨家庭……」

這老婦人顫了顫，道：「會有那麼一天麼？孩子，我不敢想！」

白雲飛肯定的道：「會的，總有那麼一天！」

他不願再傷感，忍了忍自己那泛濫的情感，搖幌着身子沉重的移動着步子，向門外緩緩行去。

這老婦人望着他那逝去的背影，凄傷的輕泣起來，她悲涼的輕嘆一聲，嘴唇輕輕顫動，喃喃的道：「孩子，你好恨我呀……」她凛然的道：「我會帮助你殺死所有的仇人，只要你不懷恨我這個不忠於丈夫的妻子，孩子，你懂我的心……」

凄涼的語聲輕輕轉出，飄盪在這屋子裏……。

搖幌的燈影在室中閃顫的幌動着，這個凄傷的婦人髮絲蓬亂，眸中含淚，正在低頭輕泣之時，耳中已響起一聲如雷的巨喝，道：「堡主回來了……」

這個老婦人惶亂的整理了一下衣衫，輕輕拭去面頰上的淚痕，獨自一個人回轉房中，坐在床中。

這房中雖佈置的非常淡雅，却有種凄涼的意味，幾株褪了葉的花枝，枯萎的沒有一絲生氣，一盆蘭花雖然有縷縷淡淡的花香飄盪在室中，却冲不淡這裏面所含蘊的一切凄苦，僅這老婦人心中的感傷已是使人愁容滿面了……。

沉重的步履聲自那掩起的門後傳來，劍堡堡主輕輕一推門緩緩的走了進來，他斜睨了孤獨坐在床上的老婦人一眼，道：「怎麼啦？又有誰惹妳生氣了。」

這老婦人搖搖頭道：「沒有人惹我生氣，德禮，我有件事想求你。」

劍堡堡主崔德禮恍如一怔，訝異的望着她那滿臉企求的神情，沉默了片刻，有些不解的問道：「心怡，你還會有事求我麼？」

他知道自己妻子自從進了崔家之後，就沒有一天快樂過，除了終日以淚洗面外，天天都是沉默的坐在那裏，劍堡堡主崔德禮雖然是兇狠暴戾，但自娶了她後，居然不知不覺的在愛着她，他本來是報復白長虹，可是由於時間的久遠，那報復之心漸漸淡去，反而在愛着這個女人……。

海心怡黯然的道：「這是我最後一次求你，希望你不要拒絕……」

崔德禮搖搖頭道：「妳說吧，只要我能辦到的事，我不會使妳失望……」

海心怡哦了一聲道：「在這裏我先謝謝你……」

「嘿！」崔德禮嘿地一聲，道：「我們是夫妻了，有什麼謝不謝的，這幾年來如果不是妳將蝶蝶和劍鳴照顧長大，他們兄妹還眞不知道會變得怎麼樣呢……」

海心怡凄涼的道：「孩子在我們心目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蝶蝶和劍鳴雖然不是親生的兒女，我却將他們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德禮，你是很喜歡孩子的，我也與你一樣的喜歡他們，所以我有一件事求你，希望你……」

崔德禮不耐煩的道：「到底是什麼事情？妳何不直截了當的說了出來？……」

海心怡嘆了口氣，道：「近日堡中來了兩個青年人是麼？」

崔德禮神情大變，道：「誰告訴妳的？妳怎麼會知道？」

海心怡冷笑道：「你認爲堡中的事我都不知道麼？德禮，我很奇怪，你爲什麼把所有的事情，都瞞住我，難道你還將我看成了敵人之妻，儍子，我不是給你搶來了麼？」

崔德禮面若死灰，道：「心怡，妳不會誤會……」

海心怡冷冷地道：「誤會，哼！你沒有能力對付我丈夫，乘我和白長虹鬧意見出走的時候，將我擄來這裏，居心何在大家心裏都有數，現在事情已經過了這麼許多年，你還要狠心的對付我那唯一的孩子，德禮，你的心好毒呀……」

崔德禮搖搖頭道：「妳想的太多。」

海心怡哼了一聲，道：「沒別的，我不准你爲難白雲飛。」

崔德禮目中兇光一閃，道：「不行，這是我所等日子，我決不能放過他……」

海心怡全身大顫，道：「你爲什麼這樣對付他？」

崔德禮狠狠的道：「誰叫他是白長虹的兒子，白長虹害得我慘兮兮的，他所以會有這樣後果，全是他自己造成的……」

海心怡怒叱道：「這麼說你是不會放過白雲飛了？」

崔德禮冰冷的道：「不錯，沒有人能夠阻止我的行動。」

海心怡見這個無情無義的人說出那樣令人傷心的話，使得她是心涼如冰，冷了半截，她眸子裏淚影浮現，怒冲冲的道：「你這樣做可知道所得到的後果？」

崔德禮嘿嘿地笑道：「這會有什麼後果，我只要殺死白雲飛，江湖上再也沒有人放在我眼裏了，嘿嘿，白長虹如果泉下有知，當會曉得我姓崔的是怎麼樣的對付他……」他陰狠的大笑道：「雖然白長虹已經死了，可是我和他的仇却還沒有了結，只要有報復白家子弟的機會，我是不會選擇任何手段的……」

「好！好！」海心怡驚顫的道：「我現在才認出你這個人……。」

崔德禮嘿嘿地道：「心怡，白雲飛又非妳親生的孩子，妳又何必多管他的生死，況且妳我夫妻多年，妳該帮助我剪除心腹之患才可以……」

「哼！」海心怡重重的哼了一聲，不屑的道：「我才不會和你狼狽爲奸呢，當初你拿白長虹和我兒子的生命安全作爲手段，脅逼我嫁給你，僅這一點，就可知道你的爲人了，可惜我當時被你的恐怖所懾，只要能救得丈夫和孩子，我寧願犧牲自己……」

她滿臉都是憤怒之色，道：「這一輩子，我很難嚥下這口怨氣，你不但毀了我的名節，也毀了我的丈夫，現在又要毀我兒子，崔德禮！我眞不知道你的心是什麼做的……」

崔德禮一呆，道：「妳怎麼知道白長虹是我害的……」

海心怡並不知道白長虹的死是否和崔德禮眞正有關，她心中只是暗中懷疑這件事情，爲要證實一下這事的正確性，她不得不拿話激怒崔德禮，崔德禮在大怒之下而道出這事經過，證明這事是他幹……。

果然，崔德禮因這句話而緊張了，他雙目寒光如刄，緊緊的盯在海心怡的臉上，面上流露幾種不同的變化。

海心怡冷笑一聲，道：「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認爲自己做的事可以遮瞞天下，其實天下沒有不曉得的事情，像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沒有逃出我眼中……」

崔德禮恨恨的道：「我知道妳忘不了白長虹，所以處處的都看不順眼，白長虹就算是我害死的，你又能怎麼樣……」

海心怡神情大變，顫道：「這麼說你已承認了……」

崔德禮冷冷地道：「我有什麼不敢承認的，不錯，白長虹確實是我殺死他的，除非是我……」

海心怡大吼道：「你這個禽獸……」

崔德禮雖然陰狠惡毒，但一見海心怡傷心的怒吼着，心中到底還有一絲夫妻之情，他搖搖頭，笑道：「想開點，這事都已過去了……」

海心怡冷冰的道：「我算瞎了眼睛，那輩子欠你們崔家的債，害得我連活下去的勇氣都沒有，德禮，你請出去，我要單獨的坐一會兒……」

崔德禮嗯了一聲，道：「也好，也許妳會想開一點……」

海心怡等他行了幾步的時候，突然的道：「慢着，我有事問你……」

崔德禮一楞，道：「什麼事？」

海心怡冷冷地道：「你準備什麼時候對付白雲飛……」

崔德禮目中兇光一閃，道：「這……不是妳該知道的……」

海心怡哼了一聲，道：「你眞的不能放過這孩子的命……」

崔德禮搖搖頭道：「我沒有這個好心腸，妳沒在江湖上混過，不知江湖上險詐，你不殺他，他會殺你，誰先下手，誰佔便宜，所以我不能讓白雲飛先動手……」

海心怡廢然嘆了口氣，道：「你去吧，我沒有力量挽回你殺他之心，不過，你得愼重考慮一下，這個後果，可要你來負責……」

「嘿！」崔德禮低嘿一聲，道：「當然，不要妳來操心……」

他在嘿嘿的冷笑中，緩緩離去，海心怡在他離去之後，憂悒的在屋中踱着步子，急得熱淚直流……。

×　×

黎明的影子在天空閃耀，一束淡淡的金光在東方雲深處緩緩射出，劍堡在陽光下，顯得一片寧靜……。

「噹……」

自那鐘樓裏傳出一聲清越的鐘聲，響遍了整個堡中，嬝嬝的餘音在空中徐徐散去，所留下的是一片人影，所有堡中的弟子都起來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自貴賓精舍之中行出，由於昨夜私自會母，使白雲飛一夜沒有安眠，雙目略略有些紅腫，滿臉都是痛苦的神情。

呂傑望了望四處，道：「雲飛弟，我們什麼時候出堡？」

白雲飛想了想，道：「今天下午我們就要動身……」

呂傑憂悒的道：「這是一場好拚，我們得小心應付……」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呂大哥，我要沒法獨自鬥鬥崔德禮……」

正在兩人低聲而語的時候，崔劍鳴領着幾個漢子由堡中一角轉了出來，陰狠的朝着白雲飛行來。

白雲飛雙眉一皺，忖道：「這小子來幹什麼？」

崔劍鳴斜睨了白雲飛一眼，道：「姓白的，我們找個地方談談……」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是什麼東西？有什麼資格和我談談？」

崔劍鳴一楞，沒有料到冷血劍客白雲飛是這樣的高傲，居然不給自己絲毫面子，他氣得大聲一笑，道：「白朋友，你不要太使人難堪……」

白雲飛冷笑道：「怎麼？閣下是你老子派來的麼？」

崔劍鳴道：「那倒不是，在下想以私人的身份和你單獨談談，如果閣下不肯給這個面子，嘿嘿！」他乾笑幾聲，道：「那個後果是很難去想像的……」

白雲飛冷哼一聲道：「那裏談，閣下儘可先劃下道來……」

崔劍鳴想了一下道：「本堡後面有一片大山林，那裏經常沒有人，以我倆私下的交情而言，那倒是個好地方……」

白雲飛看了呂傑一眼，道：「行，我們那裏見……」

崔劍鳴陰沉的大笑，道：「希望你不要臨陣脫逃，這裏是我的人……」

他未等話音消逝，身形已斜轉而去，領着心腹手下向堡外行去。

濃密的大林，裏面黑黝黝的，除了那陣陣腐朽的葉子味道外，就是那此起彼落的鳥語之聲……

崔劍鳴方待進去林中，只聽哈哈一笑，道：「劍鳴，那個小子來了麼？」

崔劍鳴嘿嘿一笑，道：「乾娘，這小子……」

雪花娘娘自林中一閃而出，冷冷地道：「乾娘這口鳥氣不出不行，我老婆子在劍堡從沒丟過人，沒想到給這小子折辱一頓，嘿，今天我們母子毀了他……」

崔劍鳴憂悒的道：「乾娘，我眞担心爹爹，這事要是給他知道了定會生氣，他老人家最氣我不爭氣，這次如果……」

「嘿嘿……」雪花娘娘冷哼一聲，道：「你怕什麼，一切都由乾娘作主，你老子如果怪罪下來，就說是我老婆子要你這樣做的不就結了……」

崔劍鳴吶吶的道：「我還是怕……」

雪花娘娘氣得怒叱一聲，道：「你這孩子，就是這樣沒有出息，有乾娘出面，你還怕什麼？大丈夫敢作敢當，才能揚名天下……」

「是——冷……冷」突然，自林外傳來一個漢子的聲音，道：「小堡主，姓白的來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冰冷的望着他們，他和呂傑並肩而行，兩人臉上俱是倔強與冷傲的神情，恍如根本不將這些人放在眼裏樣。

崔劍鳴嘿嘿一笑道：「乾娘，那姓呂的也來了。」

雪花娘娘斜斜的一躍出道：「白雲飛，你昨天好神氣呀……」

白雲飛冷冷地道：「想不到崔兄也將令師請來了，昨天在下已經領教過了，今天這一場不知是否還有意動手……」

雪花娘娘面上一寒，道：「昨日之辱，今日雙倍洗雪，白雲飛，我老婆子最是好勝，要我在你手中認輸，那可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白雲飛冷哼一聲，道：「昨日饒妳不死，妳該知道進退才是，沒想到妳非但不知道進退，居然還敢再來找死，哈哈，老太婆，妳要知道幸運不會永遠在妳身上，今天或許妳的終日……」

「住嘴！」雪花娘娘面上冷寒氣得嘴唇顫動，道：「你不要得了便宜賣乖，我老婆子敢約你來這裏，就有辦法對付你，年青人，不要太自信，有許多人都是太自信而毀了自己……」

白雲飛冷笑道：「老婆子，不要太狂傲，有許多人都是在我面前賣狂而死在我的劍下，妳還是多想想……」

「哼！」崔劍鳴上前整跨一步，道：「乾娘，和這小子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我們還是動手吧……」

濃鬱而翠綠的大林裏，飄起股股落葉腐朽的味道，吱吱的鳥鳴在林中不時傳來，這是一個天然原始林，裏面黑黝如幽，僅有些微的光綫自枝葉空隙中透出……。

這是個非常隱密的地方，不容易發現的最好搏命之處，劍堡所以不怕外敵侵入，一方面是依林而建，林中有着苗疆移來的「紅花瘴」可以阻止敵人硬闖，另一方面是自己本身有着無敵的力量，再加上輕巧神妙的種種機關佈置，普通的江湖高手根本不敢輕捋虎鬚……。

崔劍鳴所以選擇了這樣一個隱密的地方，主要的是不要驚動劍堡堡主崔德禮，因爲他的父親還沒有下達最後命令之前，是不准有人去爲難白雲飛……。

少堡主崔劍鳴領着幾十個手下將這片大林層層圍住，他冷冷的望着白雲飛，目中所閃射出來的兇光愈來愈盛，恍如恨不得要將他一口吞進肚子裏去似的。

雪花娘娘面上沒有一絲表情，她一生之中素來以冷傲出名，不管有什麼事都很難激起她點滴憐憫或同情，因爲她是個沒有感情的人。

只有冷血劍客白雲飛顯得最是沉着，他像是沒事一樣的望着這羣不知死活的劍堡高手，嘴角上漾起一絲不屑而含有嘲弄的笑意，在那豐朗如神的玉面上，罩上一層濃濃的寒意，這與他嘴角的笑意非常的不調和……。

最覺得緊張的還是呂傑，他一顆心神忐忑跳動，面上隨着這羣人的出現而緊張，並非是他對本身的生死而有所緊張，他所担心的是不知道雪花娘娘和崔劍鳴兩人要施出什麼手段對付他們，所以他不瞬的注視着雪花娘娘……。

崔劍鳴嘿地一聲，道：「乾娘，我倆似乎不要等了……」

雪花娘娘冷冷地道：「你有沒有去請『寒山先生』？」

崔劍鳴楞楞的道：「乾娘，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對付姓白的，何須再去請那個怪老頭寒山先生……。」

雪花娘娘淸叱一聲，道：「你懂什麼？寒山先生如果不來，你有把握贏得姓白的手中長劍麼？」

「嗯？」崔劍鳴怨毒的看了白雲飛一眼，道：「我就不相信我的人鬥不過一個冷血劍客……。」

白雲飛冷笑道：「你的乾娘說得不錯，還是去另請高明吧，憑閣下這點道行，要和我相較，似乎還差得太遠……」

「胡說——」崔劍鳴大吼道：「閣下不要低眼看人，我崔劍鳴首先領教……」

他身形斜斜一躍，右手一抬，長劍如水洒出，在空中顫起幾個斗大劍花，閃爍出一片冷艷的寒光……。

白雲飛漠然的道：「你還是冷靜一點，當心你自己的生命白白送掉，崔劍鳴，我這是看在令姐的面上，希望你自己識趣……」他的話聲緩緩地吐出，冰冷中隱含着肯定的口吻，崔劍鳴心神一顫，心中陡地掠過一絲寒意，竟使他舉劍不前，畏懼之色在他臉上浮現出來。

崔劍鳴大喝道：「放屁，我不要你看我姐姐的面子！」

白雲飛冷冷地道：「這是我的事情，與你沒有關係……」

崔劍鳴堂堂少堡主的身份，在對方面前處處落於下風，心中那個憤怒可謂到達了極點，他長劍一撩，低吼一聲，挺劍向冷血劍客白雲飛衝了過來。

呂傑身形一晃，道：「崔兄，在下陪你走幾招……」

身形幌動，靈活的一閃，已攔住崔劍鳴的進路，呂傑身手並不比崔劍鳴差，隨手一掌劈了過去。

崔劍鳴驟見呂傑一掌揮來，有一股無形的暗勁向自己胸前撞至，心中一寒，身形一移，大喝道：「你滾開，這裏沒有你的事。」

呂傑冷冷地道：「崔兄莫非是不屑和在下動手……」

崔劍鳴冷冷地道：「我找的並不是你，閣下似乎是太愛多管閒事了。」

呂傑淡淡地道：「崔兄如果和我動手，也許尚能保全了你的生命，你如果堅持要和我那弟兄動手，嘿嘿，我相信你十九不能逃過一死……」

崔劍鳴冷哼聲道：「我不相信……」

呂傑冷笑道：「我這是給你的忠告，如果你不相信，不妨去找他動手吧，不過你最好是先去打聽打聽，江湖上有誰逃過冷血劍客之手的……」

崔劍鳴沉哼一聲，說道：「你少替他吹牛……」

白雲飛斜睨了崔劍鳴一眼，道：「呂大哥，你何必和這種人多費口舌，他要是不信就過來，這次我可沒有上次那樣的心情，只要誰落在我的手中，那準是死路一條……」

呂傑不屑的對崔劍鳴說道：「怎麼樣！這你可全聽見了，呂傑本不願你這樣年青就此死去，有意點醒你一條生路，如果你再不知進退，那個後果你自己可以去想想……」

崔劍鳴看他們兩個一搭一檔的嘲笑他，當眞氣得幾乎吐出血來，他全身抖顫，恨得雙目直瞪，可是面對這樣兩大罕世高手，一時又莫可奈何，一道求助的眼光望着他所依靠的雪花娘娘身上，那時雪花娘娘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正好將目光投在別處，竟沒有看見……。

這口悶氣實在難以遏止，他嘿地一聲道：「我姓崔的寧願讓你們打死，也不讓你們嚇死……」

呂傑冷冷地道：「你動手試試吧，我知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會流淚，可是你得注意，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如果你硬要動手，明天的太陽你將會因此而永遠也看不見了……」

崔劍鳴大吼道：「放你的屁，我就先鬥鬥你。」

一劍顫出，寒冷劍刃斜斜擊了出去。

呂傑身形一晃，冷笑道：「你早該動手了，我不是在等着你麼。」

崔劍鳴見自己一劍劈出，對方身形已詭異的避了出去，心中登時一寒，頓時曉得對方功力之高，並不在自己之下，他凝重的長長吸了口氣，腦海之中意念輕動，登時疾快的在忖思着，忖思着如何將呂傑被刺劍下。

他忖思道：「我如果連這個姓呂的都收拾不了，嘿，這個臉就不用想江湖上闖了，假如讓爹爹知道，他老人家不給氣死才怪……」

意念閃動，心中登時大生警惕之心，手腕輕輕一抖，長劍倏地化爲一道寒光，對着呂傑身上罩去。

呂傑像是有意要激起崔劍鳴的怒火，對方劍法雖然凌厲，他始終沒有拔劍的意思，不是晃身閃動，就是揮掌劈敵却是十分勉強，不至萬不得已，他還不肯輕易出手。崔劍鳴連攻七八劍，非但沒有摸着對方一片衣角，連對方的出手式子都沒弄清，他心神大顫，大吼道：「你這算那門動手？」

呂傑淡淡的道：「我不出手你已受不住了，如果我再出手，哈哈，閣下就不會像這樣輕鬆了，崔兄，你說是麼！」

他嘴裏雖然說得輕鬆，心裏却暗暗震駭對方那詭奇靈異的快迅劍招，表面上他顯得很輕鬆，暗地裏時時都存自己能否避過對方擊來的長劍而捏一把冷汗，在此可見崔劍鳴的功力並不低於呂傑，只是心浮氣躁，中了呂傑激將之法，而無法平復心中的怒火，遂使劍法緩慢下來。

崔劍鳴大吼道：「胡說，姓呂的，拔出你的劍來，我這樣勝了你，也不算是光采的事情，姓呂的，我希望你不要使我逼你……」

呂傑見他氣得那個樣子，倒是暗覺好笑，他用意要激怒這個飛揚跋扈的少年狂人，僅是冷冷地道：「我空手你都接受不了，拔劍你更不行了。」

崔劍鳴只氣得臉色發青，通身抖顫，他雙目赤紅如火，幾乎要氣死，不禁自己衝了過去，但走了幾步身子又剎了下來。

雪花娘娘實在看不過去了，她冷傲的哼了一聲，道：「劍鳴，你冷靜點……」

崔劍鳴氣顫的道：「乾娘，我……」

雪花娘娘搖搖頭道：「去請寒山先生吧，這裏沒有他誰也承担不住……」

崔劍鳴知道寒山先生隱身在劍堡，除了雪花娘娘知道他的底細外，恐怕連爹爹都弄不清這老頭子的來歷，他見雪花娘娘催促自己去請這個人，主意登時一變，道：「是……」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除奸究惡剪 先斬後奏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明皇帝親臨七王爺寓所，召見岳秀，賜封布衣侯，並賜予先王遺寶金鳳剪，具有先斬後奏大權，要岳秀負起清君側大任，着令岳秀隨同七王爺晉宮，大明皇帝走後，岳秀稟明七王爺明日午正入宮後，遂與譚雲、楊玉燕拜別七王爺，返回居室，當一行來至院廊處，岳秀察覺有夜行人隱伏暗隅，便出聲喝破，潛伏暗隅者只好現身步出，朱奇聞岳秀與譚雲談及在賭場中曾與一親王作豪賭，那位親王似有不軌之謀，迄未發動者或因羽翼未豐——

譚雲道：「看來，皇帝很精明，他賜你金鳳剪，含意極深，不止是對付內苑府，還要你對付蓄有反意的親王。」

岳秀歎息一聲，道：「權勢迷人，雖至親骨肉，也無法免去。」

譚雲接口問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岳秀道：「就表面觀察所得，當今很精明，七王爺有點懦弱，皇上對他很放心，咱們如是眞要担負起清君側的大任，不但是和內苑府，侍衞宮中人衝突，整個江湖，恐怕都會和咱們爲敵，這一點不知譚兄想過沒有？」

譚雲道：「沒有想到如此複雜，但現在，已成騎虎，總不能半途而廢吧！」

岳秀苦笑一笑，道：「宦海是非和江湖恩怨，一樣的沾不得手，一旦被沾惹上手，就如陷身泥淖，欲罷不能，目下咱們已成了非管不可的局面，管下去，這份麻煩，恐怕一輩子無法擺脫了。」

譚雲笑一笑，道：「如是咱們現在撤手一走，七王爺只怕是很難交待了。」

岳秀道：「何止是無法交代，說不定吃足苦頭。」

譚雲輕嘆一聲，道：「岳兄，事已如此，咱們已無選擇的餘地，只有硬着頭皮管下去了。」

岳秀神情肅然的說道：「譚兄，在下無意仕途，目下咱們是提着腦袋玩命的局面，但也是入仕爲官的進身之階，百年難遇的好機會，在下覺着，咱們只賣命，不受祿，也不是爲人之道，譚兄不妨攷慮一下，是否要謀個一官半職。」

譚雲道：「江湖生涯，和宦海風雲，同樣是危惡萬變，防不勝防，但爲朝廷効命，總算是個正經出身，歐陽俊，嶺南雙龍，唐嘯，朱奇等，都算是江湖人，如能歸依正途，謀個出身，也好榮宗耀祖一番，對他們而言，也算是最好的結果了。」

岳秀點點頭，道：「譚兄，能不能留在朝中爲官。」

譚雲道：「兄弟出身江湖世家，想不到週上岳兄後，竟然一變爲身負清君側的大任……」

岳秀是何等聰慧人物，聞弦歌，而知雅意，笑一笑，接口說道：「譚兄應該留下，湘西譚家寨盛名太著，這一次，捲入官場是非，難免要結下不少仇人，如是譚兄留任仕途，手握兵符，可使他們心存顧忌。」

譚雲嘆口氣，道：「岳兄人間祥麟，絶代才慧，自具飄然出塵的氣質，但兄弟想不通的是，岳兄爲什麼拒入仕，如是岳兄能留朝中，又具一代賢相之才，或可手綰天下兵權，大丈夫建功立業，留芳百世，總比訪道雲山，有益蒼生，你，爲什麼不留下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先父遺言，要兄弟遠離宦海，自有他的道理，再說，我修習的武功，也以寧靜爲主，實不便留朝致仕，唉！其實，我未拒布衣侯的封號，未拒承接金鳳剪的肩負，已背先父遺言，大勢所促，我已無法推辭了，但願早完肩負，返璞歸眞，還我琴劍一担，……」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譚兄，我來自烟雲松風之間，未沾江湖恩怨，息隱林泉，並非難事，你們就不同了。」

譚雲笑一笑，扭轉話題道：「岳兄，亂源來自內苑府，主使人用心何在？」

岳秀道：「挾天子以令諸侯。」

譚雲道：「那意思是說，是留京親王的陰謀了。」

岳秀沉思了一陣，道：「綜觀全局，似是有很多股勢力在衝突，爭權，侍衞宮中，未必忠於皇上，內苑府似是受命後宮，我想，可能龍鳳會在其中作祟，至於親王謀權，蓄養死士，那又是一股勢力，這股勢力，是否已侵入內廷，還無法找出綫索，也正因這幾股勢力，形成了一股激蕩暗流，誰也沒有取得絕對的優勢，皇上的聰明處，就在讓他們互相暗鬥，自己裝作不知，置身事外……」

譚雲接道：「既是如此，他又何以對岳兄倚重，授於大權。」

岳秀笑道：「他目前雖然置身事外，但並非他的意願，那是不得不爾的做法，這幾股勢力，一旦分出了勝負，取得優勢的一股勢力，有篡位之險，把咱們加進去，作他參予本錢，鼎足之勢，變成了四角鬥爭。」

譚雲道：「看來，他對咱們，確很看重。」

岳秀道：「目前確然如此，這是他重振君權，整飾綱紀的希望所寄。」

譚雲道：「唉！兄弟担心，咱們的實力太以單薄，一旦正面交鋒，只怕力難勝任。」

岳秀笑一笑，道：「所以，咱們也得結合一批人手爲助。」

譚雲道：「岳兄，可已胸有成竹。」

岳秀道：「我想外結丐幫，然後，示好侍衞宮，全力對付內苑府，先找出控制內苑府的幕後人物，逐一清除。」

譚雲道：「岳兄高明，但丐幫一向最不喜和公門中人合作，如何能使他們揷手其中，只怕還得大費一番週折。」

岳秀道：「這只是一個想法，如何付諸行動，咱們還得仔細研商一下……」

站起身子，接道：「譚兄有便時，和他們說明內情，咱們人手太單薄，一旦行動起來，人人都可能分承大任，獨當一面，自然凶險萬分，咱們萍水相逢，有緣聚阻，在下不能把諸位帶入險惡道上，必得先於說明，去留任便。」

譚雲微微一笑，說道：「咱們人手已少，如是再走了幾人，豈不是更加單薄了麼。」

岳秀說道：「那也要他們志願參予才行。」

譚雲道：「如是兄弟的想法不錯，就冲你岳兄，他們也不會離此而去。」

岳秀道：「譚兄也該休息下了，明天，咱們還得去見皇帝。」

譚雲道：「我已遣人去找回歐陽俊和嶺南雙龍……」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明日進宮，咱們要去幾人？」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先去四個人吧！餘下的留此保護七王爺。」

譚雲道：「那四個人去。」

岳秀道：「我，你，唐嘯，再加上馬鵬。」

譚雲道：「好！兄弟遵命安排。」

岳秀道：「再備一份名單把所有的人，都寫上，並且寫明他們的出身。」

譚雲微微一笑，道：「兄弟明白。」

岳秀道：「明天是朝王見駕，但也可能會有一場兇猛的搏殺，要他們帶兵刃，但必需是能够隱於長衫中的兵刃。」

譚雲道：「外着長衫，內穿勁裝。」

岳秀點點道：「對！一切都託付譚兄了。」

譚雲道：「這點瑣事，怎敢有勞岳兄費心。」

兩人商議已定，各自回房安歇。

岳秀回房之後，又自行思慮了一番進宮後的措施，天色已是破曉時分。

好在他內功深厚，盤膝坐息了一陣，直到日升三竿，才由忘我的禪定中清醒過來。

原來，他勞心勞力，人已疲累異常，這一陣坐息入定，不知不覺間，過去了兩個時辰之久。

坐息醒來，是疲勞盡消，內力充沛。

梳洗過後，步入大廳。

只見譚雲，唐嘯，馬鵬，都已坐在廳中恭候。

每人都穿着一身很光鮮的長衫，盡量打扮的正正派派。

岳秀一步入廳，三人立卽站起，欠身施禮。

岳秀急急抱拳，道：「不敢當，各位快快請坐。」

馬鵬笑一笑，道：「岳少俠，我瞧在下這份德行，實在不配去見皇上。」

岳秀道：「馬兄，不要自謙。」

馬鵬面容一肅，道：「兄弟是一片眞誠，我姓馬的這一生，說不上改邪歸正，但今後，有生之年，但憑你岳公子一言吩咐，水裏水裏去，火中火中行，但我不能留在朝中……」

岳秀一揮手，笑道：「我知道，這一次，咱們進宮，借重正多，馬兄最好能多帶一些藥物。」

馬鵬道：「什麼樣的藥物？」

岳秀道：「解毒，化毒的藥物。」

馬鵬道：「這個，在下身上隨時帶的有。」

岳秀道：「那很好，現在咱們可以去了。」

四個悄然離開了親王府，直奔皇城。

一個身佩長劍的青衣人，早已在皇城外關口等候。

接幾人進入了皇城之後，直奔內苑。

皇上一襲青袍，在便殿召見四人。

雖然他很沉着，面帶笑容，但岳秀瞧到他內心中藏着深深的憂慮。

另一件使岳秀警惕的事，是皇帝身側，八個侍衞，都非太監。

那說明了，皇帝對內苑府，已明顯杯葛。

八個侍衞中，有一個四旬左右的中年人，腰中掛刀，右肩插劍，而且，連暗器，都佩帶的十分齊全，這說明了他們有着很謹慎的戒備。

皇帝身側龍案上，放着一個寬約一尺，長過三尺的檀木盒子。

皇帝親手把木盒交給岳秀，道：「這是先皇遺物金鳳剪，我命你執剪清理宮廷亂源。」

岳秀忙拜於地，接過金鳳剪，道：「草民領旨。」

皇帝笑道：「深宮內苑，豈是常人能夠進出的地方，我封你一品靖國侯，布衣不職，代孤追奸究惡，先斬後奏，不受大明律令轄制，皇賜官璽一顆，可調動各路軍馬，如朕親臨。」

岳秀道：「謝萬歲厚賜，臣事完之後，自奉剪歸印，還我布人白丁。」

皇帝笑一笑，道：「一日封侯，終身受銜，但孤王不迫你入仕列朝。」

岳秀道：「臣叩謝萬歲。」

皇帝道：「清理內亂，千頭萬緒，你有幾個助手。」

岳秀道：「臣列具名單一份，吾皇御覽。」

譚雲呈上了早已寫好的名單。

皇帝看的很仔細，看過之後，點點頭，道：「譚雲賜三品帶劍武衞，助你清理朝綱亂源，其餘各人，皆授四品銜帶刀武士，一體投入你手下聽命。」

譚雲，馬鵬，唐嘯，齊齊拜伏於地，朝呼謝恩。

皇帝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岳秀，事情緊迫，我准予便宜行事，你宮廷不熟，我特派孤家近身親衞，周長安隨行帶路，聽咨待詢。」

站起身子，帶着七個侍衞而去。

只留下那四旬左右，帶刀佩劍的一個侍衞。

岳秀一拱手，說道：「這位想是周兄了。」

那黑衣人道：「不錯，在下周長安，給侯爺見禮。」

他口中說是見禮，人却站着未動。

岳秀道：「不用了，周兄，在下布衣虛銜，只是作清亂之用。」

周長安冷笑一聲，道：「侯爺很謙虛啊！」

岳秀道：「宮廷禮儀，在下等都不熟悉，還要周兄指點一二。」

周長安答非所問，道：「區區從未見過一個布衣平民，受知當今，聖眷竟如此之隆。」

唐嘯冷笑一聲，就要發作，但却被岳秀攔住。

周長安冷冷接道：「十年寒窗苦，一舉成名來，這是讀書的出路，那也不過是個進士之類的銜稱罷了，還要等候個幾年，才能補個實職……」

岳秀淡淡一笑，接道：「咱們來自江湖，不談文事。」

周長安道：「在下也要說到此事了，咱們來自江湖，習刀舞劍，在下却瞧不出，閣下爲何會受聖眷如此隆。」

岳秀道：「周兄的意思是……」

周長安道：「在下心中有一點不平之氣，說出口來，希望你侯爺，大度包容，不要見怪才好。」

岳秀道：「周兄，對此事，在下也覺着有些訝異，不知聖眷竟如此之深，不過，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咱們總該有一個解決之道才是。」

周長安道：「閣下準備如何？」

岳秀道：「這個麼？周兄希望見識些甚麼？才會相信，兄弟這布衣侯，可以當之無愧？」

周長安道：「咱們學武的人，不談文事了。」

岳秀道：「閣下之意是……」

周長安道：「在下希望能見識一下侯爺的武功。」

岳秀笑道：「好！很好，周兄想和我動手試試呢？還是……」

周長安接道：「自然是動手試試最爲實在一些。」

岳秀道：「那可以，那就請周兄出手吧！」

一面把手中的木盒，交給了唐嘯。

周長安冷聲道：「兄弟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呼的一聲，一掌劈了過去。

岳秀微微一閃，避開一擊，但却沒有還手。

馬鵬，唐嘯，都看的臉上泛起怒意，大有出手之心。

但却被譚雲攔住，低聲道：「不可輕舉妄動，岳兄自有主張。」

周長安拳脚齊施，展開了一輪快攻。

這人武功不弱，拳脚並施，帶起一片呼呼的風聲。

盡管他拳脚如雨，但岳秀却是從容不迫，穿行於拳風足影之中。

周長安一口氣，攻出了三四十招，但却未能擊中岳秀一下。

他似是自知打的沒趣突然停下了手。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周兄，手下留情。」

周長安已覺出人家比自己高明太多，不論是武功或是個人修養。

心中已生敬服，急急抱拳一揖，道：「在下出言無狀，侯爺海涵。」

岳秀道：「不要緊，周兄，多年在皇宮中走動，對後宮和內苑府中事情，想是早已瞭解，如若不試，兄弟的武功，也不放心帶我們進入內苑去了。」

周長安道：「侯爺說的是。」

岳秀道：「現在，周兄可放心了。」

周長安忽然間變的神情恭敬的說道：「侯爺高明。」

岳秀心中一動，道：「周兄，在後宮和內苑府中走動，是否一定要這侯爺的官位才行。」

周長安道：「皇宮內苑，自然不許布衣、白丁走動，但侯爺已官至極品，自然有出入內宮的身份了。」

岳秀道：「周兄……」

周長安急急躬身，道：「不敢當，不敢當，屬下周長安。」

岳秀心中暗笑，忖道：「這人前面的倨傲，後面的恭敬，已完全的渲染了官場習氣，失去江湖本色了。」

心中念轉，人却揮手一笑，道：「周兄，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周長安道：「先進內務府，召集太監們，問個明白。」

岳秀道：「他們會聽麼？」

周長安搖搖頭，道：「不會。」

岳秀道：「他們不聽令諭，咱們應該如何？」

周長安道：「皇上賜侯爺金鳳剪，后妃都可治罪，何況太監，違令者斬，抗拒者，格殺無論。」

岳秀點點頭，道：「對，這要周兄給在下指點，指點才成。」

周長安道：「不敢當，屬下給侯爺及各位大人帶人。」

唐嘯忍不住噗的一聲，笑了出來。

周長安回看了唐嘯一眼，道：「小兄弟，你有什麼好笑的？」

唐嘯臉色一整，道：「周老兄，你怕不怕內苑府的太監們？」

周長安怔了一怔，道：「這個麼？該不是怕，不過，這些年來，和他們有過幾次交手的經驗。」

口中說話，人却舉步向前行去。

唐嘯緊追在周長安的身後道：「周兄，你和內苑府太監們動過了幾次手了？」

周長安道：「大概有六七次吧！」

唐嘯道：「周兄是全勝了？」

周長安搖搖頭，道：「沒有，沒有，有勝有敗。」

唐嘯低聲道：「周兄，既然早發覺了，那內苑中的太監有問題，爲什麼不傳下一道聖諭，把他們一體消除。」

周長安笑一笑，道：「小兄弟，如是一道聖諭，能够把他們一體消滅，那就不會把岳秀封爲侯爺，諸位，也不會一下子，做了四品帶刀侍衞。」

唐嘯說道：「怎麼？四品侍衞，很大麼？」

周長安道：「不小，想想看，一個堂堂知府大人，也不過是四品銜級，除了聖眷特隆之外，想當個四品官不是易事，文要十年寒窗，三場會試，宦海浮沉，幹幾任清廉知縣，還得督提賞識，或是朝中有人，才能升個四品知府。」

唐嘯道：「這麼一個難法，咱們這，可算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周長安道：「武將要官至四品，不知要經過多少次戰陣巡守，効命陣前，才能得到封賜。」

唐嘯道：「周老兄是幾品侍衞。」

周長安道：「我入宮十餘年，混到現在麼？雖然是當今親信侍衞，論到銜級，也不過是四品罷了。」

唐嘯搖搖頭，道：「這就不對了。」

周長安一怔道：「什麼不對？」

唐嘯道：「像你這等樣人材，苦守皇宮十餘年，至少也該撈個二品大員幹幹才是，怎麼會和咱們一樣。」

周長安道：「岳兄一次拜侯，諸位片刻間，銜晉四品，這是大異數，希望諸位能上體聖心，全力以赴，以清君側。」

唐嘯突然微微一笑，道：「周老兄，要是咱們和那太監拚命，一下子被殺了，這四品官銜，還有沒有用？」

周長安似是未料到，他會一下子問到這方面來，不禁一怔，沉吟了一陣，才道：「這個麼？自然也是有用的很，四品官銜，爲國損軀，自有厚賜。」

唐嘯道：「可惜我小頑童，上無父母，下無兄弟，一旦戰死了，也不過一坏黃土埋骨罷了。」

周長安笑一笑，道：「你年紀輕輕，怎會心存此想。」

唐嘯微微一笑，不再答話。

原來，幾人已行到了內苑府前。

這是重重宮院的紫金城內，獨立的一座院落。

這原是皇帝的恩賜，使宮中太監，輪休退隱時養息之處。

但如今，却是皇宮中，唯一可能使男人雜居之處。

內苑的大門，虛虛的掩着，靜的聽不到一點聲音。

岳秀低聲說道：「長安兄……」

周長安急急躬身一禮，道：「屬下在，侯爺吩咐。」

岳秀問道：「這內苑府中，可有首腦人物。」

周長安道：「有一位安公公，原爲內苑府主，只是近一年多就沒有見過他了，不知他是否還在？」

岳秀道：「既是如此，也不用找他了，咱們要如何進去，才算合了皇家法度，宮廷的禮儀。」

周長安道：「侯爺清亂而來，他們禮該迎接受檢，既然無人前來，曲在他們，咱們也不用守什麼法了。」

岳秀笑一笑道：「可以不守禮法？」

周長安道：「此情此景自然可以。」

岳秀道：「那好！唐嘯，打開門戶，要他們找一個能够說話的人出來見我。」

唐嘯回頭把懷中抱着的木匣，交給了馬鵬，翻身一脚，踢在了木門之上。

但聞砰然一聲，木門疾向後面撞去了。但開了一半，那木門又忽然向前闔了起來。竟然又關了起來。

唐嘯冷冷說道：「閣下是出來呢？還是要我打進去。」

只聽一個尖嗓門的聲音，道：「什麼人，敢在此撒野。」

聲音尖高，那是正宗的太監聲音。

隨着那喝叫之聲，一個面而無鬚的青袍太監，緩步行了出來。

岳秀星目一看，已看出這是眞眞正正的淨身太監。

唐嘯冷笑一聲道：「你是什麼人？」

青袍人不答反而問道：「你們由何處來？」

唐嘯道：「咱們奉諭而來。」

青袍人道：「何人之諭。」

周長安道：「自然是皇上的聖諭。」

青袍人道：「聖諭何在，拿給咱家看着。」

周長安一顧馬鵬，道：「看到那木盒麼？」

青袍人臉色微微一變，道：「那是什麼？」

周長安道：「你長久在禁宮之中，難道還認不出來麼？」

青袍人道：「認不出來。」

周長安道：「御賜金鳳剪。」

青袍人呆了一呆，道：「是！是金鳳剪……」

周長安道：「不錯，你明白了吧！這是先皇遺物，三宮，六院，都可查得，何況，你這小小的內苑府。」

青袍人原本惶急的臉色，突然恢復了鎮靜，緩緩說道：「這金鳳剪，咱家倒是聽過，不過，那是先皇遺物，豈肯輕易賜人，你們是什麼身份怎能執掌金鳳剪。」

周長安道：「岳爺官封侯爵，奉旨清查內苑府和後宮。」

青袍人道：「咱們怎未先得聖諭，這中間，只怕是有些毛病。」

周長安怒道：「你要怎樣才相信。」

青袍人道：「見到聖旨之後。」

周長安道：「我看還有一個法子。」

青袍人道：「什麼方法？」

周長安道：「你束手就縛，咱們帶你去見聖上。」

青袍人微微一笑，道：「周長安，你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侍衞，敢對咱家如此放肆。」

周長安回望了岳秀一眼，道：「侯爺，這老太監抗旨不遵。」

岳秀微微一笑，道：「他是不是眞的已明白，咱們是奉旨而來。」

周長安道：「明白了，但他藉詞來詭辯。」

岳秀道：「如若咱們動手撲殺，是否有背聖意。」

周長安道：「不會，聖上已賜侯爺金鳳剪，違令者，由侯爺便宜行事。」

岳秀道：「那很好，唐嘯，你去問問他作何打算。」

唐嘯哼的一聲，撤出了長劍，露出了一身疾服勁裝，大步行到了青袍人的身前，道：「話已經說明白了，你是要我動手呢？還是自動認輸。」

青袍人道：「咱家奉侍兩代皇帝……」

唐嘯搖搖頭，接道：「就是奉侍八代先皇，但也不能謀反，咱們奉諭而來，如是閣下不肯就範，那只有一途可循。」

青袍人道：「你這小娃兒，橫蠻無禮，敢對咱們……」

唐嘯怒喝一聲，突然揮手，向那青袍人抓了過去。

青袍人大袖一揮，一股强勁，竟把唐嘯掌勢逼開。

唐嘯嘿嘿一笑，道：「瞧不出啊！你這位老公公竟也有一身武功。」

青袍人冷冷一哼，說道：「你竟敢小視咱家。」

唐嘯哈哈一笑，道：「你們作太監的，深居內宮，甚少在外面走動，怎麼學得一身武功。」

青袍人怒道：「這是咱家的事情，你小子問這些事，用心何在？」

唐嘯道：「我要先問個明白，才知道你是否該殺。」

青袍人冷冷喝道：「放肆。」陡然欺身攻了上來。

唐嘯施開拳脚和青袍人打在一起。

兩人拳來足往，一老一少，竟然打鬥的十分激烈。

片刻之間，兩人已拚了二十回合，仍然是一個不見勝敗之局。

岳秀低聲道：「譚兄，瞧出這人的武功路數了麼？」

譚雲道：「他武功很嚴謹，似是出自正大門戶。」

岳秀道：「只可惜他半路學武，勁力太差，唐嘯應該在三十招內勝他。」

語音甫落，突聞唐嘯大喝一聲，一招擊在了那青袍人的小腹之上。

只聽那青袍人哎喲一聲，抱着小腹，竟然蹲了下去。

唐嘯拍拍手，道：「老公公，你作太監，作了這把年紀，想來不是壞人，還是早些離開此地吧。」

大約這一拳，打的不輕，那青袍老太監，蹲下去就未再起來。

但見人影閃動，兩個身穿青袍的太監裝扮人物，陡然出現門前。

唐嘯抬頭看去，只見兩個大漢，滿身橫肉，鬍子雖然刮的很乾淨，但下顎却是一片青色。

顯然，這是兩個冒牌太監。

唐嘯拍拍手，道：「正點子來了。」

兩個太監一樣的衣着，但左首一人，個子稍長，背上插着一把古劍，冷冷說道：「什麼人，敢在內苑府中打人。」

唐嘯道：「我！」

佩劍太監道：「你知道，這是滅族的大罪。」

唐嘯笑一笑，道：「在下無家無業的，不怕這個，你們這兩個假太監，又是那裏來的，混到內苑作甚。」

他一言點穿，聽得兩個太監，臉上泛起了怒容。

左首佩劍人，似是身份較高一些，冷笑一聲，道：「給我拏下。」

右手太監應聲出手，只向唐嘯的右腕上抓去。

唐嘯一挫腕，拍出一掌，道：「好好的大男人，偏來扮成這樣男不男，女不女的人物，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右首太監一語不發，只是全力搶攻。

唐嘯幾句說話完，他已經出了二十餘招。

動作快速，掌力雄渾異常。

唐嘯感覺到遇上了勁敵，顧不得再激笑對方，凝神拒敵。

岳秀輕輕了一口氣，道：「這一戰，不過百招，只怕是很難分出勝負了。」

譚雲低聲說道：「岳兄，在下出手如何？」

（未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鬼殺手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
馮嘉
緊張、
$4.00
曲折、
神奇
百看不厭
奇俠司馬洛故事
虎眼
馮嘉
$3.00
恐佈
緊張
刺激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四八四二二一（四綫）